

# DA AO



[德]奥得弗雷德·  
普鲁士勒 / 著  
陈 俊 / 译

# 大盗贼





◎责任编辑 / 张秋林 / 邓 滨

关于  
作者

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是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文字优美，故事曲折生动，极富幻想，把读者带入一种亦真亦幻的世界。其作品先后被译成近 40 余种语言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儿童文学作家，主要作品有《小水人》、《万亚历险记》、《山妖传》、《鬼磨坊》、《大盗贼》等。





DADAOZEI

# 大盗贼

○|德|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 / 著

○陈 俊 / 译



2001·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一些报刊对《大盗贼》的评价：

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先生不愧为当代德国最有成就的儿童文学大师之一。他的《大盗贼》问世以来已再版数十次，被译成近40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其紧张曲折的故事，风趣幽默的文笔给全世界的孩子们带来难以描述的欢乐。

——《德意志时代报》

《大盗贼》等名著伴随着几代德国人的成长。他们阅读原著，欣赏由原著改编的木偶剧、话剧、电视、电影、卡通、CD……霍琛布鲁茨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甚至联邦议会的议员们，在激烈辩论时，这个名字都会脱口而出。这个名字，已经成了文学典故。

——《慕尼黑评论》

少年朋友们的脑海里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幻想。他们对描写冒险和抗争的幻想文学作品有着特殊的爱好。然而他们要求作家严格遵循“游戏规则”写出丰满的人物和缜密的故事。普鲁士勒先生走的是一条有形幻想的道路，他的作品使幻想文学的爱好者们趋之若鹜。

——《青少年文学百科全书·普鲁士勒篇》



版权登记号:赣字 14-1999-9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盗贼/(德)普鲁士勒著;陈俊译.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1.8

ISBN 7-5391-1858-X

I.大… II.①普…②陈… III.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2244 号

DER RAEUBER HOTZENPLOTZ©1962 by K. Thienemanns Verlag,

Stuttgart - Wien - Bern

NEUES VOM RAEUBER HOTZENPLOTZ©1969 by K. Thienemanns Verlag,

Stuttgart - Wien - Bern

DER RAEUBER HOTZENPLOTZ 3©1973 by K. Thienemanns Verlag,

Stuttgart - Wien - Bern

大盗贼/普鲁士勒/著 陈俊/译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南昌新魏路 17 号)

邮 编 33000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墨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75

字 数 24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ISBN 7-5391-1858-X/I·463

定 价 18 元

(二十一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1999 年秋，译者以访问学者身份研修于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11 月 15 日，应邀前往巴伐利亚总理府参加施多依伯尔总理给大文豪普鲁士勒授勋仪式。图为仪式结束后，普鲁士勒先生与本书译者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



## 中文版序

中国的小读者们：

我有一个儿子是名气很响很响的大盗贼，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应该为此感到难为情吗？我想没这个必要。这是因为我的儿子大盗霍琛布鲁茨先生本质上是一个随和的小子。他从未动用过真枪实弹，顶多用胡椒手枪射击一气。这个儿子最近可让我刮目相看了。虽然我知道他肚子里有货色，可我没料到 he 竟学会了中国话。要在过去，我是无论如何不敢相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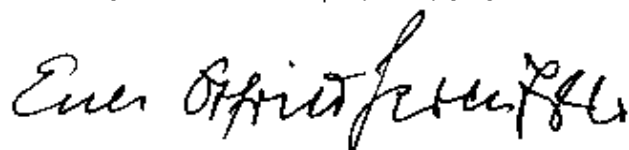
作为父亲的我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可我衷心希望这个强盗儿子的中国话越说越流利。无论如何，我祝愿他和你们——中国的小读者们，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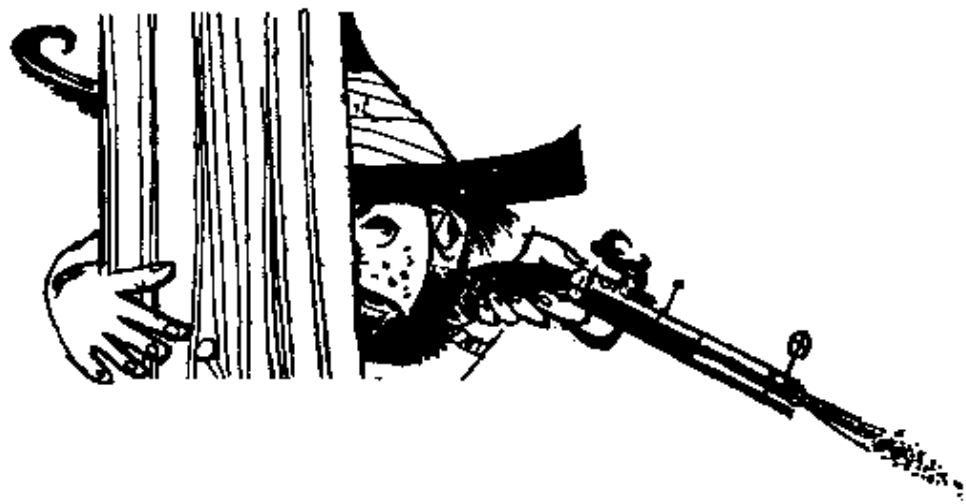
说不准哪一天我的强盗儿子会有机会从中国的长城给我寄来一张风景明信片，这会让我这个老爸格外开心的。

祝你们一切好！中国的小读者们！愿你们阅读本书时获得许许多多的快乐！我从巴伐利亚的群山脚下，从我们美丽的山村里，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你们的 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

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一座神秘的大森林，  
一个出没无常的大盗贼。  
一场曲折离奇的大追捕，  
一篇惩恶扬善的正气歌。  
一首儿童友谊的温馨诗，  
一部幻想与现实交织的杰作。  
还有，留给你的  
无穷尽的回味与思索……

——译者题记



# 目 录

## 卷 一

1. 带七把匕首的汉子 /3
2. 警察也需要帮忙 /8
3. 小心,内有黄金 /14
4. 老手失算 /19
5. 化装顶重要 /25
6. 胡椒枪响 /30
7. 插翅难飞 /34
8. 大魔法师与大盗贼的交易 /39
9. 深夜历险 /47
10. 尽可能装傻 /53
11. 可怜的赛伯尔 /58
12. 地窖里的三道门 /63
13. 铃蟾的秘密 /69
14. 闯高原 /74
15. “帽子的主人” /78
16. 大丈夫一言既出 /83
17. 大魔法师的下场 /90
18. 那女郎是仙女 /96

# 目 录

- 19. 魔戒 /102
- 20. 警官喜从天降 /109
- 21. 咖啡加蛋糕 /118

## 卷 二

- 1 带红领章的先生 /125
- 2 放我出去! /131
- 3 新发生的事情 /135
- 4 无耻之尤 /138144
- 5 嗨哟嗨,嗨哟嗨 /144
- 6 总得拿个主意 /148
- 7 金窝,银窝,不如…… /152
- 8 邮瓶传信 /159
- 9 三十六颗纽扣 /166
- 10 就请进来吧 /170
- 11 “好心肠”的人 /174
- 12 诱拐 /177
- 13 猛开倒车 /182

# 目 录

- 14 好歹有辆机动车 /187
- 15 555 马克 55 芬尼 /191
- 16 施萝特贝克夫人 /196
- 17 水晶球 /201
- 18 目标正前方,开步走! /204
- 19 鳄鱼狗瓦斯蒂 /208
- 20 一打红帽菇 /213
- 21 蘑菇汤 /217
- 22 急救 /222
- 23 顺便说一句,您被捕了! /227
- 24 油煎香肠外加熬酸菜 /233

## 卷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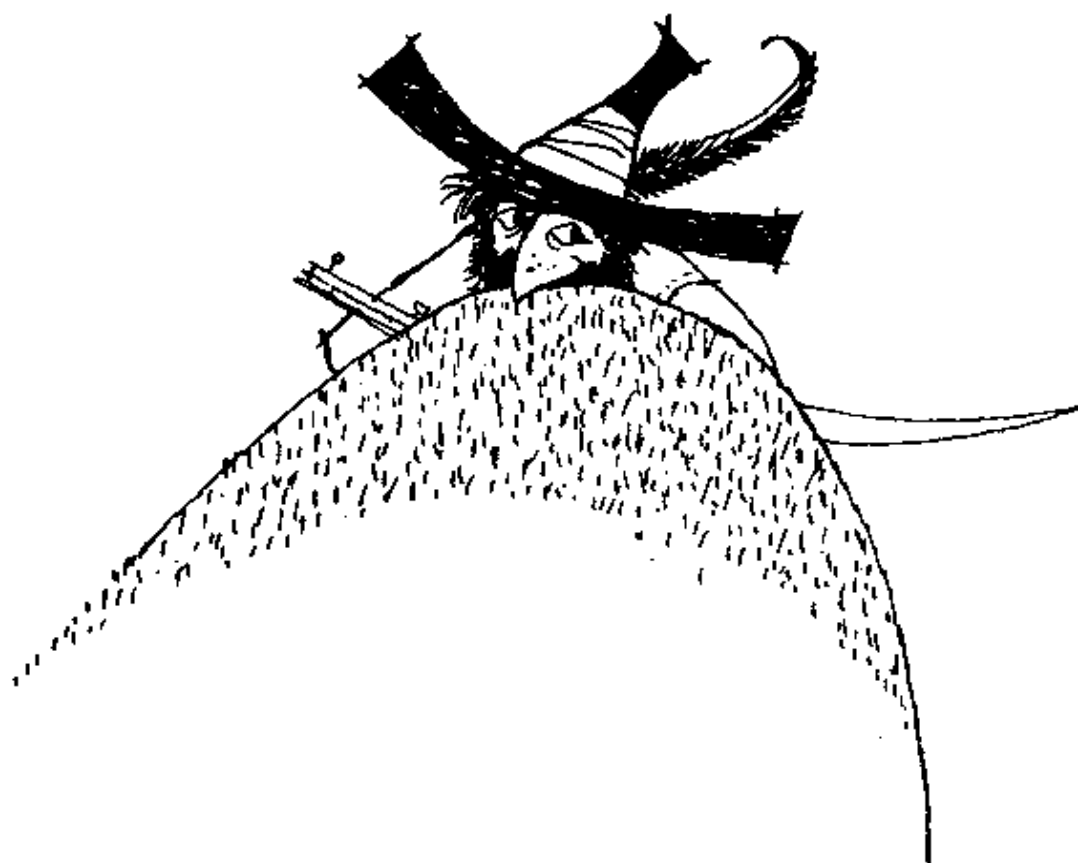
- 1. 灌木丛里的大汉 /243
- 2. 施萝特贝克夫人心绪不佳 /250
- 3. 有件什么事儿来着? /255
- 4. 盖章签名,一样不缺 /262
- 5. 瓦斯蒂耍“嘴球” /268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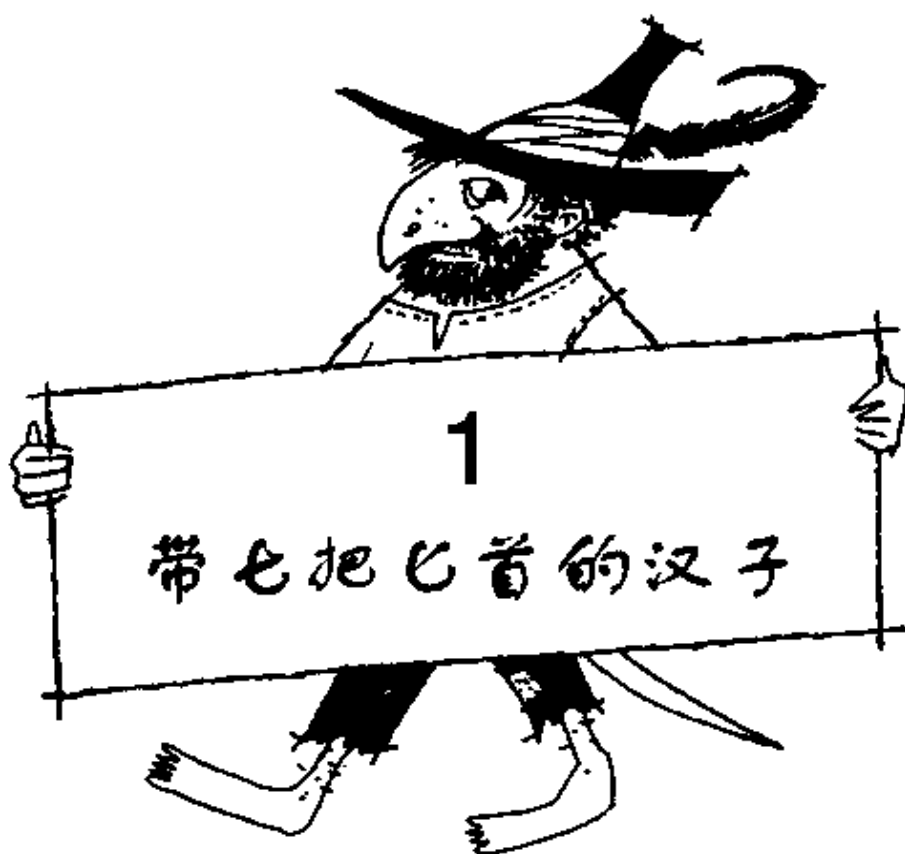
- 6. 蚁窝之谜 /275
- 7. 捕盗圈套 /282
- 8. 焰火 /288
- 9. 大沼泽 /294
- 10. 往后咋办? /299
- 11. 通缉令 /305
- 12. 洞察一切的狄姆莫瑟尔 /309
- 13. 大蒜和鼻烟 /312
- 14. 不安稳的夜 /317
- 15. 东躲西藏 /321
- 16. 只提几个问题 /325
- 17. 警察!警察!! /329
- 18. 圆满解决了吗? /332
- 19. 这儿来,瓦斯蒂! /336
- 20. 生死关头的援手 /340
- 21. 荒野寻踪 /345
- 22. 高原上 /349
- 23. 喜泪 /354
- 24. 大结局 /358

# 大盜賊・卷一









这一天，卡斯佩尔的奶奶正坐在屋前的长凳上边晒太阳边磨咖啡。磨咖啡的磨子是卡斯佩尔和他的朋友赛伯尔送给奶奶的生日礼物，这可是个新鲜玩意儿，是两个小家伙的新发明。磨柄一转动，磨子就会叮叮咚咚地奏起“五月里万象新”的曲调来。这可是奶奶顶爱听的一首曲子。

自打奶奶得到这个新咖啡磨以后，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连喝的咖啡都比以前多了一倍。就拿今天来说吧，她已经是第二遍装满咖啡豆了。就在她转动手柄继续磨的当儿，园子的灌木丛里传来了簌簌的响声和树枝折断的噼啪声，紧接着便是一声粗野的断喝：

“把那东西给我！”

奶奶吃了一惊，抬起头，扶了扶她的夹鼻眼镜。

站在面前的是一个长着乱糟糟黑色络腮胡子的陌生大汉。这汉子生着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鹰钩鼻子，头上戴



着一顶阔边帽，后帽沿上插着一根红色的野鸡翎。他的右手握着一把手枪，左手指着奶奶的咖啡磨。

“我说的就是这玩意儿！”

可是奶奶并不为之所动。

“对不起！”奶奶气呼呼地说，“您倒是先说说，您是怎么进的园子？是谁给您的权利，就这样对我大呼小叫？您究竟是什么人？”

陌生汉子“嘻嘻”地笑了起来，直笑得帽沿上的野鸡翎颤巍巍乱晃。

“您大概从来不读报吧，老太婆？使劲儿想想看！”

这时候奶奶才看清，这汉子的宽腰带上插着一把马刀七把匕首。奶奶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颤声问道：

“您就是，就是大盗霍琛布鲁茨？”

“正是鄙人！”带七把匕首的汉子说道，“您可别在我面前耍什么花样，这我可不同意。快，快把那咖啡磨交给我！”

“这可不是您的呀！”

“胡说八道！”大盗霍琛布鲁茨吼道，“按我说的去做！我数到三……”

他举枪对着奶奶。

“别开枪！”奶奶说道，“这咖啡磨您不可以拿走！这是我的生日礼物，转动手柄，它就会奏出我最爱听的曲子。”

“说的正是！”大盗霍琛布鲁茨咆哮道，“我就想要这种会奏乐的咖啡磨！别磨蹭了！快把它交给我！”

奶奶长叹一声，只得把咖啡磨交了出去。除此而外，她



又能做什么呢？

每天的报纸上都充斥着这个霍琛布鲁茨如何凶暴的消息。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充满畏惧，连狄姆莫瑟尔先生都是如此，他还是警官呢。

“真是不识相，早交出来不就得啦！”

霍琛布鲁茨得意地嘟囔着，把奶奶的咖啡磨朝自己的





背囊中一放。然后，他眯缝起左眼，仅用右眼冷冰冰地盯着奶奶，喝道：

“给我仔细听着！坐在这长凳上不许动弹！给我轻声数数，一直数到 999。”

“为什么？”奶奶不解地问。

“什么为什么？”霍琛布鲁茨喝斥道，“数到 999，你才可以喊救命。记住，不许提前一丁点儿！这可是我的命令，否则你吃不了兜着走！懂了吧，老太婆！”

“知道了。”奶奶噤声道。

“可别给我耍什么花花肠子！”

临走的时候，大盗霍琛布鲁茨还把手枪在奶奶的鼻子底下晃了晃，然后他翻过篱笆消失了身影。

卡斯佩尔的奶奶脸色惨白，坐在屋前的长凳上浑身抖颤个不休。大盗跑了，心爱的咖啡磨也被抢跑了。

过了好一阵子奶奶才开始数数。

她很驯服地一直数到 999。

1、2、3、4……既不能太快，也不可太慢。

可是，由于紧张不安，她总是数错，于是从头来过，一直数了十多遍，这才数到 999。这时，她才声嘶力竭地大喊一声：“救一命！”

然后，她就失去知觉，躺倒在地。





卡斯佩尔和他的好朋友赛伯尔这时正在面包铺忙着采购。他们买了一袋面粉，一些用来发酵的酵母，还有两磅白糖。买了这些，他们还打算到牛奶铺去买些上等甜奶油。明天就是星期天，按惯例每星期天奶奶总是做李子蛋糕，蛋糕上还有一层厚厚的搅奶油。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可喜欢吃这种蛋糕了，为了这一顿美餐，他们已经足足等了一个星期。

“听着，”卡斯佩尔说，“我真想有朝一日当上康斯坦丁奥伯尔的皇帝。”

“这是为什么？”赛伯尔问道。

“那样一来我每天都可以吃到李子蛋糕外加搅奶油了。”

“康斯坦丁奥伯尔的皇帝每天都吃李子蛋糕搅奶油吗？”





“这我可不清楚，不过，我会下令御厨每天给我做。”卡斯佩尔耸了耸肩，说道。

“我也想当康斯坦丁奥伯尔的皇帝。”赛伯尔长叹一声，说道。

“你也想？”卡斯佩尔问道，“依我看这可不行！”

“为什么不行？”

“康斯坦丁奥伯尔只有一个皇帝，并没有两个。国无二主，你懂吗？我当上皇帝，你只有靠边稍息，这点你可得弄清楚。”

“那好吧，”赛伯尔说道，“咱俩轮流坐庄好了，你当一个星期，接下来我当一个星期！”

“这倒可以。”卡斯佩尔表示赞许，“这个点子不赖。”就在这时，他俩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在喊救命。

“你听！”赛伯尔惊恐地问，“是不是奶奶在喊？”

“没错，是奶奶！”卡斯佩尔说，“出了什么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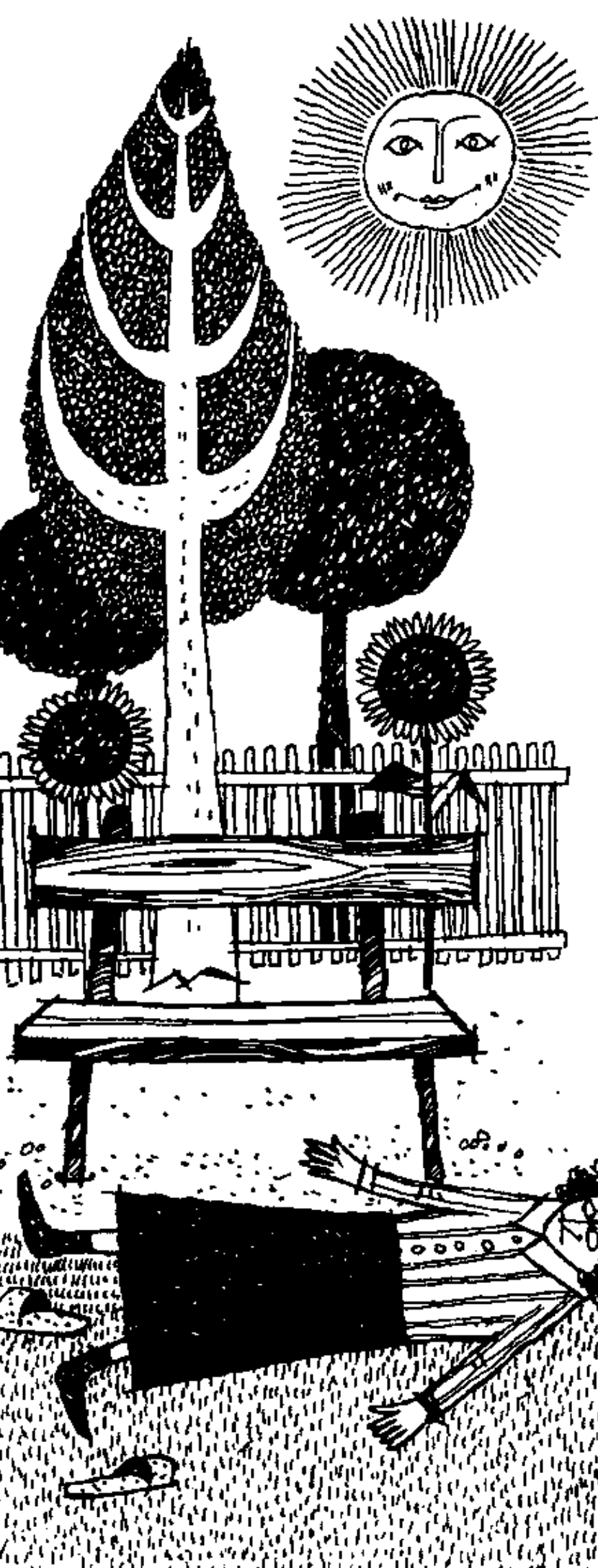
“我也不知道，也许发生了不幸……”

“快！咱们去看看！”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就地转身，朝家中奔去。在奶奶的园子门口，他俩与警官狄姆莫瑟尔几乎撞个满怀。警官先生也是听到有人喊救命飞跑而来的。

“你们不能小心点儿吗？”狄姆莫瑟尔骂道，“你们妨碍我执行公务，这可是要受惩罚的！”

警官狄姆莫瑟尔迈着大步，跟着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身后进了园子。他们发现，在长凳前的草地上，奶奶一动不动



地，笔直地躺着。

“情况很糟吧！”  
赛伯尔双手捂着眼睛问道。

“不，”卡斯佩尔  
说道，“我想，她只是  
失去了知觉。”

大伙儿小心翼  
翼地把奶奶抬进客  
厅，放在长沙发上。

卡斯佩尔弄来  
凉水，喷在奶奶的脸





上和手上。不一会儿她就醒了过来。

“想想看，发生了什么事？”奶奶开口说。

“怎么了？”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急切地问。

“我被抢劫了！”

“您在说什么？”警官狄姆莫瑟尔插了进来。

“您被抢劫了？谁干的？”

“大盗霍琛布鲁茨！”

“等一等，我得做一个笔录！”

警官先生急急忙忙掏出他的铅笔，并打开记事簿。

“这事非同小可！奶奶，请您按照顺序细细讲来，要百分之百地说实话，说得清楚些，可别太快，这样我可以——





记下来。还有你们俩，”说到这里他转向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你们俩在旁边老老实实呆着，不许弄出一点响动！直到我把笔录做完！这是在执行公务，明白吗？”

于是奶奶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警官狄姆莫瑟尔一脸严肃，不停地在记事簿上作记录。好一阵子他才停下笔来，合上记事簿。奶奶这才问道：

“我那崭新的、漂亮的咖啡磨还能找得回来吗？”

“您放心好了。”

“可是，要等多久才能失而复得呢？”

“这个嘛，可就难说了。我们首先得逮住霍琛布鲁茨，眼下我们还不清楚这家伙的藏身之处。这家伙滑头得很，两年半来，他一次又一次从警方手中漏网，不过，总有一天我们会将他捉拿归案的！这方面，我们警方期待着老百姓的亲密协助。”

“期待着——亲密的——什么？”卡斯佩尔问。

警官狄姆莫瑟尔一脸不快地打量着他。

“看来，你小小年纪就耳背了？卡斯佩尔！我说，我们期待着老百姓的亲密协助！”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大伙儿应该帮助警方，寻找破案线索。”

“原来是这样！”卡斯佩尔说道，“要逮住那家伙，警方也需要帮忙，是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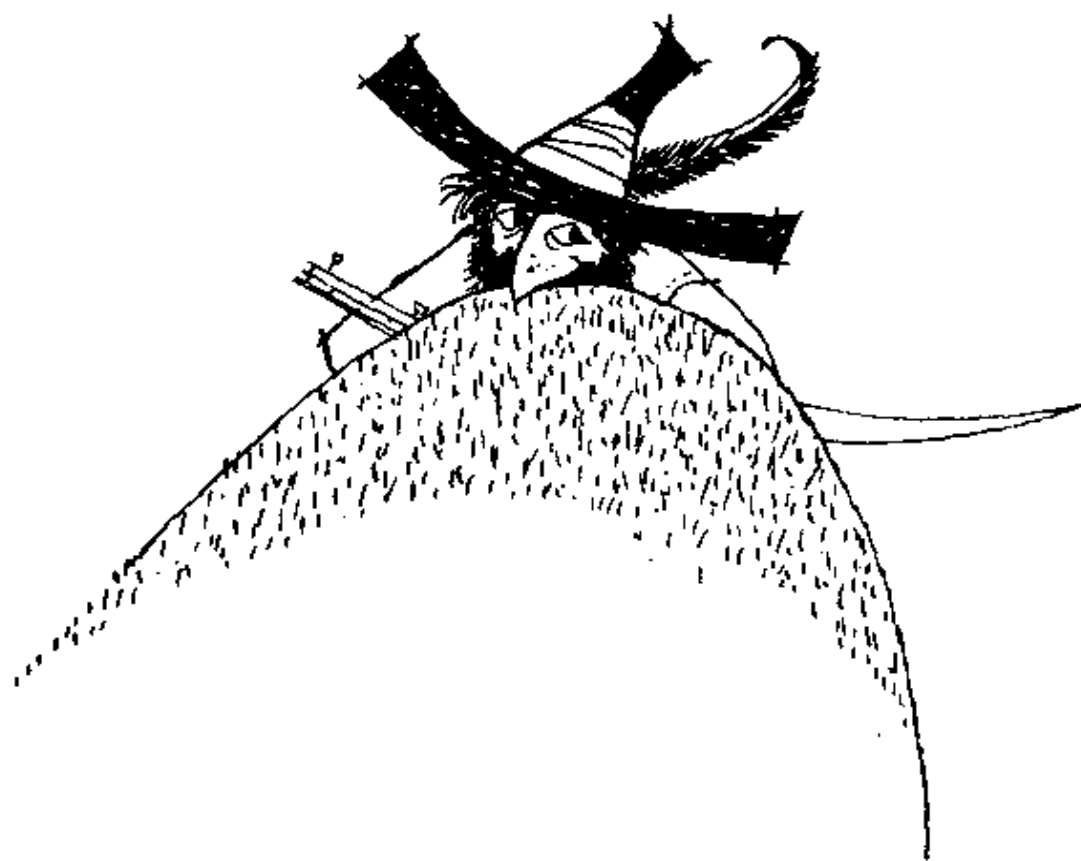
“那是最好不过了。”警官狄姆莫瑟尔点点头，然后摸了摸髭须，说道，“你倒是说说，谁愿意加入到这个危险的



行列里来呀？”

“我俩呀！”卡斯佩尔叫道，“赛伯尔和我！喂，赛伯尔，你愿意和我一道干吗？”

“没问题！”赛伯尔说道，“咱俩帮助警察逮住大盗霍琛布鲁茨！”



可是，抓住这个大盗是轻而易举的吗？



奶奶为两个小家伙的决定感到有些担心，然而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得抓住大盗霍琛布鲁茨，把抢走的咖啡磨夺回来还给奶奶。遗憾的是，他俩对霍琛布鲁茨的行踪一无所知。

“咱们总会有办法弄清楚的！”卡斯佩尔信心十足地说。两个小家伙使劲想啊想啊，一直想到星期天中午，卡斯佩尔才“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无缘无故地笑什么？”赛伯尔问。

“我终于想到办法了！”

“快说说什么办法！”

“你马上就会明白的。”

卡斯佩尔带着赛伯尔来到奶奶的地下室，找到一个装马铃薯的空箱子，并把它抬到园子里。然后他俩挥动铲子，在箱子里装上满满的细白沙。





“现在干什么？”

“把箱盖盖上！”

他俩在马铃薯箱子上盖上盖子，卡斯佩尔又找来几个钉子和一把锤子。

“现在把箱盖子钉上，尽量钉牢固些！”

赛伯尔点点头，马上开始干活。可是，第一锤就敲在大拇指上。忍痛再钉第二下，真见鬼，又敲了大拇指，这下可痛得不行！赛伯尔咬紧牙关忍住痛，继续钉着，就好像面临的是一场国家级的“马铃薯箱钉盖子”考试。

卡斯佩尔跑到贮藏室找来了一支粗大的画笔，又在一个颜料盆里调上红颜料，当他端着颜料盆，拿着画笔跑回园子的时候，赛伯尔已经第 57 次敲到大拇指了。

盖子终于钉牢了。

“现在瞧我的！”卡斯佩尔说。

他把画笔在颜料盆里饱饱蘸上红颜色，在赛伯尔诧异不解的目光中，往马铃薯箱上写上鲜明夺目的大字：

小心  
内有黄金

这是什么意思？赛伯尔在一旁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

“嗨，赛伯尔！与其在这里傻看和吮大拇指，还不如到工具棚去帮我把手推车推来！”



赛伯尔马上朝工具棚跑去，把手推车推了过来。然后，他得帮卡斯佩尔把箱子抬上手推车。这可不是一件轻松活儿。两个小家伙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就像是两只小河马。

“好家伙，”赛伯尔叹气道，“今天可是星期天呢，我们还干这种苦差事！”

本来今天可以大吃奶奶做的李子蛋糕外加搅奶油，可是由于奶奶老惦记着被抢的咖啡磨，没有心思烤蛋糕了。这还不算，两个小家伙还得辛苦干活儿。

不过，箱子终于被抬上了手推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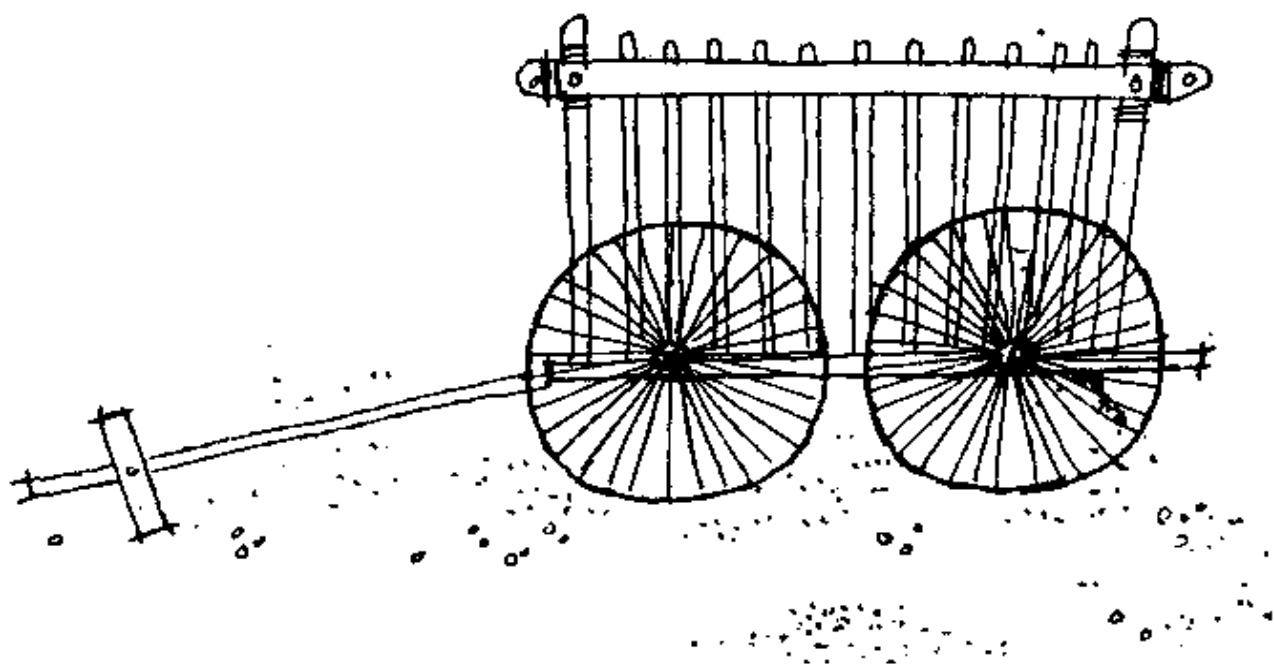
“下面干什么呢？”赛伯尔问。

“等着看压轴戏吧！”

卡斯佩尔从裤口袋里掏出一个手钻，在箱子底上钻了一个小孔。拔掉钻子以后，细白沙子就簌簌地流了出来。

“成啦成啦，”卡斯佩尔满意地叫道，“这就成啦！”

说着，他又用他的小折刀把一根火柴棍削得尖尖的，用它把箱底的小孔重新塞上。





赛伯尔在一旁摇着头，不解地看着。

“对不起，”赛伯尔说道，“你到底在干些什么呀，我怎么弄不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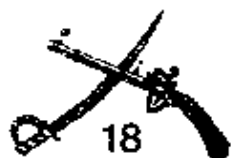
“弄不懂？”卡斯佩尔笑了，“很简单嘛，明天早晨咱俩推着这箱子朝森林走去。那霍琛布鲁茨肯定在林边某处窥视过往行人呢。当他看到咱俩时，也一定会看到箱子上的大字。这家伙就会想，哇！一箱金子！”

“原来如此！”赛伯尔叫道，“说下去！”

“那家伙肯定要抢这金子。咱俩让他来抢，自管逃走就是了。霍琛布鲁茨抢得箱子，他会把它弄到哪里去呢？”

“我怎么知道？卡斯佩尔！我又不是霍琛布鲁茨肚子里的蛔虫！”





“这又不是什么难以预料的事情，赛伯尔！他会把箱子弄回去，弄回他的巢穴！半路上，细白沙会从箱底漏出来，在林子的地上留下一条细细的沙迹。要想弄清霍琛布鲁茨的藏身之处，只要沿着沙迹寻找就得了。你以为这个主意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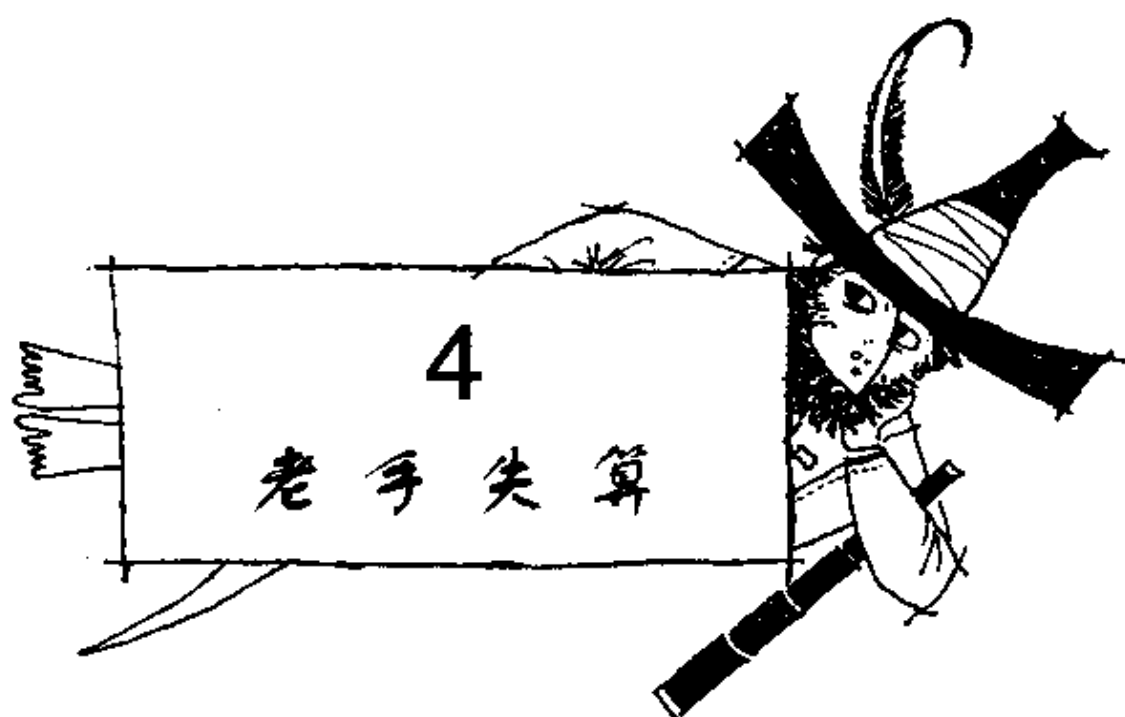
“太伟大了！”赛伯尔说道，“咱俩一齐干！不过在我们逃跑之前，千万别忘记拔掉箱底的火柴棍！”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卡斯佩尔叫道，“这个我早就想好了，这事让我来干！”

说着，他在手帕上打了一个大大的结。



手帕上打结作用可大了，它会提醒人不要把重要的事情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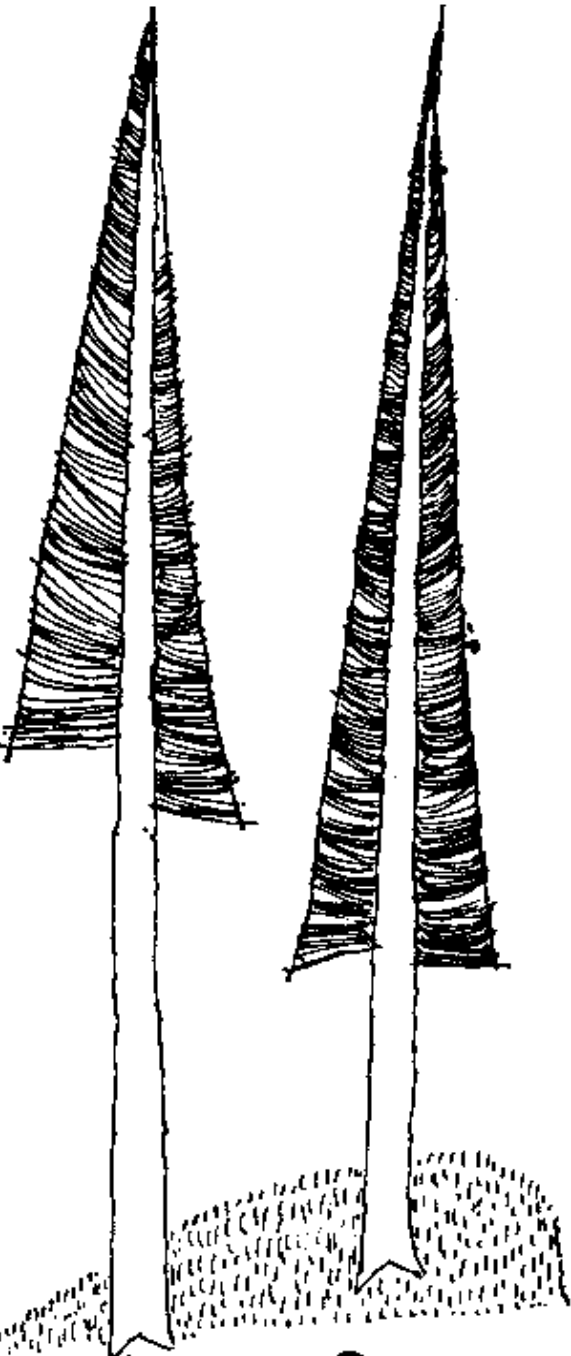


霍琛布鲁茨干他的强盗职业颇有“敬业精神”。夏天，除了周末，他都是清晨六点钟起床，最晚七点半，他就会离开强盗洞去打劫。就说今天吧，他从早上八点钟起就躲在林边的金雀花灌木丛后面窥视过往行人。他用他的望远镜瞭望着大路。现在已经是上午九时半了，他还是一无所获。

“光景不好！”大盗霍琛布鲁茨自言自语地骂道，“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的话，早晚我得换个买卖了。干强盗很少有干得长的，再说这活儿也实在太累人了。”

他掏出一小撮鼻烟，正想解解乏——他干活儿的时候，通常是极少这样做的——就在这时，他听到大路上远远传来手推车“嘎吱嘎吱”的声音。

“妙哇！”霍琛布鲁茨心中叫好，“看来我埋伏在这里不是白废劲。”他不再嗅鼻烟，拿起了望远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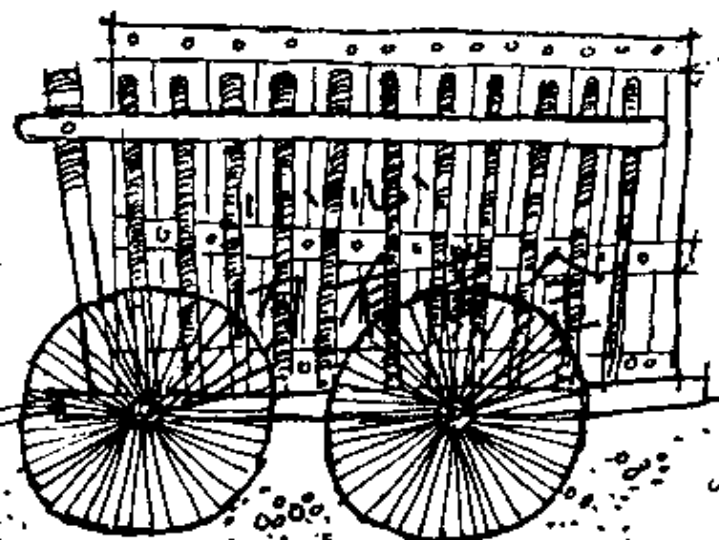


远处有两个人绕过林子拐角，正推着手推车走上大路。手推车上有一个大箱子，看样子箱子挺沉，那两个推车人正使尽吃奶的力气推着它前行。

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卡斯佩尔，打老远就可以看到他头上戴的独有的尖顶帽。

另一个是谁呢？

唔，假如其中的一个是卡斯佩尔，另一个必是他的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赛伯尔，这一点连大盗霍琛布鲁茨都了如指掌。







“噫！我顶想知道的还是那箱子里到底装的什么！”霍琛布鲁茨思索道。

且慢，那箱子上不是写着字吗？那色泽鲜红、耀眼夺目的字写的是什么呢？

“小心，内有黄金！”大盗霍琛布鲁茨终于看清了箱上



的字。为了不致于搞错，他又迅速地读了第二遍，第三遍。

没错！千真万确！强盗自有强盗运啊，霍琛布鲁茨心花怒放，这强盗活儿还是有干头！

他迅速从腰里拔出手枪，装上弹药。他等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推着车子来到离他没几步远的地方，这才一个箭步跳到大路上来。

“举起双手！”霍琛布鲁茨大喝一声，“否则我就开枪！”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撒丫子就跑，不过，这倒没有让他感到一丝一毫的惊讶。

“快跑吧，两条好汉！”霍琛布鲁茨冲着他俩的背影大喊道，“只要这箱子不跑就行了，哈，哈哈……”

霍琛布鲁茨爆发出一阵大笑，他把手枪重新插到腰带上，然后绕着箱子转开了，他要从各个角度仔细地打量打量这个箱子。

“唔，这箱子钉得严严实实。也难怪，里面装的是黄金嘛！要不要现在就打开它瞧瞧呢？最好还是别在这当儿。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必定是跑到警察那里去报案了。倒不是我怕警察，要知道我是响当当的大盗霍琛布鲁茨！还是赶紧走吧，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小心在意没亏吃！”

霍琛布鲁茨气喘吁吁地把沉重的箱子背到背上。那手推车可无法在林子里派用场。他飞起一脚，把手推车踢翻在路旁的沟里。然后，他喘着粗气，脚步沉重地跨过灌木丛，背着他的掳获物朝强盗洞走去。

他匆匆忙忙往回赶，竟然一点也没有觉察，背上的箱



子越来越轻。那卡斯佩尔在逃跑之前并没有忘记拔掉箱底小孔处的火柴棍，于是那细白沙源源不断地淌了出来，在霍琛布鲁茨的身后留下了一条细细的沙迹。

一回到老巢，霍琛布鲁茨便把箱子放在桌子上，把洞门从里面拴紧。接着他便从工具箱里取出锤子和钳子，迫不及待地前来开箱。霍琛布鲁茨是一个久走江湖、经验丰富的强盗，撬起箱子来毫不费劲，没多久，箱盖子便打开了。

他弯下身子朝箱子里看去。

这一看使他呆如木鸡。

这是怎么回事？箱子里只有一堆沙子，普普通通的，普普通通的白沙子！

“哈！”大盗霍琛布鲁茨火冒三丈，大叫起来，“他们骗了我，把我当白痴给耍了！”

霍琛布鲁茨双手握紧他的大马刀，对着那可怜的马铃薯箱子乱劈一气，把它劈得碎片乱飞，就连那张用结实的橡木板做成的桌子，也被剁得支离破碎。然后他跑到洞口，打开洞门，他需要呼吸新鲜空气。

那又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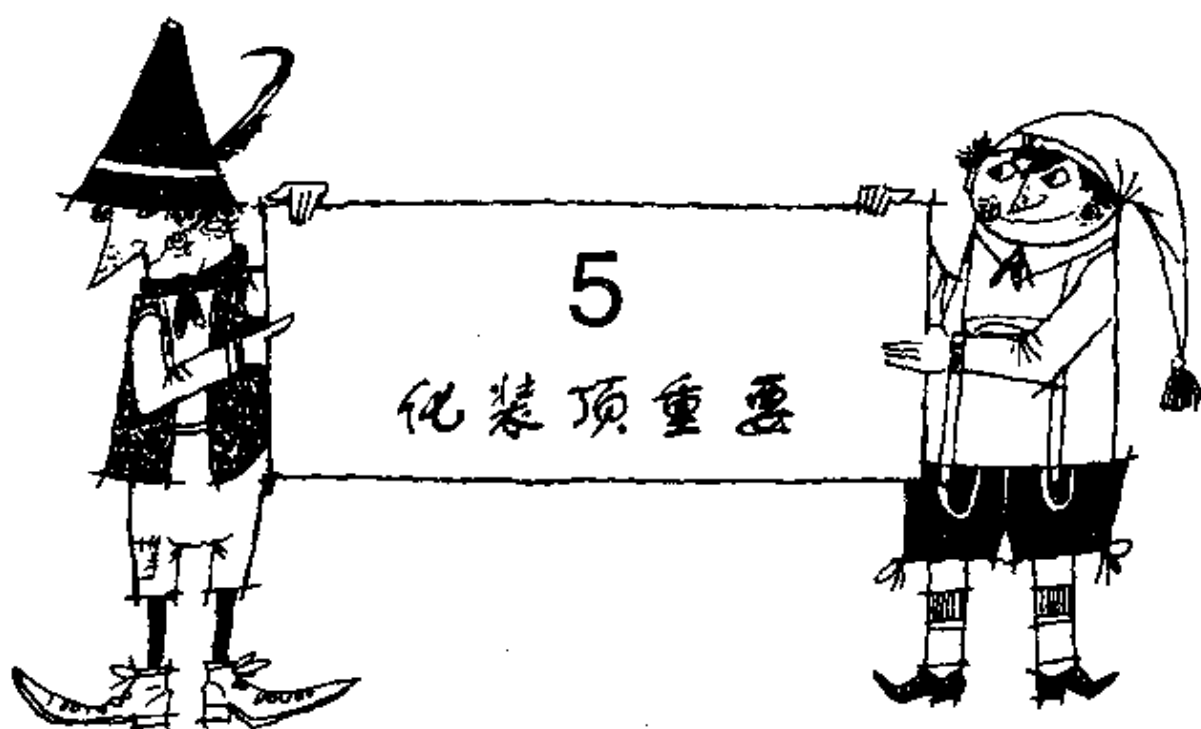
地上有一条细细长长的白线……从灌木丛那边延伸过来，直通他的洞口。

霍琛布鲁茨不愧是一个经验老到的强盗，他立即就知道其中的机关了。

他发出一阵狂暴的咒骂。

“卡斯佩尔，赛伯尔，好两个臭小子，你们把我骗惨了！瞧我怎么来收拾你们，我要让你们俩知道我的厉害！竟敢来耍弄我霍琛布鲁茨，哼！我要报仇、报仇！”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并没有去找警察报案，他们只是跑到附近的林子拐角处，躲到一丛灌木的后面等着瞧。当他们看到霍琛布鲁茨背走那个马铃薯箱子的时候，那高兴劲儿就甭说了。

“想想那家伙也够倒霉的。”赛伯尔说道。

“怎么办呢？”卡斯佩尔问。

“死沉死沉的沙箱，他一个人得背那么远，不把他压成平脚才怪。”

“那家伙哇，”卡斯佩尔气哼哼地说，“他活该！你可别忘了，他是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就是他抢走了奶奶的咖啡磨！”

为了安全起见，他俩在林子拐角的藏身之处还呆了一阵子，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返回到霍琛布鲁茨袭击他们的地方。那辆手推车两轮朝天，躺在路旁的水沟里。



“就让它翻倒在那里好了。”卡斯佩尔说道，“等我俩回来再说。”

那条沙迹怎么样了？

要找到那沙迹并不费时间，那儿，朝着林子深处穿过去的，不正是那条细细的沙迹吗？卡斯佩尔只想赶快追踪，可是赛伯尔一把拉住他的衣服下摆说道：

“等一等，我们得先化化装！”

“化装？”

“没错，化装！无论如何不能让大盗霍琛布鲁茨认出咱们来！”

“唔，说得有理。可是匆匆忙忙的，从哪里去弄化装的衣服呢？”

“再简单不过了！我把我的帽子给你，我来戴你的尖顶帽！”

“我要你的帽子干什么？”

“愚蠢的问题！帽子不就是戴的吗？怎么样？戴上合适不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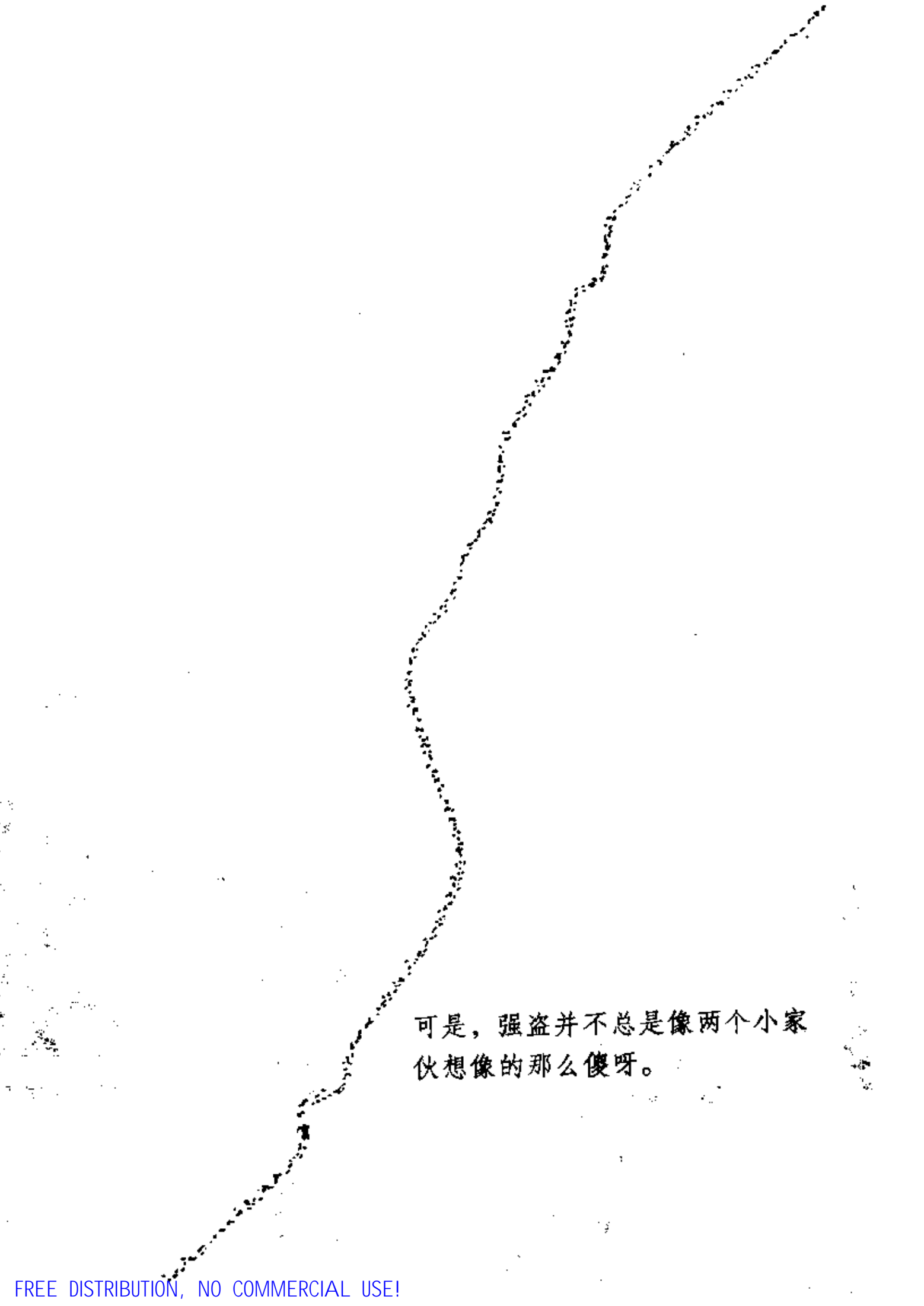
“一点也不合适。”卡斯佩尔说道。

赛伯尔的帽子实在太太，卡斯佩尔戴上它，活像一个闲逛的稻草人。可是在赛伯尔看来这样最好不过。

“太伟大了！”赛伯尔说道，“谁也认不出你来了！怎么样，我戴上你的尖顶帽不错吧？”

“丑死人了！”卡斯佩尔说道，“奶奶看到你这副模样，又会吓得昏倒过去。”





可是，强盗并不总是像两个小家伙想像的那么傻呀。





“那就对了！那样大盗霍琛布鲁茨就认不出咱俩了，咱们走吧！”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循着霍琛布鲁茨留在林中的沙迹向前追踪。沙迹倒是清清楚楚，可是越往前走，林子越来越密，光线越来越暗。

“呀，”赛伯尔暗自惊叹，“这真是一座强盗出没的林子。所幸的是咱俩事先化了装。”

就这样，他们向前追踪已近一小时了，走着走着，前面的卡斯佩尔突然停下了脚步。

“你怎么啦？”赛伯尔问道。

地上的沙迹突然分成了两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一股沙迹好好的变成了两股，一股向左，一股向右。

“你能解释解释吗？赛伯尔？”

“当然没问题啦，卡斯佩尔！两股中必有一股是假的。”

“废话，那么哪一股是真的呢？”

“这就难说了。我俩来检测检测。最好咱俩也分成两拨。”

“好吧，赛伯尔。你愿意向左还是向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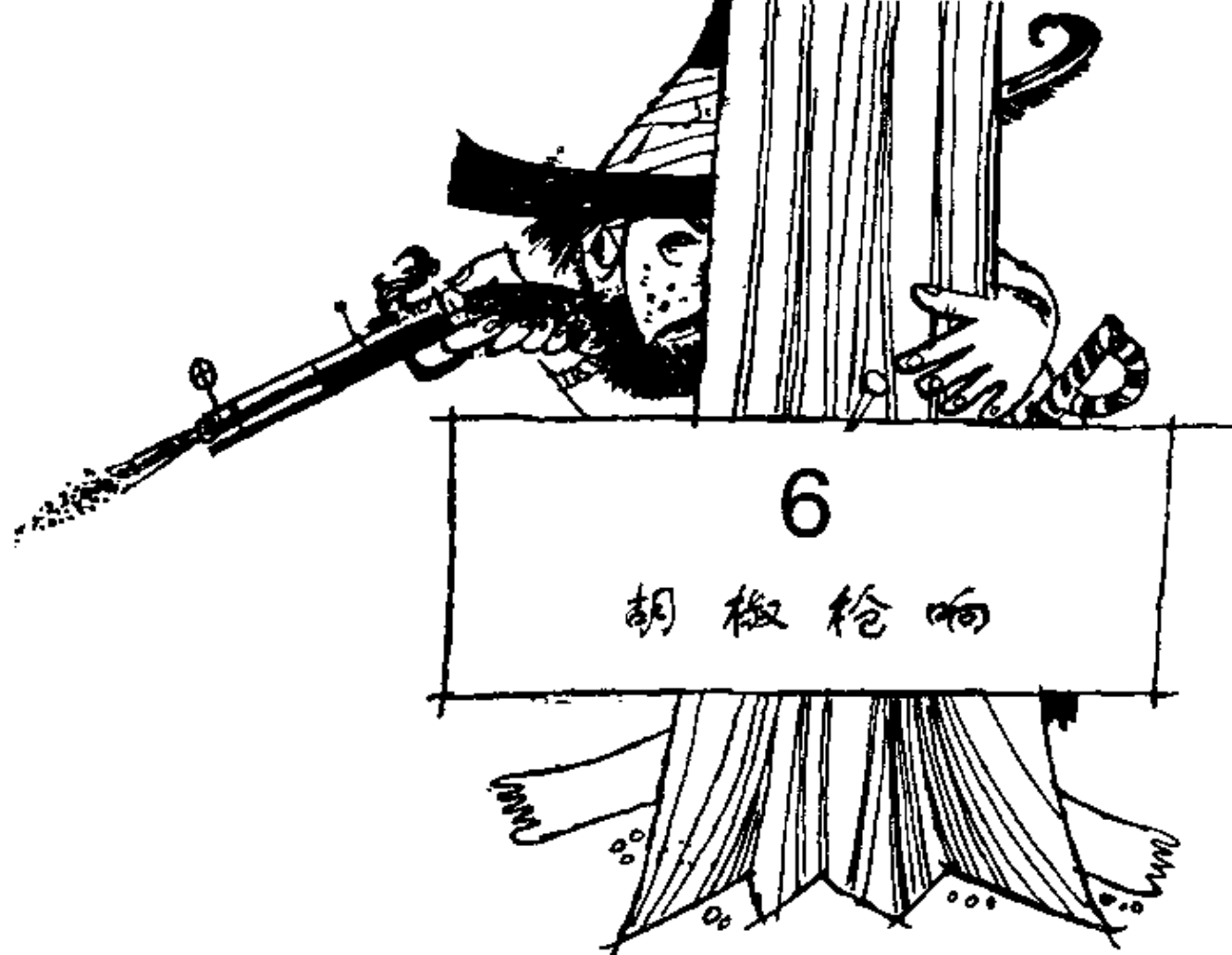
“抽签决定吧！”

“没问题！”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用抛硬币的方法来决定。赛伯尔扔了两个正面一个反面，这就是说，他得向左。

“当心哪，赛伯尔，千万小心！”

“好吧，卡斯佩尔，我会尽力的，你自个儿也要小心！”



大盗霍琛布鲁茨捋着他的黑色络腮胡不时发出“嘿嘿”的冷笑声。用箱子里剩下的白沙再撒一条沙迹,这可是一条绝妙计策。一想到这,他就洋洋得意。但愿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莽里莽撞分头行事,那么,在两条沙迹的尽头,两个小家伙就会有好瞧的了。他霍琛布鲁茨早已安排就绪。

赛伯尔走的左路沙迹倒是真的,它直通强盗洞。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大盗霍琛布鲁茨正拿着上了膛的手枪,在离洞门不远的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橡树后面等着他呢。手枪里倒没有装枪弹,而是填满了磨得细细的胡椒粉。霍琛布鲁茨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胡椒枪再合适不过。

“那小家伙还要等多久才会出现呢?”霍琛布鲁茨心想,“且慢,如果没看错的话,那边林子里已经有人影在晃动!”



没错儿，那边的林子里，已有人影显现。那人戴着一顶鲜红色的尖顶帽，是卡斯佩尔无疑！

霍琛布鲁茨哪里知道，那是赛伯尔戴了卡斯佩尔的帽子。他举起胡椒枪，开始瞄准。

他瞄得极其仔细，然后才慢慢地勾下手指。砰！一道闪光，一声爆响，一团胡椒烟雾穿林而去。

可怜的赛伯尔，这一枪正中他的脸庞。猛然间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了，除了打喷嚏，吐唾沫和拼命咳嗽，他什么也干不了。脸上火烧火燎，如利爪在抓挠，眼睛也火辣辣地痛。可怕，真可怕呀！

此刻大盗霍琛布鲁茨要处置他可不费吹灰之力了。

他掏出一根捆牛犊的绳子，把赛伯尔的手脚捆上，边捆边“嘻嘻”地大笑。捆完了，他把小家伙往肩上一扛，大步流星地朝强盗洞走去。进了洞，他把小家伙朝角落里一扔。

“好嘢！”他叫道，“现在你可以尽情地打你的喷嚏了！”

霍琛布鲁茨在一旁等着，等赛伯尔慢慢缓过劲儿来。当他看到胡椒粉的威力已经减弱的时候，便走上前踢了赛伯尔一脚，嘲讽地说：

“你好啊卡斯佩尔！热烈欢迎来到鄙人的洞府！怎么样，这地方你还满意吧！遗憾的是你感冒了吧。这可是你自找的。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对，多管闲事多吃瘪！”

赛伯尔无法说话。他又“啊啾”一声打了个大喷嚏。

“祝您健康！卡斯佩尔！”大盗霍琛布鲁茨说道。



他说什么来着？卡斯佩尔？

“我不是卡斯佩尔！”赛伯尔喊道，可是他马上又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是啊，是啊，”霍琛布鲁茨讪笑道，“我知道你不是卡





斯佩尔,你是康斯坦丁奥伯尔的大皇帝。”

“不,不是!我是赛伯尔!”

“那当然了。如果你是赛伯尔,那本人就是警官狄姆莫瑟尔了!”

“可是,我真的是赛伯尔!”

“闭嘴!”大盗霍琛布鲁茨吼道,“你再对我胡说八道,把我惹火了,我就用这炉钩子揍你!噢,什么声音?快听!”

丁零零、丁零零、丁零零……

这是强盗洞入口处的门柱上栓着的小铃铛发出的铃声。

“知道这铃声意味着什么吗?”大盗霍琛布鲁茨洋洋得意地问,“不,你不可能知道的,卡斯佩尔!还得我来给你解释解释!铃声一响,就是说你的好朋友赛伯尔掉进了地洞,说得准确些,就是扑通一声落进了陷阱!怎么发愣啊?怎么不开口啦?放心吧!能够随心所欲地捉弄咱霍琛布鲁茨的人还在娘肚里呢!”

霍琛布鲁茨“哈哈哈哈”地放声大笑,边笑边拍打着自己的大腿。然后他从床底下掏出了几根绳子和一个麻袋。

“为使你不至于太寂寞,现在我去接你的朋友赛伯尔。”霍琛布鲁茨说道,“这当中你给我好好想一想,你究竟是不是卡斯佩尔,回头有你好瞧的!”



话分两头。这期间,卡斯佩尔的情况又怎样了呢?

自打他和赛伯尔分手之后,他就被那条向右的沙迹引导到越来越密的灌木丛中去了。一路上,卡斯佩尔恼火得要命。他诅咒强盗霍琛布鲁茨,诅咒这条满是树根和荆棘的羊肠小道,还诅咒赛伯尔的那顶讨厌的帽子。

赛伯尔的帽子太大了。它不断地滑下来罩在脸上。他想把它推到后脑勺上去,可是不管用,走上两步,它又罩到鼻头上来了!

“也许把它转过 180 度来戴会好一些?”卡斯佩尔想道。于是他把赛伯尔的帽子转过来戴。

可还是不管用!

卡斯佩尔还得不时地把帽子往后脑勺上推,而那顶该死的赛伯尔帽子还是不断地滑到脑门下面来。直到“轰隆”、“咔嚓”声突然响起,卡斯佩尔才和那顶绿色的赛伯尔



帽子一起跌下了陷阱。原来，霍琛布鲁茨在他的强盗洞周围，早就挖了许多用细树枝伪装起来的陷阱。

咱们的卡斯佩尔冷不防跌坐到足有一层楼深的陷阱里。他使劲揉揉屁股。幸好还没有什么地方摔坏。从那么高的地方跌下来，砸到硬地上没摔坏，确实不容易。

“真倒霉！”卡斯佩尔想道。他朝四周看看，四壁光溜溜的，直上直下，一个抓手的地方都没有，唉，怎么才能出得去呢？

啊，有了，还有赛伯尔呢，赛伯尔一定会找到我，把我从这鬼地方弄出去的，赛伯尔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卡斯佩尔思索道。

赛伯尔快来了吧？卡斯佩尔竖起耳朵来听着。唔，有动静，似乎有人走过来的声音。可惜的是这人不是他的好友赛伯尔，而是大盗霍琛布鲁茨。当那张长着乱蓬蓬黑色络腮胡的强盗面孔出现在陷阱边的时候，卡斯佩尔着实吓了一跳。

“你好哇，赛伯尔！”霍琛布鲁茨粗门大嗓地说道，“脖子没跌断吧？怎么不向你亲爱的霍琛布鲁茨大伯问好呢？想一想，你霍琛布鲁茨大伯可是来把你从陷阱里弄出去的啊！你想不想从这儿出去呀？”

卡斯佩尔点点头。他当然想从这里出去。出去了才可以见机行事，说不定能找到一个逃跑的机会哩。

“注意了！”霍琛布鲁茨说道，“要想出去，就得老老实实按照我说的去做。我现在用绳子系一个口袋放下去，喏，



就是这,看到了吗?现在你钻到袋子里去,赛伯尔!”

“钻到袋子里?”卡斯佩尔犹豫地问道。

“没错,钻进袋子!”霍琛布鲁茨说,“我要用袋子把你吊上来!没有别的选择!嗨,该死的别磨蹭了!别忘记你脚下的帽子!”

噢,对了,还有赛伯尔的帽子。

卡斯佩尔从地上拣起帽子,把它戴到头上。然后他爬进口袋。大盗霍琛布鲁茨就像用吊车吊东西似的,把卡斯佩尔吊了上去。当他被吊上地面以后,霍琛布鲁茨迅速地扎紧了袋口。也难怪,要是卡斯佩尔也会这样做的。现在,卡斯佩尔算是正式被逮住了。

一切的挣扎与喊叫都无济于事。霍琛布鲁茨把口袋扛上肩,朝强盗洞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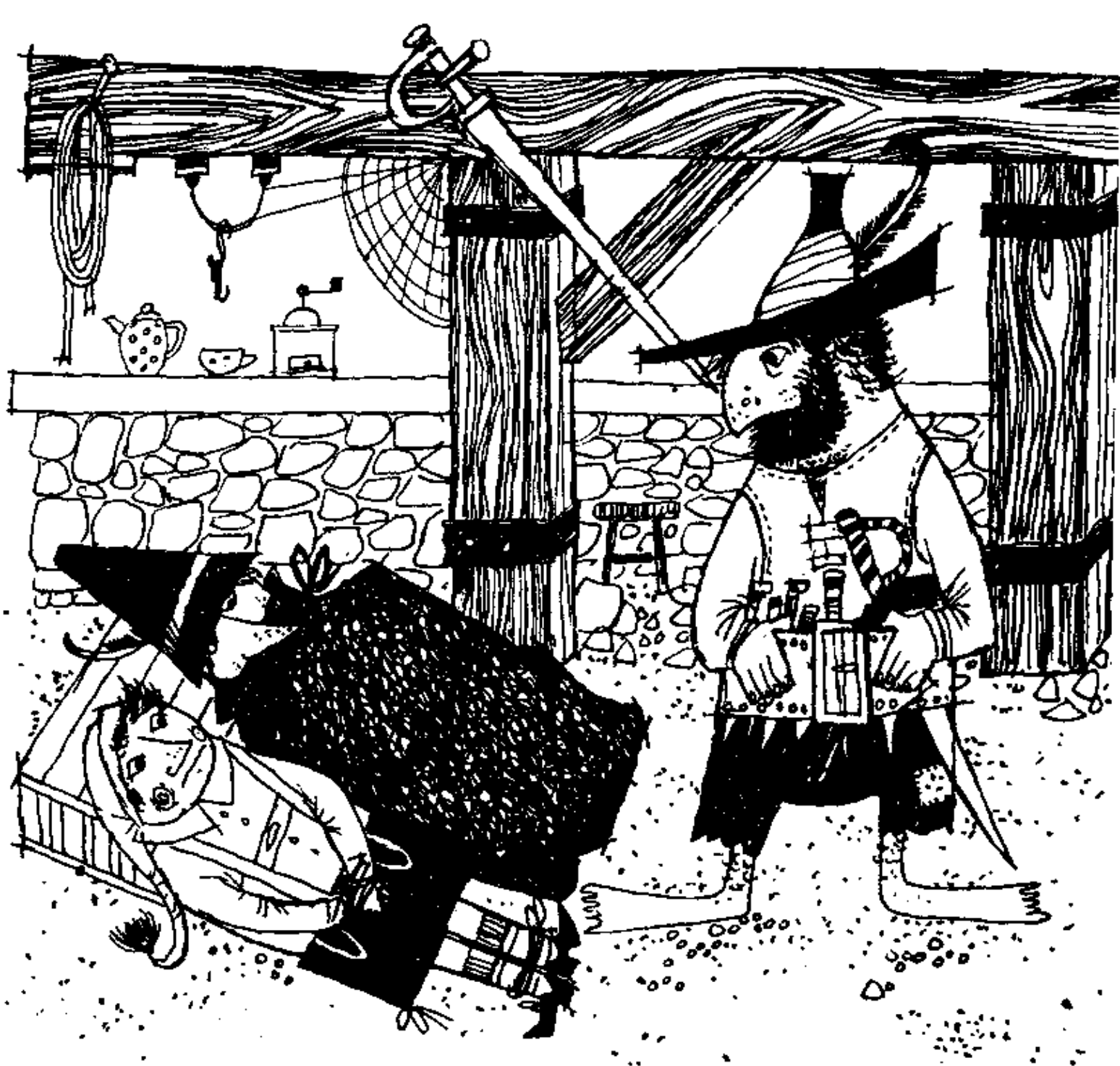
“好,咱们到了。”

霍琛布鲁茨把口袋朝赛伯尔身旁一扔。

“现在可以弄清楚,你们当中谁是卡斯佩尔谁是赛伯尔了!”说着,他把袋口打开一点儿,刚刚能使卡斯佩尔的脑袋露出口袋来。多打开一点霍琛布鲁茨也是不肯的。此刻,卡斯佩尔的脑袋上还戴着赛伯尔的帽子哩。

“现在你总该承认,你就是卡斯佩尔了吧!”大盗贼向赛伯尔吼道。

赛伯尔仍想回答他是赛伯尔,可是卡斯佩尔抢在前面向他挤了挤眼睛。这个眼色要使赛伯尔明白,大盗贼把他俩弄混,兴许是件大好事呢。



“这会儿怎么不吭气了，小子？”

“他还能跟您说什么呢？”卡斯佩尔代替赛伯尔回答道，“什么事能瞒得了您哪，布鲁琛霍茨先生！”

“布鲁琛霍茨?! 我叫霍琛布鲁茨！”

“噢，对不起，鲁琛布茨先生。”

“白痴！”

“为什么？”





“还为什么？因为我叫霍琛布鲁茨！我的天，你连最简单的名字都记不住吗？”

“这没问题，布琛鲁茨先生！”

霍琛布鲁茨掏出了一小撮鼻烟。

他看出来，跟这傻小子不值得生气。这个名叫赛伯尔的小家伙，实在是个大白痴，瞧他戴一顶绿色的大帽子，那傻乎乎的怪样子！

他又掏出一块方格子的大手帕，打了个大喷嚏，然后擤了擤鼻子。

把鼻子擦干净了，又把手帕放回去，他这才走到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跟前，双手叉腰，大拇指插在皮带里，对他俩训斥道：

“你们胆敢盯我的梢，现在反而落到我手里。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别指望有人会可怜你们。只要我愿意，我可以破开你们的肚子或者扭断你们的脖子。不过这样做不太合适，想知道为什么吗？”

说到这里他又嗅起鼻烟来，打完喷嚏他才开腔：

“这是因为我为你们做出了更妙的安排。你，卡斯佩尔，”他指着赛伯尔说道，“我给你拴上铁链，你给我呆在洞里，替我干活，直到老死。还有你，赛伯尔，”霍琛布鲁茨指着卡斯佩尔说，“我要卖掉你。”

“啊哟！”卡斯佩尔呻吟道，“您把我卖给谁？”

“卖给谁？”霍琛布鲁茨说道，“卖给法力无边的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他可是我的老朋友了！”





## 8 大魔法师与大盗贼的交易

凶恶的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正面色阴郁地蹲在魔堡的厨房里削马铃薯皮。

这位茨瓦克曼虽然是一个大魔法师（他能轻而易举地把人变成任何一种他想变的动物，他也能把石头变成金子），然而至今为止，虽然使尽全身解数，他还不能用法术去掉马铃薯皮。假如他不想每天都吃面条和大麦糊的话，他就得好歹抽出时间，系上围裙，亲手来干削马铃薯皮这种令人厌烦的活儿。

“还不是因为我没有仆人嘛。”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边削马铃薯皮边叹气。

可是为什么没有仆人呢？



“这是因为我不老找不着合适的仆人。”茨瓦克曼想道，“这个仆人首先得极其愚蠢。在我的魔堡里只能使用一个傻瓜仆人，这样，他才无法发现我的秘密或偷学我的本领。否则的话，就是一个魔法大师也是防不胜防的。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不管有多麻烦，还是我亲自动手削马铃薯皮吧。”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想着想着就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就在他刚要继续削皮的当儿，门铃响了起来。

“等一下！”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高叫道，“我马上就来开门！”

他跑进门廊里，伸手抓住沉重的门栓，正想打开魔堡大门。可是在最后的一秒钟里他才发现，腰间还系着厨房的围裙呢。噢，天哪，系着围裙的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让外人看到这副寒酸模样成什么体统！

这时门铃又响了第二遍。

“来了来了！”茨瓦克曼叫道。

他解下围裙，可是把它搁哪儿呢？

“霍克斯暴库斯……”

大魔法师茨瓦克曼念起了魔咒，又伸手打了个响指，那围裙浮起来朝厨房飘去，自个儿挂在餐具大柜的钩子上。

门铃响了第三遍。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拉开门栓打开堡门，门外是大盗霍琛布鲁茨，肩上还扛着一个大麻袋。



“原来是你呀!”大魔法师开心地叫道,“老朋友,你还没有下地狱呀?欢迎你的来访,欢迎!怎么,不想进来吗?”

“怎么不想。”霍琛布鲁茨说道。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把他领到书房里。对于霍琛布鲁茨来讲,这可是一种很高的礼遇。大魔法师一向只把他最好的朋友带进书房。普通来客,如果他想接待的话,一般只是在魔堡的客厅里就打发了。

茨瓦克曼的书房里有一个其大无比的书柜,里面塞满了厚厚的皮面精装书,还有一摞摞厚厚的皮面精装书堆放在写字台上,窗台上和地板上。写字台上面的天花板上,吊着个鳄鱼标本,后面的角落里,立着一副骷髅骨架,骷髅的白骨嶙峋的右手里,擎着一枝煌煌点燃的蜡烛。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在写字台前的软椅上坐下,又指指对面的一把扶手椅说道:

“不想坐下吗,老小子?”

霍琛布鲁茨点点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来点鼻烟怎样?”

“再好不过。”

茨瓦克曼打了个响指,凭空一抓,就拿来了一个精美的银制鼻烟盒。

“请用吧!”

霍琛布鲁茨掏了一撮鼻烟嗅了嗅,他马上打了一个极响亮的大喷嚏,直打得天花板上吊着的鳄鱼乱晃荡,差一点儿就从上面掉下来。



“啊呀呀，厉害，够劲儿！亲爱的朋友，这才叫鼻烟哩！它比碎玻璃渣子还要厉害三倍。从哪儿弄来的这玩意儿？”

“自制的呗！”大魔法师茨瓦克曼说道，“这是我本人研制的配方，这种鼻烟的牌子嘛，叫‘鼻得乐’，再来一撮如何？”

霍琛布鲁茨两眼熠熠放光，脑子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嗅嗅鼻烟，打一通喷嚏，然后开口道：

“我们做笔交易怎么样？”

“交易？”茨瓦克曼有些不解。

“没错。”霍琛布鲁茨说道，“做一笔鼻烟买卖。”

茨瓦克曼清了清鼻子。

“你能提供我什么呀！”他问道，“你知道不知道，我一向视金钱如粪土？”

“谁跟您说金钱来着？”霍琛布鲁茨说道，“我能供给你更好的东西。猜猜看！”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双眉紧皱，思索着。霍琛布鲁茨在一旁干等，忍不住说道：

“要不要我提醒您？这是一样您想了许久许久可又没弄到手的東西。”

“想了许久又没到手？”大魔法师注意听道，“是不是一本新的《妖法大全》？”

“不是。说给您听吧，是一个仆人哪。”

“哇！”大魔法师茨瓦克曼叫道，“真的吗？一个仆人，那小子够傻吗？”







“比他更傻的不会再有了。”霍琛布鲁茨说道。

“那小子现在在哪儿呢？”

“在这麻袋里装着呢。”

霍琛布鲁茨解开扎袋口的绳子，袋子向下滑落，戴着赛伯尔帽子的卡斯佩尔露出全身来。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伸手一打响指就变来了他的眼镜。他戴上眼镜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卡斯佩尔。卡斯佩尔呢，也尽量地做出一副傻样。

“这小子真的和他的外表一样蠢吗？”大魔法师问道。

“不会比他的外表机灵。您放心。”

“好，”茨瓦克曼说道，“这很好！他叫什么名字？”

“赛伯尔！”

“噢？叫赛伯尔？好吧赛伯尔，我收留你了！你会削马铃薯皮吗？”

“那没问题，屎来克曼先生！”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顿时火冒三丈。

“你竟敢乱改我的名字，小子？”他怒吼道，“你称呼我的时候，不能只简简单单地称我为‘先生’，我要求你称呼我为‘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先生’你给我牢牢记住，永远不可忘记！”

“遵命！大魔法师臭猪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先生！”卡斯佩尔说这些时，完全是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见你妈的鬼哟！”

大魔法师怒不可遏，上前抓住卡斯佩尔的衣领，使劲





儿把他摇来晃去。

“你以为，我会容忍你拿我寻开心吗？说！现在我该把你变成猴子呢，还是变成一条蚯蚓？”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扬手打了一个响指，啪嗒一声，他手里就出现了一根魔杖。可是霍琛布鲁茨却不想让他这样做。他拉住茨瓦克曼的手臂，设法使他平静下来。

“赛伯尔不是故意改您的名字，老朋友！他记不住您的尊姓大名，他是个傻蛋嘛！”

“原来是这样？”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转怒为喜。他笑着大声说，“霍琛布鲁茨！我今天说不出的高兴！这个赛伯尔让我十分满意，他是一块天生给我做仆人的料！现在我把他带到厨房去，让他给我削马铃薯皮。然后我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谈价钱了。”

“还不如现在就谈。”大盗霍琛布鲁茨说道。

“也好！我愿意用半口袋鼻烟换这个赛伯尔！”



“半口袋？”霍琛布鲁茨反驳道，“这么一个能干活儿的仆人，半口袋鼻烟是不是少了点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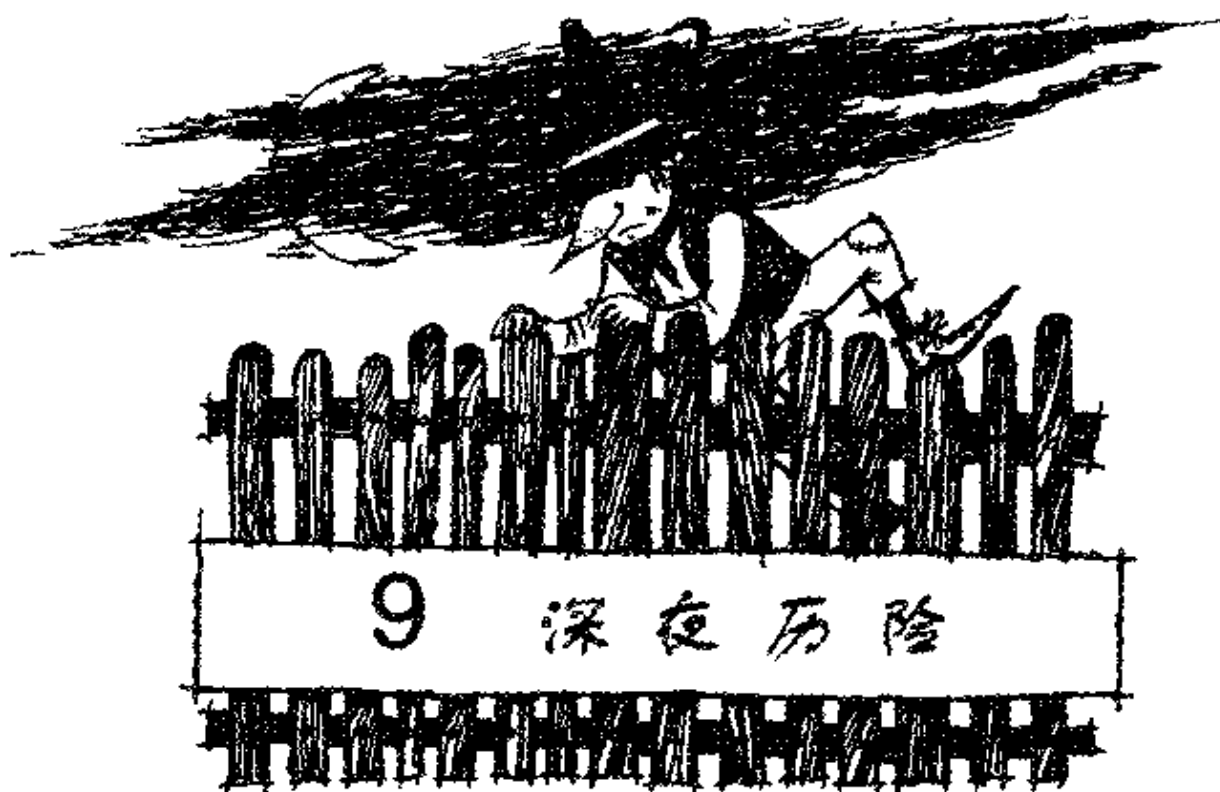
“好吧！”大魔法师茨瓦克曼说道，“你就拿一整袋吧，成交！”

茨瓦克曼向霍琛布鲁茨伸出右手。

“成交！”霍琛布鲁茨与他击掌，“从现在起赛伯尔归您了，您想怎么差遣，就怎么差遣！”



愿你舒舒服服地享用！



## 9 深夜历险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卡斯佩尔是在大魔法师茨瓦克曼的魔堡厨房里度过的。他得不停地削马铃薯。凶恶的大魔法师嫌他削出的马铃薯还是不够吃。这一天中午，大魔法师喝掉了七盆马铃薯糊糊。晚饭时，他蘸着大葱酱吞下了78个马铃薯糊子。从现在起他无须自己动手削马铃薯了，所以这天晚上他心情特别舒畅，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终于他停下吃喝，从餐桌上抬起头来，笑眯眯地拍了拍卡斯佩尔的肩膀，说道：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现在我带你去看睡觉的地方。跟我来，赛伯尔！”

卡斯佩尔跟在大魔法师茨瓦克曼后面经过长廊来到一个小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光溜溜的空床和一张洗濯用的桌子。

“这就是你的房间，赛伯尔！你就在这里过夜。”



“就在这里!睡在光溜溜的床板上?”卡斯佩尔问道。

“着什么急?”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说道。

他打了一下响指,卡斯佩尔眼睛眨也没眨一下,忽然看见空空的铁床上不知从哪里飞来了一张厚厚的草褥子。接着,茨瓦克曼又打了第二下、第三下和第四下响指,草褥子上出现了亚麻布床单,鸭绒被和枕头。

“够了够了,”大魔法师茨瓦克曼说道,“我上床休息了,晚安,赛伯尔!”

“晚安!大魔法师彼特罗拉稀乌斯·塔克茨曼先生!”

茨瓦克曼不理睬他,自管去睡觉。他的寝室在魔堡尖塔的第六层上。而卡斯佩尔的卧室和厨房一样,都在最底层。假如从窗户朝外望一望,就可以看到菜园,一出菜园就是森林。

再说这窗户……

这窗户没有安装围栏,而且是内开窗!

“太好了!”卡斯佩尔想道,“恐怕这个大魔法师从明早起,又得自个儿削马铃薯了!”

卡斯佩尔等呀等呀,一直等到外面黑透黑透。他要从这里逃出去。逃出去以后,以最快的速度去解救他的朋友赛伯尔。至于怎么才能救出赛伯尔,还得认真考虑考虑,这会儿的最要紧的任务是:逃出去!

凶恶的大魔法师茨瓦克曼是不是已经真的睡着了呢?

卡斯佩尔小心翼翼地从窗户里爬出去,来到菜园里。他抬头观察魔堡,到处黑洞洞的,一片死寂。“这就好!”卡



斯佩尔心想。

菜园的围栅也不怎么高。卡斯佩尔正想翻越围栅呢，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在他的背后，抓住他的衣服下摆和后领使劲向后一拉，卡斯佩尔跌了个四脚朝天，这一跤实在跌得不轻。

是谁？是谁拉住了他？不会是凶恶的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吧？

心惊肉跳的卡斯佩尔四下瞧瞧，可是菜园里什么人也没有哇！

“我想，刚才是太紧张产生的幻觉吧。重选一个地方试一试。”

他这么想了，也这么做了。

卡斯佩尔站起身来，向后退了许多步。然后他加速朝园子围栅跑去——他想跳过围栅。可是这一回还是没有成功！有人抓住他的衣领往后一拉，扑通，如同一个面口袋，他重重地摔在地上。

有好一阵子卡斯佩尔躺着没动，也就是说，纹丝不动地躺在大魔法师的香菜畦里。他侧着耳朵细听，可是还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听着！”卡斯佩尔壮着胆子说道，“有人在园子里吗？”  
没有回答。

“有人就请吱个声！”

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围栅外面的森林在夜风中发出簌簌声。



“也许又是我自己吓自己吧，”卡斯佩尔思索道，“再来试试第三遭……不过我已经没有兴趣从上面越过去了，换个方法，我从下面爬过去。”

卡斯佩尔沿着菜园围栅匍匐前行。他想找一个缺口。好，这里有一块木条松动了，他用劲把它朝一旁推去，现在，缺口够大了，足以从这里钻出去！

“太棒了！”卡斯佩尔一阵狂喜，伸头就想往外钻。可是这回他更不走运，有人抓住他的两只脚猛地朝后一扯，把他扯离了围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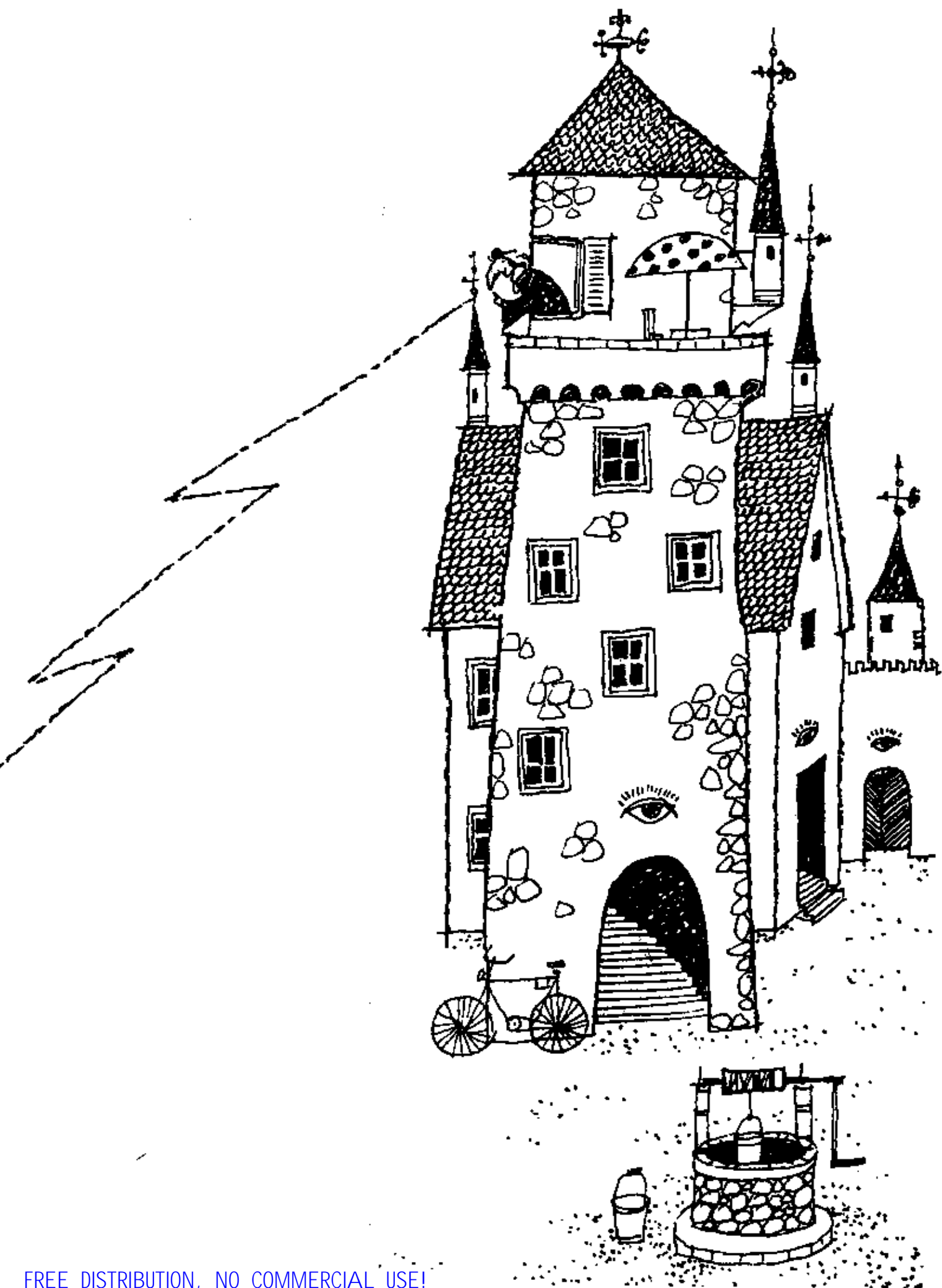
而且事情并不到此为止。

突然间“啪”的一声，有人狠狠地抽了卡斯佩尔一记大耳光，吓得他没命地喊叫起来。

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被吵醒了。灯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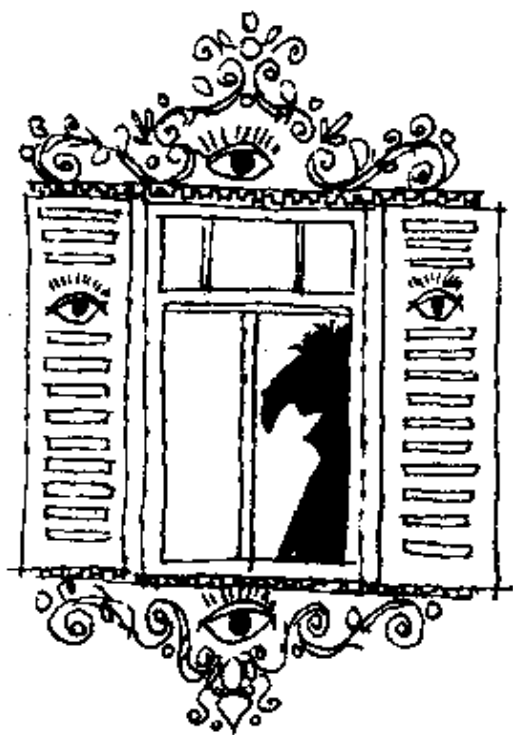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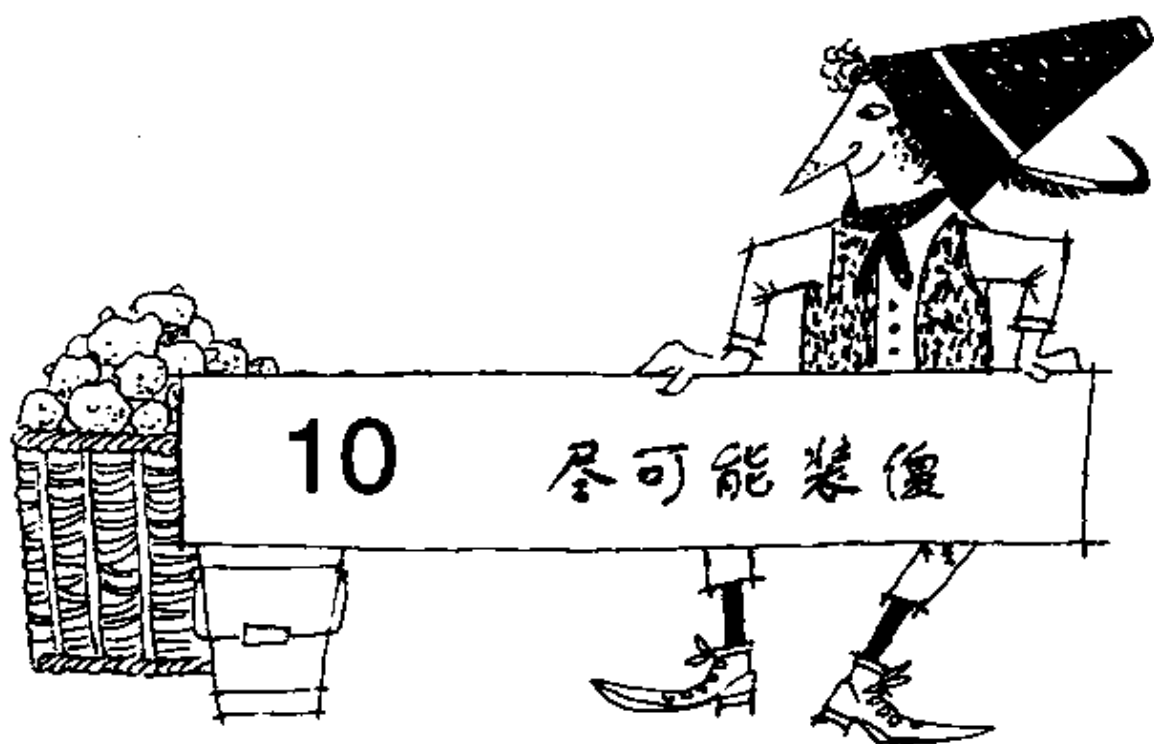
了，戴着睡帽的脑袋从魔堡尖塔六层寝室的窗户里伸了出来。

“哈！没搞错吧！”茨瓦克曼高声嚷嚷，“赛伯尔，你想逃跑？可是，谁会愚蠢到这个地步呢，赛伯尔？到了我的魔堡里，你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如果你想离开魔堡，除非你得到我的许可，不过你永远甭指望得到我的许可，你若偷跑，其结果丝毫不会比刚才发生的好。上床睡觉去吧，赛伯尔！别再来搅扰我的美梦了，否则，哼……”

一道刺眼的闪电从六层高塔上直劈下来，劈到卡斯佩尔脚前仅一巴掌宽的地方。卡斯佩尔大吃一惊。高塔上，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尖声怪笑着关上了窗户。



从这样一个恶人那里你能指望什么呢？



第二天早晨，卡斯佩尔不得不给大魔法师茨瓦克曼煮了满满一锅土豆泥。茨瓦克曼吃个精光，才放下手里的调羹。然后，撩起他的魔袍的一角，心满意足地擦擦嘴。

“我吃什么呢？”卡斯佩尔失望地问道。他本来希望茨瓦克曼能给他剩一点儿。

“别着急，我的亲爱的。”

大魔法师打了一个响指，变来了一个面包、外加黄油和奶酪。

“你就吃这个，赛伯尔！”他说道，“不过等会儿再吃，我有话对你说。”

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说：

“今天你得一个人呆在这里。我呢，要出门到布克斯特胡德去探访一个朋友，到深夜才能回来。你要是肚子饿了，可以到食品储藏室去找你喜欢吃的东西。不过，你的首要



任务是干活。现在你给我记住你今天的活儿：第一，削六桶马铃薯的皮，然后细细地切成薯条，这是晚餐要用的；第二，有三垛木头，你得把它们锯短，劈开，然后擦起来；第三，把厨房的地板好生擦洗一遍；第四，把菜园里的空菜畦深翻一次。现在你把我交待的重复一遍！”

“您吩咐的嘛，大魔法师屎贝克罗西乌斯·茨克斯曼先生……”卡斯佩尔期期艾艾地说道。卡斯佩尔已经打定主意，一切尽可能地装傻，要使大魔法师对他彻底失望，那样，大魔法师也许会怒不可遏，把他这个无药可救的“白痴”驱逐出魔堡。

此刻的卡斯佩尔做出一副竭力回忆的模样。他转动眼珠子，又挠挠脖子。茨瓦克曼盯着他看了一阵子，有些急不可耐了。

“快说快说！”他叫道，“你没看到我要出远门吗？张开你的嘴，告诉我你今天该干什么！”

“是啊，我得干什么来着？”卡斯佩尔自言自语，“我应该……活见鬼了，我应该干什么？刚才还记得一清二楚，可是一转眼……啊，等一等！我相信，现在我回忆起来了！”

卡斯佩尔把滑到额头上来的赛伯尔帽向上推了推。

“第一，我得把六桶马铃薯锯好，劈开然后擦起来。第二，把三垛木头统统擦洗一遍。第三，把厨房的地板削好切成细条用来准备晚餐，第四嘛……”

“闭上你的鸟嘴！”大魔法师茨瓦克曼吼道，“不要胡扯了！不许再胡说八道！”



卡斯佩尔一脸惊愕和不解的样子。

“为什么不许说？”他问道。

“因为你把一切都搅乱了，弄混了！重说！重新来过！”

“很好，大魔法师雷普洛臭屎乌斯·法克茨曼先生！第一，我应该把六桶马铃薯挖出来。第二，把厨房地板锯短、劈开、擦起来。第三，菜园里的空菜畦统统擦洗一遍，第四嘛，这第四是什么来着……”

“傻瓜！”大魔法师茨瓦克曼喊道，“笨蛋！白痴！”

“我又怎么了？”卡斯佩尔问道。

“你怎么了？”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点点自己的脑门，“你这里出了问题！你这个满脑瓜稻草的大傻瓜！你连最简单的活儿都记不住，真让人失去信心，真令人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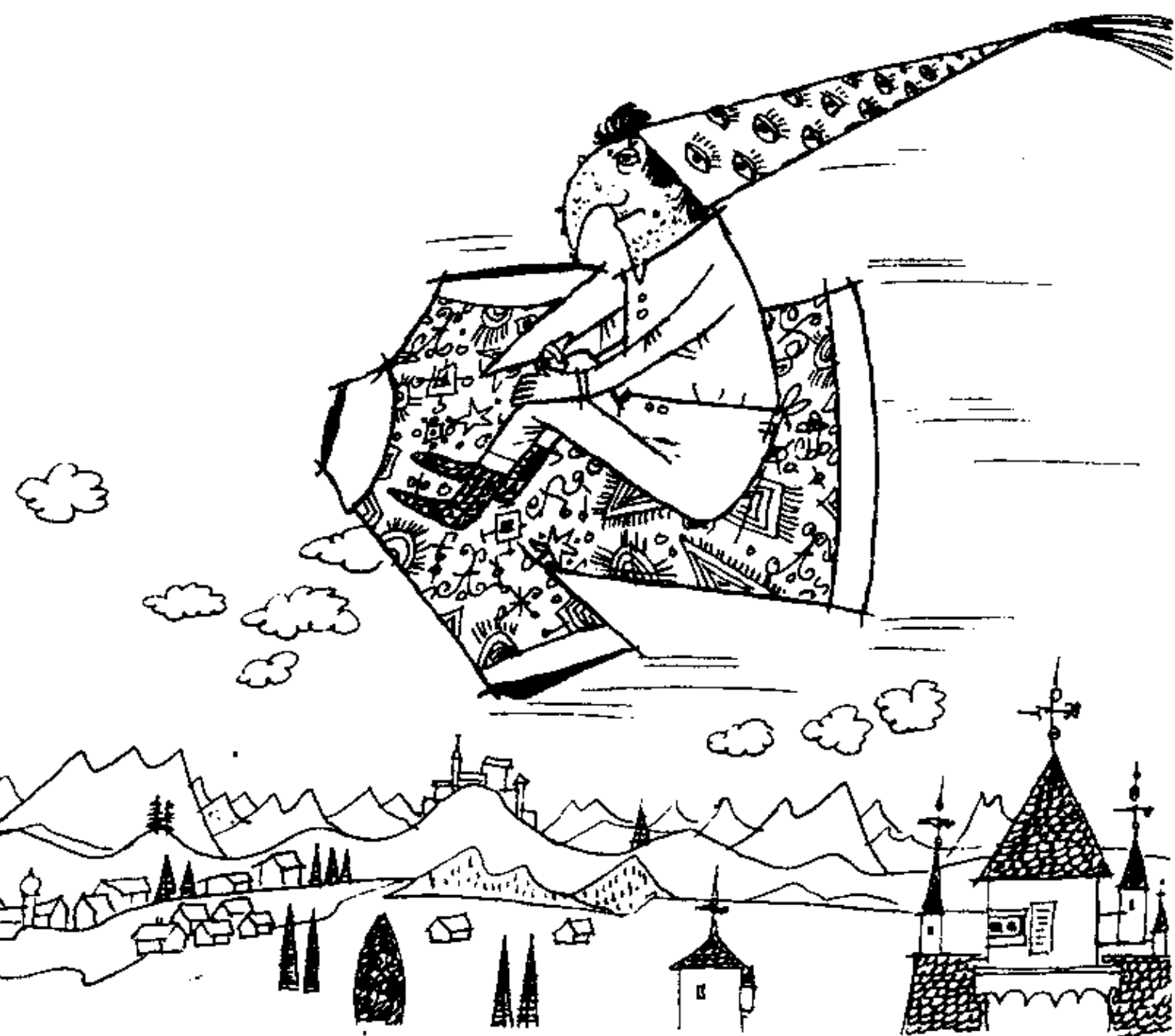
说这些话时，大魔法师跺着脚。

“来了，就要来了，”卡斯佩尔想道，“他马上就要把我赶出魔堡了！”

遗憾的是，情况不像卡斯佩尔想像的那样。

大魔法师茨瓦克曼并没有把他赶走。因为他需要他。他伸手打了一个响指，凭空变来了一瓶白兰地。他张口咕咚咕咚灌了几大口，硬是把怒火压了下去。然后他说道：

“作为一个傻瓜，赛伯尔，你在某些方面着实令人恼火，可是，你也有你的好处。简单说吧，天黑之前你给我削六桶马铃薯就行了。削掉皮，切成薯条，注意，我想晚饭能吃上煎薯条，至于其它活儿嘛你实在太笨了，就免了吧。现在我得动身了，否则我的朋友还以为我把他忘了呢！”



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匆匆忙忙跑到塔顶平台上。他把他的那件宽大的、绣着红黄两色图案的魔袍铺在地上，坐了上去，然后念念有词地诵起咒语。只见魔袍载着他冉冉升空，接着便向布克斯特胡德方向飞去。





卡斯佩尔怎样了呢？

他吞下黄油面包加奶酪以后便去干活儿。在魔堡的厨房里，他边削薯皮边想心事。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好朋友赛伯尔。

昨天分手的时候，大盗霍琛布鲁茨用铁链把赛伯尔的左脚锁在强盗洞的墙壁上。那是一个黑咕隆咚的角落，一旁是火药桶，另一旁是胡椒粉桶。

是不是到现在为止，他还被拴在铁链上，躺在冰凉的石头地上呢？

“如果能给他一小捆麦草或者一块毯子就好了，这个该死的霍琛布鲁茨！”卡斯佩尔想道。

卡斯佩尔越是挂念赛伯尔，就越是强烈地想知道，自打他离开以后，强盗洞里究竟怎么样了……



赛伯尔在黑乎乎的强盗洞里躺了好多个小时。若不是脚脖子上拴着铁链，他早就撒腿走人，想去哪儿去哪儿了。这该死的铁链实在无法挣脱，赛伯尔撕扯呀，摇晃啊，它还是拴得牢牢的。拿它没办法，赛伯尔几乎绝望了。

傍晚时分霍琛布鲁茨脚步沉重地回来了。他从肩上卸下装鼻烟的口袋，然后把帽子和外套扔在墙角，又去点上一枝蜡烛。

“喂，老伙计卡斯佩尔，偷懒也偷够了吧，现在得干活儿了！”

赛伯尔先帮大盗霍琛布鲁茨脱下脏兮兮的高统靴子，然后他才被卸去了铁链。

“快到炉灶跟前去，生上火！今天半路上我弄来一只大肥鹅，你先去生火，然后拔鹅毛，以最快的速度插上铁钎，放到火上去烤！要烤得全都焦黄香脆，那才对我的胃口。你



要特别小心，别给我烤糊了！现在我去换睡衣，先休息休息。”

赛伯尔拔去鹅毛，把它放到火上去烤。他乖乖地转动着铁钎，烤鹅的香气一股股直冲他的鼻子。从早晨到现在他什么也没下肚，人已经饿得十分虚弱。这大盗霍琛布鲁茨会不会给他留下一些烤鹅肉，哪怕是一丁点儿？

可是大盗霍琛布鲁茨连想也没想这事。鹅刚烤熟，他就高喊：“端上来哟！开饭啰！”然后，整整一只香喷喷的烤鹅被他风卷残云吃个精光。赛伯尔饥肠辘辘，连一根可以啃啃的骨头都没捞着。

“唔，好，烤鹅味道确实不赖。”吃完了烤鹅，霍琛布鲁茨打一个大大的饱嗝，说道，“这会儿再来一杯咖啡就更好了。”

说着，他从藏宝箱里寻出了咖啡磨——那把从奶奶那里抢来的咖啡磨！然后又装满咖啡豆。

“喂！”他朝赛伯尔喊道，“过来磨咖啡！”

此刻，赛伯尔只得用奶奶的咖啡磨给强盗磨咖啡。手柄一转，磨子就奏出“五月里万象新”的曲子来。对于赛伯尔来说，这种折磨真难受——比这倒霉的一天来所有的折磨都难受。赛伯尔不禁泪眼涟涟。

“卡斯佩尔！你怎么回事！”大盗霍琛布鲁茨看到小家伙眼泪汪汪，喝问道。“你这一副丧气相，我可不喜欢。等着吧，让我来逗你开开心！”

他一把扯掉了赛伯尔头上的尖顶帽。



“我讨厌你戴这样一顶不伦不类的帽子！它跟你的脸蛋儿不配！扔掉它算了！”

说着他就随手把尖顶帽扔进炉膛里烧了。

“现在开心不开心？”他叫道，“我好开心噢，真是笑死人！”

霍琛布鲁茨“哈哈”大笑，赛伯尔呜呜痛哭，奶奶的咖啡磨呢，在一旁反复演奏出“五月里万象新”的曲调。好不容易才磨完了咖啡，霍琛布鲁茨又让赛伯尔给他擦靴子，直到把靴子擦得油光闪亮。然后，他才把赛伯尔重新锁上铁链，熄灯上床睡觉。

整整半夜，赛伯尔又心烦又想家，压根儿不能合眼。他躺在火药桶和胡椒桶之间冰冷的石头地上思念卡斯佩尔。要是卡斯佩尔知道大盗贼烧掉了他心爱的尖顶帽，会怎样呢？或许，卡斯佩尔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呢？

“哎，上帝呀，”赛伯尔哀叹道，“咱俩交了什么霉运了吧，这一对倒霉鬼！”

所幸的是最终他还是睡着了。睡梦中他又回到卡斯佩尔和奶奶的身边，在奶奶的客厅里又喝咖啡又啃蛋糕，是那种李子馅外加攒奶油的蛋糕！卡斯佩尔呢，还是戴着他那顶尖顶帽，一切正常如旧。没有铁链锁住脚脖子，没有强盗洞，也没有霍琛布鲁茨。

这个美梦如果没有尽头该有多好！

对于可怜的赛伯尔来说，这个梦还是结束得太快了。

早上六点钟，大盗霍琛布鲁茨就起了床，接着便把他



叫醒。

“喂！瞌睡虫！该爬起来干活了！”

磨咖啡、劈木柴、生火，伺候霍琛布鲁茨吃早饭。大盗贼大吃大喝的时候，赛伯尔只有站在一旁瞧着的份儿。接着是收拾房间、挑水、洗刷餐具。这一切弄完了，赛伯尔又得去摇动大砂轮，帮霍琛布鲁茨磨他的弯马刀和七把匕首。

“喂，卖点力呀，二流子卡斯佩尔！磨刀砂轮又不是手摇风琴！摇快点，摇快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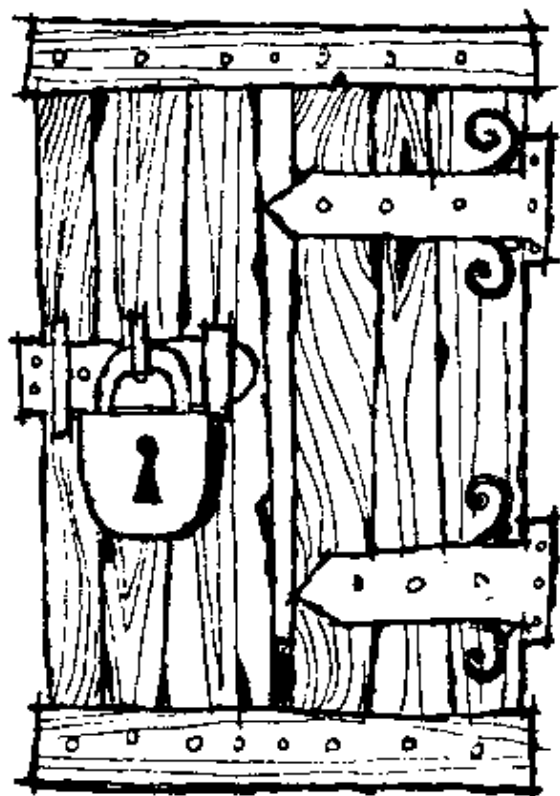
直到七把匕首磨完以后，赛伯尔才爬回他的角落并被



拴上铁链。大盗霍琛布鲁茨这时扔给他一片生了霉的面包。

“喏，吃吧！你可不能饿死！卡斯佩尔！和往日一样，现在我得干我的买卖去了。你呢，可以懒洋洋地躺着，舒舒服服地休息。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回来以后，你要更卖力地为我服务！凭什么你的待遇要比在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那里的赛伯尔强呢？”

说完，他便离开了强盗洞，并把洞门牢牢锁上。



竟是这样一条恶棍！





削完三桶马铃薯以后，卡斯佩尔想休息休息。他放下刀子，把湿漉漉的手在裤子上擦擦干。他要到大魔法师茨瓦克曼的食品储藏室里看看有什么可吃的。快到中午了，他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一进储藏室，他就先找到了一桶腌黄瓜。

“酸食最能提神，”他想道，“这种时候它对我再合适不过了。”

他嚼了三根酸黄瓜，感到自己明显松快多了。那食品架上一罐挨一罐地放着的各种果酱，他也挨个儿尝了尝。接着他又喝了一杯脱脂牛奶，切了一片意大利香肠品了品



味儿。茨瓦克曼的食品储藏室内，香肠、火腿可真多啊，特别是香肠，长短粗细，应有尽有。这些美味就吊挂在顶棚下面，伸手去拿就是了。

“真是懒汉的天堂啊！”卡斯佩尔想道。

就在他站在那儿对着那些香肠发呆的当儿，他突然听到一阵含糊不清的抽泣声：

“呜——愁愁愁——愁——呜”

听到这哭声，卡斯佩尔吓得四肢发麻。难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这魔堡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人？那么又是谁呢？

“唉！”卡斯佩尔想道，“兴许跟我一样，也是遭难的人呗！”

他又切下一片辣香肠放到嘴里咀嚼。就在这时那哭泣声重新响起：

“呜——愁愁——愁愁——愁呜”

哭声含含糊糊、悲悲戚戚，令人汗毛倒竖。听到这伤心的哭声，卡斯佩尔一丁点儿胃口也没有了。果真有人在悲泣，在哭诉他的愁苦。

“我能不能帮助他呢？”卡斯佩尔思索道，“我得设法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可不能长时间地听这悲苦的哭声，它弄得我心神不安。”

卡斯佩尔侧耳倾听，判断那哭声来自何方。循着那哭声，他从食品储藏室退回厨房，从厨房来到长廊上，又从长廊走到地窖的门口。



“呜——愁愁愁——愁呜”

哭声是从地窖深处传上来的。是否应该鼓起勇气下去  
看个究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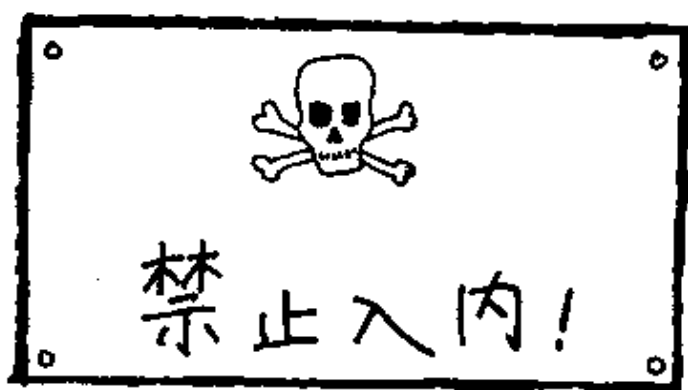


“我马上就来!”他朝地窖深处喊道,“我去取个灯来!”

他跑到厨房里,从洗濯用的桌子上面的一个钩子上,摘下来一盏风灯。然后他掏出火柴,嚓,火苗靠近灯芯。成,风灯点亮了。

他小心翼翼地提着风灯,沿着湿滑的地窖台阶往下走。下面真潮湿啊,台阶上满是青苔,而且特别冷,冷得让人发抖。高处不停地有大水滴掉落下来,噼噼啪啪地砸在他的帽子上。他来到一个长长的通道,向前走了十几,二十步,他碰到了一道门。

这是一道用铁皮包着的门,门上有一块黑色边框的牌子,卡斯佩尔犹豫了一下。这时他又听到了悲泣声。这哭声促使他决心向前。他压下门把手,打开了铁皮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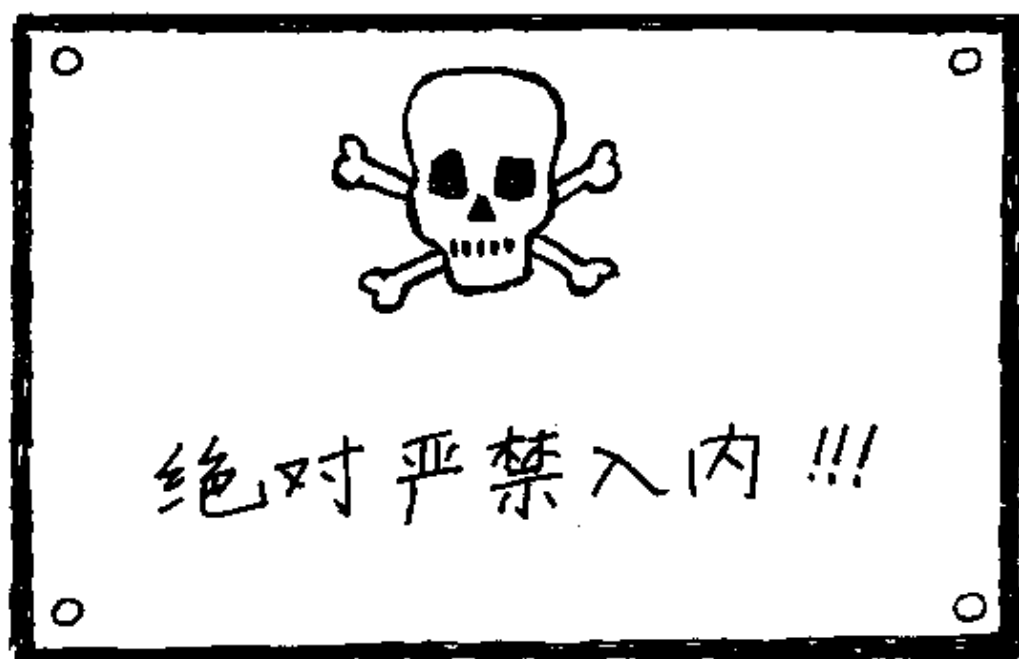
真是出人意料,紧接着第一道门又出现了第二道门,而且也是用铁皮包着的门,门上也有块镶有黑色边框的牌子。卡斯佩尔举起风灯,读一读那牌子上的字:



“啊哟，真厉害！”卡斯佩尔暗想，“看样子越往前越是遭禁止噢。”

然而他仍没有气馁。特别是他再次听到那凄惨的哭声时，他又鼓起勇气打开了这第二道门。

可是活见鬼了！这还不是前进道路上的最后一道障碍。才往前走了几步，又出现了第三道门！这道门上有一块更大的镶有黑色边框的牌子，上写：





就在这时，卡斯佩尔的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似的绞痛。这是因为恐惧呢，还是刚才吃下去的酸黄瓜和脱脂牛奶在作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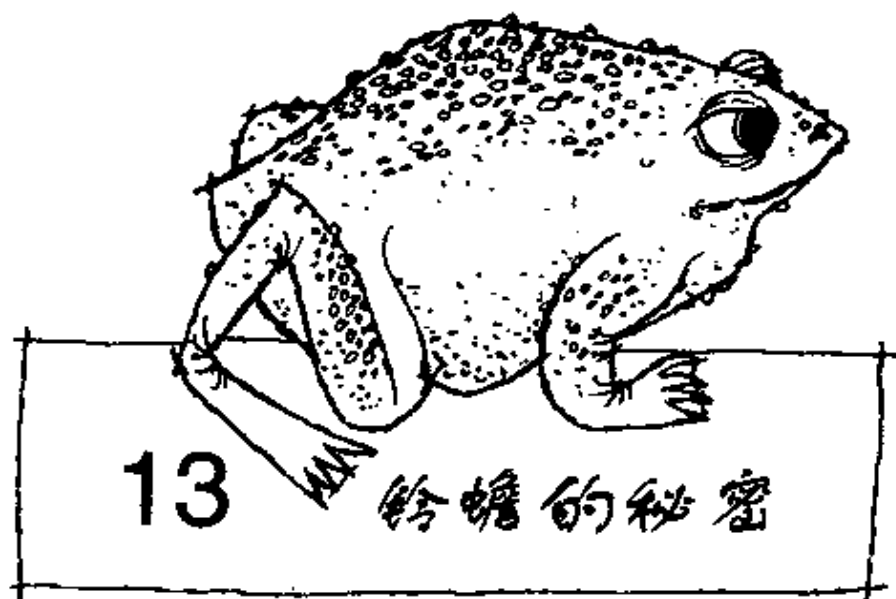
“是不是应该到此为止呢？”卡斯佩尔暗忖。

这当儿第三道门后又响起了“呜——愁愁——愁呜”的哀哭声。这一回哭声分外真切，分外哀怨，分外使人毛骨悚然。这下子什么肚子痛，什么恐惧全被抛到九霄云外。

他往前再走一步，毅然按下把手——门“吱吱——嘎嘎”地打开了。

“吱吱——嘎嘎”的开门声一  
响，最令人心跳的时刻就要到  
来了。





“快停下！站住！一步也不要往前走！”

卡斯佩尔刚跨过门槛，就听到一阵惊恐的叫声。这叫声就像青蛙的“呱呱”声，如果没有搞错，刚才的哭泣声也是来自于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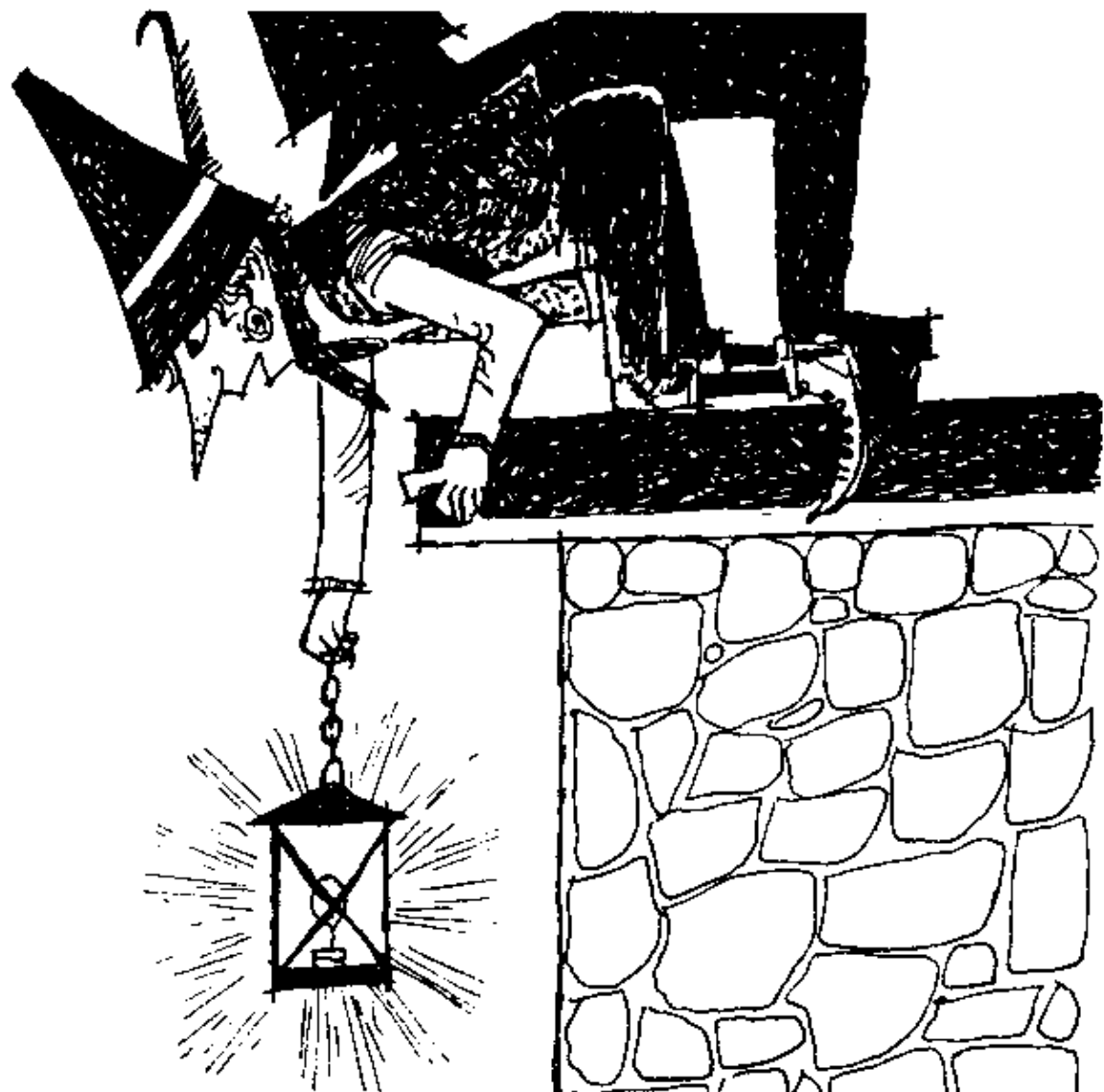
卡斯佩尔应声立住了脚。

在手提风灯的照射下，他看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小小的拱形屋顶的房间，可是这地下深处的房间竟然没有地板！仔细一看，脚前一巴掌宽的地方竟是一个深渊——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水潭。

卡斯佩尔不由自主地向后倒退，把自己的背紧靠在门柱上。

“谁在那儿？”卡斯佩尔问道。声音沉闷闷的，空洞洞的，连他都听不出这是自个儿的声音了。

一阵溅水声和咕咚声隐隐约约从下面传了上来。



“是啊，这里有人，”有声音呱呱地响道，“你卧倒在地上向下看，就可以瞧见我了。”

卡斯佩尔遵命照办。

他肚皮贴地，将身子一寸一寸地向深潭边移动，提着风灯的手向前伸，再向潭下看去。

“你在哪里呀？我怎么看不见你？”

“我在下边的水里呢，请你把手里的灯再往下放一点。”





下面的黑水潭中有一个东西在游动，那东西有一双圆鼓鼓的大眼睛，一张宽阔的大嘴巴。

“这会儿，”那东西呱呱地说道，“这会儿你总可以看见我了吧。”

“现在可以看到了。”卡斯佩尔说。

“依你看我是什么？”

“如果你再小一点的话，我会说你是一个蛤蟆，或者是一只青蛙。”

“你弄错了，我是一只铃蟾。”

“原来是只铃蟾，”卡斯佩尔说道。同时他心想，作为铃蟾，你的个头也许太大了吧。他又补上一句：“你在那下面干什么呀？”

“我在等待。”

“你等什么呢？”

“等待有人把我救出苦海！你该知道，事实上我并不是什么铃蟾，而是一个……”

“一个什么？”卡斯佩尔问道。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信任你。”那个不承认自己是铃蟾的东西呱呱地说道，“你是茨瓦克曼派来的吗？”

“不是，”卡斯佩尔说道，“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茨瓦克曼今天不在魔堡，他到布克斯特胡德拜访朋友去了。”

那铃蟾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问道：“你说的都是实情？”



“是的，全是实话。”卡斯佩尔说道，“我可以把三个指头抚着心口发誓！现在你说说，如果你不是铃蟾，那么你究竟是谁？”

“我本是一个，一个善良的仙女。”

“一个仙女？”

“是的，仙女阿玛丽丝。可是我被变成铃蟾困在这黑水潭里已经整整七年了。呜——愁愁——愁呜……是茨瓦克曼对我施了魔法，把我禁闭在这种地方。”

“七年？”卡斯佩尔叫道，“真可怕呀，七年！茨瓦克曼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呢？”

“因为他是一个恶魔，一个可怕的大坏蛋！因为我时常运用我的仙术阻止他干坏事，他就不能容忍我。我太善良了，被他用阴谋诡计所害，把我变成了一只铃蟾，呜——愁愁——愁呜……一只铃蟾。”

被施了魔法的仙女哭得真伤心，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她的面孔上滚落下来。卡斯佩尔本想安慰她，表示对她的同情，可是能说点什么呢？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吗？”

“是的，你能。”铃蟾抽抽噎噎地说，边说边用前爪揩揩眼睛，“你只需要帮我弄来一种药草就行了，它叫仙女草，离这里几个小时的路程有一处高原，它就长在那里。你只要弄来了仙女草，用它在我身上碰一碰，我就恢复自由了。这种仙女草可以使一切妖术丧失法力。你愿意去帮我寻来仙女草吗？你为什么不开口呢？”



“因为……”卡斯佩尔哽住了。

“说啊，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无法离开这里。我本人也是被抓到这魔堡里来的。让我把前因后果告诉你吧……”

于是卡斯佩尔把昨天的冒险经历细说给仙女阿玛丽丝听：他三次想逃，三次都没能成功。“如果你能出主意帮我成功离开这里，那我就去给你弄仙女草，不过我担心你做不到这一点。”卡斯佩尔最后说。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铃蟾呱呱地说道，“记住我本是一个仙女，在法术方面我并不是外行。你为什么逃离不了魔堡呢？这是因为茨瓦克曼在四周划了一道魔圈。可是，倘若你把你的一件衣物——最好是一样贴身的衣物留在堡内——你就可以来去自由，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这是真的？”卡斯佩尔问道。

“你试试就知道了。”铃蟾呱呱说道，“那时你就会明白我没有骗你。你最好把你的衬衣留下，或者长袜子也行，帽子也可以。”

“帽子也可以？”卡斯佩尔说道，“可是这帽子是借来的，它不属于我，它是我朋友的。”

“这没关系，同样有用。”

“那我当然把这顶帽子留下来了，”卡斯佩尔说道，“没它照样行，它本来就不适合我戴。好吧，现在你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仙女草吧！这仙女草长什么模样？我一定为你把它弄到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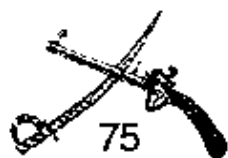
卡斯佩尔打听清楚了前往高原的道路。

“你到了目的地以后，”那铃蟾说道，“会发现高原的中间有一个黑水湖，湖边孤零零地长着一棵古老的云杉树。你就坐到云杉下面去等待月亮升起。只有当月光撒向大地的时候才能找到那仙女草。月光的沐浴下，仙女草的细碎的银色花蕾才会在云杉的老树根之间绽放，现出星星点点的清辉。你只要采到一小束仙女草，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就是茨瓦克曼也不能伤害你了。手拿仙女草的人，他是无法看到的。”

“他回到魔堡后发现我不在，会四处找我吗？”

“毫无疑问会找你。所以你得设法尽早把仙女草采到手。那你现在就出发吧，你要走的路长着呢。我祝你一切顺利，鸿运高照！”





卡斯佩尔小心翼翼地立起身来，临别时又晃着风灯向潭里的铃蟾打了个招呼。

“再见！”

“再见！别忘记把那些门关上！不能让茨瓦克曼知道你和我谈过话！”

是了！那三道门！卡斯佩尔已经压根儿把它们忘到脑后。他一道道地把门关好，顺着地窖台阶往上走。最后又把地窖的门恢复原样。他跑到茨瓦克曼的食品储藏室里拿了一个面包两根香肠，然后就上路了。

他从房间的窗户里爬出去，来到菜园里。他摘下赛伯尔的帽子，把它放在离香菜畦不远的篱笆旁边。跟这顶帽子分手，他丝毫也不感到难受。

这回出逃能成功吗？他还是觉得不是怎么有把握。他又想起了夜来的遭遇，想起那恶狠狠的耳光。

“唉，想什么呢？试试看呗，大不了也就和昨夜一样……”

然而这次却一切顺利。没有什么看不见的魔掌拎住他的领子把他扯回，也没挨耳光。跃过篱笆后，他卧倒在草丛里，这才松了口气。

“哇！”卡斯佩尔自言自语道，“谁能想到，赛伯尔帽子竟然也能派上这么好的用场……”

还是前往高原要紧，走！

走哇，走哇，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一直沿着铃蟾给他描述的道路朝前走：先是经过一片森林，

然后沿着乡间大道走上一段，接着是顺着一条溪流往前一直走到下一片林子。那里有三棵大白桦树长在一起，中间的那棵主干裂成两半。

果然那里有三棵大白桦，情形与铃蟾描述的相符。从这里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向密林深处。只有这一条路别无路径可走。卡斯佩尔又沿着它走了足足两个小时才到了高原，这时已渐近黄昏。

终于抵达目的地了，这使卡斯佩尔很高兴。他坐到那棵参天的大云杉下，脱掉鞋子袜子，把两脚浸泡在黑水湖里。真惬意呀，就这么等待月亮升起来吧。为了消磨时间，他拿出面包和两根香肠，吃个精光。





他尽量不去想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可是这根本就办不到，坐等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是感到不自在。

那茨瓦克曼是不是已经从布克斯特胡德回来了呢？当他发现我不见了，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亲爱的月亮啊！”卡斯佩尔悲叹道，“你在哪里呢？你怎么还不升起呢？假如茨瓦克曼在我采到仙女草之前抓住我，那就一切都完了。你听见我的话吗？好月亮！我求你了，你快快升起吧！”

可是到月亮升起还得等很久，它就是迟迟不肯露脸。卡斯佩尔如坐针毡，心中只想着凶恶的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



## 15 “帽子的主人”

在晚上八点至八点半之间，凶恶的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坐着他的魔袍从布克斯特胡德飞回来了。这时他饿得要命，白天真是够辛苦的，现在终于可以回家舒舒服服吃顿饱饭了。但愿那煎马铃薯条已经准备好了，但愿数量多多，够填肚子。

茨瓦克曼在魔堡顶上的平台一降落，便急忙下到餐厅里。

他在桌前坐下，在胸前系上餐巾，然后拍了拍手，叫道：“赛伯尔，快端上来！”

过去了一小会儿，可是没动静。

“赛伯尔！”茨瓦克曼喊道，“快端上来呀！你没听到我在叫你吗？你跑哪儿去啦？”



这回还是没动静。

“你等着！这个懒虫！”大魔法师骂道，“要我来教你怎么走路吗？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伸手打了个响指，变来了一条赶牛用的皮鞭子，然后挥舞着鞭子冲进厨房，破口大骂道：

“嗨！你这该下油锅的！瞧我不用鞭子把你揍个鼻青脸肿！你这下九流的佣人，竟敢如此对待主子！你想让大魔法师茨瓦克曼先生等多久！滚过来，懒鬼！我要把你抽个稀巴烂！我要让你终生残废！”

暴跳如雷的大魔法师茨瓦克曼用牛鞭子在厨房的桌子上一顿猛抽，这时他才发现，还有三桶马铃薯的皮根本没削过。

“什么？”他高喊道，“活儿没干完就跑开了？！这千刀万剐的！看你下次还敢这么干！快滚过来！立即滚过来！”

可是，咒骂、叫喊、抽桌子又有什么用呢？根本无济于事！于是大魔法师咆哮道：

“哼！我知道了！这家伙一定是躲到哪里去了！我会把他找出来的！见鬼，我会找到他的，那时他就会知道我的厉害了！”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又打了个响指，手中的赶牛皮鞭子霎时变成了一根熊熊燃烧的火把，他将火把高举过头，在魔堡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跑了个遍。他找遍了所有的厅堂和房间。下地窖，爬天花板顶棚，所有的缝缝隙隙杳杳晃晃，甚至家具下面、窗帘后面他都找过了，可是无论怎



么找也发现不了他的身影。

猛然间大魔法师若有所悟。他停止乱找，以最快的速度朝菜园奔去。

果然不出所料，那里，就在离篱笆几步的香菜畦中间，不正是赛伯尔的帽子吗？

“该下地狱的臭猪！”

大魔法师茨瓦克曼握紧双拳，恶狠狠地吐了口口水。他一眼就判断出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家伙，那个赛伯尔，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是个白痴，却成功地从这里逃出去了！

可是那赛伯尔怎么知道用这种方法脱逃呢？

“先不去管这些，”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思索道，“我得采取行动。要让那家伙惊讶，我能多么迅速地把她重新抓到手中。他的帽子在我手里呢！”

大家应该知道，大魔法师茨瓦克曼只要掌握某人衣物的一块碎片，就能不费劲地把她变回来。

“说动手就动手！”大魔法师愤怒地大喝一声，扔掉了手中的火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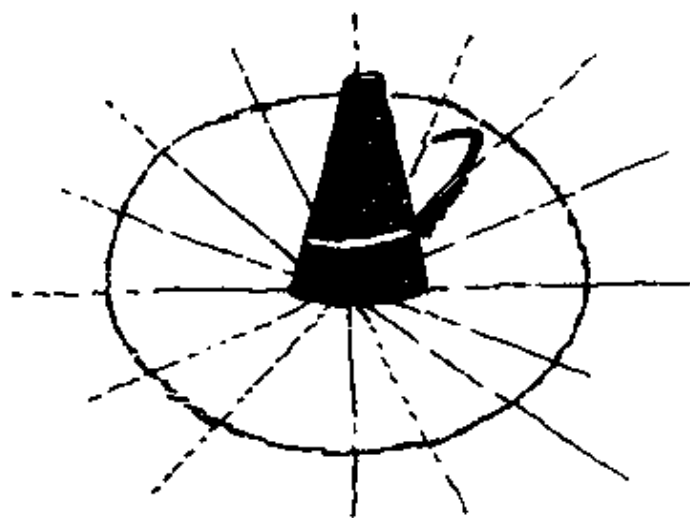
他双手抓住赛伯尔的帽子，跑进书房。然后一伸手变来一枝魔粉笔，飞快地在地板上画了一个魔圈，又在魔圈中间画了许多条相交在圆心的直线……

“哼，让他瞧瞧我的手段！”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将帽子放在魔圈中间那些直线相交的圆心上。然后他后退几步，高举起双手，目光熠熠地射住帽子，用打雷一般的声音作法道：



来吧，来吧，  
帽子的主人！  
就算跑到天边，  
你也无法藏身！  
帽子在哪里，  
主人就在哪里现形。  
霍克斯暴库斯，  
切切此令！





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刚刚把咒语念完，“呼”的一声巨响，书房的地板上腾起一股刺目的火光。那魔圈的正中间，多条直线相交的地方，出现了赛伯尔！

真正的赛伯尔！

帽子真正的主人！

他的左手拎着一只黑色长统皮靴，右手还拿着一把鞋刷子。

真是准确无误啊，“帽子的主人”现形了。

这一瞬间谁惊讶得目瞪口呆呢？是卡斯佩尔的好朋友赛伯尔呢，还是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呢？

这就难说了。



# 16

## 大丈夫一言既出

赛伯尔刚刚还在帮大盗霍琛布鲁茨擦皮靴，突然间却发现自己站在一个身穿魔袍，形容古怪的人面前。他是怎么从强盗洞一下子来到这里的？这儿又是一个什么地方？赛伯尔莫名其妙，就好像从月亮上掉下来似的。

大魔法师茨瓦克曼也是瞪大双眼茫然不解。这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跑到魔圈里来干啥呀？作法无懈可击，不可能出岔子的呀！自从他醉心于法术（搞这一行总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吧）以来，这样的怪事还未曾出现过哩。

“你是什么人？见他妈的鬼了！”大魔法师恶狠狠地问道。

“我？”赛伯尔反问。

“是的，问你！”茨瓦克曼怒气冲冲地说道，“你是怎么



到这儿来的?”

“我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哩。我叫赛伯尔。”

“你是赛伯尔?这不对!”

“怎么不对?”赛伯尔问道。

“怎么不对?”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咆哮道,“赛伯尔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我认识他,他是我的奴仆。瞧那儿,”他指着赛伯尔的帽子说道,“那就是他的帽子!”

“那顶帽子?”赛伯尔问道,突然间他恍然大悟,他笑了起来。

“你在笑?”大魔法师怒斥道,“你笑什么?”

“因为我现在能够解释,你刚才说的是谁了。你指的是卡斯佩尔!你跟大盗霍琛布鲁茨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把卡斯佩尔和我弄混了。”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警觉地听起来,他让赛伯尔细细地说了与卡斯佩尔换戴帽子的经过。慢慢地他理清了这当中的头绪。是霍琛布鲁茨把卡斯佩尔当成赛伯尔卖给他了。这是一个多么蹊跷的故事。这么说来借助赛伯尔的帽子只能把真的赛伯尔变来,这也是不足为怪的了。

“这遭天杀的臭猪霍琛布鲁茨!”

大魔法师口沫横飞,一顿恶言毒语的臭骂。大盗贼干了些什么呀!这下可把他害苦了。不过还有一条可以从困境中走出的路。只要弄到卡斯佩尔的尖顶帽,他就能把卡斯佩尔逮回来。

不过,无论如何不能让赛伯尔产生怀疑。因此,彼特罗



西乌斯·茨瓦克曼想了一个诡计。

“你要我相信你是真的赛伯尔，你应该拿出证据。”

“那没问题，”赛伯尔说道，“你只消说说我该怎么做就成。”

“那好吧，再简单不过了，你把卡斯佩尔的尖顶帽给我。”

“卡斯佩尔的尖顶帽？那不成！”

“为什么？”

“大盗霍琛布鲁茨已经把它烧掉了。”

“烧了？”茨瓦克曼问道。

“他当着我的面把它扔进炉火里烧了，纯粹是为了取乐。”赛伯尔又补了一句道，“纯粹是出于他的暴虐！”

“出于暴虐？”大魔法师“嘭”地一拳擂在写字台上，“出于愚蠢！出于无知！这个霍琛布鲁茨，这个该诅咒的白痴，这下可怎么办？！”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一面咒骂一面在书房里跑来跑去。忽然他在赛伯尔面前站下来，问道：

“你手里的靴子是谁的？是霍琛布鲁茨的吗？”

“是的。”赛伯尔说道。

“拿来给我，给我！这该死的可怜虫，我要马上收拾他！”

大魔法师急急忙忙又在地板上画了一个魔圈。在圆圈中直线的相交处，放上了大盗贼的皮靴。然后他又举起双手，打雷一般地隆隆诅咒道：



来吧，来吧，  
靴子的主人！  
就算你在天边，  
你也无法藏身！  
靴子在哪里，  
主人就在哪里现形！  
霍克斯暴库斯，  
切切此令！

茨瓦克曼的魔咒很灵验。一声巨响，一道刺眼的火光，霍琛布鲁茨如同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出现在魔圈中间。他身上穿着暖暖的睡衣，脚上还套着短袜。刚开始时他也是一脸惊愕和茫然，但没过多久就“呵呵”地笑了起来。

“茨瓦克曼！”他高喊道，“呵呵！你这个老顽童！你这一手可够漂亮的！这才是魔法大师呢。呼啦一下，就把我从我的洞府里弄到你的书房里来了！瞧瞧，卡斯佩尔也在这里！我绞尽脑汁，也没弄清这家伙藏到哪里去了呢。”

“住嘴！”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不客气地打断他道，“第一，这是赛伯尔而不是什么卡斯佩尔！第二，立即停止你的傻笑，别让我控制不住自己！”

“可是茨瓦克曼，我的老朋友！你这是怎么了？”大盗霍琛布鲁茨问道，“你今天怎么这样暴躁？”

“我会告诉你发生了什么的！你昨天卖给我的那个小子逃跑了。他并不是愚蠢的赛伯尔，而是卡斯佩尔！”





87

“这我就不清楚了，”霍琛布鲁茨说道，“可是，你不是赫赫有名的大魔法师吗？你为什么不把逃跑者变回来呢？”

“能这样我早就做了，可是我办不到。”

“为什么？”霍琛布鲁茨问道。





“为什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说道,“就因为你把卡斯佩尔的尖顶帽烧掉了!你这个愚不可及的家伙,还是什么大强盗呢,你是一只小灰雀,一只可怜的小灰雀!”

霍琛布鲁茨气得浑身乱抖。

“茨瓦克曼!”他高叫道,“这样的侮辱我可不能答应,你走得太远了!太过分了!我要求你把它收回去!”

“你说什么?”大魔法师龇牙咧嘴地反问,他打了一个响指,变来了他的魔杖,“我说你是小灰雀,你就应该是一只小灰雀!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阿布拉卡达布拉,阿布拉卡达布拉……”

他急速地念起了咒语。那霍琛布鲁茨真的变成了一只小灰雀,一只胆战心惊、叽叽喳喳叫唤着的、小得连站都站不稳的、不时倒着腿扇着翅膀的小灰雀。

“你做梦也没想到过吧?”茨瓦克曼挖苦他道,“等着吧,还有更好受的。”

他从空中变来了一只鸟笼,然后一把抓住小灰雀,把它关进笼子里。

“好吧,老伙计!现在你可以坐着好好考虑考虑,你应该怎么办。现在轮到你了,赛伯尔!”

赛伯尔在一旁颤抖着看完了霍琛布鲁茨被变成小灰雀的全过程。大魔法师此刻转身向他,他吓得魂不附体。毫无疑问,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也会来把他变成……

可是他估计错了。

“你会削马铃薯皮吗?”大魔法师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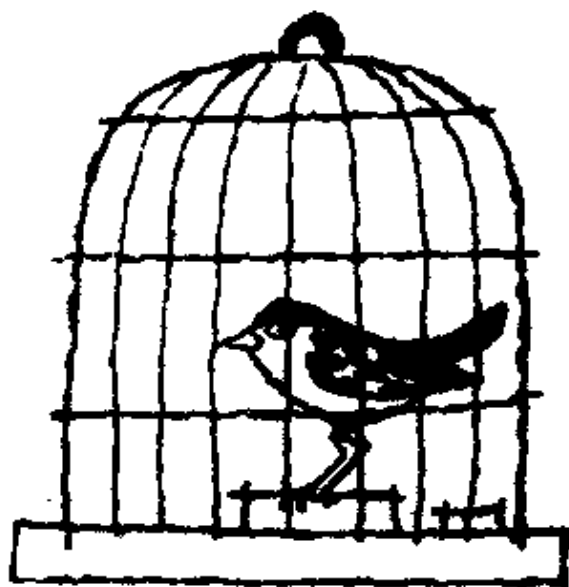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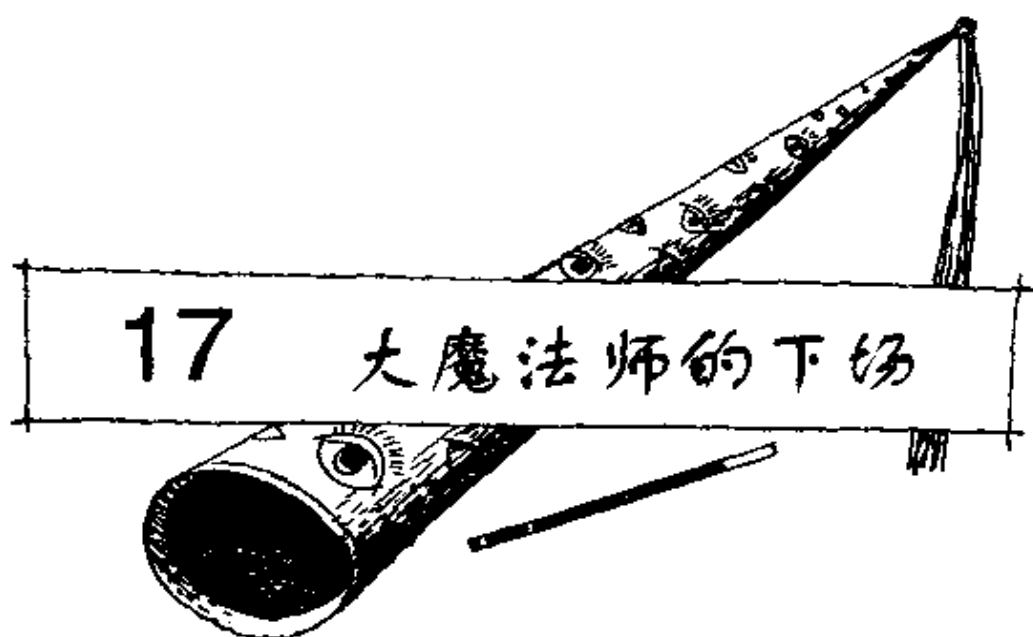
“会呀!”赛伯尔脱口而出,虽然他还不知道茨瓦克曼这个问题的用意。

“那好!现在你就到魔堡厨房里去!明天早晨当我回来的时候,我要吃油炸薯丝。另外,你把鸟笼也拎到厨房去挂着,你一边干活一边让霍琛布鲁茨给你鸣唱。削完十二桶马铃薯的皮,并把它们切成细丝以后,你才可以去睡觉,不许提前!”

“您呢?”

“我坐魔袍出去寻找卡斯佩尔!那小子决不会跑出我的掌心!我会找到他的!我是大名鼎鼎的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找到他,和他算总账!”





为了能在黑暗中更好地看清事物，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戴上了他的夜视眼镜。然后他匆匆地跑上魔塔平台，坐上他的魔袍，呼地一声飞向空中。他眯起眼睛四处瞭望，尽量地飞远，尽量地仔细搜索，可就是无法找到卡斯佩尔。

这当中月亮已经在高原上空升起。云杉树的老根间，仙女草闪烁出银光，卡斯佩尔已采下一束。此刻茨瓦克曼就无法看见他了，尽管那大魔法师的鼻子上架着夜视眼镜。

卡斯佩尔把拿着仙女草的右手插进裤子口袋里，便踏上了归途。有两三次，驾着魔袍的茨瓦克曼从他的头顶飞过。卡斯佩尔吓得缩下脖子弯下腰。不过，这一切是多余的，就算他不缩头弯腰，茨瓦克曼也不可能发现他。茨瓦克曼飞得够低的，有时卡斯佩尔都会感觉到他飞行的气流。



仙女草不但使卡斯佩尔成了隐身人，而且使他健步如飞。仙女草放在口袋里，他全身的疲劳一扫而光，晨曦初露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了魔堡。

魔堡的大门是紧锁着的。卡斯佩尔用仙女草碰了碰门，它就自动打开了。他顺利地进了堡门。就在这时，他听到空中传来一阵强烈的呼啸声，抬头一看，大魔法师茨瓦克曼这时正好降落在魔塔平台上。但愿他还没有产生怀疑。

可是凶恶的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偏偏留意到，刚刚那魔堡的大门打开了又关上了。

“啊呀！”他高叫道，“真是活见鬼了，那是怎么回事！有一个我看不见的人，竟然成功地进入了我的魔堡！这究竟是什么人呢？他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打了个响指，变来了他的魔杖。

“不管他是谁，”他怒气冲天地吼道，“我也要找到他，对他的胆大妄为严加惩罚，以炼狱烈火的名义发誓！”

茨瓦克曼三级台阶作一级，急速地从塔顶顺着转梯下到底层。与此同时卡斯佩尔已经快速地进入了地窖并沿着黑暗的过道向黑水潭跑去。这回他手里可没有风灯，但是他手擎着仙女草，也就用不着带灯了。借助仙女草，卡斯佩尔的眼睛像猫眼那样能在黑暗中看得清清楚楚。

第一道门——现在是第二道——这会儿第三道……

“我来啦！我采到仙女草啦！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做！”



“快把手伸给我，帮我上来！”

卡斯佩尔卧倒在地，把拿着仙女草的右手向黑水潭中的铃蟾伸去。

“不是这只手，是另一只！”铃蟾呱呱地说，“你先得把我从水中拉上去！”

外面，在地窖的入口处，响起了大魔法师茨瓦克曼愤怒的吼叫声。他已经发现通往地窖的大门洞开着，觉得这件事大有可疑。他大声叫骂和诅咒着沿着阶梯向下面奔来，要不了一会儿他就会出现在这里。

“动作再快点儿！”铃蟾叫道。

卡斯佩尔用左手拉住了铃蟾，把它拉到身边的地板上。此时茨瓦克曼越来越近，他暴跳如雷地咒骂着，震得拱型小屋隆隆作响。

“快！”铃蟾叫道，“快用仙女草碰我！”

卡斯佩尔依命行事。

与此同时凶恶的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已经冲进了第三道门，可是他突然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就连卡斯佩尔也吓了一跳。那倒不是因为他看到凶恶的大魔法师，而是因为整个地窖突然被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他被弄得眼花缭乱，不得不闭上眼睛。当他重新睁开眼睛时，猛然发现他的身边站着一个漂亮的姑娘。

她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她身上的一切，脸庞啦，纤手啦，头发啦，金色长裙啦，全都美得无法形容。





假如大魔法师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那么他离灭亡……



“哇!”卡斯佩尔心想,“我可不能长时间盯着她看,否则我的眼睛会瞎的。”

朝别的地方看吗?朝别的地方看也不可能。卡斯佩尔只能小心谨慎地用一只眼睛看,另一只把它闭上。

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像被天雷打了似的软软地靠在地窖墙壁上。他的脸像石灰一样苍白,膝盖似筛糠一样哆嗦,额头上汗如雨下。他想开口说什么,可就是张不开嘴。他是如此地惊慌失措,以至手中的魔杖都跌落到地上。

仙女阿玛丽丝用足尖轻轻一踢,跌落到地上的魔杖滴溜溜滚动起来,“啪嗒”一声,掉进了深不可测的黑水潭。

直到这时,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才如梦初醒。

“让你见鬼去吧!”他发出了一生中最后一次咒骂。

他猛地跳了过来,企图一把抓住魔杖。可是已经晚了!他的手扑了个空!他脚下绊了一下,踉踉跄跄地直撞过来。在仙女阿玛丽丝和卡斯佩尔拉住他之前,他已经跌下了深渊。一声临终的凄厉的哀号,一阵咕噜咕噜的水泡声,用来幽闭铃蟾的黑水潭最终吞没了凶恶的大魔法师茨瓦克曼。



赛伯尔削了半夜的马铃薯。他实在困得要命，可是他没敢打瞌睡。出于对大魔法师茨瓦克曼的害怕，他的眼皮不敢合上。直到最后一个马铃薯削完并全部切成薯丝以后，他才在厨房的凳子上坐下来，身子前倾，趴在桌子边上睡着了。

就是在睡梦中他还是在干活儿。他的面前马铃薯堆积如山，削呀削呀，总也削不完。那马铃薯堆成的小山不但没有变矮，反而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到后来大魔法师茨瓦克曼来到了厨房。当他看到可怜的赛伯尔还在削马铃薯，就开始破口大骂。吼叫声和暴跳声是那么可怕，直把赛伯尔从凳子上吓得跌坐到地上，并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坐在厨房地板上的赛伯尔揉揉眼睛，天亮了，已经是早晨了。这时他才搞清楚自己是在做梦。可是，茨瓦克曼的咒骂和暴跳声是真真切切的呀！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听！茨瓦克曼的吼声这时还在魔堡里回荡！

那笼子里的小灰雀也醒了，在那里飞上飞下，向着赛伯尔叽叽喳喳地叫个不休。

“闭上你的鸟嘴！”赛伯尔命令道。

他跑到厨房门边侧耳细听。大魔法师又在发什么邪火，值得这样惊天动地？

可是突然大魔法师悄无声息了，一段时间外面寂然无声，可以说一片死寂。接着重新响起了他的声音，这回特别暴怒，特别恐怖，可是这声音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他这是怎么啦？”赛伯尔想道。

他转动门把手，开了门来到过道里。见不到人，也听不到动静。

且住！那是什么？地窖的台阶上有光亮闪动，还有脚步声！有人正在朝上走。怎么回事？那不是大魔法师茨瓦克曼，那是——卡斯佩尔！

赛伯尔一声欢呼，张开双臂朝卡斯佩尔跑去。

“卡斯佩尔！”

他太兴奋了，恨不得把卡斯佩尔挤压成肉饼。

“赛伯尔！”卡斯佩尔喜出望外，“我以为你还在强盗洞里呢。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赛伯尔说道，“我削马铃薯来着。啊，卡斯佩尔，



“你知道我多开心!你说说……”

直到这时,赛伯尔才发现了仙女阿玛丽丝。她是在卡斯佩尔的身后从地窖的阶梯走上来的。赛伯尔见到她,惊讶得眼睛瞪得老大,嘴巴也合不拢。

“那个女郎是谁?”

“那个女郎是位仙女,”卡斯佩尔说道,“仙女阿玛丽丝。”

“多美妙的名字,简直和人一样美。”

“真的吗?”仙女阿玛丽丝微笑道,“那么你是谁呢?”

赛伯尔过于惊讶,还没有缓过劲儿来回答仙女的问题,这时卡斯佩尔说道:

“他嘛,他是我的朋友赛伯尔,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可是他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也不明白。他应该先说说这个事。喂,赛伯尔,快说吧!”

仙女阿玛丽丝在赛伯尔之前开了腔:

“过会儿让他到外面给你说。现在你们随我到野外空地上去。茨瓦克曼死了,他的魔堡也应该不复存在。我要把它……”

“把它怎样?”卡斯佩尔问。

“你们马上就会看到的。”

仙女阿玛丽丝上前来一手牵着卡斯佩尔,一手牵着赛伯尔,她要把这两位亲密的朋友带到外面去。可是赛伯尔挣开她的手:

“稍等一下,我去拿一样东西!”





他跑进厨房取来了鸟笼。

“怎么？”卡斯佩尔看到赛伯尔手中的鸟笼问道，“一只小小鸟？”

“没错，”赛伯尔微笑着，“一只小灰雀，可是它并不寻常噢。”

一对好朋友跟着仙女阿玛丽丝来到魔堡的大门外。仙女阿玛丽丝让他俩向后退，一直退到森林的边上，而她自己却留在原处。当她看到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到达安全地带以后，才转过身来面朝魔堡。只见她举起一只手，灰色的魔堡霎时间无声无息地瓦解了。昔日的大魔法师的城堡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掩埋了地底下的黑水潭。

仙女阿玛丽丝又让废墟四周长上一圈荆棘，然后才转过身，背对着废墟走了过来。她哪里是在走，简直是在飘。所飘之处，树木花草都对她鞠躬致意。

“我应该好好谢谢你，卡斯佩尔！”仙女阿玛丽丝说道，“你对我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说着，她从手指上褪下一只细巧的金戒指。

“拿上这个戒指，好生保管它，”她说道，“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魔戒。它可以满足你的三个愿望。不管是什么愿望，只要你对它说了，并转动一下戒指，你的愿望就会实现。把手伸过来吧，卡斯佩尔！”

卡斯佩尔让仙女把戒指戴在他的手指上，并向她致谢，可是阿玛丽丝却说，应该致谢的是她。

“我得回仙女国去了，”她继续说道，“再见了，两位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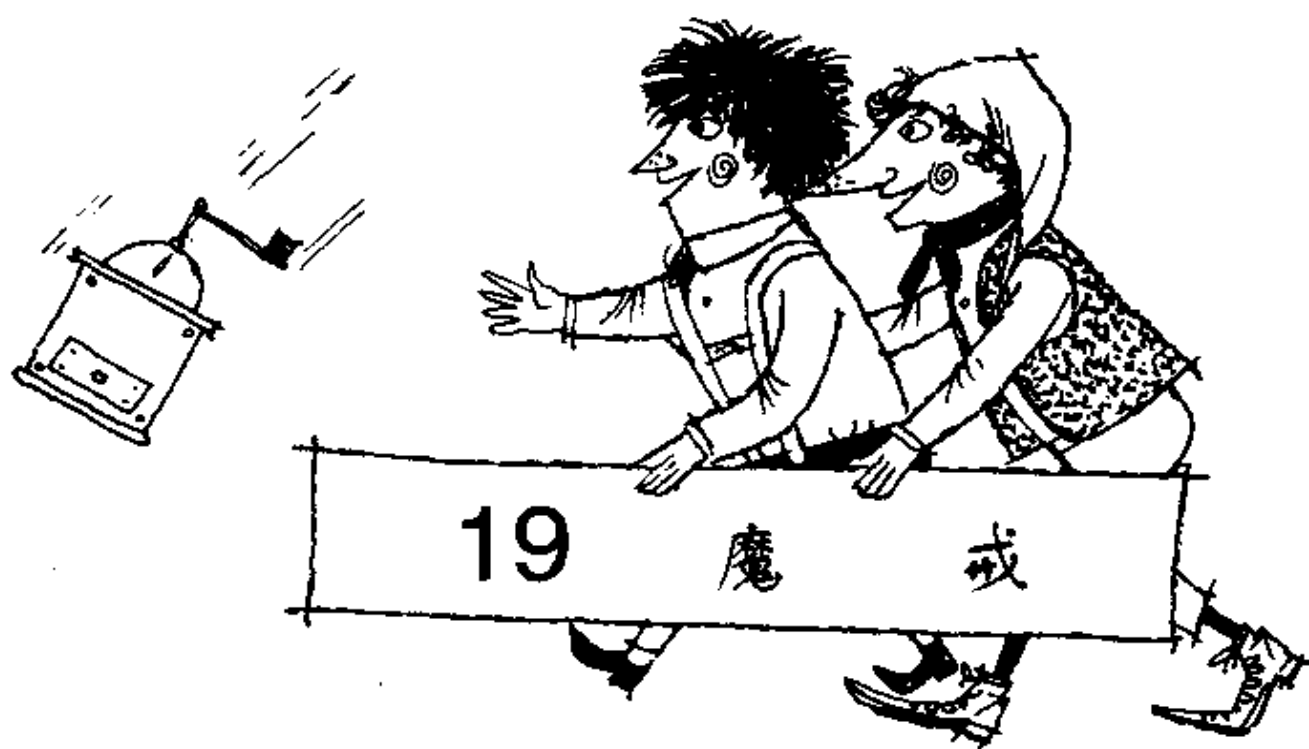


伙伴！祝你们生活幸福，回家  
一路平安！我衷心祝愿你们健  
康、幸运并充满勇气，现在、将  
来、直到永远！”

说完这些她就冉冉飘起

了。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挥手向她致意。阿玛丽丝飘行渐远，她的身影越来越淡，最终气化了，溶解了，彻底消失不见了。





目送仙女远去以后，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好一阵子才从惊奇中清醒过来。不过，一旦开始交谈，两人就同时开腔，很长时间互不相让。卡斯佩尔对赛伯尔，赛伯尔对卡斯佩尔，两人相互高声嚷嚷着讲述各自的经历，弄得谁也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卡斯佩尔恼火了，他一把捂住赛伯尔的嘴。

“住嘴，听着！”他喊道，“这样下去可不行！只能允许一个人先说！”

“那好！”赛伯尔说道，“咱们用数纽扣的方法来决定，同意不同意？”

于是两人各自数自己的上衣纽扣：“我——你——我……”

然而，巧的是两人的上衣都是五粒纽扣。数到第五粒时，赛伯尔大叫一声：“我，”不由分说就开始从头讲述。可



是卡斯佩尔数到第五粒时也是“我”，他也开始讲述，这样一来，两人又是同时抢着说。

还是赛伯尔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提议道：

“你知道吗？咱俩得换一个方法了。咱们用数数的方法来决定怎么样？这个方法准行！”

他满脸严肃地在食指上吐了三次口水，然后用食指轮流点着卡斯佩尔和自己的肚子，数道：

数一数二又数三，  
数四数五又数六，  
数四数五又数六，  
回头再数一、二、三！

那吐了三次口水的食指最终还是戳在卡斯佩尔的肚皮上，争执才算有了结果。

“现在你注意听着，赛伯尔！”

卡斯佩尔把他的冒险经历的前前后后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遍。

听得十分仔细的赛伯尔两耳绯红，浑身冒汗。紧张激动处他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当他听到大魔法师茨瓦克曼的悲惨下场时，双手举过头顶，使劲地拍了一下掌道：

“天哪，卡斯佩尔！”他高叫道，“我早知道一点就好了！”

“为什么呢？”卡斯佩尔问道。



“那我就用不着花整整半夜时间来给他削什么马铃薯皮了呗!”

终于轮到赛伯尔讲了。他向卡斯佩尔描述了自己在强盗洞里的可怕遭遇。当然也讲到大盗霍琛布鲁茨烧掉了尖顶帽的事。

“怎么?烧掉了我的漂亮帽子?”卡斯佩尔愤怒地叫道,“可恶的家伙走得太远了,这个恶棍,得把他送进牢房,让他尝尝铁窗风味!”

这会儿,赛伯尔感到是把喜讯告诉卡斯佩尔的时候了。

“放心吧,”赛伯尔不慌不忙地说,“他已经进了牢笼。”

“他?进了牢笼?”卡斯佩尔不解地问。

“瞧这笼子里的小灰雀,他就是大盗霍琛布鲁茨!卡斯佩尔,你感到惊奇吗?让我把这事的来龙去脉细细说给你听!”

赛伯尔继续他的讲述。当他讲完全过程以后,卡斯佩尔也出了一身大汗。

“真是太幸运了,什么事情都有了一个美满的结局!”卡斯佩尔兴奋地大叫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把这笼子连同小灰雀交给警官狄姆莫瑟尔——然后回家!”

赛伯尔洋洋得意地晃着鸟笼子,打算立即动身,然而卡斯佩尔却立在原地,一动也没动。

“我需要一顶尖顶帽。”他解释道。





这下子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跟仙女关系融洽，会给人带来多大的帮助



“可上哪儿去弄呢?”

“别忘记咱们还有一个魔戒。”

卡斯佩尔转动魔戒并说道:

“我想要一顶尖顶帽,要和旧的那顶一模一样!”

话音刚落,愿望就满足了——一顶尖顶帽戴在了卡斯佩尔的头上。它跟旧的那顶如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

“太伟大了!”赛伯尔说道,“假如我不是亲眼看到大盗霍琛布鲁茨把那顶旧帽子扔在炉子里烧掉了的话,我决不会相信,这是一顶新帽子!好啦,现在可以走了吧!”

“走吧!”卡斯佩尔说道。

他俩共同拎着鸟笼,大步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吹着欢乐的口哨,吹完一曲又换一曲。

“我实在太高兴了!”过了一阵子卡斯佩尔说道。

“我也是,”赛伯尔说,“奶奶也会和我们一样高兴。”

“奶奶?”卡斯佩尔突然停下了脚步,“哎呀,我的天哪,赛伯尔……”

“你怎么啦?怎么站住不走啦?”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们差点儿把顶顶要紧的事儿忘记了!”

“顶要紧的事儿?”

“可不是嘛!”卡斯佩尔说道,“奶奶的咖啡磨!”

“啊哟!”赛伯尔叫了一声,又用手扯了一下头发,“你说对了,卡斯佩尔,得把奶奶的咖啡磨找回来,任何其它东



西都不能代替!回转吧!咱俩回强盗洞去!”

“有了!”卡斯佩尔说道:“咱们有捷径可走!”

他又一次转动魔戒并说道:

“我想要回奶奶的咖啡磨!”

扑通一声,咖啡磨已经落到他脚旁的草地上。

“我的天哪!”赛伯尔叫道,“实在是太棒了!看看它有没有摔坏。”说着,他拣起咖啡磨,试着转动了手柄。

咖啡磨还是好好儿的。手柄一转,它就奏出“五月里万象新”的曲子来。不,还要奇妙,现在竟然是二重奏。

“听,二重奏!”赛伯尔惊奇万分地说道,“要是奶奶听到这,那才……不过这怎么回事呢?你能解释解释吗?”

卡斯佩尔也觉得这事十分稀奇。

“是不是仙女阿玛丽丝的仙术呢?”卡斯佩尔说道。

“没错,”赛伯尔肯定地说,“这是当然的!她想让我们开心,并给奶奶一个惊喜。卡斯佩尔,我们的第三个愿望是什么呢?”

“你还想不出来吗?”卡斯佩尔问道,“我已经有了主意!”



## 20 警官喜从天降

奶奶这几天忧心如焚。这么长时间了，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究竟跑哪儿去了呢？

光是昨天，奶奶就跑到警察分所去了三趟，与警官狄姆莫瑟尔进行了交谈。今天她又想到他那儿去碰碰运气，但愿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消息。

“警官先生，有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的消息了吗？”她问。

“遗憾，还没有。”警官狄姆莫瑟尔说道。他正坐在办公



桌后吃早餐呢。

“还没有呀？”奶奶边问边哭起来。

“没有，”警官重复道，“太遗憾了。我不能对您说假话。那两个小家伙的下落，我们到现在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

“真的什么也没有吗？”

警官耸了耸肩膀。

“惟一找到的与他俩有关的东西是一辆手推车，瞧，就在那边角落里。您认识它吗？”

“是的，”奶奶抽泣着，“那是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前天一大早把它推出去的。这手推车您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它两轮朝天，翻倒在森林边上的水沟里，是我们把它弄回来，由我们代为保管。”

“眼下怎么办呢？”奶奶着急道。

“是啊，怎么办呢？”警长嘟哝道。

他皱起眉头，陷入思索。忽然，他一巴掌拍在办公桌上，“嘭”的一声，震得早餐餐具一阵乱晃。

“奶奶！”警官大叫道，“我有主意了！知道怎么做吗？我们可以通过区公所的办事人员，发出通告寻找他们！”

“您认为这样管用？”

“有没有用得等着瞧，可以断定的是决不会有害。”

警官狄姆莫瑟尔把餐具推到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老大的公文纸，又把笔在墨水瓶里蘸了蘸，就开始写了起来。



# 通告

兹找寻卡斯佩尔及赛伯尔。

两人特征：

分别头戴大红尖帽和  
绿色宽边帽。

若有知情者，请速到本区  
警察分所报告有关线索。

报告人所有陈述，有关方面  
将予以保守秘密。



“唔，”写完以后警官满意地瞧了瞧，“现在只缺一个署名了。”

摇头晃脑地欣赏了一番，他正要在下面签上自己的大名。这时，门“嘭”的一声被撞开了，警官笔尖的一大滴墨水落到了通告上。他恼怒地抬头一看，是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冲了进来！

“啊呀！”奶奶大叫了起来。这回她又差一点昏倒，不过是由于高兴。

“你们好哇！”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说道，“是我们回来了！”

奶奶把他俩一把搂在怀里，又是笑又是哭。

“你们终于回来了！我为你俩担心得要命噢。真的是你们吗？我简直不能相信。警官先生，您不觉得惊奇吗？”

警官狄姆莫瑟尔从办公桌子后面站起身来，一脸公事公办的严肃样子。

“我得说，我受够了！我白白写满了一大张公文纸。你俩不能早一点回来吗？”

“遗憾的是不能，警官先生。”卡斯佩尔说道，“不过我俩给您带来了一样东西，您会为之高兴的！”

“是吗？”警官狄姆莫瑟尔问道。

“没错！”卡斯佩尔回答，“是大盗霍琛布鲁茨！”

“我的天！”警官惊奇地喊道，“大盗贼？他在哪儿？”

“在这儿！”卡斯佩尔说。

他走到办公桌子跟前，把鸟笼朝上面一放。



警官狄姆莫瑟尔一看，不由得勃然大怒。

“什么？”他喊道，“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以为这样做我会开心吗？我可是官员！你爱跟谁恶作剧就去好了，就是别拿我开涮！谁跟我寻开心，我就送他去坐牢！”

“冷静，冷静，警官先生！”卡斯佩尔一面说一面转动魔戒。

“但愿鸟笼里的小灰雀重新变成大盗霍琛布鲁茨！”

眨眼间这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愿望就实现了——鸟笼中小灰雀栖身的地方如今站着大盗霍琛布鲁茨。他就这么站在警官狄姆莫瑟尔的办公桌上，身穿睡衣，脚套短袜，肩以上的脑袋脖子，全套在鸟笼里。

“喂！你！”警官狄姆莫瑟尔骂道，“还不快从我的办公桌上下来！你爬到桌子上去干吗？你从哪里冒出来的？你究竟是什么人？”

“警官先生，警官先生，”卡斯佩尔说道，“这不就是大盗霍琛布鲁茨吗？您不是一直想把他逮到手吗？”

警官狄姆莫瑟尔愈发摸不着头脑。

“这就是大盗贼？大盗霍琛布鲁茨？”他叫道，“简直是胡闹，世上哪有穿短袜子乱跑的强盗？”

“不！”奶奶说道，“我认出他来了！千真万确就是他，你得把他——”

就在这时，大盗霍琛布鲁茨一声狂野的大喝打断了她：“让开！别挡道！”

紧接着他从办公桌上跳了下来，从警官狄姆莫瑟尔身

旁跑过，直扑窗户。他的脑袋撞破了玻璃，伸出窗外寻找逃  
路。赛伯尔赶紧上前拖住他的两条腿。卡斯佩尔手疾眼快，  
“呼啦”一声放下了铁百叶窗。“咔嚓”一声，大盗霍琛布鲁  
茨被夹住了。



他就像一条落到旱地上的鱼一样拼命挣扎。

“赛伯尔，你小心看着，别让他挣脱了！”卡斯佩尔叫道。他和警官狄姆莫瑟尔一起，急急跑到窗前的庭园中。

霍琛布鲁茨的脑袋和上半身悬在窗外，他两手乱舞，就像个初学游泳的人一样。





“救命！我喘不过气来了！我坚持不住了！”他痛苦地叫喊道，“我还得在这里悬多久？”

“这取决于你自己！”卡斯佩尔说道，“只要你乖乖地不乱动，一切马上结束！”

“那好吧。”霍琛布鲁茨呼噜呼噜地说道，他知道已经挣脱无望了。

他老老实实在地让警官狄姆莫瑟尔用绳子把双手捆在背后，一声也没吭。卡斯佩尔和警官一道，把他从窗户里拖了出来，这个强盗就像一袋沉重的马铃薯一般，“嘭”的一声砸在前园的地上。

“好了！”警官狄姆莫瑟尔满意地说，“终于逮着你了。给我乖乖地走，老老实实去蹲监牢吧！”

霍琛布鲁茨费了好大力气才从地上站起来。

“您能帮我把头上的鸟笼摘掉吗？”他问道。

“不成。”警官狄姆莫瑟尔说道，“让它留着吧！”

他“刷”的一声拔出了明晃晃的警官大马刀。在他押走大盗贼之前，并没有忘记以极快的速度向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致谢。

“我会安排好一切的，”警官狄姆莫瑟尔说道，“明天到我们的市长先生那儿去领奖赏。领完奖回来把经过告诉我，自然这也是要记上公事簿的。懂了吗？那好吧，再见吧！”

警官狄姆莫瑟尔牵着被捕的大盗贼在全城转了三圈，人们纷纷从家里跑到街上，惊奇地看着这一幕。大家都松





了口气,大盗贼终于落入法网了。

“会把这家伙怎么处置?”人们问道。

“暂时先把他送到消防队去关起来。”

“然后呢?”

“送他上法庭受审。”





21

咖啡加蛋糕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坐在奶奶整洁漂亮的客厅里，兴奋得满脸放光。多美呀，终于又回到家里了！上一次坐在这里离现在只隔三天，这感觉竟全然不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奶奶也是神采奕奕。她手脚麻利地铺好咖啡桌，然后跑到食品储藏室端来了一大铁盒子的李子蛋糕，又把一大盆搅奶油放到桌上。

“奶奶！”卡斯佩尔故作惊讶地问道，“今天是星期天吗？”

“那是当然了！”奶奶说道，“我们家的星期天，对于其他人家嘛，今天是星期三。”

她走到镜子跟前，正了正头上的小帽子，然后匆匆忙忙朝门口走去。

“您要出门？”卡斯佩尔问道。



“嗯。我到对门的迈耶尔太太家去借个咖啡磨来，没有咖啡磨可不成……”

“是啊，”卡斯佩尔边说边笑，“没有咖啡磨当然不成——喏，奶奶请看！”

他一下子从外套里掏出咖啡磨，把它放到咖啡桌上。他心里可紧张了，不知道奶奶将会说什么。





一开始奶奶什么也没说。她只是把咖啡磨拿在手里并转动手柄，那咖啡磨奏出了“五月里万象新”的曲子，而且是二重奏！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此时保持绝对安静。

“噢！”奶奶终于开口了，“多美呀！你们俩知道我这会儿的感觉吗？”

“什么感觉，你说说。”

“就像是过生日一样！又有些像过圣诞节。唉，不说了，赶快磨咖啡吧！”

奶奶煮出来有生以来最浓最香的咖啡。咖啡壶摆上桌，每个人的杯子里都倒满咖啡以后，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开始讲述这几天的奇遇了。

“可怕，真可怕呀，”奶奶听到紧张处，不断地摇摇头，“可怕，真可怕呀！”

这当中奶奶不时地啜啜杯中的咖啡。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呢，当然是大吃特吃李子蛋糕搅奶油了。直吃到肚子发胀为止。他们可感到幸福了，跟世界上任何人比都不逊色，给他们康斯坦丁奥伯尔大皇帝做，他们也不干。







# 大盜賊・卷二







这一天中午，卡斯佩尔的奶奶正在厨房的灶台前煎香肠。煎香肠的平底锅旁放着一大沙锅的煮酸菜。酸菜锅“噗噜噗噜”热气腾腾，煎香肠“噉拉噉拉”香气扑鼻，屋子里充满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好闻的气味。了解这个家庭的人都清楚，今天是星期四。按规矩，每星期四卡斯佩尔的奶奶总是要煎香肠和煮酸菜的。

煎香肠和煮酸菜，这可是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最爱吃的菜肴了。若按照他们的心愿，一星期最好有七个星期四，不，顶好有十四个星期四。因此，每星期四中午，他俩都特别准时回来吃饭。

所以奶奶今天感到特别奇怪，他俩怎么今天迟迟不回来呢？

“他们上哪儿逛去了？”她想道，“现在已经是十二点过三分了，会不会遇上什么事了？”



奶奶把平底锅和沙锅从火孔上移开，并把沙锅盖子打开一些，让蒸气放掉一部分。眨眼间她就被沙锅里跑出的蒸气团团包围住了。她的夹鼻眼镜蒙上了重重水气，一下子竟什么也看不到了。

“真是晦气！”她自言自语道，“戴眼镜本是想看得更清楚些，这下糟糕。”

她把夹鼻眼镜从鼻子上摘下来，打算用围裙下摆来擦擦它。就在这时，她听到园子里传来一阵匆忙而沉重的脚步声，听声音就知道这不是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接着，门被“咚”地一声撞开了，有人迈着大步闯进了厨房。

“哎呀呀，”卡斯佩尔的奶奶说道，“不要这么鲁莽嘛，警长先生！怎么连门也不敲一下就往里冲呢？”

没有眼镜，奶奶的眼前如云遮雾罩，什么也看不清。不过有一点她还可以稍加辨认。这个闯进厨房的人穿着镶有银扣子的蓝制服，戴着红领章和头盔，佩着大马刀——这不是警长阿洛伊斯·狄姆莫瑟尔又是谁呢？在这个小镇上，他可是惟一穿银纽扣蓝制服、戴红领章的人。

“这儿的气味真他妈诱人！”戴红领章的人说道。

奶奶一听这声音倒觉得有些耳熟。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不是警长狄姆莫瑟尔的声音。“这倒底是谁呢？”奶奶诧异地思索着，竟然完全忘记了擦擦眼镜并把它重新戴上。

穿着镶有银扣子的蓝制服的先生大步朝灶台走过来，发现了煎香肠的平底锅。



“哇！油煎香肠熬酸菜！”那人馋涎欲滴地说，“整整十四天了，天天清水加面包，总算熬出来了，现在有——油煎香肠熬酸菜！”

然后他猛地转过身子对着奶奶，举起马刀恶狠狠地威胁道：

“快！把煎香肠和熬酸菜给我端到桌上来！我饿了，吃完了还有急事！”

奶奶听了极其恼火。

“您说什么，警长先生，您是不是在开玩笑？”







来人用极其粗暴的声音打断奶奶道：“别装模作样了，奶奶！您真的不知道是谁站在你面前吗？把你的夹鼻眼镜戴上瞧瞧，不过动作要快点！”

“好好，这就戴。”奶奶擦擦眼镜并把它戴上。这下子她的脸“刷”地一下变得比新洗的床单还要白。“唉呀我的老天爷，原来是您！十四天来，您不是被关在消防队里的吗？”

“那早已成为过去了，奶奶！”

“您是怎么弄到这身制服和马刀的？让警长狄姆莫瑟尔知道了，那您……”

戴警察头盔的人“呵呵”地笑了，说道：

“他嘛，早就知道了。别扯了，快把煎香肠和熬酸菜给我端上来。您是不是应该进一步见识见识我大盗霍琛布鲁茨的厉害？！”

卡斯佩尔的奶奶朝厨房的挂钟瞥了一眼，现在是十二点过八分。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这会儿在哪里呢？她从餐具柜里拿出一个碟子，夹一根香肠并盛了一羹匙酸菜。

“一根香肠？”大盗贼“砰”地一拳擂在餐桌上，“您是不是脑瓜子出毛病了？把所有的煎香肠统统拿来，还有沙锅里的全部酸菜！懂吗？”

奶奶还能做什么呢？她只好把所有的煎香肠盛到盘子里，再把沙锅放在盘子旁。

“这还像个样子！”霍琛布鲁茨叫道，“奶奶，您得坐到我旁边来，这样您就没法玩什么花样了。开吃了！祝我胃口好！”





奶奶只得坐在餐桌旁的椅子上，眼睁睁地看着大盗贼吞吃她做的煎香肠。香肠一共有九根，这和往常星期四一模一样。霍琛布鲁茨大咬大嚼，吧嗒吧嗒，嚼得津津有味。酸菜直接从锅里捞来吃，汁水淋漓，弄得桌布满是斑迹，他也满不在乎。



“嗯，味道不错，”他把香肠、酸菜吃个精光以后，哼哼着说，“这一顿真他妈吃得痛快。奶奶，现在您给我好好听着，瞧那钟，现在是十二点过一刻。您老老实实坐在这儿，不许作声，绝对安静！到十二点二十五分，你才可以喊救命——一分钟也不许提前，听懂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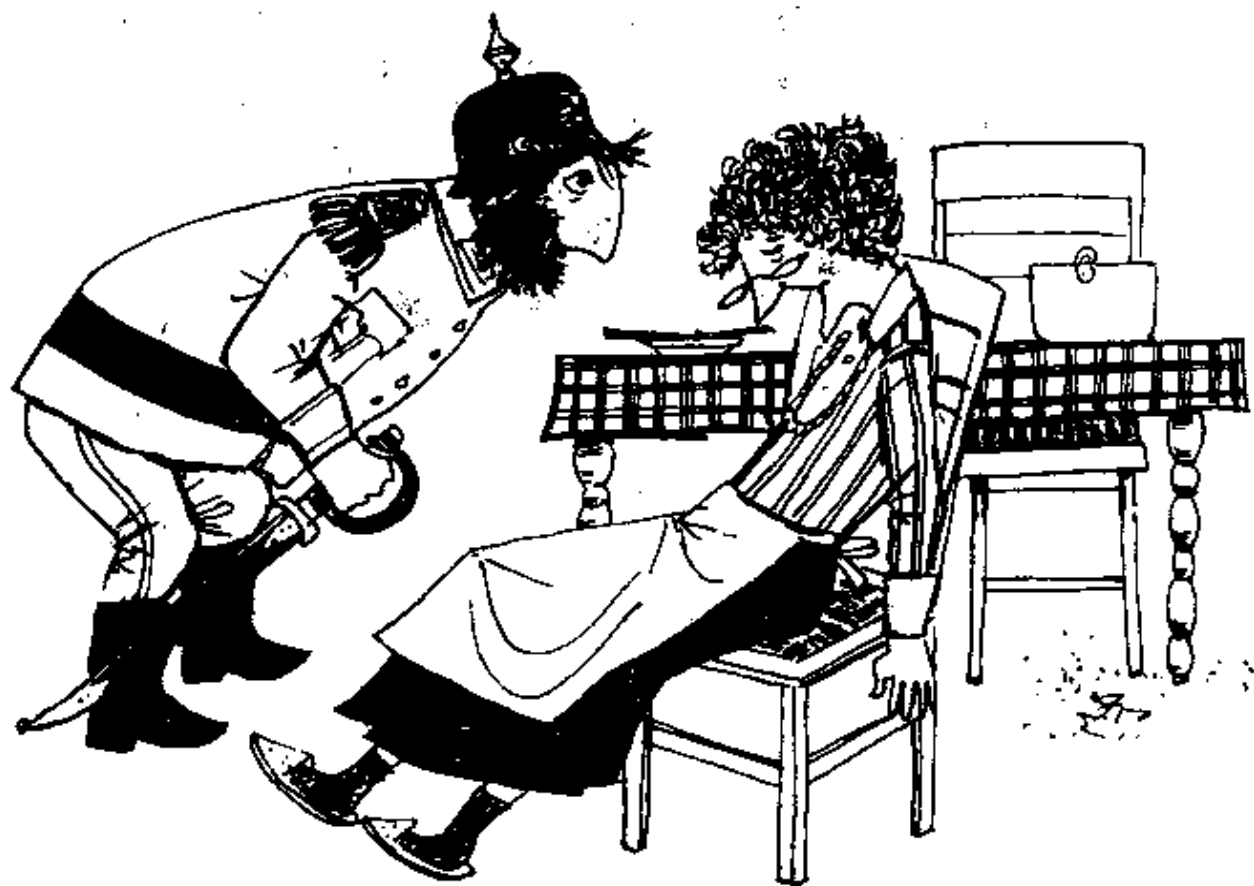
奶奶没有应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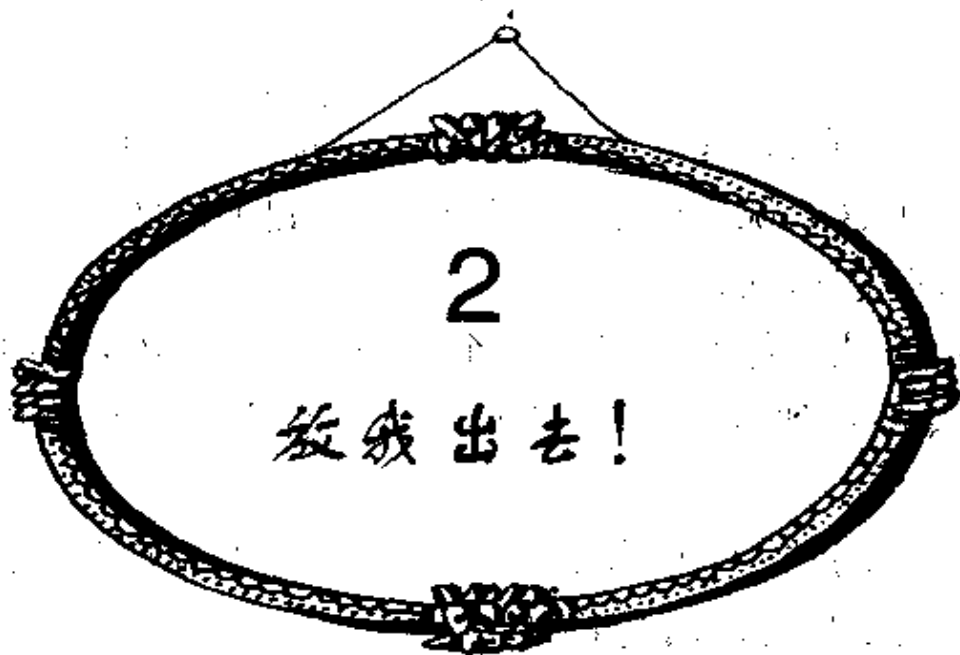
“喂！您！”大盗霍琛布鲁茨吼道，“您听见了没有？为什么不开口？”

奶奶无法开口。

她坐在椅子上不动也不动。

就在霍琛布鲁茨吞下最后一截香肠的时候，奶奶由于气恼和惊恐晕了过去。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在河边钓鱼来着。他俩运气不佳，除了钓上一只旧搅蛋器和一个空醋瓶，什么也没钓着。搅蛋器还扔回了河里，醋瓶却留着。“兴许我们以后做邮瓶传信时，用得着这个瓶子呢。”卡斯佩尔这样说道。

回家的路上，倘若不是遇上一件蹊跷古怪的事，他们本来会像每星期四那样，准时坐到家中餐桌旁的。

当他们经过镇中心广场时，听到从消防队里传来模模糊糊的呼救声。

“你瞧，”卡斯佩尔说道，“霍琛布鲁茨今天心情特别糟，听，他在吵闹叫骂呢。”

“他不是的叫骂，”赛伯尔说道，“他是在呼救呢。也许他牙疼或是肚子痛吧。”

自从奶奶的咖啡磨事件发生以后，一提起大盗贼霍琛布鲁茨，卡斯佩尔就气不打一处来。



“肚子痛，牙疼才好，最好每个脚趾上再生两个鸡眼！”

话虽这么说，他还是和赛伯尔一起朝消防队跑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消防队的停车房只有一个小窗户，自然还是装上围栅的。只要站到这个小窗户下，还是能听清里面在喊什么的。

“救救我！”停车房里有叫声传出，“救命！有人把我锁在里头了！开门，放我出去！”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一听，不由哈哈大笑。

“这是您罪有应得！”他俩叫道，“终于把您逮进去了，我们开心着呢，霍琛布鲁茨先生！”

十四天前，他俩帮助警方抓住了大盗贼霍琛布鲁茨，为此他俩得到了市长先生的奖赏 555 马克 55 芬尼。警官狄姆莫瑟尔也因此提升为警长。

“放我出来！”那声音气急败坏，“我不是大盗霍琛布鲁茨！”

“是啊！”卡斯佩尔打断他道，“我们知道，您不是强盗，您是陪着七个小矮人的小红帽！”

“别胡闹！见鬼，我是警长狄姆莫瑟尔！”

“住嘴！不要瞎叫唤了！警察马上就要来了！”

“胡说！我就是警察！难道你们听不出我的声音吗？快把我从这里放出去！我可是官员！”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对这呼救声一个字也不相信，对他俩来说事情是明摆着的，霍琛布鲁茨在耍阴谋诡计，想引



他们上当,绝不能让他得逞。

“假如您真是狄姆莫瑟尔先生,”卡斯佩尔说道,“那您就站到窗子跟前来,让我们好好看看您。”

“这办不到!我被捆着,躺在地上。你们俩如果不立即把我放出去,你们会为此而受惩罚!你们懂吗?会为此而受惩罚!惩——罚!!”

就像往常一样,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总是心领神会。用不着再商量,赛伯尔马上背靠着停车房的墙站着,卡斯佩尔站到他的肩膀上,从窗户的围栅朝里看。

“站出来吧!”他喊道,“您藏在哪儿呀?”

“我躺在这下面呢!在消防车后面!能看见我吗?”

“看不见!”卡斯佩尔说道,“除非消防车是玻璃做的,那还差不多。您可别打错了主意,以为胡编乱造能让人受骗?”

“这不是编造的谎言!这是纯粹的、正式的、经过警方证实的事实!我求求你相信我,把我从这里放出去!到底我应该怎么做,你们才肯相信我呢?”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本想多听一会儿。响当当的大盗贼霍琛布鲁茨沦落到向他俩乞求的份上,这实在让他俩兴奋不已。

就在这会儿市政厅钟塔上的大钟敲响了十二点过一刻。他们突然想起,今天是星期四。

“想嘛您就继续嘛吧!”卡斯佩尔朝窗户里叫道,“我的朋友赛伯尔和我得回家吃午饭去了。真遗憾,警长霍琛布



鲁茨先生！您会不会认为，为了您的缘故我们会让香肠煎得开了花呢？”







一开始，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以为奶奶为他俩这么迟回家动了大气。瞧她坐在厨房餐桌的后面一声不响，似乎在用不理不睬来惩罚两个小家伙。

“奶奶！”卡斯佩尔说道，“别生我们的气了，好吗？这么迟回来可不是我们的错。”

这时候卡斯佩尔才发现奶奶不对劲儿。

“噢，我的天，我看她又晕过去了！”

赛伯尔指指空空的煎香肠平底锅和熬酸菜砂锅。

“兴许因为我们没有准时回来吃饭，奶奶生气了，气狠了，就一个人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结果就吃坏了身体。”

“有可能，”卡斯佩尔说道，“九根煎香肠外加一大砂锅的熬酸菜，她一个人吃是多了点儿。”

他俩一起动手，把奶奶抬上沙发，先是用烧酒擦她的



额头和太阳穴，接着又切开一个生洋葱头，把它放到奶奶的鼻子下面。这样一来奶奶必定打喷嚏。果然奶奶打了一个大喷嚏，然后坐起身来东看看西看看，就好像是一个忘记了自己的姓名的人一样。一会儿她的目光落在煎香肠的平底锅和酸菜砂锅上，她的记忆猛地一下恢复了。

“你们想像得出，咱们家出了什么事吗？”



她急匆匆地讲述了霍琛布鲁茨光临的险事。

“真是耸人听闻！真是不可思议！”她叫道，“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个城市里连人身安全和香肠的安全都保不住了！我真不知道，这儿的警察有什么用！”

奶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软软地坐在沙发上。看上去她马上又会晕过去。她有气无力地跟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说，该马上跑到警长狄姆莫瑟尔那里去报案。

“据我所知，”她长出一口气说道，“警长这时候正在警察分所的值班室里，趴在桌上睡午觉呢。”

“今天不见得。”卡斯佩尔说。

虽然他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星期四早餐他俩只吃个半饱，为的是空着肚子迎接中午的煎香肠和熬酸菜），他还是在好朋友赛伯尔的肋骨上捅了一下，叫道：

“还不快到消防队停车房去！”

他俩不再照管奶奶，而是转身朝门外冲去。

“你们，你们干什么去呀？”

奶奶惊异地望着他俩的背影。

她还是成功地克制住了又要发生的晕眩，扶着沙发走到桌子跟前，又摸着桌子走到食品柜旁。为了恢复一下体力，她喝下了两小杯蜂皇浆，又使劲地晃动了三下身体，这才匆匆地出门，追赶卡斯佩尔和赛伯尔。



消防队的停车房有两把钥匙。一把由警长狄姆莫瑟尔亲自保管，另一把在志愿消防队队长吕贝萨门先生手中。这位吕贝萨门先生的主要职业是一家生产芥末的小厂厂长。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向吕贝萨门先生说，是警长狄姆莫瑟尔派他俩来的，有急事要用钥匙……吕贝萨门先生也没多想，就把停车房钥匙给了他俩，并说：

“拿去吧，顺便替我向警长先生致以亲切的问候！”

钥匙一到手，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便以最快最快的速度向消防队奔去。一到那里，发现奶奶已经在等着他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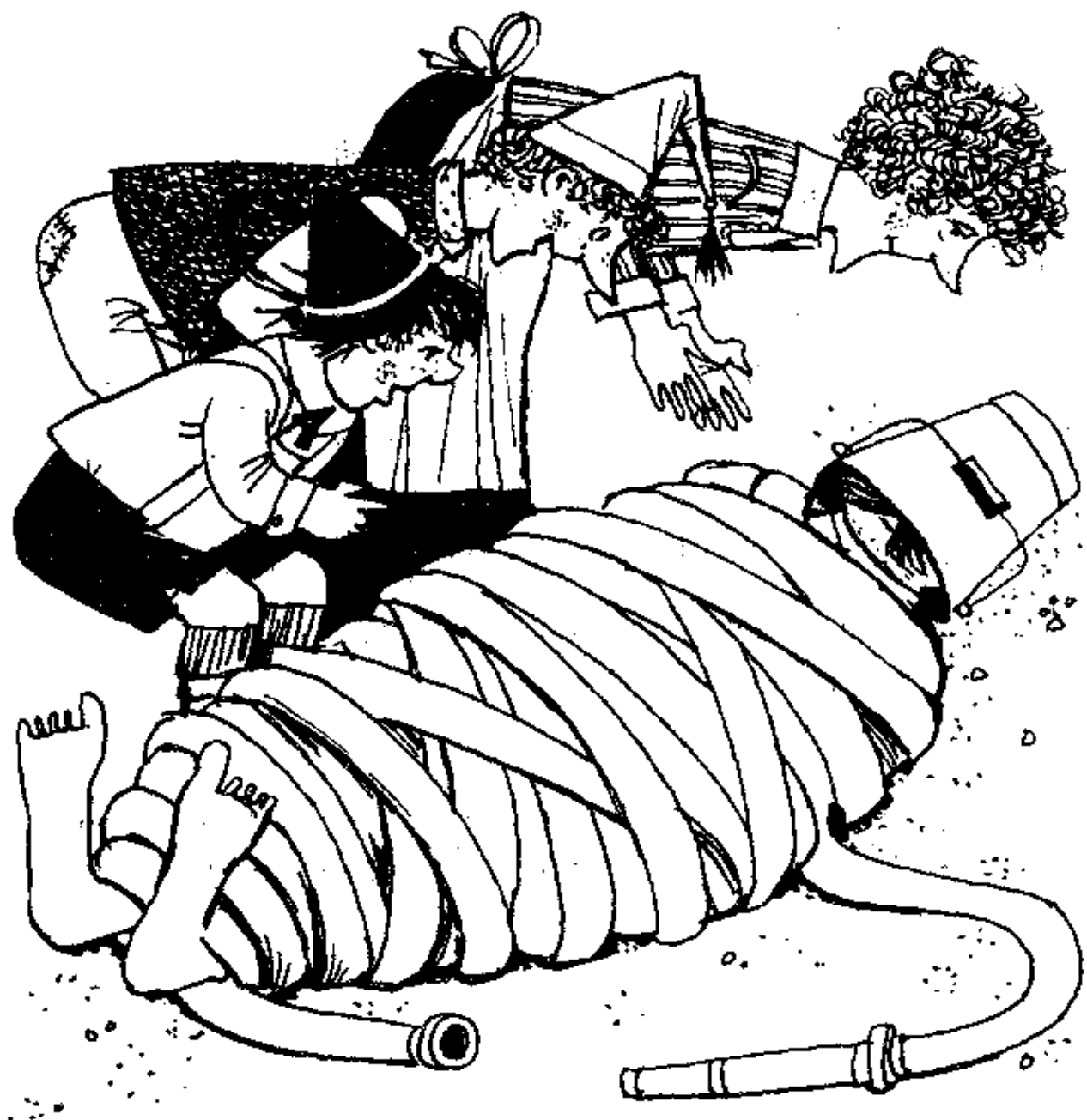
“看在老天的面上，快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马上就会看到的，奶奶！”

卡斯佩尔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了停车房的大门。

警长阿洛伊斯·狄姆莫瑟尔躺在停车房最里面的角

落里，在墙壁和消防车之间。他从脚踝到肩膀被水龙带缠着。一头露出一双精赤的光脚，另一头只露出颈子和脑袋，而脑袋上却牢牢地套着一个空的消防水桶。难怪狄姆莫瑟尔先生呼救时那么含糊不清，以至于卡斯佩尔和赛伯尔都辨认不出来哩。





“过来帮帮忙!”卡斯佩尔叫道,“我们得把水龙带松开!”

他们抓住水龙带的一端,使劲儿扯呀扯呀。

这样一来,警长狄姆莫瑟尔就像纱锭绕着轴心转一样打起转转来了,拉得越起劲,他转动得越快。

“慢一点,慢一点,”警长叫道,“我的脑袋晕得不行,人可不是陀螺啊!”

好一阵子才把水龙带全部松开。可怜的警长狄姆莫瑟尔原形显露——他只穿着一件贴身衬衣和一条短裤。其他所有的衣服都被霍琛布鲁茨剥光拿跑了,就连短袜都没有留下。

“为什么你们让我的头这么长时间套在桶子里呢?”

噢,对了!还有消防水桶!大伙儿竟把它给忘了。卡斯佩尔费了好大劲才把警长的头从水桶中解放出来,这样,警长才得以连续几次做了深呼吸。

“终于解脱了!这该死的东西差点没把我憋死!”他又从上到下把自己打量了一番,然后咬牙切齿地说,“这条恶棍!连我的裤子都打劫——求求您,奶奶,请您朝别处看!”

奶奶拿下了夹鼻眼镜。

“这样比往别处看来得好,”奶奶说道,“不过警长先生,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会儿您可以详细说一说!”

狄姆莫瑟尔披上卡斯佩尔的外套,然后一屁股坐在消防车的踏脚板上。







“霍琛布鲁茨那个流氓对我耍了诡计，把我骗了进来，”警长嘟囔道，“那是中午十一时半刚过的时候，和往常一样，我正在中心广场值勤，维护纪律和秩序。突然从消防队这边传来响亮的呼救声。“救救我吧！警长先生，我肚子痛死了，我得了盲肠炎啦！快送我去医院啊！快来呀！快来救命哪！”我一听赶紧往这里跑。好家伙，盲肠炎，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弄不好会出人命的。我赶紧把门打开，想也没想就往里跑，谁知脑袋上突然莫名其妙地挨了一击，有一阵子我失去了知觉。”

“可怕呀，”奶奶叫道，“真叫人毛骨悚然！依我说，当今这个世道呀，就是生了重病的强盗也得防备着哇。”

“他哪里有什么病！”狄姆莫瑟尔咬牙切齿地说道，“说什么盲肠炎，完全是用来骗我的鬼话，目的是来偷袭我的脑袋。您知道吗？那家伙是拿灭火棍打的，这个天杀的！等我醒来之后，他亲口告诉我的！”

“可不是嘛！”奶奶嚷道，“这个家伙真正是无耻之尤！得以最快最好的办法把他重新抓起来，让他接受正义的审判和制裁！您说对吗？”

“一点没错！”

说这话的时候警长从消防车的踏脚板上跳起来，挥舞着拳头吼叫道：

“我要让这个流氓尝尝我的厉害！对天起誓，就算他躲到月亮背后去，我也要把他……”

说到这里警长便向门外冲去，他要去抓大盗霍琛布鲁



茨。赛伯尔手疾眼快，一下子抓住了他的衬衣下摆。“别，别！警长先生！”赛伯尔叫道，“别忘记您连长裤都没穿哩！”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向警长先生建议，是不是从他家里再拿一套制服来。遗憾这行不通，因为警长的另一套制服昨天早晨送到洗衣店去洗了。洗衣店的人对他说，要到下星期三才能取到衣服，而且这还算早的，有可能到星期四或是星期五才能取回。

“那好吧！”卡斯佩尔说道，“也不见得非穿制服不可，您肯定有其他衣服吧？”

“就是没有啰！”警长先生叹了一口气，对他们坦言道，他的衣柜里什么外衣都没有，也从来不曾有过什么另外的长裤。“你们是知道的，”警长说道，“我一直在值勤，值勤嘛就得穿制服。”

这时候有一条好主意就十分重要了。

“您看这样行吗？”卡斯佩尔沉吟了一阵子之后说，“我们先把您带回我们家，您会得到很好的照顾的。然后我们



再想其他办法。奶奶您不反对吧？”

奶奶反正什么都同意。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跑到街角卖蔬菜的妇女那里借来了一辆手推车和一个装腌黄瓜的空桶。不过，要劝说警长先生爬进空桶运他回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难道我是酸黄瓜？让我钻这个空桶！”他骂道，“身为官员藏在这个桶里岂不是太丢人了？”

不过最终他还是进了桶。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好想呢？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一起把黄瓜桶的木盖子盖上，两人在前拉着手推车的把手就想起步。

“等一等！”奶奶叫道，“你们别急嘛！我得先把停车房的大门锁好！霍琛布鲁茨做了坏事还不会罢手的。要是我们不注意，他会把消防车也偷跑的。”

“可是他还有一把钥匙呢，奶奶！从狄姆莫瑟尔先生那里搜去的那把钥匙还在他身上，有了钥匙他随时可以进停车房的！”

“话虽这么说，可事情总得有个规矩，总不能由着他来吧。”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等着奶奶锁好了停车房的大门，然后拉着手推车儿上了路。奶奶跑在车后帮着推车。路上碰见的人都会想，这三个人肯定是在菜市场买了一大桶腌黄瓜，正把它拖回家呢。不过，倘若有人走近木桶，一定会听到酸黄瓜桶里有人含混不清地，持续不停地咒骂着什么。

“该死的，这里面什么气味儿？看来我一生都洗不掉腌





黄瓜的酸臭味了！这个桶这么小，挤死人了！晃来晃去，弄得我遍体鳞伤！啊哟，我的鼻子哟！噢，我的左肩哟！你们真的以为我是橡皮骨头海绵脑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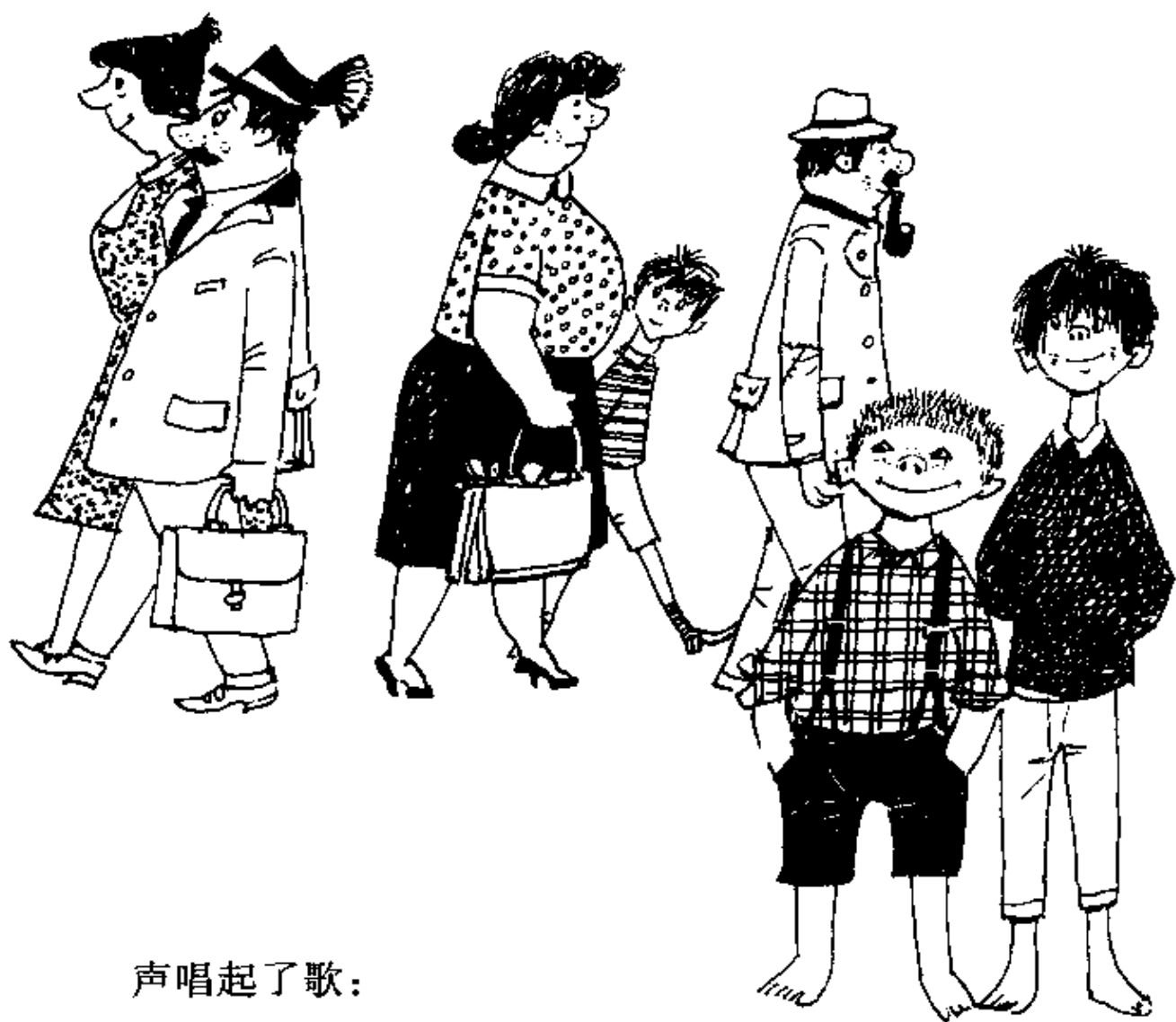
拉车的时间越长，黄瓜桶里的警长狄姆莫瑟尔就越不舒服；越是不舒服，他咒骂的声音就越响。

好几次奶奶都想劝他住嘴。

“安静，安静！警长先生！请您别作声，让过路人听见，他们会怎么想？”

当奶奶的劝说不起作用的时候，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大





声唱起了歌：

嗨哟嗨，嗨哟嗨——  
肉汤里头丸子滚，  
早晚香喷喷。  
你若想要坐马车，  
黄油不能省。  
嗨哟嗨，嗨哟嗨……

奶奶也放开嗓门加入进来。虽然费点劲儿，不过总算把狄姆莫瑟尔先生的咒骂声盖下去了。



奶奶住宅的顶层有一个小房间。房间的墙壁是坡形倾斜的。房里放了一张床。警长狄姆莫瑟尔就被安顿在这里。

“想来点缬草茶吗？警长先生！”奶奶问道，“这种茶能够镇静神经，对您会有好处的，特别是您吃过苦头之后……”

“说实在的”，警长说道，“我这会儿最想吃东西。您听我这肚子，咕噜咕噜叫个不停。”

“我们也是，我们也是！”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跟着说道。

奶奶跑到厨房去，弄来一堆奶油面包。警长先生，还有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立刻把它们吃得精光。奶奶在一旁弄明白了。对她来说，只要激动过一阵子，胃就会受影响，然后几个小时就一点东西都咽不下去。

奶奶把一小壶缬草茶放在狄姆莫瑟尔先生的床头，然



后对他说，她现在得进城去一趟，因为她有些私事要办。“再说，我想到洗衣店去一下，催催他们快点洗好您的衣服。”

“噢，对对对！”狄姆莫瑟尔先生叫道，“这是特殊情况，他们应该加班洗好制服。不过，还有些事情您能不能……”

“什么事呢？”

“请您到我的住处去帮我拿一双鞋子，还有袜子。还有我的一顶备用的头盔，以及一把用于检阅仪仗的，只有星期天才舍得佩带的马刀。我的房东冯特米切尔太太会把这些东西交给您的。还有一件不能忘记的事情！在我院子的自行车支架上，靠着一辆蓝漆的，轮辋为红色的自行车，不知道您能不能也把它给我带来？这是我的警用公务车。只要我一穿上从洗衣店取回的制服，再骑上我的自行车，瞧，用不了多久，大盗霍琛布鲁茨又会回到铁窗里面！这一点我向您保证！”

“那好吧！”奶奶说，“马刀，鞋子，袜子，头盔，还有蓝色自行车。”

“还有煎香肠！”卡斯佩尔补充道。

“煎香肠？”奶奶问道。

“没错，煎香肠。”卡斯佩尔说道，“奶奶您别忘记，今天可是星期四。遇上特殊情况，晚餐吃煎香肠也是可以的嘛。”

“不行！”奶奶使劲儿摇摇头，“大盗贼一天不落网，咱们家就不会有煎香肠加熬酸菜。你们想让我再一次把那强

盗引上门来呀？有一次就够了！”

奶奶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世界上没有什么能让她随便改变主意。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知道奶奶的脾气，他们也不再想和她啰嗦。他们没精打采地来到园子里，在屋后找了一块太阳地躺着，陷入了沉思。





事情再明显不过：早一天把大盗霍琛布鲁茨送进牢房，就能早一天吃到奶奶做的煎香肠加熬酸菜。

“难道我们就这么干等，等到狄姆莫瑟尔捉到大盗贼？”卡斯佩尔说道，“不成。我想，总得拿个主意……”

“你已经有计划了吧？”赛伯尔急于想知道。

“得想办法把霍琛布鲁茨重新引到停车房去，你懂吗……”

“可是用什么办法呢？用火腿，或者用煎香肠？”

“简直是胡说八道。”卡斯佩尔说道。

他皱着眉头，想呀想呀。想这个不行，又想另一个，突然他想起了今天在河中钓鱼时钓得的空醋瓶。

“有了！有了！赛伯尔，我有主意了！咱们给他来一个邮瓶传信！”

“什么？一个邮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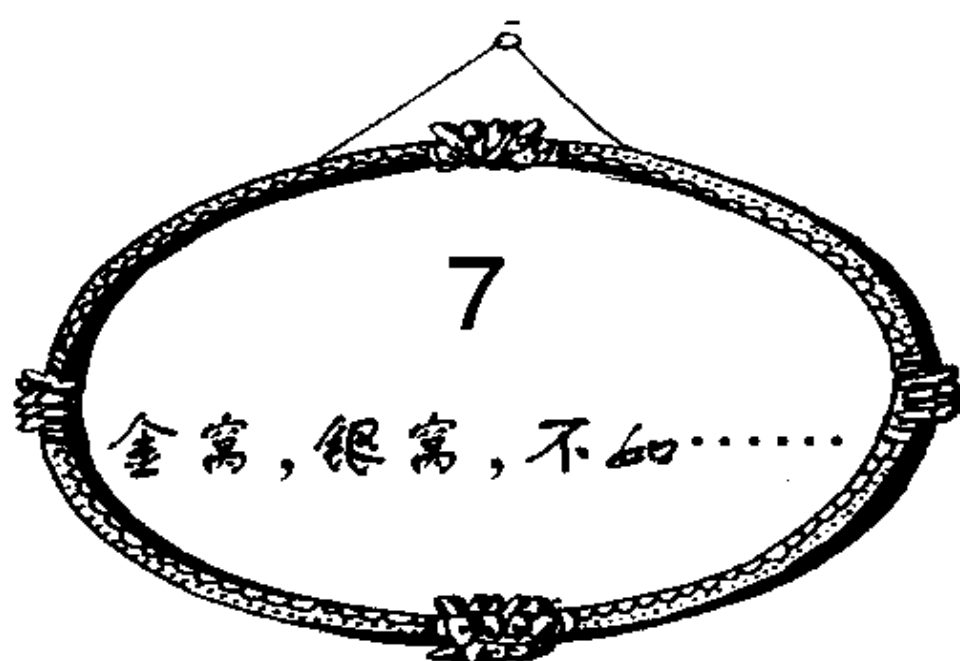
“邮瓶传信！”

“把信寄给谁？寄给霍琛布鲁茨？”

“你得听清楚！我们把信送给他，这和寄信有着极大的差别，好赛伯尔，听我说，最好给我到文具店去买一点火漆印来。”

“火漆印？”

“没错，”卡斯佩尔说道，“正规的邮瓶传信，火漆印比瓶子本身更要紧。”



大盗霍琛布鲁茨这下高兴得连胡子碴儿都在痒痒。第一，打今天中午起他又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这比什么都重要；第二，他现在拥有一整套的警官制服，今后干他的强盗本行时，可想方设法发挥它的最大功能；第三，得谢谢卡斯佩尔的奶奶，让他美滋滋地大吃了一顿煎香肠加熬酸菜。

“假如还能顺顺当当地住上我的洞府，嗜，那就十全十美啰……”霍琛布鲁茨想道。

警长狄姆莫瑟尔的制服就像比着大盗的身材定做的一样，非常合身。他自个儿的东西呢，就打在一个小包袱里夹在左臂下。右手握着抢来的马刀把，权把它当做散步拐杖来用。大盗贼走在森林里，心里那个美呀简直没法形容。他边走边歪腔走调地吹起了他最喜欢的“强盗歌”的曲子，那歌词是这样的：



绿林当强盗，  
哟哟哟，当强盗，  
自在乐逍遥，  
哟哟哟，乐逍遥！  
不用怕警察，  
谁也管不着！  
得儿嗨，管不着！





霍琛布鲁茨晃晃悠悠地走着，差不多用了—个半小时才回到强盗洞。不出他的所料，洞口已经被用木板条钉得死死的。门柱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是手写的布告：

警方查封盗洞  
未经许可严禁擅自启封  
违者严惩不贷

本地警察分所警长  
狄姆莫瑟尔

霍琛布鲁茨眨巴眨巴眼睛，连连搓着自己的手。

“到此为止嘛还算诸事顺利，走着瞧，再看我霍琛布鲁茨运气怎样……”

为了防止盗窝有朝一日被发现，许多强盗都遵循“狡兔三窟”的原则，预先备有其他的藏身处，可是霍琛布鲁茨却不是这样。



“什么三窟两窟，”他曾反问自己道，“一窟就足以用来安身了。关键是这一窟得有不为外人所知的另一个出入口，只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备好另一个出入口，一切都会又简便又安全。”

霍琛布鲁茨朝四面望望，确信自己没有跟踪以后，朝离洞口二十步远的一棵孤零零的老橡树跑去。这是一棵空了心的老树。他钻进树洞，把里面的枝叶和树皮朝旁边扒拉扒拉。那下面竟露出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用橡木板做的门。霍琛布鲁茨从树干的裂隙里掏出了一把钥匙（这也是外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把那门打开，这里就是一条狭长的地下通道的入口。

地下通道也正好是二十步长，然后就是一堵木板墙。霍琛布鲁茨弯下腰去，按了一下一个秘密按钮，木板墙便移到一边。

他得意地笑着走进了强盗洞。

“还是家里好啊！”他自言自语道，“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强盗窝啊。警察这会儿在四处兜捕我呢。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在这儿，这里可是被他们查封了的呀，呵呵！”

他把小包袱叭的一声扔到角落里，然后四处打量着自己的洞穴。橱柜全部大开，里面的东西狼藉满地，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有内衣内裤，厨房用具，睡衣、咖啡壶、脱靴器、刮胡子刀具盒、擦鞋工具，火柴盒、炉钩子、火钳、擀面板，几条裤子背带，好几包鼻烟……加在一起，足有上百样

东西，散得到处都是。

“天杀的狄姆莫瑟尔！”霍琛布鲁茨顿时火冒三丈，“我看得出这家伙是想彻底搜查我的洞府，可是，事后也应该物归原位呀！得瞧瞧，看看什么东西少了……”









清点过后,发现少了七把匕首,胡椒枪、望远镜、马刀、火药桶和胡椒桶。狄姆莫瑟尔在搜查强盗洞时把这些东西没收了,运走了。大盗贼对这些满不在乎,对这种情况他早有准备。

他把床从墙边移开,然后抽开一块巧妙伪装的地板。

“还好没有碰着我的秘密储藏室。”他说道。他面朝下躺在地上,把手臂伸进秘密地窖里。每把没收的刀具这里都预备着三把崭新的。所有的强盗营生需要的装备这里一样都不缺。他挺有把握地一掏,掏出了一把上了膛的胡椒枪。

“开始用这把也就可以了,”他自言自语道,“其他的以后再说。我得先把洞里收拾收拾。”

打扫和整理房间,这是大盗最为头疼的活儿。

“我倒成了自己的女仆了!”他边收拾边骂道,“弄得这么狼狈,我一定要报复!我是响当当的大盗霍琛布鲁茨!我不仅要报复狄姆莫瑟尔,我首先要向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复仇!是他俩把我送进监牢,这趟牢不能白坐!明天!明天我就去守候他们!捉到他们,拿来做清炖牛肉!对,把他们做清炖牛肉,呵呵,呵呵……”





为了逮住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第二天一早霍琛布鲁茨就出发了。这回他又穿上了全套警服，在腰带上插上了七把匕首和一把胡椒枪。另外还带上了备用望远镜和几根结结实实的绳子。

埋伏点还是设在森林边上那丛金雀花后面。

“我就在这儿趴着等，直到他们送上门来！”他发狠道，“他们总会过来的！我的鼻子能嗅到！他妈的没错，直到现在，我的鼻子还是值得信赖的。”

他用望远镜瞭望大路，可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

阳光烤着霍琛布鲁茨的脑袋。一只苍蝇在他的头盔旁嗡嗡个不休。为了避免睡着误事，他不时地掏出鼻烟来解困。

“才在停车房里关了十四天，竟然大不如前，说来别人都不相信，”霍琛布鲁茨嘟哝道，“以前打埋伏，趴上几个小



时都不困,可今天……”

突然,他浑身一震。

大路上,有两个熟悉的身影正在向这边靠近。望远镜中看得很清楚,他们当中一个头戴卡斯佩尔尖顶帽,另一个戴着赛伯尔绿色阔边帽。

这下子大盗霍琛布鲁茨精神十足。

“我早就知道他俩会过来的嘛!”他嘟囔道,“看样子是钓鱼来着。赛伯尔扛着钓鱼竿,卡斯佩尔扛着兜网……那兜网里好像有东西,看上去还挺沉。好像是个瓶子嘛,见



鬼，还真是个瓶子。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瓶子里是酒吧，是朗姆酒还是梨子烧酒？”

一想到酒，霍琛布鲁茨满喉咙满嘴口水直流。不过他还是尽量保持冷静，做好拦劫的准备。他让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走到离他的埋伏点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才拿着胡椒手枪从灌木丛后面猛地跳出来。

“举起手来！否则就开枪！”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把钓鱼竿和兜网扔在地上，高高举起了双手。突然间卡斯佩尔“嘻嘻”笑了起来。



“您不是警务人员吗？干吗这样吓唬我们呢？这是什么意思嘛？”

霍琛布鲁茨把胡椒手枪直抵到他的鼻子底下。

“看着我的脸！你会笑不出来的！别去想什么头盔和红领章。”

卡斯佩尔转动着眼睛，赛伯尔的牙齿颤抖得“格格”直响。这一套他俩事先已演练过多次了。

“原、原、原来是您您哪！”

“没错，是本人！呵呵呵呵……你们没想到吧！”

霍琛布鲁茨用枪点点兜网中的瓶子：“从哪儿弄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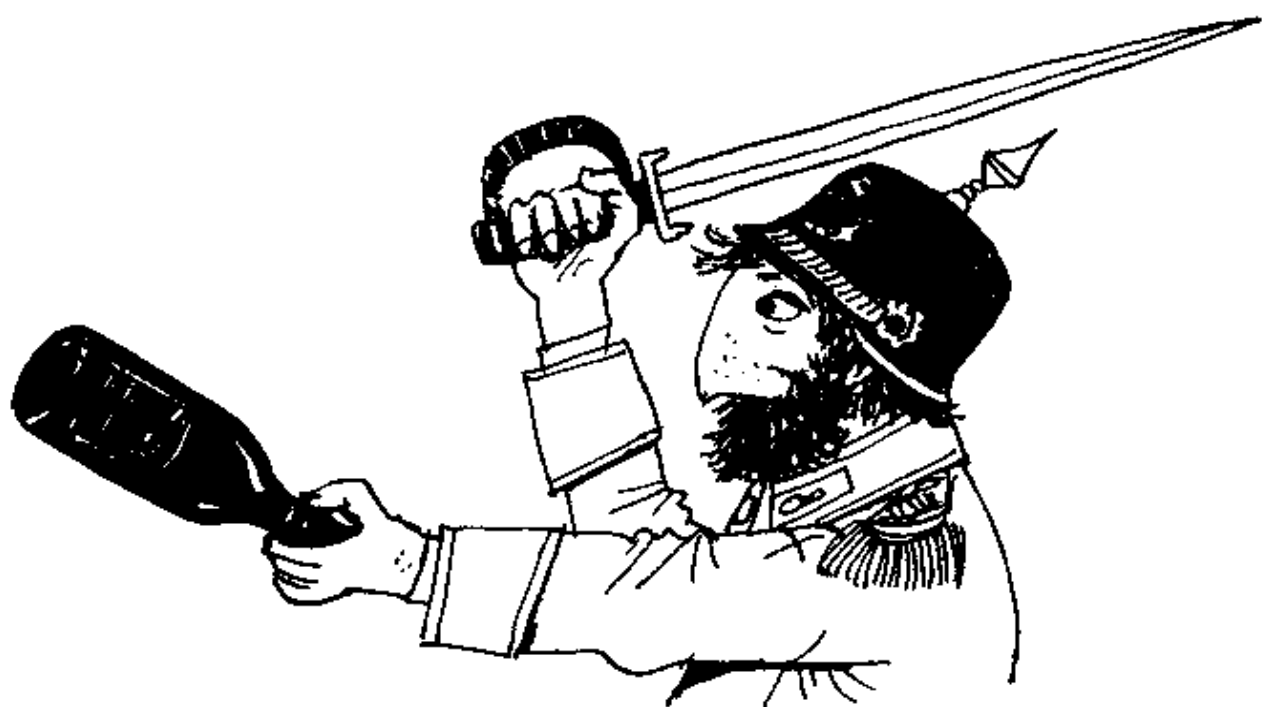
“从、从城河里……钓、钓鱼时钓着的……一、一个瓶……”

“怎么不痛痛快快地说呀！拿过来！让我看看里面是什么！”

霍琛布鲁茨让他俩拿来瓶子，仔仔细细地从各个角度审视瓶子，然后很内行地点着头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瓶口还打了火漆印。瞧这里还有一张纸条，让我看看……”

纸条上的字是有些歪歪扭扭的花体字：

邮瓶传信  
给警察的重要报告  
非警务人员严禁开启！



霍琛布鲁茨冷笑着摸摸下巴。

“什么事犯禁，我就对它倍感兴趣。当然我得先打开瞧瞧！”

“您不能这样！”卡斯佩尔叫道，“您又不是警察！”

霍琛布鲁茨暴发出一阵刺耳的怪笑。

“你想给我定规矩？瞧吧，看我来个爽快的！”他抽出马刀，对着瓶子拦腰一击，“砰！”

瓶子碎了，从里面掉出一小卷纸。霍琛布鲁茨弯下腰去拣起那卷纸，展开来就看——只看了一眼，他就变得小心谨慎起来。

“向后转！”他凶狠地对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下令道，“闭上眼睛！把耳朵捂上！”

他这才放心读那瓶子里的信。可是他压根儿想不到，这封信是应卡斯佩尔的请求，由奶奶代笔的：



尊敬的狄姆莫瑟尔先生：

在我的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谨以邮瓶传信的方式向您公开一个秘密。

在我的漫长的一生中，我聚敛的金钱、黄金等财宝，如今全部埋藏在本城消防队的停车房里。

恳请您以警方的名义将其挖掘并保管，将来分送给穷苦人。否则我就是在坟墓里也无法安宁。

一个不愿公开姓名的

诚心悔过的罪人

**请注意：**必须在满月夜才可取出财宝，因为财宝已被施了魔法。切记！





霍琛布鲁茨揉揉眼睛，捏捏鼻子。没错，这不是在做梦。

信上所说的金钱、黄金等埋在消防队的停车房的消息有一阵子使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抓住这个时机拔脚就跑。等到霍琛布鲁茨发现时已经晚了。

“站住！”他大喊，“站住！给我站住！”

两个小家伙已经跑出胡椒枪的射程之外，开枪没意义，跟在后面追他也不愿意。追啥呢？这回放他们一马算了，眼下的这宗事情比他们要重要一千倍。

“纸条和信上说的，是不是真的呢？”他苦苦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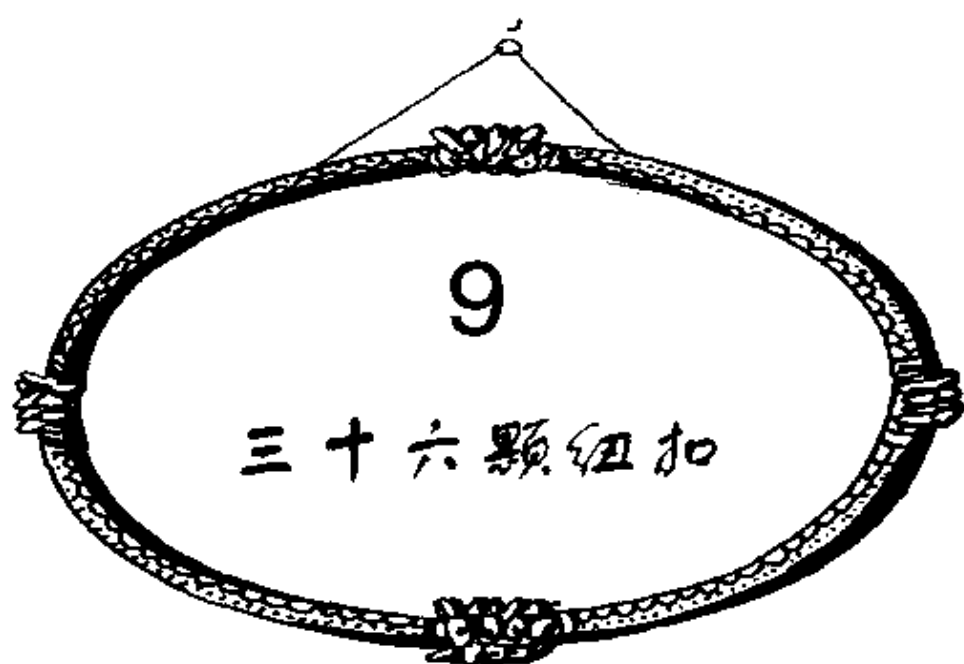
“为什么不是真的呢？那瓶子上的火漆印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他把信卷起来，放到裤袋里。

“我非把埋宝藏的事儿弄清楚不可！”他下定决心道，“我有停车房的钥匙，这又不是什么难事。再说今天就是满月夜，咱说干就干。”

干这桩活儿得格外小心，这一点他心中有数。他想多费点工夫把停车房四周的环境好好侦察一番，确信无事他才会进去。

“小心不吃亏，”他想道，“走运的话，明天我就是一个大富翁了，那我就金盆洗手，跟强盗生活拜拜了。但愿一切顺利，不要节外生枝！”



计划进行得如此顺利，这使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十分高兴。他俩毫不怀疑，大盗霍琛布鲁茨会中“邮瓶传信”之计。

到了晚上，他俩让奶奶把他们锁在消防队的停车房里。这事非得奶奶不可，因为停车房是从外面上锁的。奶奶拔出锁孔里的钥匙，并祝两个小家伙好运气。

“千万注意，可别出什么岔子！那强盗狡猾得很，可不是好对付的。假如你们的计划出了纰漏，那就真得把人吓死。”

奶奶切切实实地为他俩担惊受怕，不过她还是尽量不表现出来。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回家的路上，她到邻居迈耶尔太太家去坐了一阵子。迈耶尔太太为她准备了茶和小甜饼。两个老太太就此聊开了。上了年纪的人聊起天来往往同时开口，这样一来，谁也不感到沉闷无聊。时间就像

飞一样，当奶奶最终动身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很晚了。

家中客厅里的灯仍然亮着。警长狄姆莫瑟尔先生裹着被子坐在沙发上，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天哪，您到哪儿去啦，这么长时间！”

“怎么了？”奶奶问。

“如果您从消防队直接回家，那我早就可以去值勤了！您瞧那儿！”

沙发旁的衣柜上放着警长的第二套制服，洗得干干净净烫得挺挺括括。

“您刚刚出门，”警长说道，“门铃就响了。洗衣店的学徒夹着衣包站在门外边。洗衣店老板让他向我问好。因为事关警长我，他们特地加了班。”

“瞧，”奶奶大声说，“这不就得了吗？只要催催他们，事情还是可以办得到的。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晚了您还只穿内衣坐在这沙发上？您不想穿上制服吗？”

警长沮丧地望着奶奶。

“还不是为了纽扣！”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说道，“洗衣铺的人在洗衣服以前把所有的纽扣全剪掉了。”他指指制服旁边的一个纸袋子说。“我本想自个儿把它重新缝上去，可是，我又不知道您的针线篓子放在什么地方……”

奶奶转身拿来针线篓子、顶针以及一团黑色的粗线。然后她开始帮警长狄姆莫瑟尔钉纽扣。好家伙，总共 36 颗！先是裤扣子，接着是制服扣，胸扣、领扣、袖扣、袋扣，还有肩章扣。这可得花不少时间，因为奶奶干活儿从来不马虎草率。

“尽可能地快，也得尽可能地扎实，”奶奶边缝边说，“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快了。”



终于,第 36 颗纽扣缝到该缝的地方了。狄姆莫瑟尔吐了一口长气。他急急忙忙穿起制服,戴上头盔,系好军刀。

“奶奶,”警长捋着髭须,左右看了看说道,“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才好!现在我才找回做人的感觉了。我得赶快到消防队去,但愿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没有出差错。捉这样的大盗贼可不是一桩儿戏!”

他脚步匆匆朝外走。出了大门,跨上自行车就想奔消防队,这时奶奶从屋内跑了出来。

“警长先生!”她喊道,“警长先生!”

“什么事儿啊?瞧我正忙着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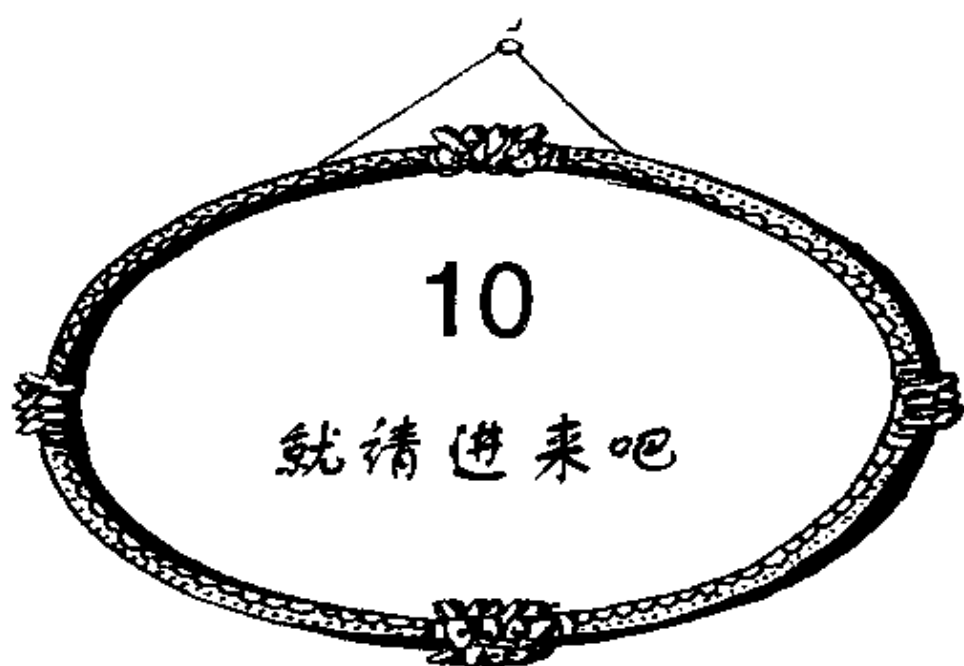
“钥匙! 警长先生, 钥匙! 您不想带上停车房的钥匙吗?”

“我的天! 停车房的钥匙! 您为什么不早说呢? 快递给我, 快递给我! 现在每秒钟都极其宝贵! 再见!”

“再见! 警长先生! 祝您走运!”

奶奶靠着大门站着,目送着自行车的红色尾灯消失在茫茫黑夜里。

“现在我该彻底放心了!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有帮手了!”奶奶想道。



消防队停车房里一片漆黑。卡斯佩尔躲在门内右侧，赛伯尔躲在左侧，每人手里紧握一根灭火棍。

“霍琛布鲁茨会来吗？”赛伯尔已是第 157 次提这个问题了。卡斯佩尔回答道：

“毫无疑问。你想，那小子会放弃埋藏的财宝吗？”

赛伯尔忍不住“吃吃”地笑。

“遗憾。这里太黑了。”他说道，“我们用灭火棍对着他的天灵盖，砰！要是能看见他那张丑八怪脸那就棒了。”

“嘘——”卡斯佩尔示意安静，他小声而激动地说：“有人来了！”

是的，是有人骑着自行车从中心广场过来了。他们又听见那人把自行车靠在墙上。

大盗霍琛布鲁茨？骑车来的？

“肯定是偷来的自行车。”卡斯佩尔低语道。





有人敲门了。

“你俩还在里面吗？”一个轻轻的声音在问。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一声不响。才不会这么笨呢，让大盗霍琛布鲁茨摸到底细！不能过早暴露自己！

“为什么不作声啊！我是警长狄姆莫瑟尔！等着，我现在就进来和你们在一起。”

“就等着你呢！”卡斯佩尔心想，“这小子还不知道，警长狄姆莫瑟尔打昨天起就躺在咱们家床上呢。”

咔嚓，外面有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又听到两下转动声。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举起灭火棍，屏住了呼吸。

门被小心翼翼地推开了，有人把脑袋伸了进来。月光下看来，来者必是霍琛布鲁茨无疑。正如预料的那样，他身穿警服，戴着警长的头盔。

“就请进来吧！”

随着这声大喊。卡斯佩尔一棍猛劈下来，正中头盔，赛伯尔不失时机加上一棍。

“好，我们得手了！下面怎么办？”

“剥掉制服！拿水龙带来！”

被擒者脸面朝地，纹丝不动。卡斯佩尔在赛伯尔的协助下脱掉了他的制服，理所当然地还有靴子和袜子。然后他俩用水龙带把他从下到上捆得结结实实，又在他头上套上一个消防水桶。

“这家伙的待遇，绝不应该比狄姆莫瑟尔警长好！”卡



斯佩尔说道。“就是!”赛伯尔深有同感。

停车房的门敞开着,月光倾泻进来,里面挺亮。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把俘虏拖到停车房最里面的角落里,扔在消防车和墙壁之间,这里正是狄姆莫瑟尔警长当初蒙难的地方。

“他一个人无论如何逃不掉,”卡斯佩尔说道,“我把他抢来的东西赶紧送回家,你呢,留下来当看守,等我回来。”

“没问题!”赛伯尔说道,“不管有什么情况,我手里有灭火棍呢!假如霍琛布鲁茨轻举妄动……”

刚刚说到这里,话被打断了!有人从外面把停车房的大门“嘭”地一声关上了。两个人立即陷入黑暗中。紧接着又听到钥匙在锁孔中转动的声音,一下,又是一下!

“喂——”卡斯佩尔大叫,“怎么回事!里面还有人呢!”他跑过去用拳头插门,用脚踢门,高喊,“开门!开门!”

没有回答,可是带围栅的小窗子外面响起了充满威胁的笑声。两个小家伙跑过去,只见小窗外明亮的月色衬托出一个戴头盔的人的剪影。怎么搞的,又来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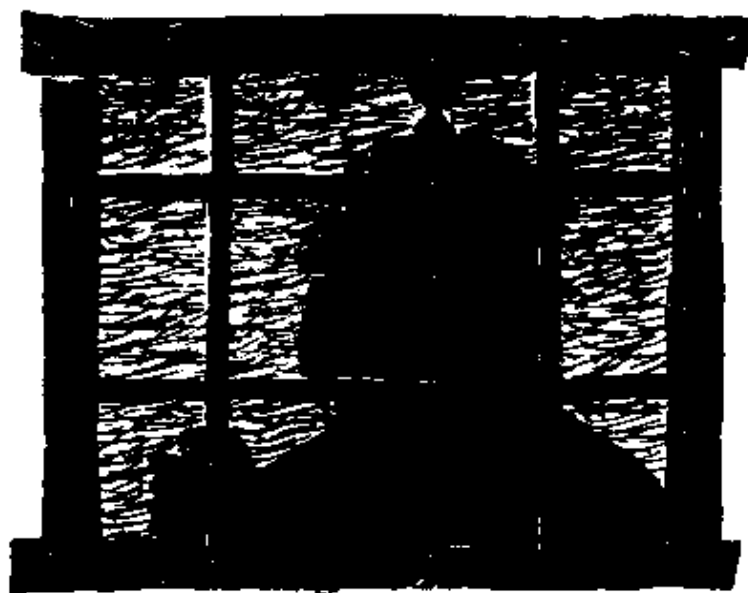
“好啊,两个邮瓶传信的信差!”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感到如同在做噩梦:窗子外面是霍琛布鲁茨吗?可是刚才不是用水龙带把他捆起来了吗?

“怎么样,这可没有想到吧?”

确确实实是霍琛布鲁茨!这声音他俩熟悉。

“要想引我上钩,也得放高明一点嘛。要知道我不是白痴,我是一个有学问的强盗!你们俩,天生的一对笨牛!呵



呵，呵呵呵呵！”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如同坠入五里雾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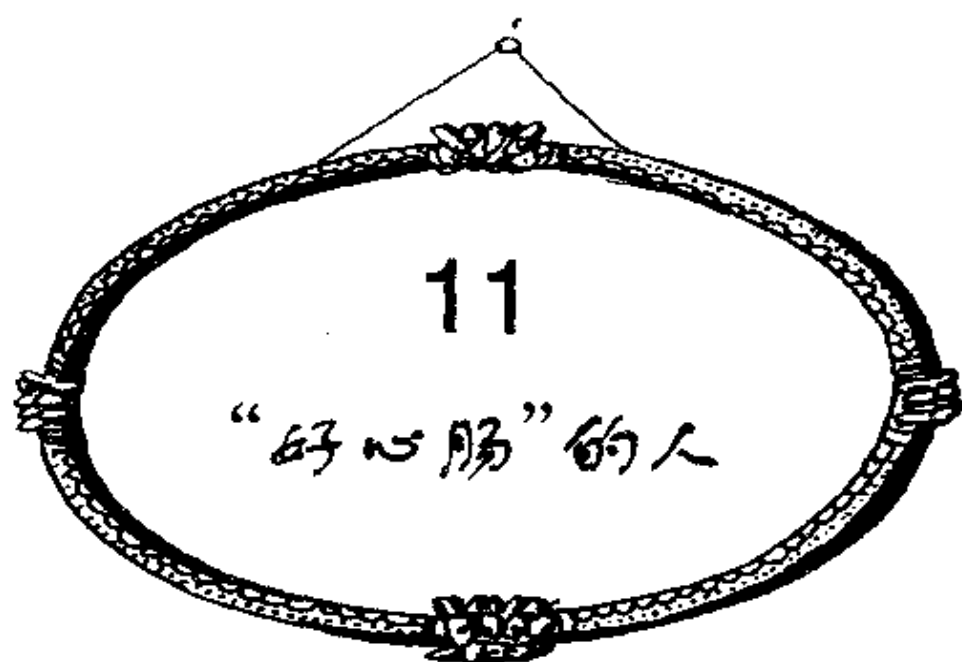
“我们，我们不是把您……”赛伯尔结结巴巴地说，“把您用水龙带……然后……”

“捆得结结实实！”卡斯佩尔高叫道。

“捆我？”霍琛布鲁茨反唇相讥，“我倒没有被捆住噢。我怎么会让自己被你们两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捆住呢？也许你们这会儿还在睡大觉做美梦吧！是不是梦见了消防队停车房里所谓的地下财宝啦！还是梦见卡斯佩尔的奶奶怎么啦？”

“不许您提奶奶！”卡斯佩尔高叫道。

“正相反！”大盗霍琛布鲁茨说道，“我和那老太婆有一大笔账要算，和她的好戏才刚刚开头哩！呵呵，呵呵……”



霍琛布鲁茨检查了一下消防队停车房的大门是否锁紧，然后扬腿骑上警长狄姆莫瑟尔的自行车，沿着空荡荡、静悄悄的街道向卡斯佩尔奶奶家驶去。这时，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正扯着嗓门大声呼救呢。其实在这夜深时分人们都已熟睡，又有谁能听到他们的喊声呢。

奶奶这时也没有睡觉。

她在编织毛袜打发时间，正两针、反两针，正两针，反两针……

霍琛布鲁茨在窗外窥视着她的举动。等她把最后一针结完，便敲敲窗户。

“嘘！奶奶！”

奶奶把手中的毛线活儿放在一旁。

“谁呀？”

“是我，”霍琛布鲁茨压低嗓门，用假嗓子说道，“请您



出来,是我哇。”

“噢,是您哪!”奶奶把他当成了狄姆莫瑟尔,“怎么就回来了呢?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呢?”

“他们在停车房等着呢。”霍琛布鲁茨低语道。

“跟俘虏在一起吗?”

“是跟他在一起。”

“这么说一切顺利啰?”

“得心应手!”

“那太好了!您不进来吗,警长?”

“还是您出来吧,”霍琛布鲁茨说道,“外面冷,别忘记把帽子戴上。得有一阵子忙乎呢。我想让您和霍琛布鲁茨对质。您怕不怕他?”

“只要有您在,警长先生,我才不怕他。”

奶奶戴上一顶灰色条纹的黑帽子。为了防冷还裹上一条暖和的羊毛围巾,这才匆匆出门。霍琛布鲁茨“啪”地一声给她来一个立正敬礼。

因为背对着月亮,所以他根本不怕奶奶把他认出来。

“我是骑自行车来的,”他耳语道,“搭我的车吧,这样快些,您也舒服些。”

奶奶把手挡到耳朵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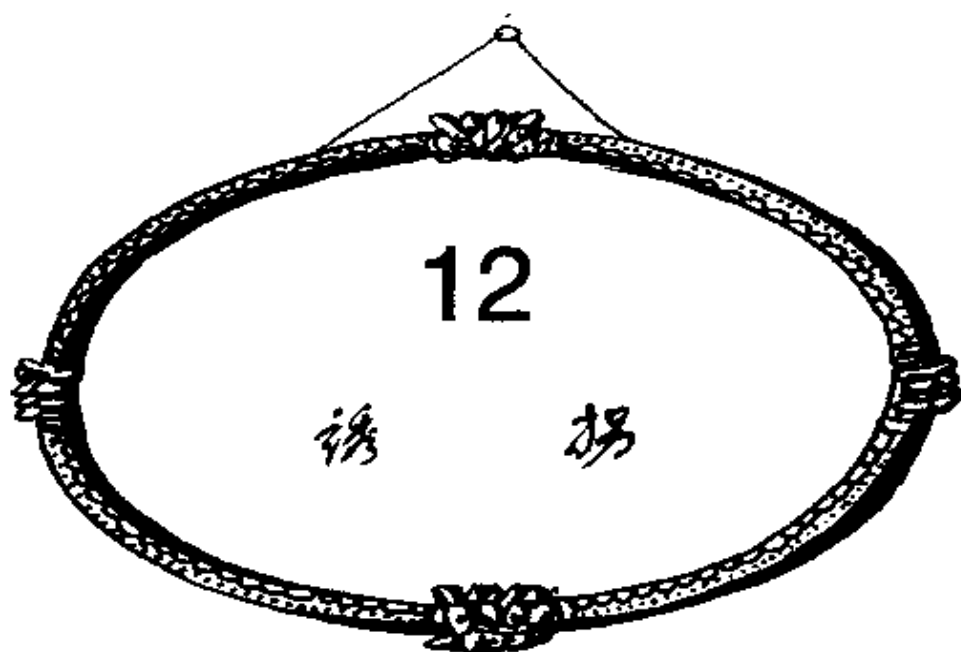
“我简直听不清您在说什么。警长先生,能不能大声点儿说话?”

“抱歉,”霍琛布鲁茨的声音依然那样轻,“不能吵扰左邻右舍,尊重公民的夜间休息,是我的神圣职责。”

“说得真好，”奶奶称赞道，“这使我感到，您真是一副好心肠。要是霍琛布鲁茨，他才不会管这些呢。”







大盗霍琛布鲁茨身穿警长狄姆莫瑟尔的制服，骑着偷来的警用公务自行车，载着卡斯佩尔的奶奶，穿过夜深人静的城市。

奶奶双手抓住车座，两腿并拢，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刚开始时她挺紧张，渐渐地她感到坐自行车挺有趣。

“您知道吗，”她“吃吃”地笑着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自行车。我年轻做姑娘的时候还不兴自行车。到后来呢又没机会学着骑。这下好，您倒使我对它产生了兴趣。到老来是不是该弄辆车子骑骑呢？您以为如何？”

霍琛布鲁茨只是嘟哝着：“好主意”或者，“我看挺不错”。其实他心里只是想，“只要再有一会儿不露馅……”

最迟到下一个路口奶奶就会发现方向不对了。然而一个老练的强盗总是会随机应变的。

“小心哪，奶奶！”他嘘声说道，“前面就是工地，到处碎



砖烂瓦,车子从上面压过,碎片会飞起来打着脸。最好您先把夹鼻眼镜摘下来一会儿,把眼睛闭上。懂我的意思吗?”

“谢谢!您真想得周到!”

奶奶果真摘下眼镜闭上眼。这会儿她的感觉如同一辆自行车的主人,骑着车穿行在大街上,路上所有的行人都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她呢。

尽管想像在驰骋,可并不妨碍她问,这个工地怎么这么大,老也走不完。

“可惜还没完,”霍琛布鲁茨总是用话搪塞,“最好还是别把眼镜戴上,碎砖烂瓦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所以,当奶奶发现受骗上当时,已经晚了——她心里



越来越不踏实，便把眼镜戴了起来，才发现街道和房屋已被远远抛在后面，那骑车人已经从大路上下来，骑向森林。

“喂！”奶奶高叫道，“您往哪儿骑呀，警长先生？为什么不往消防队去呀？”

“什么为什么！”大盗贼粗暴地说。

从这时起，他又恢复了往日的大嗓门。奶奶一听就觉得事情有些不妙了。

“听着！前面骑车的！”奶奶叫道，“您根本不是什么警长狄姆莫瑟尔吧？”

霍琛布鲁茨边笑边蹬车子。



“您发现得实在晚了点儿，”他说道，“猜猜看，我究竟是谁，呵呵，呵呵呵呵。”

奶奶气得要命。

“在这一带我只认识这么一个无赖，我轻信了他！”奶奶高叫道，“这个无赖就是您！说吧，您准备把我怎样！”

“我绑架您！”

“别引人发笑了！绑架？我会叫救命的！救命——救命救命哪！有人绑架我啦，救救我，救救我呀！”

“叫吧，喊吧！使劲叫，拼命喊吧！能叫喊多久就叫喊多久！”大盗霍琛布鲁茨说道，“在这大森林里有谁听得见您的喊声！喊到后来只能把嗓子喊破。”

大盗贼这话倒是不假。奶奶抽噎了几下，带着哭腔说道：

“您不感到羞耻吗？霍琛布鲁茨先生！作为一个无助的老太婆我请求您就此把我送回家去，并向我道歉。”

霍琛布鲁茨一阵怪笑。

“那好吧？”奶奶说道，“您不送我回去我就跳车跑回去！”

“请跳吧！”大盗贼嘟囔道，“第一，您这把老骨头跳车不怕危险？第二，就算跳了车，您又能跑多远呢？”

这回大盗贼又说对了。

“倒是有个办法，”奶奶想道，“只有用自行车打气筒砸他的脑袋了。”

坐在后座上很容易拿到打气筒。奶奶高高举起打气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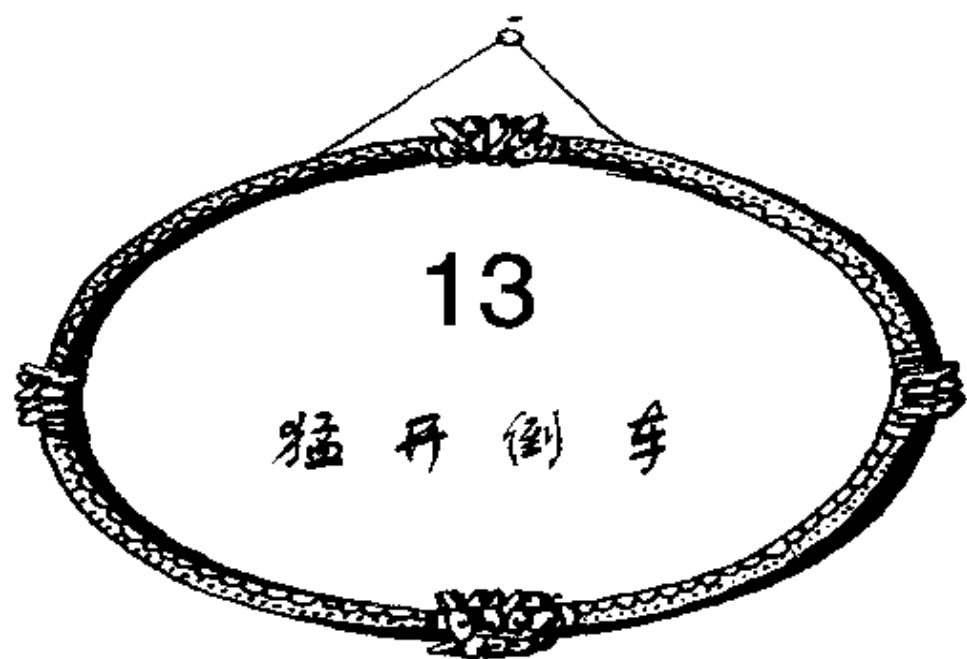


用尽力气敲下去。砰！沉闷的响声震得她心里发痛。可是霍琛布鲁茨却像没事一般，照常骑车。

“没事儿，您只管敲打吧，奶奶！”他说道，“只是别忘记我戴着头盔呢——警用头盔。”

这时奶奶才明白，此时干什么都没有意义。她想把手打气筒远远地扔掉。可是转念一想，这打气筒可是警长狄姆莫瑟尔先生的呀，于是只有作罢。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赶紧把“俘虏”身上的水龙带解开来。狄姆莫瑟尔先生的遭遇真使他俩心中万分不安。他俩七手八脚地帮助警长先生穿好制服，对这场误会给警长带来的伤害道歉了不下十来次。

“说到底，”卡斯佩尔回顾道，“这场祸事的罪魁祸首是洗衣铺，谁想到他们会这么快洗好您的制服呢？”

“嗯，”狄姆莫瑟尔警长说道，“人生嘛，大部分是由意想不到的事组合而成的。这个霍琛布鲁茨也不见得有多聪明，这小子就是运气好！不过我得说，你们这两棍打得够准够狠的。唉，不说这些了，先找个稍微舒服一点的地方躺一躺，明天一早总会有人来的，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明天一早？”卡斯佩尔反问道，“我们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这是为什么呢？”





“为奶奶!”赛伯尔说道,“霍琛布鲁茨已经在打奶奶的鬼主意。这是他自个儿泄露出来的。”

“正因为如此,”卡斯佩尔催促道,“我们不能耗费时间,得立即从这里出去。”

狄姆莫瑟尔当然看出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三个人一齐来摇门,可门是无论如何弄不开的。接着他们又去试着掰小窗上的围栅,这也徒劳无功;再去敲墙壁最薄弱的部位,同样不成。

“能不能想法从门槛下面钻出去呢?”赛伯尔说道,“我倒发现了几样工具……”

他从停车房的一个角落里找来了两把铁铲和一把鹤嘴锄。

“用这个准行!”

可是真正干起来却不容易。当初霍琛布鲁茨肯定也看出此路不通。这停车房的地面坚硬得像石头,大门与消防车之间的距离又短,只能容得下一个人挖掘。就是一个人挖也困难重重,因为一动手就会碰到别的什么东西。

过了一会儿,狄姆莫瑟尔警长说道:

“咱们把车子往后移一移怎么样?车屁股和后墙之间起码还有一米宽呢。”

“真能这样就好了!”卡斯佩尔说道,“这个庞然大物对于我们来说太沉重了。”

“太重?”警长笑了,“别忘了,每辆汽车都有发动机,还有倒档。”



“可是，点火钥匙呢？”赛伯尔问。

“要什么点火钥匙？”狄姆莫瑟尔先生说道，“我们可以用‘手摇把’来发动。驾驶座下面就放着呢，一伸手就可以拿到，消防队嘛，有备无患。你们懂吗？”

他解下佩刀，爬进驾驶室，坐到方向盘后面，然后把手摇把递下来。

“来吧，可以动手了。”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使尽全身力气摇动手摇把发动汽车。摇一下，摇两下，摇到第四下时两个人头撞头，摇到第六下时手摇把反转回来，打着了赛伯尔的左手大拇指。

“不能松劲！”狄姆莫瑟尔给他俩打气道，“我就不信你们手无缚鸡之力！”

手无缚鸡之力？！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咬紧牙关拼命摇。摇到第十二下时终于成功了！一声轰鸣，车身跳动起来。狄姆莫瑟尔警长开了倒档并加大油门。

消防车原地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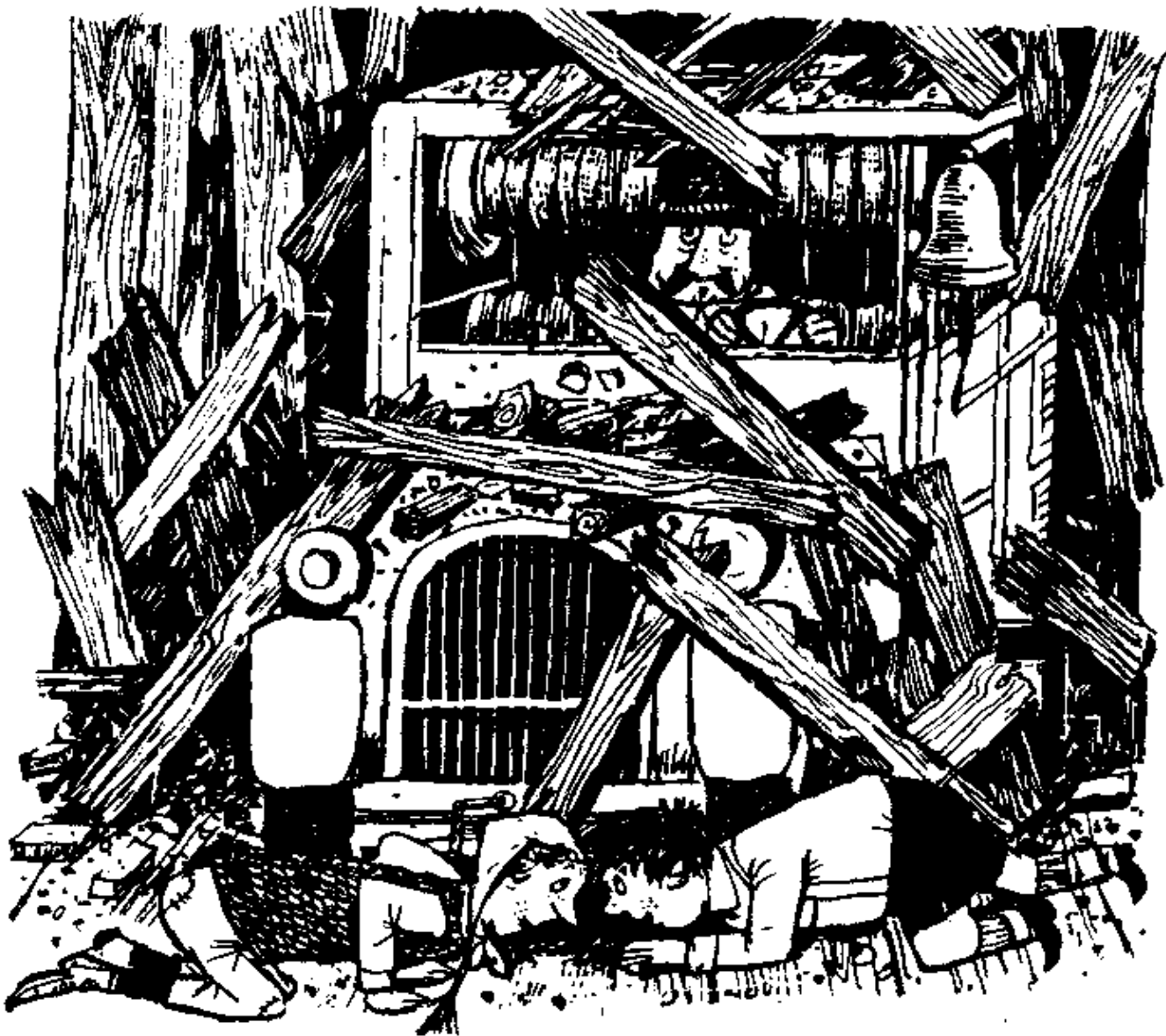
“手刹！”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叫道。

“什——么？”警长高喊道，“发动机这么响，我听不到！”

“手——刹！”

他终于听到了。他松开手刹，紧接着消防车猛地一跳，向后退去。

轰隆——嘭——咔嚓！停车房摇晃颤动起来。卡斯佩



尔和赛伯尔顿时满眼满嘴都是尘土。他俩快如闪电卧倒在地。卡斯佩尔的鼻子伸到油洼里，赛伯尔帽子弄掉了，脑袋撞在一块墙砖上。

突然间停车房变敞亮了。狄姆莫瑟尔关掉了发动机。

“操蛋！”他惊叫道，“看样子往后倒得太远了，唉，太不小心了，弄成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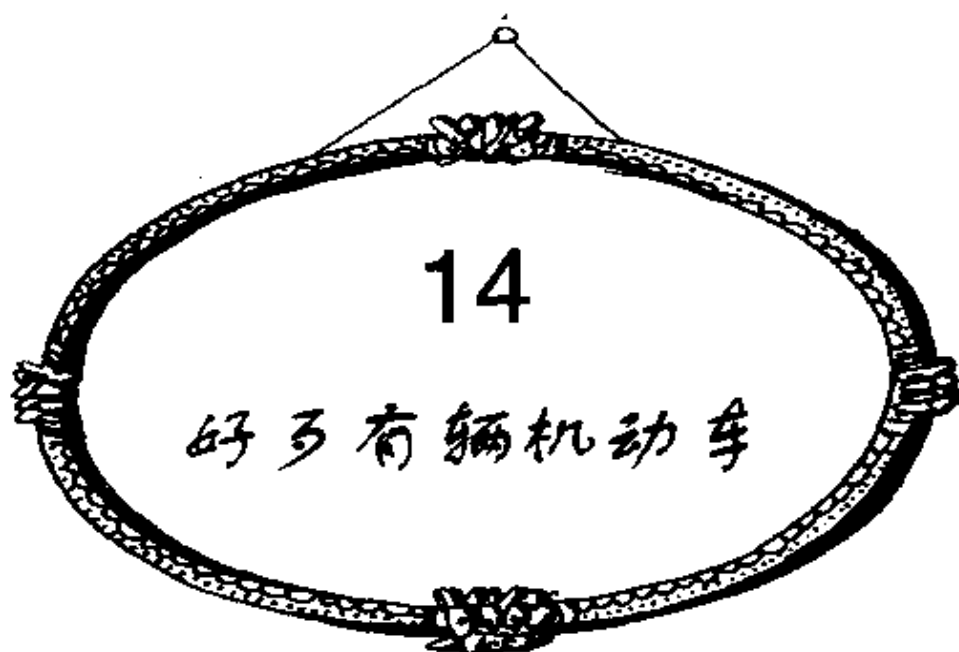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站起身来。

消防车把停车房的后墙撞穿了。车子的后轮已在墙外。月色溶溶，正照射着这车屁股呢。

有了这么个大洞，他们几个不费吹灰之力就到了室外。

“妙极了！”卡斯佩尔握着狄姆莫瑟尔先生的手说，“洞口大小正适合我们进出，真像量体裁衣一样。”





狄姆莫瑟尔警长生怕奶奶会出事，他想骑自行车先走。遗憾的是他发现自己的自行车已不见了踪影。

“真是闻所未闻哪！”他大叫道，“那家伙不但偷警服，他连公务自行车也偷呀！有谁听说过这种事情没有？”

“走吧！”卡斯佩尔催促道，“我们得回家了！”

“而且要快！”赛伯尔补上一句。

“就像消防队那样快！”狄姆莫瑟尔说道。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喜出望外地发现，警长的这句话竟是字字当真的。

“第一，情况万分紧急，第二，我的自行车不见了，因此，我必须动用消防车，”警长振振有词地说道，“来，咱们发动汽车！”

狄姆莫瑟尔把车子倒到可以转向的地方。两个小朋友爬到救火队员的座位上，车子就呼啸着开走了。左转弯，右转弯，驶过中心广场，经过市政厅，然后开足马力，沿着车





站路向前飞驰。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此时的感觉就像是坐在“8”字形滑道的过山车里似的。过山车带给他们的妙不可言的感觉，这里都可以找到。耳畔的呼呼风声，胃里的翻腾感，前一秒钟刚刚感到自己轻了二十磅，下一秒钟又觉得自己重了三十磅。狄姆莫瑟尔警长的这一手真是不简单。

遗憾的是享受的时间太短了。“嘎吱”一个紧急刹车，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的背影，重重地撞在靠背上。

“到了！快下车！”

一出车门，见到奶奶客厅的灯光是亮着的，大伙儿不由松了一口气。可是我遍了上上下下也不见奶奶的踪影，大家又慌了神。

狄姆莫瑟尔警长的眉头皱成一团。

“丢了！”他嘴里嘀咕着，“就像我的自行车和警服一样，都不见了！”



卡斯佩尔不由心惊胆颤。

“您是不是认为，霍琛布鲁茨把奶奶抢跑了？”

“抢跑？”狄姆莫瑟尔警长神情严肃地说道，“奶奶不是被抢走的，而是被绑架的。”

他扬起下巴颏，刷地一下拔出佩刀。

“必须立即展开大搜捕！”

“展开什么？”

“展开大搜捕！这就是说，为了逮住这个恶棍，解救出奶奶，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好歹我们有辆机动车！各就各位，开始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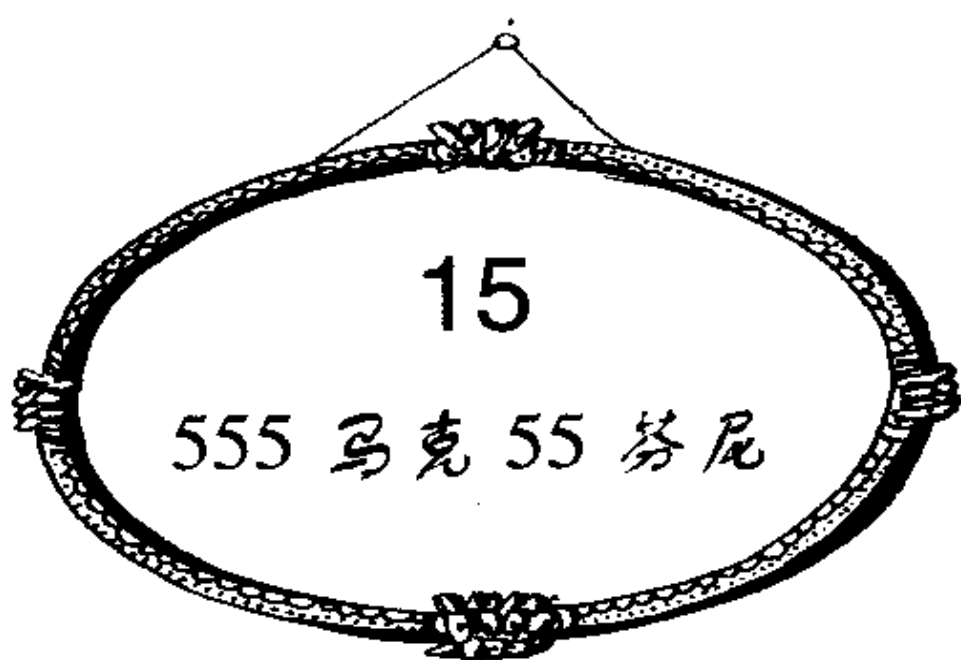
开着这辆消防车，他们在镇内外四处穿行。从东到西，由南往北，中心大道，偏街僻巷，甚至郊外土路他们都找了个遍，哪里有奶奶的一点影子。

将近凌晨一点半钟——不巧的是他们正开车经过森林——燃油用完了。汽车马达声时断时续，终于熄了火，消防车停在了林子中心。

“破船净遇顶风！”狄姆莫瑟尔气得大骂，“这一天真够咱们受的！”

他们只好把车子丢在林子里，徒步回城。

三点刚过，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精疲力竭地躺到床上。他俩累得成了一摊泥，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了。外套、长裤都没脱，鞋子袜子也没扒就睡着了，头上还戴着他们的卡斯佩尔尖顶帽和赛伯尔阔边帽。



第二天上午十一时，当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还在闷头大睡的时候，狄姆莫瑟尔警长来到消防队长吕贝萨门先生的办公室，向他讲述了夜间发生在停车房里的事情及消防车的情况。

“我希望，您不会为此而生我的气，我亲爱的。在这种情形下我别无选择。追捕过程中损耗的燃油嘛由我们警方负责。至于停车房的后墙重建所需经费问题，可以采用公开募捐的方法加以解决，比如下一次消防队举行的舞会上……”

吕贝萨门反正什么都没意见。他还允诺派他手下的人去把消防车弄回城里。

“遗憾的只是，警长先生，”他说道，“您到现在为止还没逮住大盗霍琛布鲁茨！”

“没问题，”狄姆莫瑟尔警长答道，“那家伙无论如何逃



不出我们的天罗地网。一定会逮住他的！不过搜捕嘛还得照常进行，您是知道的……”

告别了吕贝萨门先生，狄姆莫瑟尔还在小镇上进行了一番短暂的巡逻，他得瞧瞧是不是一切安静如常。在他确信平安无事以后，才在中午时分回到卡斯佩尔和赛伯尔那里。两个小家伙还没有吃早饭，在那里团团乱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你们怎么了？”他问。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同时开口向他报告所发生的事。他俩讲得又快声音又大，警长根本无法弄清他俩在说什么，就好像在听他俩讲中国话似的。

“住嘴！”他大喊道，“快住嘴！我一个字也听不清！”

喊叫也无济于事，于是他掏出警笛塞到嘴里使劲猛吹，笛声刺耳，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立即哑口无声。

“安静！我的天！你们想向我报告什么事情，也得一个一个来，严格按照次序！好吧，现在开始！”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这样激动，是确确实实有他们的原因的。约在一刻钟以前，有一个邮递员来按门铃，把他俩从床上叫醒，然后送给他俩一封急信。

“一封急信？”狄姆莫瑟尔先生问，“谁寄的？”

“您也许不会相信——这是霍琛布鲁茨寄来的！”

卡斯佩尔把信交给警长。这封信是写在一张旧的日历纸的背面的。用的是红墨水，写得歪歪扭扭，错字连篇：

给卡施培尔和莱倍心。

你们的女奶奶现在咱的手心里。如果  
你们想活着见到女也，  
可在新期天上午九点中在森林  
林里一个老的十字架旁边来见咱。

随身带

赎金 555 马克 55 芬尼！！

只许你俩前来，其他人禁止！！

你们要是想糊弄咱，

等着倒大霉！！

霍针不鲁刺



狄姆莫瑟尔先生认为，这是他干警察多年以来所收到的一封最最无耻的信。

“我们会让他的计划彻底落空！这个无耻的绑匪，连他自个儿的姓名都不会写！”警长叫道，“明天，等他来到老石十字架边的时候，我们就逮捕他！我马上给县城的警察局打电话，至少派上十二个警察，迎接这家伙的到来！我们现场拿获他——这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可是卡斯佩尔对他的这个提议并不感到兴奋。

“可别这样，狄姆莫瑟尔先生！”

“可别这样？”警长问道，“那是为什么？”

“为奶奶！”卡斯佩尔说道，“如果霍琛布鲁茨嗅出味道不对，那奶奶就倒霉了。”

“那么，”狄姆莫瑟尔警长嘟哝道，“你们就当真付赎金了？”

“有什么办法呢？”卡斯佩尔耸耸肩说道，“对于我们来说，奶奶总值 555 马克吧，您说呢？”

“555 马克 55 芬尼！”赛伯尔在一旁纠正道，“正好是十四天前我们从市长先生手里获得的奖金数目——这不是很滑稽吗？”

狄姆莫瑟尔警长“扑通”一声坐到沙发里，他从头上摘下帽盔，用手帕把里面的汗水揩干。

“这种做法我不满意，”他说道，“明天我小心翼翼地跟在你们后面，这样做，你们总不会反对吧？这样我可以远远地观察所发生的一切，情况紧急时我就介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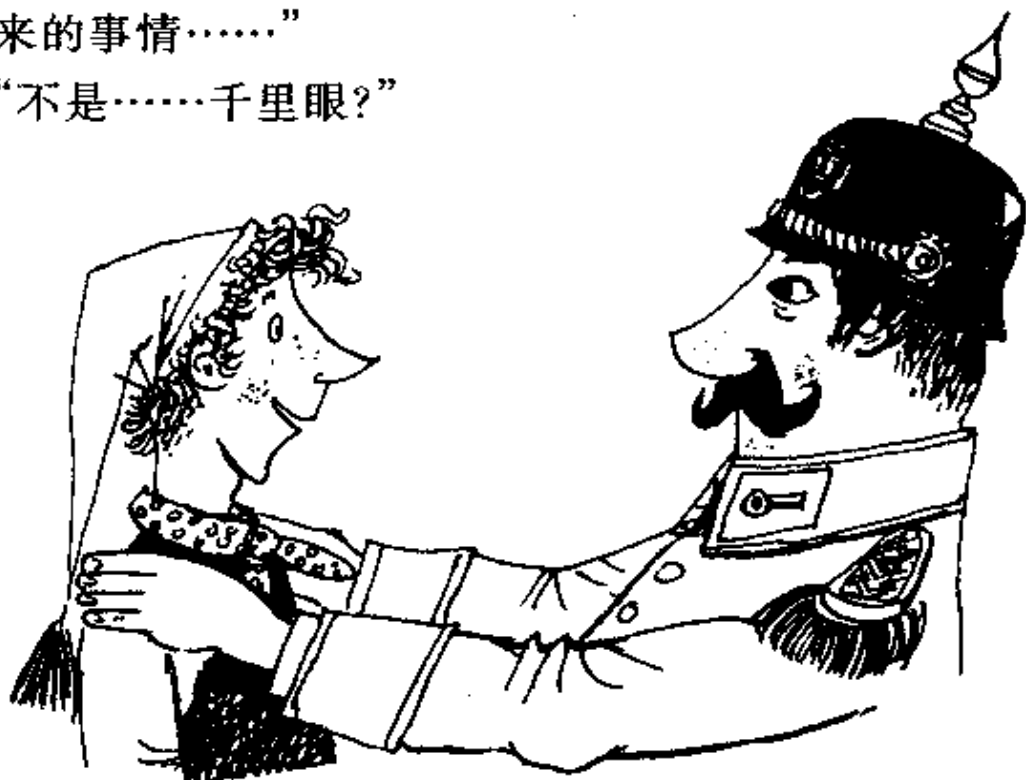
“千万别！”卡斯佩尔说道，“我们三个人都知道，跟霍琛布鲁茨这种人开不得玩笑。既然他要求我和赛伯尔前去，那我们只有听从。我俩曾经落入他的手中，那时，想什么办法也是不管用的。”

“要是你俩遭到什么不测呢？”狄姆莫瑟尔先生唠叨道，“谁能保证你俩能够毫发无损地回来呢？”

卡斯佩尔犹豫了一阵子才回答：

“只好听天由命了。我们又不是千里眼，打老远就能看到未来的事情……”

“不是……千里眼？”



狄姆莫瑟尔警长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双手拍着卡斯佩尔的肩膀。“卡斯佩尔！”他叫道，“你的这句话触发了我的一个念头！非常情况下应该采取非常措施！我得去找施萝特贝克夫人！”



施萝特贝克夫人住在森林旁边一所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房子里，整个房子都被高高的荆棘所包围。房子院子的大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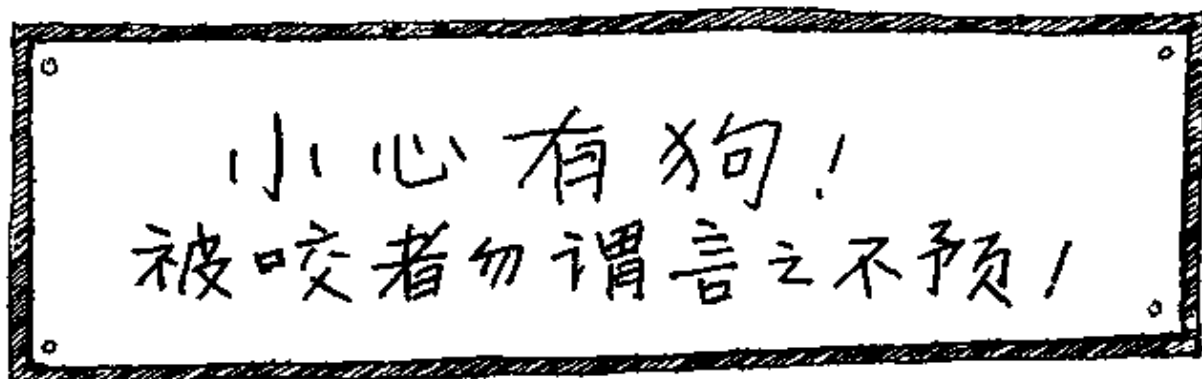
寡妇鲍尔蒂恩库娜·施萝特贝克

国家考试合格之千里眼，  
纸牌算命、圆梦、看手相，  
用咖啡渣预言吉凶祸福，  
召魂术随处可见灵验，  
诸如此类各项业务。

每天开业，均需预约！



离这块招牌一巴掌宽，下面还钉着一块红色边框的警告牌，上写：



狄姆莫瑟尔警长拉拉院门旁边的门铃，刹那间里面传来暴怒粗野的狗吠声。警长吃了一惊，情不自禁地往后缩了一下，手按住佩刀柄。

就在他等施萝特贝克夫人应声的当儿，他想起这桩咄咄怪事——整个镇子上除了这个寡妇，没有一个人不让自己的狗露面的。她却把狗一年到头关在一个类似羊圈的棚屋里，天黑以后才让它在园子里跑动。不过，只要她自个儿认为合适，尽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关键是，只要她交纳养犬税——当然，在这方面她是无可指责的。

狄姆莫瑟尔警长有意等了一阵子，然后他才第二次，第三次拉响门铃。这施萝特贝克夫人在家吗？

“我是不是傍晚再来找她呢……”

警长正想转身离开，听到里面嘎吱作响的开门声，施萝特贝克夫人脚步拖沓，朝着院门走来。



施萝特贝克夫人浑身各处滚瓜溜圆，这也包括她的脸蛋，她的六道皱折的下巴颏和左右下垂的面颊肉。虽然这时已快下午四点了，她还穿着一件绣花的晨服。她满头卷着发卷，脚下趿拉着一双破旧的毡子拖鞋。她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活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蒸汽机。

“啊，原来是您哪，警长先生！”她的声音深沉而空洞，不像发自喉咙，倒像来自排烟管。“您找我有何贵干？”

“我想跟您叙谈叙谈，施萝特贝克夫人。我可以进来吗？”

“欢迎，只管请进吧！”

就在他俩经过荒芜的园子的当儿，那条狗又不识相地狂吠起来。

“你能安静一会儿吗，瓦斯蒂！”施萝特贝克夫人面色窘迫地瞥了一眼警长狄姆莫瑟尔，“您得包涵包涵，警长先生！只要有一点响动，瓦斯蒂都会有所反应。”

施萝特贝克夫人的客厅半明半暗，一派神秘气氛。她从早到晚总是放下窗帘的——按照她们这一行的规矩，躲在暗处方能看得远。

“请坐，警长先生！”

施萝特贝克夫人点亮了桌子中央的一根蜡烛。这张桌面上满是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图案。有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星星图，有四方形和十字形图，有数码、有圆圈，还有一种狄姆莫瑟尔先生不认识的外文字母。



“来支雪茄吗？”

她把一个扁扁的盒子推到警长面前。

“谢谢！公务时间从不抽烟。”

“如果我来一支，您不会介意吧？”



说着，她从盒子里拿出一支粗大的黑雪茄，用鼻子嗅了嗅，咬去尖头，点上就开始吞云吐雾起来。

“您是有话要跟我谈啰？”

“是这样。”

狄姆莫瑟尔警长正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她，可是施萝特贝克夫人却一下子打断了他。

“无须开口，我的妙人儿，您只管往这里看！”

她把一只单眼镜夹到右眼下，用手指点一点它的下端说：

“你若开口，还要我来洞察您的思想何用？不过，请别眨眼睛！”

狄姆莫瑟尔先生听施萝特贝克夫人说什么看穿大脑之类的话心里很不舒服，不过他还是乖乖地听话。所幸的是这一套很快就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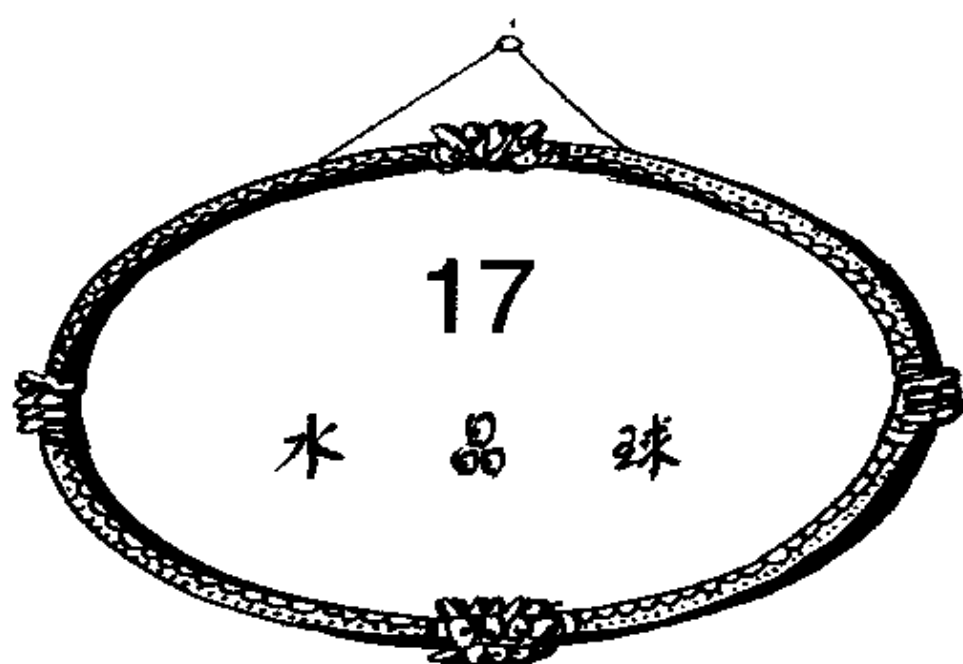
“现在我已知道症结之所在了，”施萝特贝克夫人说道，“不过没关系，我会给你消灾解忧！明早八点半您再到我这里来。为了您，我会破例把闹钟拨到八点一刻。”

“您是说……”

施萝特贝克夫人吐出一个浓浓的烟圈，点头说道：

“我们来使用水晶球。通过水晶球，从这里就能观察到您的朋友们的每一个举动，而霍琛布鲁茨却毫无觉察。不过我得请您原谅，我要给瓦斯蒂送早餐去了。您听，它在抱怨呢，叫得多悲伤，我可怜的狗！”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就动身了。他俩随身带了一只铁皮壶。看到这种装束，谁都会以为他们是到林子里采黑莓子去的。其实，壶里装的是赎金。他俩数了五遍，一直精确到每分每厘丝毫不差为止。狄姆莫瑟尔警长送他俩到最近的一个街道转角处。

“你们俩好自为之——不过放心，一旦出了岔子，我会及时解救你们！”

“不会的。”卡斯佩尔说道。

他俩与警长分道而行。两个好朋友的目的地是森林里的一个破旧的石制十字架，人称“老石十字架”的地方。狄姆莫瑟尔先生呢，还是到施萝特贝克寡妇家去。这回他又是拉了好几道门铃，又听到瓦斯蒂在里面狂吠不止。施萝特贝克夫人会不会睡过头了呢？

好不容易她过来开院门了。瞧她，光脚趿着拖鞋，头戴



一顶皱巴巴的睡帽，睡衣上披着一条长绒披巾。

“进来吧，一切都已准备妥帖啦。”

幽暗的客厅里，桌上的蜡烛已经煌煌点燃。旁边的一个黑色天鹅绒枕头上安放着一个椰子般大小的天然水晶球，球体正闪烁着星星点点的蓝光。

“千万别碰，”施萝特贝克夫人警告道，“稍稍一点震动，它就会变浑浊，而且一连几个小时甚至几天都不能用。”

“这东西有什么妙用？”警长狄姆莫瑟尔问道。

“借助它，您能看到方圆十三哩之内任何一个地点发生的事情，但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发生在露天下的事情。”

施萝特贝克夫人坐到桌前，小心翼翼地抓住枕头的两只角，问道：“您估摸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现在在什么地方？”

狄姆莫瑟尔先生瞥了一眼怀表。

“九点差十分……唔，他俩该到藻溪桥附近了吧。”

“行了，有这句话就够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找到他们。”

施萝特贝克夫人用尖尖的手指反复转动枕头及上面的水晶球。

“扫描需要的时间最长，”她解释道，“不过一旦发现了目标，接下去就顺当了……瞧，我怎么说来着，我们已经找到藻溪桥了——如果我没搞错，那林子后面，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已经露面了！”

“真的吗？”狄姆莫瑟尔先生问道。



施萝特贝克夫人点点头，伸手拉住警长的衣袖说道：

“过来，坐到我的位置上来。从现在起，最好您自个儿观察他俩的行动。不过千万别碰桌子，一碰就玩儿完了！”

警长狄姆莫瑟尔如履薄冰，有生以来他还不曾像这回如此小心翼翼地靠近一张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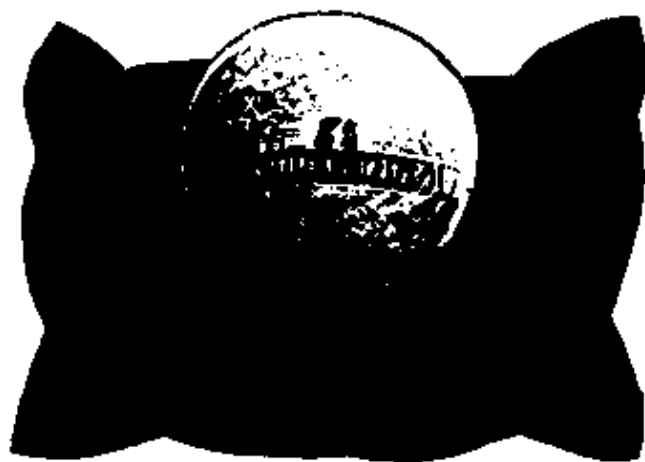
“好极了！”施萝特贝克夫人赞许道，“你盯住水晶球看，对，现在您看见了什么？”

刚开始，狄姆莫瑟尔先生只看到球内蓝光闪烁，不过慢慢地就呈现出图像，而且越来越清晰——没错，现在他已能认出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了，他俩正走过藻溪桥呢。还可以听到他俩的脚步声，如果竖起耳朵来听，甚至可以听到他俩在说话！

“怎么样？现在感觉如何，我的好人儿？”施萝特贝克夫人问道，“我没有夸海口吧？”

狄姆莫瑟尔先生非常兴奋。

“这、这太了不起了！”他喊道，“霍琛布鲁茨那恶棍要是知道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在警方的监护之下，不气得七窍生烟才怪！”





过了藻溪桥，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就有一种感觉，似乎每向前一步，腿都会重半磅。现在转回去还来得及，是不是……

为了给自己壮胆打气，他俩玩起了“转字眼儿”的游戏！<sup>(1)</sup>这是平日里他们最爱玩的游戏之一。

这个游戏玩得越长，想出和说出的骂名越多，他俩的心里就越是轻松。因而，当他们来到老石十字架附近时，两个人都有些忘乎所以了。

“不许动，站住！”

随着一声大喝，霍琛布鲁茨手举起上了膛的胡椒枪，从老石十字架后的草丛里跳了出来。这回他是一身强盗装束，头戴黑帽子，插着弯弯的野鸡翎。

---

(1) 这是一种文字游戏，把一些单词的字母位置对调，又不更改原话意思，听起来十分滑稽可笑，要求玩者机智灵活。



“真的就你们俩?”

“您不是看到了嘛。”卡斯佩尔说道。这时赛伯尔急急忙忙插了上来:“三个手指头!”<sup>(1)</sup>

霍琛布鲁茨一听就火冒三丈。

“哇!”他大喊道,“这种时候你还敢寻我的开心!?该死的小东西,不知好歹的小笨蛋!”

“噢,对不起对不起!”赛伯尔闹了个大红脸,“我想说的是,三个手指头放在胸前起誓,就我俩来到这里。”

“那还差不多!”霍琛布鲁茨道,“赎金呢?”

“钱在这里头!”卡斯佩尔摇摇手里的铁皮壶,“555 马克 55 芬尼,全是硬币,一分不少。”

“当面点一遍!”

“你不信吗?我们已经数过五次,要数就再数!”

赛伯尔摘下头上的阔边帽,卡斯佩尔把所有的钱币丁丁当当地倒进帽子里,然后边数边将硬币扔回铁壶。霍琛布鲁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俩的手,也跟着点数,一直到全部数完。

“好了,”卡斯佩尔说,“现在您该把奶奶交还我们了!”

“奶奶? 什么奶奶?”霍琛布鲁茨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

“您曾经对我们许诺过,”卡斯佩尔边说边从裤袋里掏出那封急信,“瞧,白纸上写着红字呢!”

---

(1) 赛伯尔仍然沉浸在“转字眼儿”的游戏里,“三个手指头”也是一句骂人的话。



“你们是说让我释放奶奶？”霍琛布鲁茨从他手里拿过那封信，“你们还不会领会原意吧？是不是？我有一个字提到‘释放’吗？我只是充诺，让你们‘活着见到奶奶’，如果你们如数带来赎金……”

“就是！”卡斯佩尔叫道，“我们带来了赎金！一个人说话得算数，哪怕强盗也不能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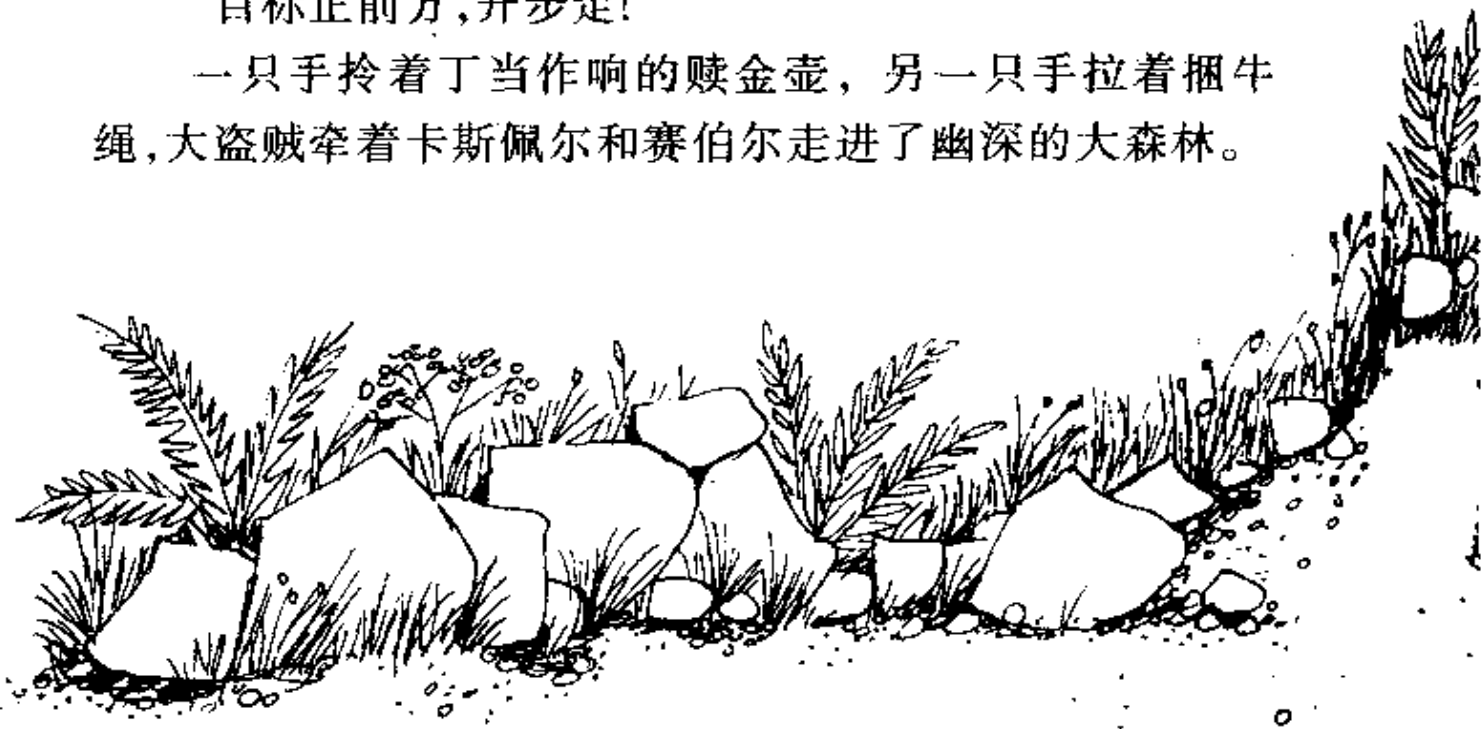
“是吗？”霍琛布鲁茨冷笑起来。他眯缝起左眼，张开胡椒手枪的机头，说道，“我当然会让你们和奶奶重逢，不过，是在你们当了俘虏的情况下！”

事情来得太快。只见他突然举起手枪大吼道：“转过身去！手放背后！动作快！要不要我来帮忙？！”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大惊失色，只好听他摆布。霍琛布鲁茨把他俩的手绑在背后，再用一根捆牛犊的绳子把两人拴上。

“目标正前方，开步走！”

一只手拎着丁当作响的赎金壶，另一只手拉着捆牛绳，大盗贼牵着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走进了幽深的大森林。









狄姆莫瑟尔警长观察着老石十字架旁的事态发展，他越看越有气。当他眼睁睁地看着霍琛布鲁茨把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捉住带走的时候，顿时激动起来。

“这条恶棍！”他大骂道，“这个无赖！这个该遭天打雷劈的家伙！”

骂着骂着，他猛地一拳擂在桌子上，弄得桌子枕头上的水晶球也跳了一下。

“哎呀，狄姆莫瑟尔先生！”

施萝特贝克夫人惊叫一声，她已经来不及阻止这不幸事件的发生。眼前的水晶球立即变暗发黑，犹如一股黑烟从深处弥漫开来，图像模糊不清了。

“这下子可麻烦了！”施萝特贝克夫人双手过头使劲地拍了一下巴掌，“假如我事先没有警告过您，那我也无话可说。唉，您这个倒霉蛋，您怎么可以擂桌子呢？”



“对不起了，”警长狄姆莫瑟尔嘟哝道，“激动起来，谁管得了那么多？”

施萝特贝克夫人用一块黑帕子把水晶球包好，把它从桌上拿开。

“对我本人来说嘛，这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她解释道，“等上一两天，这球又可以用了。可是对您呢？您怎么知道霍琛布鲁茨把您的两个朋友往哪儿带呢？”

哇，上帝呀，这一点狄姆莫瑟尔先生还没想过哪。施萝特贝克夫人能给予帮助吗？借助占卜术，或者用咖啡渣预测吉凶祸福？

“这些嘛，试一试是可以的，”她说道，“不过我想对您说实话，对这些，我本人也不甚相信。对您来说，一条狗要有用得多，毫无疑问，有用得多。”

“一条狗？”

“没错，用来追踪霍琛布鲁茨。”

狄姆莫瑟尔警长挠挠后颈子。

“您的建议常常有些道理。怎么样，把您的瓦斯蒂借给我用一下好吗？这样最节省时间，免得我去找熟人到处打听……”

“瓦斯蒂？”施萝特贝克夫人猛吸一口雪茄，“瓦斯蒂嘛，这件事……您不知道……”

“它太笨，不能胜任？”

“正相反。”

“是不是胆子小？”



“那您就不了解瓦斯蒂了。”

“噢，懂了，它不会听我指挥……”

施萝特贝克夫人摆了摆手。

“您一点也没有听懂我的意思，狄姆莫瑟尔先生——也难怪，您怎么会懂呢？作为一条狗，我的好瓦斯蒂只有一个缺陷。来，请跟我来！”

她把狄姆莫瑟尔先生带向瓦斯蒂的狗棚。瓦斯蒂听到她的脚步声就开始呜咽起来，爪子抓挠棚屋嚓嚓有声。

“放出狗来您可别吓着——它不会怎么您的。”





施萝特贝克夫人拉开栓子。瓦斯蒂兴奋得高声吠叫着冲了出来，高高跃起扑向她的怀抱。

狄姆莫瑟尔先生连连倒退几步，手抓着自己的衣领。

“这，这是一条鳄鱼嘛！”他惊呼道。

“压根儿就不是！”施萝特贝克夫人纠正他道，“瓦斯蒂只是看上去像鳄鱼，实际上它是一条纯种的猎獾犬。否则我会白白地替它交养犬税？您说呢？”

瓦斯蒂脖子的项圈上，果然有一块狗牌照。

“话虽这么说，”狄姆莫瑟尔警长说道，“您的这条——”







唔，这条狗的外表也太使我陌生和意外了。”

施萝特贝克夫人窘迫地扯了扯肩上的羊毛披巾。

“我不瞒您说，”她说道，“年轻的时候，除了学习千里眼法术外，我也学过一些巫术。我也承认，闲暇时玩玩巫术给我带来过很大的乐趣，直到有一天，这个可怕的失误发生了……”

她指指瓦斯蒂，它正卧在她的脚旁，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呢。看上去它完全懂得，主人在谈论有关它的话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忽发奇想，想把它变成一条瑞士种雪山救人犬。也许是百无聊赖，也许是为了打发时光。在那个不幸的日子里铸成的大错，直到今天我都弄不明白它的根由。不管怎么说，从那以后，我的可怜的瓦斯蒂看上去就是鳄鱼的模样了。而究其根本，它一直是一条乖乖的，优秀的猎獾犬。”

施萝特贝克夫人的眼睛发潮，还得擤擤鼻子。“您明白了吧，警长先生，为什么我不让它在人前露面呢，我的可怜的瓦斯蒂！”

狄姆莫瑟尔先生终于明白了这个秘密。

“那么，您就从未试过，把它重新变回来吗？”

“怎么没有呢？”施萝特贝克夫人说道，“我屡试屡败，最终只好放弃努力。您会明白，为什么打那以后，我对巫术完全丧失了兴趣。唉，扯这些陈年旧事干嘛！假如您不介意瓦斯蒂的这副外形，那我同意您带上它去追踪大盗霍琛布鲁茨。”





霍琛布鲁茨牵着绳头在前面走，后面跟着被捆住双手的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两个小家伙垂头丧气，连肚子都气得生痛。要是狄姆莫瑟尔警长丢下他们不管，那么前景就十分不妙了，这一点他俩心中有数。

“喂，你们两只跛鸭！看上去情绪不佳嘛！要不要你们的霍琛布鲁茨好大叔给你们吹一曲解解闷啊？”

大盗贼吹起了他最喜爱的“绿林当强盗，快活乐逍遥”的曲调，一面吹一面晃动钱罐子打拍子。

“这曲子不赖吧？是不是？我真不懂，你俩为什么不跟着吹啊！你们两个小老头，呵呵，呵呵呵呵！”

走着走着，他忽然发现小路旁的大树下长着一窝红帽菇，至少有一打以上，长得真水灵，如同画上画的那么漂亮，那么鲜活。

“好家伙！”他叫道，“停住停住快停住！别稀里糊涂把

我的好蘑菇给踩烂了！采回去可以做一份美滋滋的蘑菇汤呢！”

霍琛布鲁茨先把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结结实实地捆在附近的一棵树上，然后他从腰带上的七把匕首中拔出一把，割下那些红帽菇，把菇柄上的松针和泥巴剔除干净，从





裤袋里掏出一块老大的方格子大手帕，装上红帽菇，把它系在腰间。

“好了好了！”他叫道，“现在赶快回府！红帽菇汤，这可是我平生最爱的美味！比油煎香肠外加熬酸菜还带劲儿。你们俩别指望我会给你们尝鲜！半勺也不会给你们！我的红帽菇汤，我得一个人把它喝光！”

“别这么小气嘛。”卡斯佩尔在一旁说道。

这时，卡斯佩尔的脑海里闪过一个主意，一个十四天来最为绝妙的主意。

“您懂不懂蘑菇噢？”他问道，“您有把握，这一堆蘑菇中就没有毒菇？”

“毒菇？”霍琛布鲁茨点点自个儿的脑袋，“你把我看成一个大傻瓜，是不是？这是地地道道的红帽菇，和书上画的一模一样，绝不会有错的，现在往前走，咱们快回去！”

自从采了红帽菇以后，霍琛布鲁茨显得越发得意，跑调的口哨吹得更响，钱罐子也晃得丁丁当当，这样一来，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正好悄悄地商量他们的计谋。

倘若还有一丁点儿的好运气，那么眼前的这蘑菇汤倒可以用来做文章。近一段时间来总是运气不佳，是不是现在到了转运的时候了？那样他们……

因而，当霍琛布鲁茨带他们去见奶奶的时候，他们做出一副欢天喜地的模样。奶奶一见，还以为他俩是来接她回去的呢。

“你们终于来啦！”奶奶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我就知



道你俩会到这里来接我的，你们两个好孩子！知道吗，把我脚上的这铐子解掉我会多开心！它把我的皮肉和骨头都要磨破了！”

奶奶的左脚套在脚镣里，脚镣与一根长铁链相连，链子的另一端拴在墙上的铁环上。这样，她可以在强盗洞里给霍琛布鲁茨干活，而无法逃走。

“我得让您失望了，奶奶！”霍琛布鲁茨说道，“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不是来带您回家的。他们得留在这里！至少眼下得呆在这里，直到我考虑好怎么处置他们为止！第一步嘛也得把他俩锁上铁镣，让他俩先给我擦洗地板！”

说着他拿来了两根铁链，一根用来把卡斯佩尔锁在墙上的铁环上，另一根留给赛伯尔。赛伯尔跟它可是老相识了，三个星期前，他就曾领教过它的滋味。

“衷心希望脚镣足够牢靠。”

霍琛布鲁茨锁好脚镣，把钥匙放进马甲的胸袋里，不怀好意地笑着。

“留神！别把铁链纠缠在一起！现在我去打水拿刷子来。要把地板擦洗得像新尿片一样干净，否则有你们好瞧的！”

奶奶又惊恐又失望，呆呆地坐在一张凳子上。霍琛布鲁茨上前踹她一脚，骂道：

“你发什么呆？还是识像点，赶紧拿红帽菇给我做一份蘑菇汤！放上火腿肉和葱头，懂吗？再加一些黄油面糊，这样最对我的胃口！”



强盗洞里，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跪爬着刷地板。刚才霍琛布鲁茨去拿肥皂和取水的当儿，他俩迅速把计谋透露给了奶奶。

此时霍琛布鲁茨正惬意地坐在扶手椅上，摆弄着他的胡椒手枪。他压根儿不知道三人嘀咕了什么。

“您有绝对把握，这是真正的红帽菇？”奶奶边整理蘑菇边问，“您知道我眼睛近视，出了任何问题我可概不负责。”

“瞎扯！”霍琛布鲁茨答道，“我说这蘑菇没问题，它就没问题！”

“可是，万一有断肠菇混在里面呢？断肠菇可是出名的极毒的蘑菇，它最容易与红帽菇相混淆了……”

“快给我住嘴！什么断肠菇，全是胡说八道！我听都没听说过。那些都是红帽菇，我可以保证！您尽管放心好了。”



奶奶在灶台前忙开了。不一会儿强盗洞里香气四溢，霍琛布鲁茨耸着鼻子贪婪地嗅着。

“蘑菇汤就快好了吧？”

“马上就好，”奶奶说道，“再搁点胡椒粉和盐，放一点儿醋……喏，请用吧！”

奶奶把汤罐端到桌上：“您是不是先尝尝？”

霍琛布鲁茨把胡椒枪放到一旁。

“等等！”他朝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喊道，“我喝汤的时候，你们可以爬到角落里去喘会儿气！”

他坐到餐桌边，嗅嗅鲜汤，舀起一勺汤正想往嘴里送，就听到赛伯尔压着嗓门对卡斯佩尔说道：

“想不通会有人这么疯狂地爱喝蘑菇汤！要是我，情愿发配到霍屯督人的部落里去<sup>(1)</sup>也不碰这种汤！”

“喂！”霍琛布鲁茨大喝一声，“你在说什么，赛伯尔！你不爱喝蘑菇汤？”

“哎呀呀，”赛伯尔赶紧捂住鼻子，“一闻到这味儿，就够让我恶心的了。”

霍琛布鲁茨用眼角瞟着赛伯尔。

“要是强迫你呢？”

“强迫我干嘛？”

“来喝点这汤啊！”

“别别，千万别！”赛伯尔大惊失色，“您不要这样整

---

(1)霍屯督人，非洲的一个部落，欧洲人认为他们野蛮，不开化。





我!”

“不要这样?”霍琛布鲁茨说道。他接下去的行为,却正中卡斯佩尔的下怀。

“奶奶!”霍琛布鲁茨喊道,“把我的汤,盛一盘子给那小无赖!盛满一点,懂吗?”

“可是,您、您不能强求我……”赛伯尔结结巴巴道。

“强求你把盘子里的汤喝完?”霍琛布鲁茨龇着牙恶狠狠地说,“是的,我就是要强求你!凡是我的话,你都得照办。赶快喝!要不就倒大霉!我他妈再说一遍!”

奶奶这时也来为可怜的赛伯尔求情。

“这孩子就是喝不得蘑菇汤嘛。”

“正因为如此,我偏要他喝!”霍琛布鲁茨说道。

大盗贼没有丝毫松动,赛伯尔只好把盘子里的蘑菇汤一勺一勺喝个底朝天。其实,他平日喝奶奶做的蘑菇汤真是老鼻子了,今天喝这种汤一点也不难。可是瞧他喝汤的样子,简直是难过到了极点。霍琛布鲁茨在一旁幸灾乐祸,还不时地说上几句风凉话:

“喝吧喝吧,使劲喝吧!今天的年轻人别太娇气了,尤其是在喝蘑菇汤的时候!呵呵,呵呵呵呵……”

赛伯尔一把盘子里的汤喝完,霍琛布鲁茨就把他从餐桌边赶开了。

“现在轮到我享用了,祝我胃口好!”

他喝得有滋有味,大伙儿都听到他不停地舀汤,吧嗒着嘴,咂咂有声。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苦着脸蜷缩在强盗洞的一个角落里，好像干多了重活在那里恢复元气。他俩不时偷偷地膘一眼霍琛布鲁茨。他们一直等到他喝光罐子里的汤并“啪”地一下放下汤勺。对于赛伯尔来说，这是一个信号。他扑通一声向前倒在地上，发出一阵阵压抑的呻吟：

“噢——哟，噢——哟哟，唔——呀，唔——呀呀……”

霍琛布鲁茨向他挥舞拳头，威胁道：

“鬼叫什么？住嘴！还不给我住嘴！”

奶奶尽管脚上拖着镣铐，还是以最快的速度跑到赛伯尔身边，弯下腰来看着他。赛伯尔痛苦万状，缩成一堆，不停地哀号着：

“噢——哟哟，你们倒是救救我呀！快点哪！我受不了啦，唔——呀呀……”

卡斯佩尔试图让他安静下来，可是赛伯尔越发大声哀号，简直撕心裂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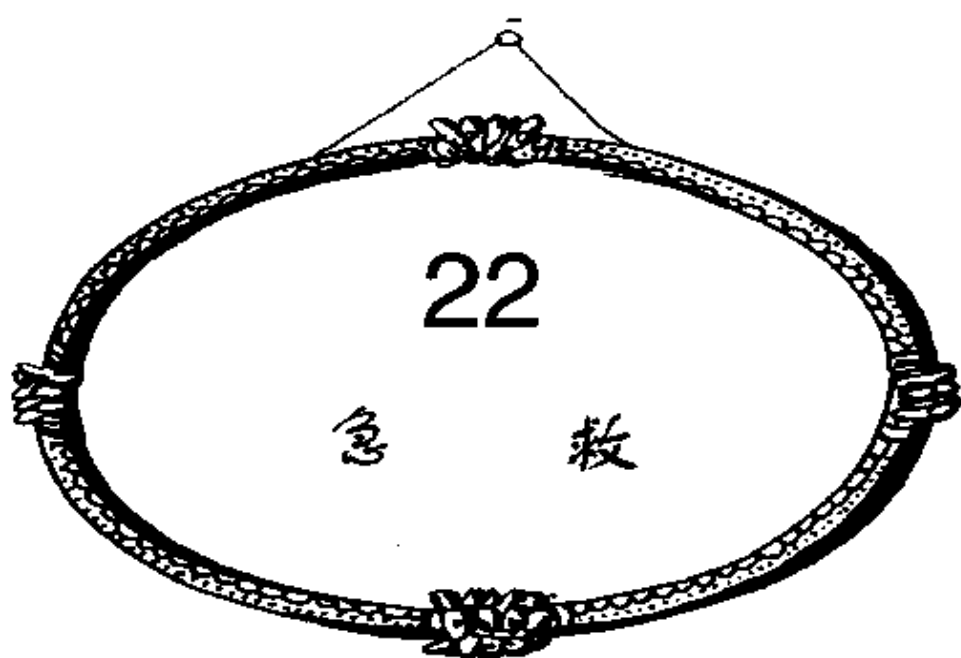
“他到底怎么啦？”霍琛布鲁茨站起身，走到近前问道。

“噢——呀呀呀呀，”赛伯尔号叫道，“我的肠子要断了，肚子要裂了，我痛死了……”

奶奶猛地抓住自己的头发，就好像这一瞬间她明白大祸临头了一样。

“断肠菇！”她开始撕扯自己的头发，“这肯定是断肠菇中毒！可怜的赛伯尔！他会肝肠寸断的！他会肚腹开裂的！天哪，这可怕的断肠菇！这里——可——没有——医生——哪！”





霍琛布鲁茨脸色苍白。这是断肠菇中毒。他感到自己的胃部已经有隐痛。一下子他就觉得极端虚弱，全身都在冒冷汗。

“难道就无法可想了么？”他问道。

“那倒不，”卡斯佩尔说道，“幸好我还懂那么一点蘑菇中毒的急救法。您手边有没有几根结实点儿的绳子？”

赛伯尔痛得在一旁大叫，就像一头生了病的牛。奶奶在旁边哭得好不伤心。霍琛布鲁茨发现自己的双膝在不停地发抖。他跌坐在扶手椅中，用手指指衣橱旁边的小柜子，有气无力地说：

“那里面有绳子，要多少有多少。出于工作的需要，我有一些储备。”

卡斯佩尔看了一眼小柜子说：“差不多够了。”

在奶奶的帮助下，卡斯佩尔把赛伯尔扶到一张凳子



上。然后，拿过一根绳子，边往赛伯尔身上捆边好言劝慰：

“保持安静，不许出声，赛伯尔！现在我们用绳子帮你把肚子捆绑起来，尽可能地绑结实——这样一来，断肠菇就没法在里面作怪，把你的肚肠撕裂了。这会儿感觉是不是好点儿啦？”

“嗯，”赛伯尔叹着气道，“我觉得疼痛减轻一点儿了……再捆一根绳子吧，卡斯佩尔！”

霍琛布鲁茨发现，卡斯佩尔每给赛伯尔的身上捆一根绳子，赛伯尔就变得安静一点。这使他又惊奇又有些如释重负。看到后来，只见赛伯尔平静如常地坐在凳子上，还听他活泼泼地说：

“平安无事了，卡斯佩尔！刚才还腹痛如绞，这会儿一阵风似的吹跑了。我相信，我已经过了这一难关了……”

卡斯佩尔拍拍他的肩膀。

“知道不知道，咱们有福气！再迟六七分钟，什么也救不了你了！”

奶奶用手背揩揩脸上的喜泪，抽噎着说：“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的喜悦，赛伯尔！你终于脱险了。”

“还有我呢？”大盗霍琛布鲁茨叫道，“这里就没有一个人替我想想？”

“替您想想？”卡斯佩尔问道，“我们怎么会替您着想？”

“因为我也喝了毒蘑菇汤！而且喝得不少！你们就看着我肚皮爆开不成？”

“这样倒最省事儿了，”卡斯佩尔道，“那就一了百了啦



……不过,奶奶您看呢?”

奶奶摇摇头,和善地,轻声轻气地说:

“我想,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帮帮他——我们不能不讲人道啊。”

卡斯佩尔犹豫了一阵子。

霍琛布鲁茨恳求他不要浪费时间,他说他已感到肠子里在咕噜作响了。

“那好吧,”卡斯佩尔终于表了态,“那您得好好谢谢奶奶啦!”

霍琛布鲁茨深深地坐在扶手椅里,双手紧紧按住腹部,卡斯佩尔给他绑第一根绳子。

“坐正些,不可出声!”他说道,“尤其要紧的是双手不能移开。——就是这样,对,好极了!我相信,马上就可以解决了。如果捆得太紧,请您吱个声儿。”

“不会不会!”霍琛布鲁茨喘着气儿说,“最要紧的是肚皮不能裂开!”

卡斯佩尔把他的手臂连同身体牢牢地捆在一起,还把绳子偷偷地从扶手椅下穿过。他一共用了四根结结实实的绳子捆他。捆得如此之紧,使他几乎无法呼吸。

“现在您动动手臂看。”

“动不了啊。”霍琛布鲁茨说道。

“当真动不了吗?”卡斯佩尔追根究底道,“如果您使劲儿挣呢?”

霍琛布鲁茨闭上双眼,用足力气挣扎,两只手臂还是



动弹不了。

“这样总对了吧？”大盗贼问道。

“没错，”卡斯佩尔说道，“这样就没问题了。这套猴子把戏我们也不要下去了。”

“跟谁——耍什么猴子把戏？”

卡斯佩尔给奶奶使了一个眼色，奶奶上前解掉赛伯尔身上的绳子，边解边说：

“你这个角色演得好哇，赛伯尔！要不是我事先知道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断肠菇，我非给你吓死不可。”





大盗霍琛布鲁茨这才如梦方醒。

“你们大概糊弄我了吧？其实压根儿就不会爆肚皮吧？不用绑绳子也不会吧？哇！你们这几个可恶的骗子！这个无中生有的玩笑把我吓得够呛！你们这些促狭鬼！”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算定，霍琛布鲁茨会暴跳如雷，可是他只是发出一阵狂笑：“呵呵，呵呵呵，漂亮，干得漂亮！你们三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干得太棒了！不过你们是否知道，你们得乖乖地为我松绑？”

“那您就等下辈子吧！”卡斯佩尔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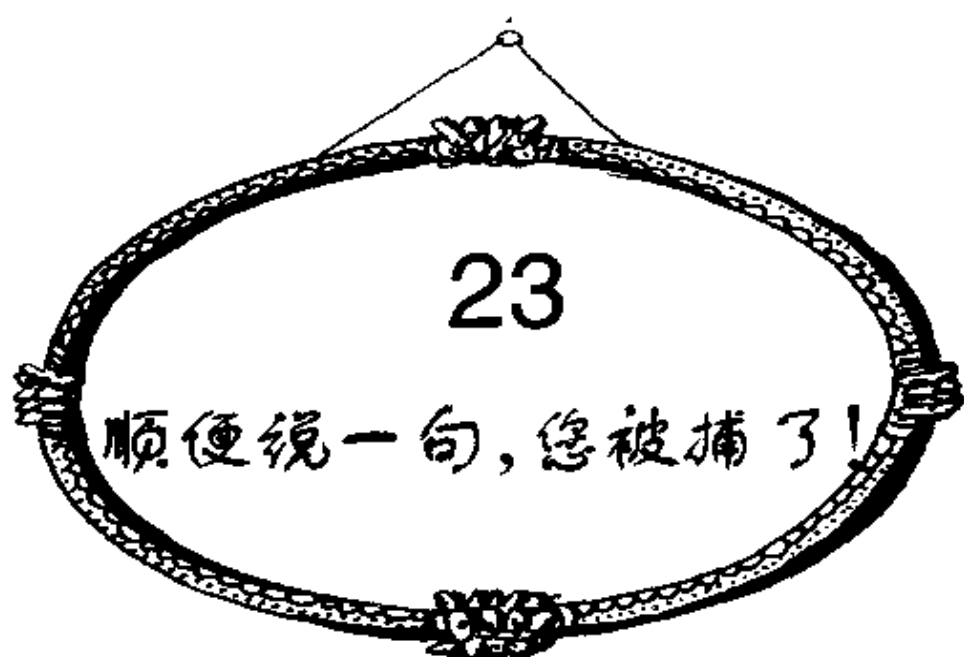
“别说早了，别说早了！你们有没有忘记，我把你们脚镣的钥匙放在我的背心口袋里了？钥匙在哪儿，喏，就在这儿，在我的手按住的地方。呵呵，呵呵呵呵，不给我松绑，你们怎么拿到钥匙呢？你们倒是给出主意看！那胡椒手枪，卡斯佩尔！这会儿它没装药呢！它对你毫无用处！呵呵呵呵……”

卡斯佩尔，赛伯尔和奶奶如同当头挨了一棍。霍琛布鲁茨说的可是实情。真笨，怎么没有想到钥匙呢？可是情急之下怎么能想得面面俱到呢？

“看到你们懊丧的面孔，我简直要笑死！”霍琛布鲁茨大笑道，“说实话，真要笑死人！”

接着他一改腔调，以一种暴怒的语气说道：

“过来！你们这些可怜的低能儿！还要让我在这里等多久？先帮我把绳子解开，往后的事嘛还可以商量商量，快呀他妈的！”



在这段时间里，警长阿洛依斯·狄姆莫瑟尔先生也没闲着，带着施萝特贝克夫人的良好祝愿，用索子牵着瓦斯蒂，警长急急忙忙进入了大森林。在老石十字架附近，瓦斯蒂嗅到了大盗霍琛布鲁茨的踪迹。这瓦斯蒂真是一条出色的猎犬，它鼻子贴地一个劲儿向前跑，弄得警长几乎赶不上它的脚步。

“好好干，瓦斯蒂！”他边跑边喘气，“把你的活儿干好，要是逮住了大盗贼，少不了给你香肠吃，香肠，懂吗？”

“汪！”瓦斯蒂叫道，“汪汪！”这就是说，它已经听懂了警长的话。

打这会儿起它加倍卖力干活。狗儿们喜欢在一些特定的树干旁翘腿撒尿的习惯，它都放弃了。

“它究竟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呢，这真是个谜！”狄姆莫瑟尔先生暗自思索。

踪迹在被查封钉死的强盗洞门前戛然而止。一看这局面，警长简直失望到了极点。这事可不对头呀！

“你肯定弄错了，瓦斯蒂！”警长嘟囔道。

“汪！”瓦斯蒂叫道，“汪汪！”这是说，它肯定没搞错。

“不！”狄姆莫瑟尔先生反驳道，“你弄错了！彻头彻尾搞错了！那香肠你今天是吃不成了……唔，洞里有动静！”

狄姆莫瑟尔先生一手挡在耳后倾听着。没错，强盗洞里有人在吼叫。这可以听得很清楚。听声音那是大盗霍琛布鲁茨！









“我的天!”狄姆莫瑟尔警长想道,“洞子已被依法查封,尽管如此,那家伙还盘踞在里面,这事真令人不可思议!”

再也顾不得多想,他就猛力扯开洞口的木条。然后他拔出佩刀,拉下头盔罩住前额,上前一脚踹开洞门。

“汪! 汪汪汪汪!”瓦斯蒂狂吠着,没等警长狄姆莫瑟尔阻拦,就“呼啦”从他身旁扑进洞去,紧接着就响起了大盗霍琛布鲁茨哭爹喊娘的叫声:

“啊哟,啊哟! 快把这畜牲弄开哟! 哪里来的鳄鱼嘛! 这畜牲要把我活吞了!”

狄姆莫瑟尔警长深知自己职责之所在。

“瓦斯蒂!”他喊道,“不得在法律之前采取惩治行动,趴到我脚下来! 霍琛布鲁茨! 顺便说一句,您被捕了! 别干蠢事,乖乖地给我走过来!”

“我不能过来,警长先生!”

“你说什么?不能过来?别引人发笑了,小子!”

狄姆莫瑟尔先生大步进洞,这才发现,霍琛布鲁茨被绑在扶手椅上。卡斯佩尔、赛伯尔和奶奶站在旁边齐声欢呼道:

“谢天谢地! 警长先生,您来得正好!”

狄姆莫瑟尔尴尬地摆摆手。

“我又来晚了一步,”他叹息道,“霍琛布鲁茨已无法反抗,我只消把他带走就行了。整个事件中,我所做的仅此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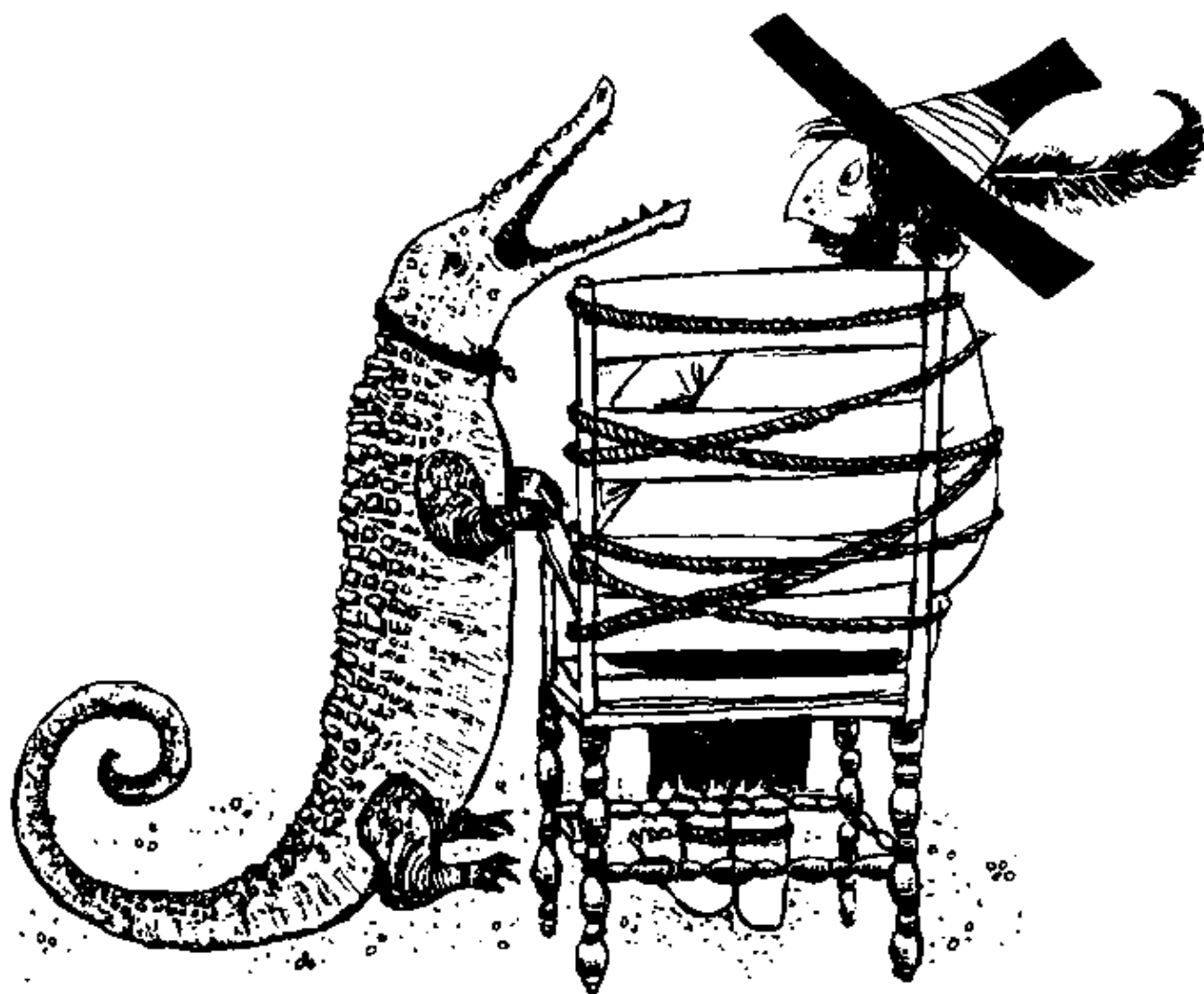
卡斯佩尔晃动晃动脚镣。

“您没有看到我们被锁住了吗？霍琛布鲁茨把钥匙放在他的马甲口袋里。我们几个奈何他不得……”

“噢？”狄姆莫瑟尔先生叫道，“这可是我们可爱的瓦斯蒂大显神通的时候了。”

“汪汪，汪汪汪汪！”瓦斯蒂狂吠着朝大盗贼扑去。

“别，别这样，求求你们把这条鳄鱼牵开，”霍琛布鲁茨乞怜道，“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保证乖乖儿的！”





接下来的事儿，松绑，取钥匙就轻而易举了。卡斯佩尔先帮奶奶松开镣铐，然后是赛伯尔，最后是自己。

“您瞧，您根本就没有来晚嘛！”奶奶对狄姆莫瑟尔警长说道，“我们真得好好地谢谢您！”

“别客气，别客气！”警长先生谦虚地摇摇手，“我只是在尽我的职责！”

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如同阳光照射在一只擦了五遍的铜锅上，正光彩得要命哩。





到了后半晌，一行人兴高采烈地回城了。警长阿洛依斯·狄姆莫瑟尔先生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开道，一脸公事公办的庄严神色。奶奶坐在自行车后架上，侧身向左，两腿舒坦地晃悠着。她的一只手不时地向路边站着的人招着，另一只手牵着绳头，那长长的绳子另一端拴着被擒的大盗贼霍琛布鲁茨。

“走快点，走快点嘛！不要总是有气无力的嘛！”

霍琛布鲁茨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鹰钩鼻子每分钟都在拉长。由于气恼，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竟会落到这步田地！”他嘟囔道，“这种结果……竟然……”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他俩分穿着狄姆莫瑟尔先生那套失而复得的，如今越发显得神气的警服。赛伯尔把警察帽盔套在自己的绿色阔边帽上，还把大

马刀扛在肩头。卡斯佩尔身穿蓝色的、镶着银纽扣的制服，衣服太大了，就像长袍似的直晃荡。装着赎金的铁皮壶由他俩轮流拎着。这会儿轮着赛伯尔拎，卡斯佩尔牵着瓦斯蒂。

“汪、汪汪！”瓦斯蒂不时吠叫。只要大盗贼走得太慢，它就会毫不留情地扑向他的腿肚子。









就这样，一行人把大盗霍琛布鲁茨押到了警察分所。霍琛布鲁茨被锁在放扫帚和杂物的大橱子里，由卡斯佩尔、赛伯尔和瓦斯蒂严加看守。奶奶赶紧往家里跑，她要去准备晚饭。狄姆莫瑟尔警长向县城警察局挂电话，向上级作警务报告。

“是！督察员先生！您说得对！事关臭名昭著的大盗霍琛布鲁茨！……您问他这会儿关在哪里？暂时关押在杂物柜里呢——是的，严加看管！您可以派人来把他押走。您说什么？我说的是把他押到县城去，督察员先生，押——走——”

六点钟刚过，一辆警车载着七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开到分所，把霍琛布鲁茨押往县城。卡斯佩尔，赛伯尔还有警长以及瓦斯蒂，一直看着警车绕过市政厅扬尘而去。

“会把大盗贼怎样？”卡斯佩尔问道。

狄姆莫瑟尔先生捋捋髭须。

“先送进监狱，然后对他起诉。”

“噢，”赛伯尔说道，“再从牢里跑出来怎么办呢？”

“不可能！”狄姆莫瑟尔先生说道，“县城监狱可不是消防队停车房。再玩什么盲肠炎发作之类的把戏也不管用了！”

他锁上办公室的门，然后大伙儿一道回家，奶奶做好了晚饭正等着他们呢。一进家门大家就闻到，整个屋子充满难以形容的香气。

“奶奶！”卡斯佩尔惊异地问道，“今天不是星期天，商





店都不开门吗?你从哪儿弄来的香肠啊!”

“是啊,”奶奶眨眨眼睛说道,“人人各自有门道嘛。”客厅里面,桌子已经铺好。给狄姆莫瑟尔警长准备了满满一大杯啤酒,在灶角里给瓦斯蒂准备了一只平底盘子。奶奶把油煎香肠外加熬酸菜端到桌上,晚宴开始了。

“干杯!”狄姆莫瑟尔警长举起大啤酒杯高喊,“为所有帮助我重新逮住大盗霍琛布鲁茨的人干杯!同时也深深感谢施萝特贝克夫人!”

奶奶点点头。她早已想过今晚应该邀上施萝特贝克夫人。

“我怎么去请她呢?她住得离这儿实在太远了。”

话音刚落门铃响了。卡斯佩尔跑去开门。他一下子几乎怀疑自己看错了。原来是施萝特贝克夫人摇摇摆摆进了门。

“是您哪!”奶奶惊喜地叫道,“您怎么知道……”

“靠本事呗,”施萝特贝克夫人把单眼镜夹到右眼下,“我就是吃这碗饭的嘛。”

瓦斯蒂冲上前来欢迎女主人,由于太激动,差点儿把主人撞倒在地。

“我的好狗,我的乖狗!”施萝特贝克夫人抚着它的口鼻说道,“作为主人我真为你骄傲。”

“这话一点不错!”警长狄姆莫瑟尔先生叫道,“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它更出色的警犬了!”

施萝特贝克夫人深有感触地叹叹气。



“话虽这么说，”她伤心道，“我情愿它重新变回一条猎獾犬，一条完全普通的、小小的猎獾犬。”

卡斯佩尔赶紧安慰她，他保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瓦斯蒂重新恢复本来面目。

“不管怎么说，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卡斯佩尔说道，“赛伯尔，咱俩一齐来想办法，怎么样？”

“一句话！”赛伯尔说道，“明天早晨起，咱们就一齐来想主意，哪怕绞尽脑汁……”

这是一个美好的，长长的夜晚，哪怕时过境迁他们也会回忆起这个夜晚。

奶奶当然把霍琛布鲁茨用自行车把她拐走的过程，细述给施萝特贝克夫人和狄姆莫瑟尔警长听。警长呢，总是不失时机地举杯致意。

“了不起！”他总是喊道，“太令人敬佩了！”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随时关注着瓦斯蒂面前的平底盘，保证它有足够的香肠吃。

他俩放开肚皮大吃油煎香肠外加熬酸菜，一直吃到肚皮胀鼓鼓为止。他俩感到自己是最幸福的人，这种幸福，无论是谁拿什么东西来也不换，哪怕是玩过山车的长期免费门票都不换，不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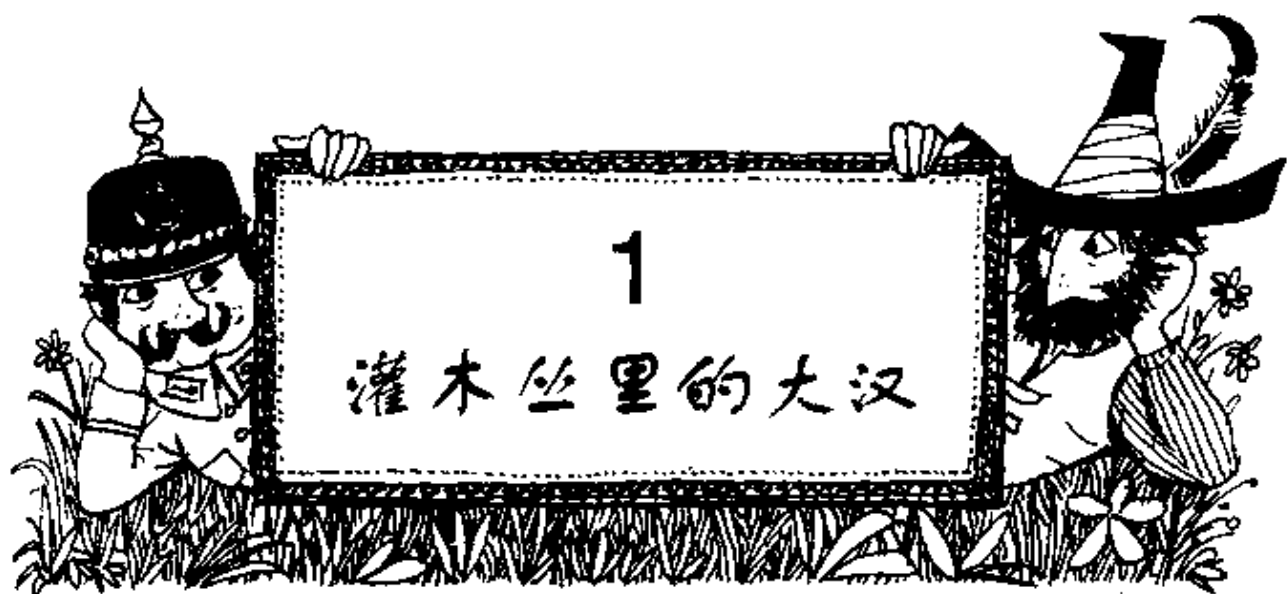


# 大盗贼・卷三









一天，卡斯佩尔的奶奶拿着洗衣筐子来到园子里。她想在屋后拉上晒衣绳，晾上几件衬衣和手帕。

这是金秋里一个美好的日子，翠菊绽放，向日葵从篱芭上探过头来，朝着院子里问好。园子角落的一堆复合肥料上，一些南瓜快要成熟。这当中共有五个大的，九个中等的和六个小的。这些南瓜是奶奶根据她姨妈的秘传亲手培植的。据说那些小的吃起来带杏子味；大的呢，颇像巧克力；那些中等大小的呢，外层像搅奶油，里头却是草莓味。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并不把这些南瓜放在心上。因而奶奶认为，正因为如此，当他俩尝到这些南瓜时才会有更大的惊喜。“眼下最要紧的是，再有几天暖暖和和就差不多了。”奶奶想道。

她把装有衬衣和手帕的洗衣筐放到通常晒衣服的地方，正准备拉上晒衣绳，“咔嚓”——灌木丛里突然响了一





声。奶奶一看，在黄毛果和榛子丛中露出一张汉子的脸来。这张脸，奶奶再熟悉不过了。这个头戴黑帽子，上插长野鸡翎的无赖曾两次抢劫过她，有一次甚至绑架过她。

“这一回可不能再让他得逞！”奶奶暗下决心。她鼓起百倍的勇气，用一种大概只有她自己听起来抖得不那么厉害的声音，严厉地问道：

“您又到我的园子里来了，霍琛布鲁茨先生？”

“您这不是看见了嘛。”

那强盗点点头，打算从藏身之处走出来。奶奶赶快握紧手里装晒衣夹子的布袋，喊道：

“不许动！否则我用衣夹袋子揍您的脑瓜，让您以后戴不得任何帽子！举起手来！”

霍琛布鲁茨根本想像不到，近来奶奶有了晚上入睡前读读有关强盗的故事的癖好。她已经学到了对付强盗的招数。霍琛布鲁茨一面小心翼翼地举起双手，一面向奶奶保证，他来此并无恶意。

奶奶打断了他的话。

“别白废口舌胡编乱造了！”奶奶朝他喊道，“我只想知道，您这回又是怎么成功跑出来的？不是说县城监狱固若金汤，绝对无法脱逃的吗？”

“这话不假。”

“那么您又是怎么出得来的呢？”

“由于本人表现良好，今天早晨我被释放了，提前释放。”







奶奶以为自己听错了。

“您尽管撒谎吧，霍琛布鲁茨先生！”

霍琛布鲁茨用三根手指捂住胸口，赌咒发誓道：

“我如果扯谎，让我立即倒地暴毙，让我得麻疹……  
喏，我这里有释放证书，上面都写着呢。”他从马甲口袋里  
掏出一张纸来，“您不相信我，总该相信它吧！”

奶奶向后倒退了一步。这当儿她心生一计，但愿别让  
这强盗看出破绽来。

“我没法读，”她说道，“要读就得戴夹鼻眼镜。”

“您说什么？”霍琛布鲁茨惊讶地说道，“您鼻子上不是  
夹着眼镜了吗？呵呵呵呵……”

“这副眼镜嘛，”奶奶毫不尴尬。她对自己的从容不迫  
颇感惊异，“这是我用来望远的眼镜，用它无法阅读，要阅  
读得戴看近的眼镜。”

她把手伸到围裙的左边口袋里掏了一掏，脸上怔了一  
怔；又伸手到右口袋里摸了摸，又怔了一怔。奶奶虽说平常  
并没有刻意练习过骗人，这会儿表演得挺得心应手。

“唉，用两副眼镜，这真是够蠢的，不是丢三，就是拉  
四。那副看近的眼镜嘛，我想是放在洗衣房里啦。在洗衣房  
左后面，洗涤锅旁边的壁架上。霍琛布鲁茨先生，您能不能  
也做做好事，帮我去把眼镜拿来？”

“没问题！奶奶。”

霍琛布鲁茨折好了那张纸，把它放好，然后向洗衣房  
走去——奶奶蹑手蹑脚地跟在他后面。



这洗衣房除了两个装着毛玻璃的小窗户，只有一扇门。霍琛布鲁茨不知底细，奶奶却是心中有数。当他一走进洗衣房，奶奶就关门上栓，并把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然后拔出钥匙藏在围裙口袋里。

“剩下的事交给警察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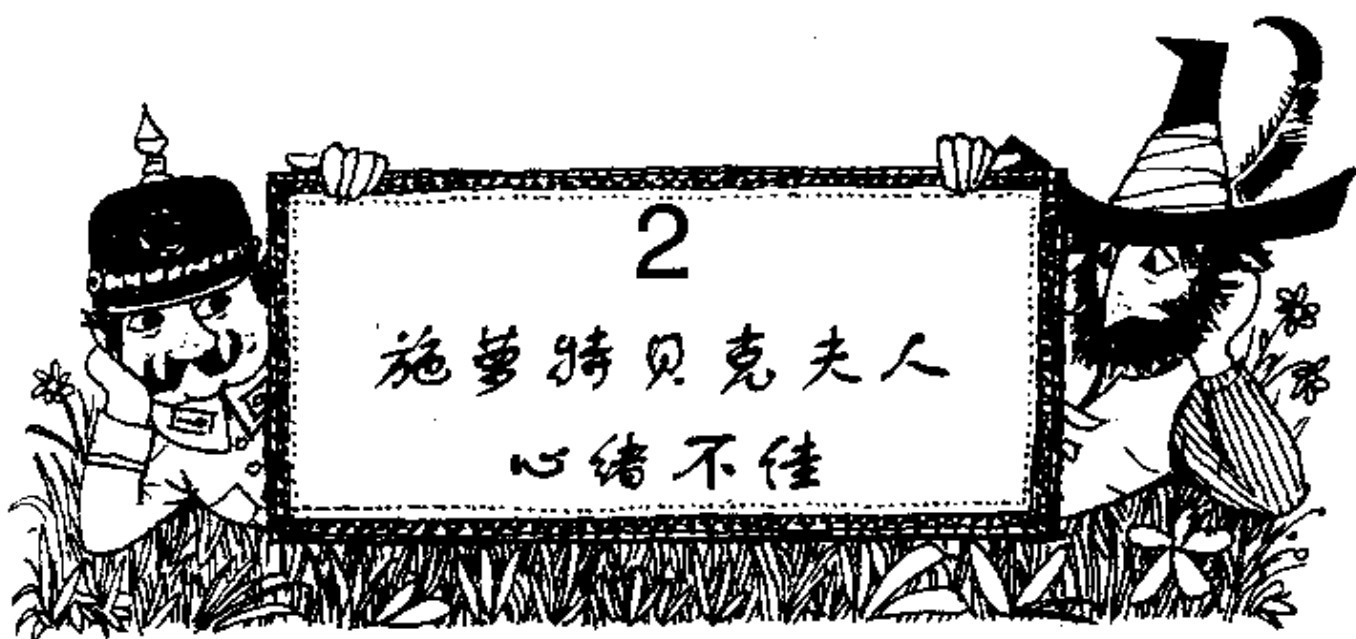
这以前，奶奶还顾不上害怕。现在霍琛布鲁茨入了牢笼，奶奶却周身发起抖来。由于恐惧，她一忽儿发冷，一忽儿发热。眼前的园子团团乱转，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喊：

“救命！救——命哪！”

然后她紧闭双眼，晕倒在地。







一段时间以来，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经常到施萝特贝克夫人家作客。他俩曾向她许诺过，要想方设法帮助鳄鱼狗瓦斯蒂恢复本来面目。打这以后，每当他俩来玩，施萝特贝克夫人总是用茶和香肠面包招待他们。

就拿今天来说吧，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也在享用她的面包和茶呢。施萝特贝克夫人坐在窗户旁的一把靠背椅上，沮丧地吸着一根粗大的黑色的雪茄。瓦斯蒂躺在她的脚旁，它发出一种心满意足的呜呜声，还不时地摇摇尾巴。

年轻的时候曾是一条长毛猎獾犬，由于施萝特贝克夫人的疏忽，有一日将它变成了一条鳄鱼——这些对于瓦斯蒂来说，并没有多少影响，可是施萝特贝克夫人却为这个失误深深自责。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听她讲瓦斯蒂的遭遇，几乎都能背出来了：怎么会起念头去变瓦斯蒂，怎么想尽一切办法来把它变回去，怎么彻底失望……如此这般。今







天施萝特贝克夫人又从头说起，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耐着性子听。

“最后一次我绝望了！我干脆把那本魔法秘典塞进火炉，把它给烧了！”她总结道，“我是一个通过了国家级考试的千里眼专家，可是我并不是一个学业有成的巫婆。职业生涯中，一个人最好不要去碰他懂得不多的事情！”

“话虽这么说，”卡斯佩尔说道，“您要是不把那本秘典扔到炉火里烧掉就好了。您可以把它送给赛伯尔和我嘛。”

施萝特贝克夫人撩起她那从早到晚不离身的晨服，用下摆擦擦鼻涕，以一种深沉的、烟熏火燎出来的嗓门问道：“送给你们？”

“那咱俩早就可以借此帮助瓦斯蒂了。唉，烧了就烧了吧，只是您应该再有耐心些！”

在奶奶的屋顶阁楼上挂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袋子。有的袋子里装着药草和树根，有的装着晒干的树叶和树皮，那些都是奶奶用来治疗各种疾病的药材。

“也许，”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曾经思索道，“在这些药材里碰巧有治疗魔法走火的呢，就像有些药材治疗肚子疼和发寒热有奇效那样？”

依照他俩的看法，给瓦斯蒂进行药草和树根的治疗不会有害。几个星期以来，他俩就拿奶奶储藏的药材对它进行试验。虽说是在碰运气，但他俩还是严格按照药草名称第一个字母的排列顺序，有条不紊进行的。

用的第一味药是茴香粉，接着是干的山金车根，以后



又是结页草汤，再后用罗勒草，还有蜜汁苦苣荬以及金鸡纳霜树皮，蜀葵、龙胆草等等，不一而足。一直到今天，他俩又用款冬熬汤给瓦斯蒂喝。

真遗憾，所有的治疗到目前毫无疗效。

不过，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从上上个星期四起，瓦斯蒂开始拒绝一切荤食，改为吃素。肉食碰也不碰，却对生菜沙拉表现出极浓的兴趣。对甘蓝、西红柿、小红萝卜、葱头等等来者不拒，顶爱吃的是腌黄瓜，嚼起来有滋有味如同短香肠。

“我可怜的瓦斯蒂，”施萝特贝克夫人哀叹道，“你经历了种种不幸，如今又变成了一条吃素的鳄鱼！我不知道这些治疗是不是对头。说不定哪一天它“喔喔喔”啼起来呢？或者“咩咩咩”叫起来呢？或者“呱儿、呱儿”嘶鸣起来呢？这么搞下去，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谁也难料定。”

“可是没准哪一天它又变回一只猎獾犬呢？”卡斯佩尔说道。

可是施萝特贝克夫人心绪不佳。她没有答话，却伤心地哭了起来，她绞着双手，大粒大粒的泪珠滴落到雪茄上，抽抽噎噎，好不悲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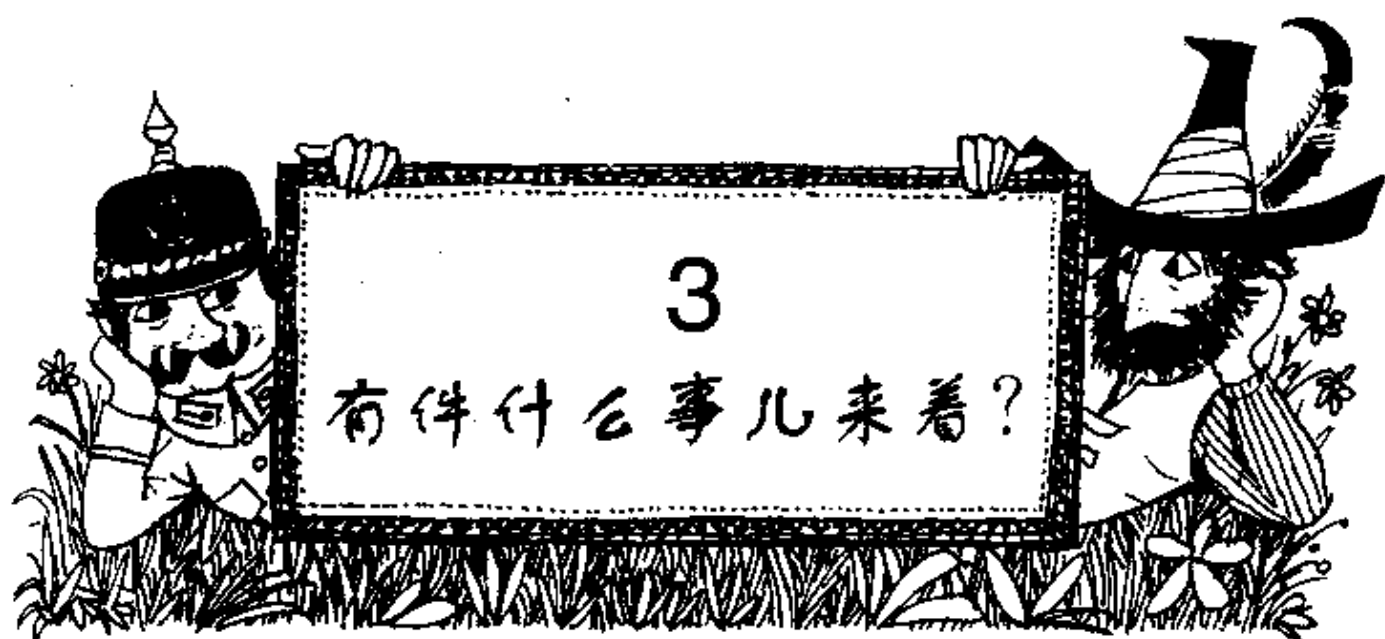
“瓦斯蒂的痛苦和不幸都是我造成的！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有责任！”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试图安慰她，可是不管用。不一会儿她号啕大哭起来，号得悲痛欲绝，看样子在短时间内是不会住声的。



这样一来两个小家伙赶快把面包吃完。他俩临走时抚抚瓦斯蒂的背,说声“再会”,就自管离开了房间。让施萝特贝克夫人哭个痛快,他俩可得回家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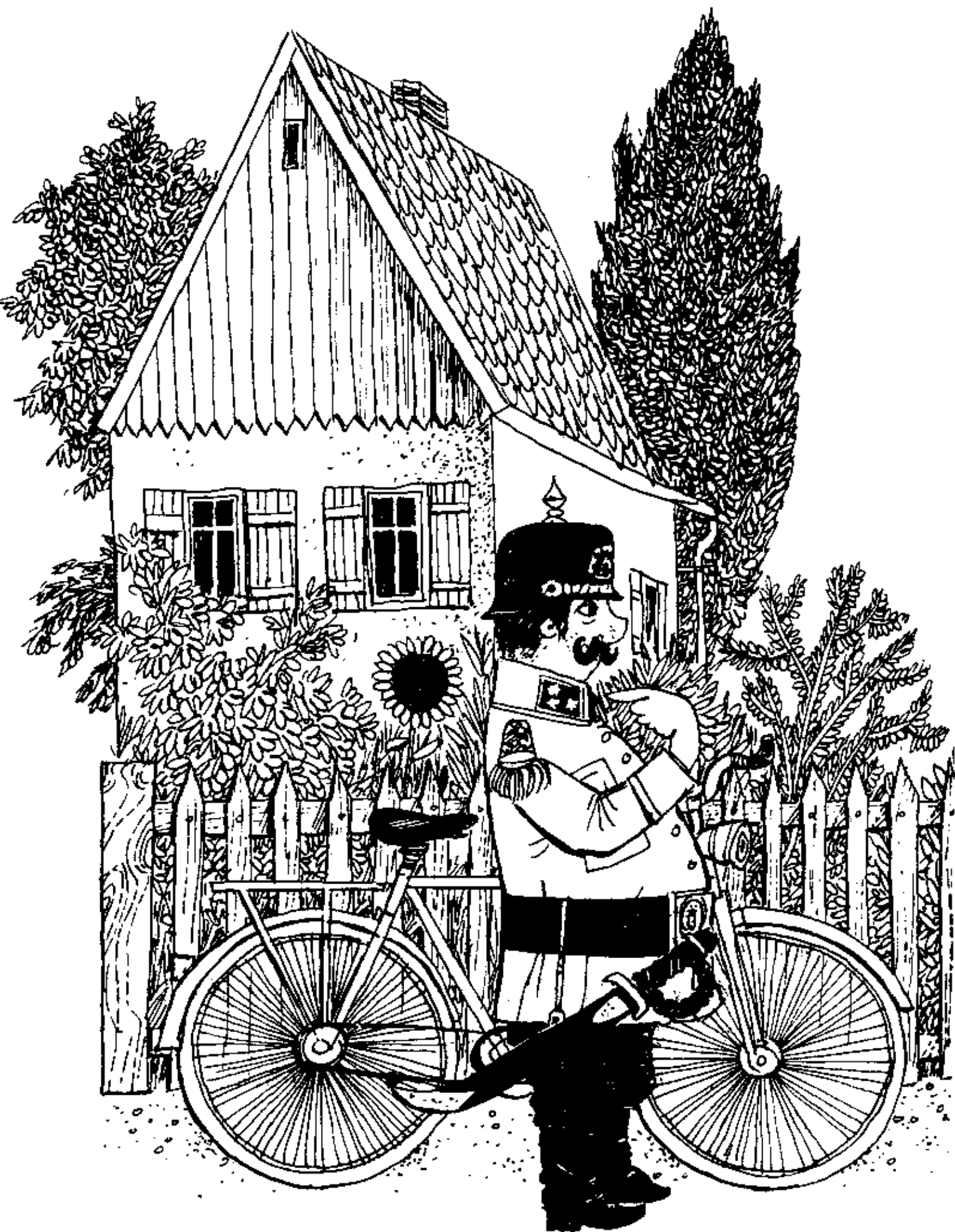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刚刚走到奶奶的院子门前，就听到一阵自行车铃铛响。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是警察分队长阿洛依斯·狄姆莫瑟尔先生全速骑着车子在最近的一个街角拐弯哩。瞧他的架势：左手又握车把又按铃，右手捋着他的鬃须。阳光照得他制服上的银扣子直晃眼，靴子和腰带熠熠生辉。狄姆莫瑟尔先生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有人刚刚在他身上从头到脚打了蜡，仔仔细细抛了光一样。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知其原委。早晨吃早点的时候，奶奶朗声读报，说狄姆莫瑟尔警长由于功勋卓著已于本月一号破格提拔为警察分队长，小城居民自然无不赞许云云。

“您好，狄姆莫瑟尔先生！”

两个小朋友一个挥舞尖顶帽，一个挥舞阔边帽向他致意。

“向您致以最亲切的问候！狄姆莫瑟尔先生！我们祝贺



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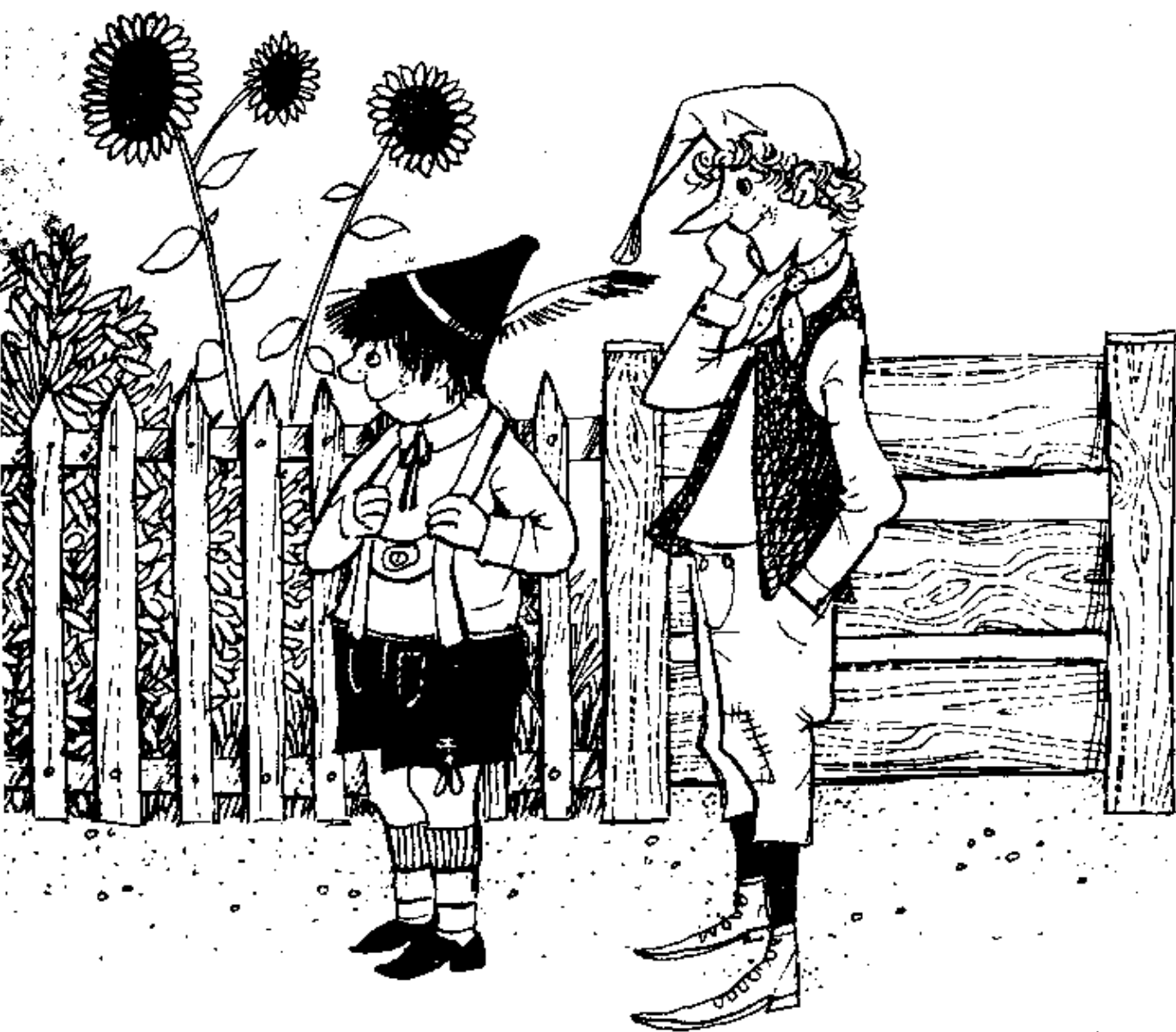
“谢谢! 十分感谢!”狄姆莫瑟尔先生刹住车, 车轮嘎吱作响, 然后扬腿下车, “这事儿你们已经知道啦?”

“是啊!”卡斯佩尔说。

“你们对它满意不满意?”

“对谁?”赛伯尔问道。

狄姆莫瑟尔先生自豪地用食指指着自己的领章。







“我说的是这第三颗星啊！我的房东冯特米切尔太太刚刚帮我缝上去的。”

“冯特米切尔太太真不错，真不错。”卡斯佩尔赞道。赛伯尔也强调，狄姆莫瑟尔先生让女房东缝上去的这颗星，帅得不能再帅了。“奶奶看到这颗星也会赞叹不已的。”卡斯佩尔说道。

狄姆莫瑟尔先生把自行车往园子篱笆墙上一靠，把蓝色制服拉拉挺，把帽盔扶扶正，跟着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进



了屋。门没有锁上，厨房的窗子大开着，屋里也没见奶奶的踪影。

“可能在园子里，”卡斯佩尔道，“或者是在洗衣房里吧。”

两个小朋友最终找到奶奶时，实在吓得不轻。老太太僵僵地躺在草地上，两眼紧闭，鼻尖高耸，双臂摊开。

“奶奶！奶奶！”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弯身向她，“你倒是说点什么呀，奶奶！你不能应声吗？”



“不能，”奶奶虚弱不堪地说，“我晕过去了。”

赛伯尔跑去拿浇花壶，卡斯佩尔拖来了水龙带。就在卡斯佩尔打算扭开龙头的当儿，奶奶的眼睛睁开来了。在抢救行动开始前的一刹那，奶奶复苏了。

“卡斯佩尔！”她叫道，“赛伯尔，你们回来了，这下可好了！”

然后她才发现狄姆莫瑟尔先生也在旁边。

“您得原谅，刚才我没有看见您。”她委顿不堪地说道，“人不可能每天都晕厥的，您说是不是？”

她拉拉自己的围裙，眉头皱成一团，好像是在拼命回忆什么事情。

“有件什么事来着，”她说道，“对，有件事我想对您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可是，是件什么事来着？”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偷偷地向她使眼色，一个拉拉自己的衣领，另一个张开三个手指头，对着狄姆莫瑟尔。

“你们在干什么？”奶奶问道，“总是这么鬼鬼祟祟的！”

奶奶总是不明白，卡斯佩尔只好明说了。

“你不是想向狄姆莫瑟尔的提升表示祝贺吗？”他直截了当地说。

“当然当然，这也是一件事。”

奶奶先是说了一番庆贺的话，接着又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还有件事儿来着，”她小声道，“是有件事儿来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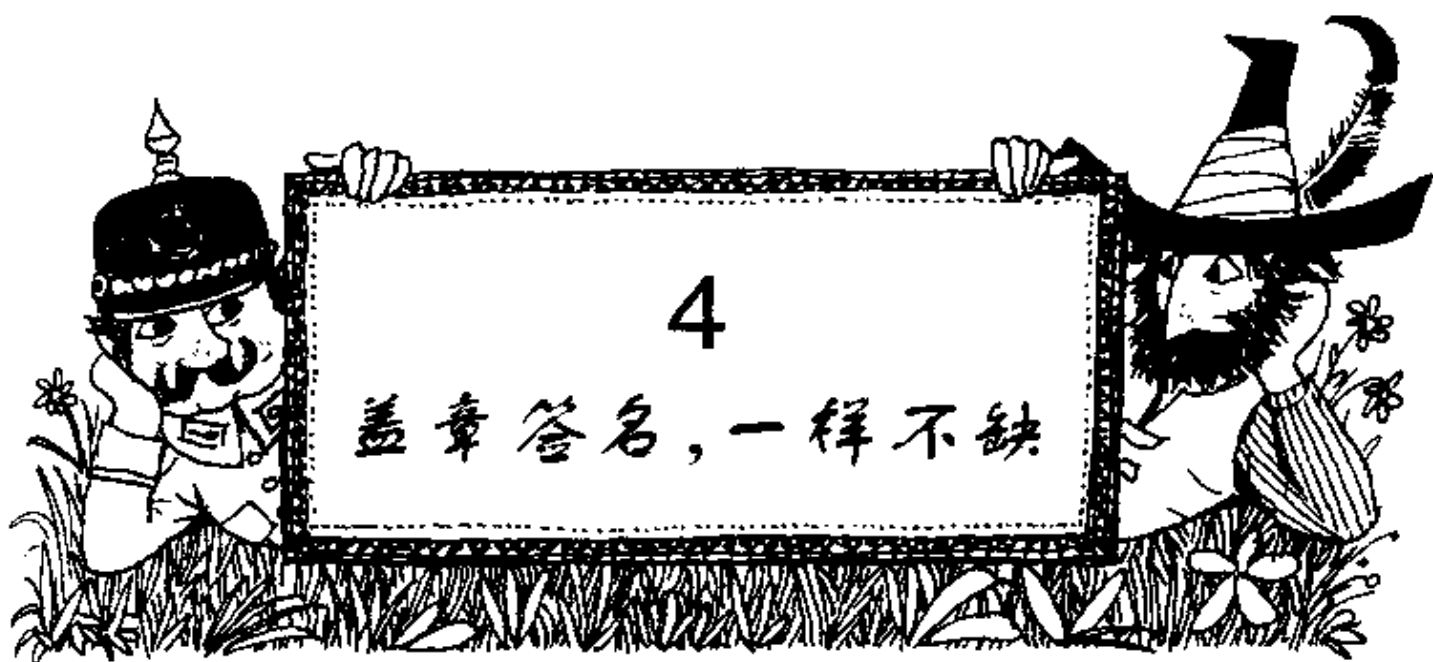
奶奶的冥思苦想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就在这时有人在洗衣房内使劲撬门道：





“开门，开门！”这是一个粗鲁的男人的大嗓门，听上去挺熟悉的，“有人把我非法拘禁在这里！你们倒是开门哪！我的老天！”





卡斯佩尔、赛伯尔、狄姆莫瑟尔先生和奶奶都好似当头挨了一棍，人人大吃一惊。怔了一会儿才想起该采取什么行动。

狄姆莫瑟尔先生一马当先。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拔出佩刀。

“霍琛布鲁茨！”他打雷一般地吼道，“您被包围了！马上给我出来！不许丝毫反抗！听懂了吗？”

“懂是懂啦，”霍琛布鲁茨在门后说道：“只是——我出不来呀！卡斯佩尔的奶奶把我锁在里面啦！”

“卡斯佩尔的奶奶？”

奶奶一下子抱住自己的脑袋。

“这下对了！狄姆莫瑟尔先生！这会儿我又想起来了！”她得意地环顾一下四周，“是我干的，也许您不敢相信吧？”

“不管怎样，干得漂亮！”



狄姆莫瑟尔先生将佩刀插回刀鞘，抽出铅笔，打开记事簿。

“请您报告一下经过，以便记录在案！”

奶奶正想打开话匣子，报告她如何不动声色地让强盗上了钩，如何将他锁进洗衣房——可是霍琛布鲁茨打断了她。

“开门！”他大叫道，“我受够了！真见鬼，我是从县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我可以对此加以证明！”

狄姆莫瑟尔先生向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眨眨眼睛，似乎在说，瞧那家伙竟然把我们都当成头号大傻瓜。

“别引人发笑了！霍琛布鲁茨！您——被释放？还有什么更离奇的谎言您编不出来？”

“可这是事实！警长先生！您应该相信我！”

狄姆莫瑟尔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有两桩事您得弄明白，霍琛布鲁茨！第一，从本月一号起我已被正式提升为警察分队长！第二，我对与您闲聊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您愿意跟谁去乱侃去侃好了，就是别来找我！”

“我没有扯谎！”霍琛布鲁茨反复强调，“您愿意看看有关证明吗？您只消把门打开，我就可以把证明递给您看！”

狄姆莫瑟尔先生才不会那么快上当呢。为了让奶奶、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放心，他简短有力地说：“门当然得关着！”

“怎么看证明呢？”霍琛布鲁茨问道，“我的释放证明！”

“门下面有一道缝，有必要的話，您可以把它从下面塞过来！”

“这当然好啰！”霍琛布鲁茨叫道。听得出他的声音变轻松了，“这真是个好主意！”

接着是一阵窸窣窣窣的声音。再看，从门与门槛的隙缝里，一张折了两折的纸被推了出来。卡斯佩尔和赛伯你正想弯腰去拿，狄姆莫瑟尔却把他俩挡住了。





“这是警方的事情!”

他亲自弯下腰拣起那张纸,直起身来将它展开,然后开始念。他不出声,只见髭须在颤动。念着念着,他脸上现出越来越迷惑不解的表情。

“那上面说什么?”卡斯佩尔急于知道。

狄姆莫瑟尔先生解开最衣服上面的一颗领扣,他似乎有些透不过气。

“这文件是真的。遗憾,我们得放他出来。”他说道。

“霍琛布鲁茨?”奶奶手足无措了。

“他是依照合法手续释放出来的,盖章签字一应俱全。那么请您把门打开,我最尊贵的奶奶!”

奶奶从围裙口袋里拿出钥匙,犹犹豫豫地插进锁孔,一面说着:“责任可得由您来负。”

门锁“咔嗒”两下,栓子拉开。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屏住呼吸。

霍琛布鲁茨将门推开,走到空地上。他将强盗帽子向后脑勺推了推,眯起眼睛瞧瞧太阳。

“您是怎么来到这园子里的?”狄姆莫瑟尔先生没好气地问。

“从园门走进来的呗。”霍琛布鲁茨答。

“您到这儿找什么?”

“我想到这里来给奶奶问个好,顺便向她道歉。当年……我想您应该知道……”

“我当然知道!”狄姆莫瑟尔先生嚷道,“您知道我还知









道什么吗？只要您稍有触犯法律的行为，马上就会把您抓起来送到您这种人该去的地方，那就是牢房！这事是明摆着的！”

霍琛布鲁茨侧着脑袋。

“您就是不相信我——可是我已经下了决心做一个规矩诚实的人。当年的强盗，如今的好人——我起誓！”

“您还有什么说的？”狄姆莫瑟尔继续呵斥道，“快滚蛋吧，早点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霍琛布鲁茨把手一伸：“先把释放证明还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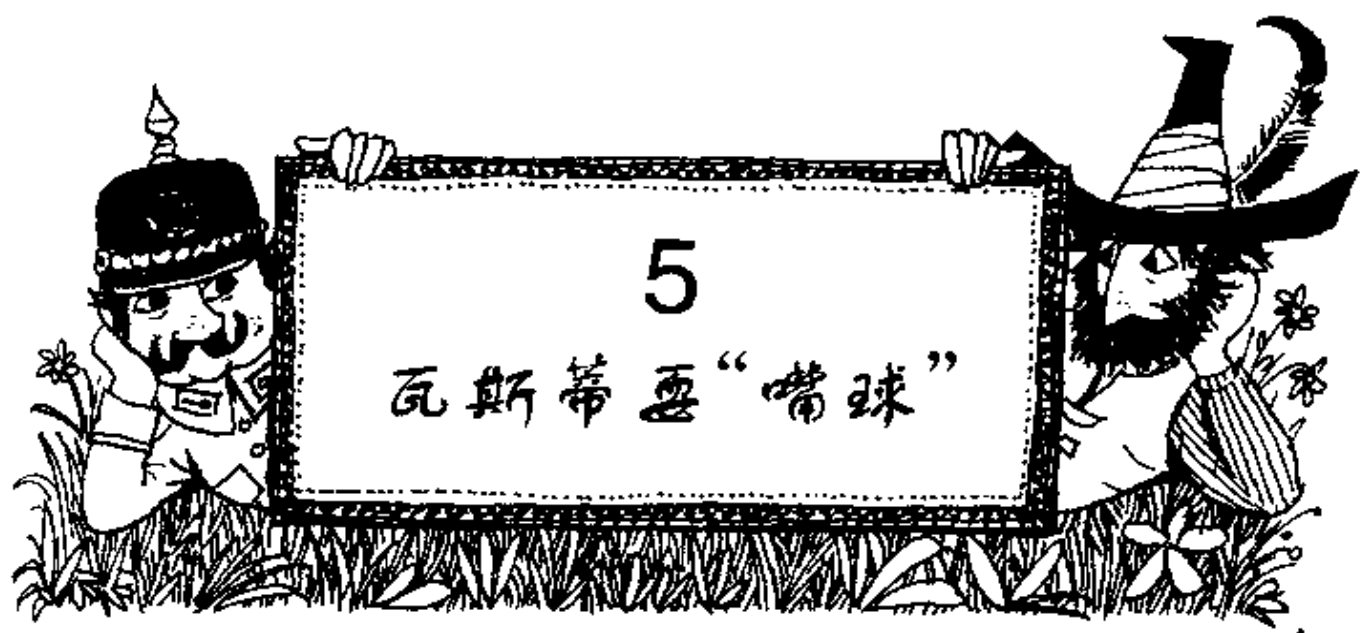
“拿去吧！”狄姆莫瑟尔先生吼道，“带着它下地狱去吧！您得时刻牢记警方有足够的方法与途径对您的一举一动加以监视，例如，借助于一位夫人以及她的水晶球的帮助！”

“难道您还没有听见，我已经下决心洗手不干了吗？”霍琛布鲁茨问道，“我得向您说几遍，您才会相信我是当真的呢？再见！祝你们大家幸福愉快！”

他把释放证明放进马甲口袋里，举手碰了碰帽沿，便离开了园子。

卡斯佩尔、赛伯尔、狄姆莫瑟尔先生以及奶奶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多少仍有受骗的感觉。突然一阵刺耳的自行车铃铛声把大家从沉思中惊醒过来。

“我的自行车！”狄姆莫瑟尔先生惊得连胡子都变了色，“霍琛布鲁茨又把我的自行车偷跑了，这已是第二遭了！”



刚才的这番激动实在没有必要。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正要拔腿飞奔追赶强盗，却见霍琛布鲁茨主动返回了园子。他推着狄姆莫瑟尔的自行车，把它斜靠到长椅上。

“您忘了上锁了，分队长先生！我想，还是帮您把它放进来好。”

说完，他摘帽为礼，作最后告别。

狄姆莫瑟尔先生如同挨了一击，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时间长达半分钟又三十七秒，才缓过劲儿来开口说话。虽然他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官员，而且又在执行公务，他还是向奶奶说道：“劳驾，奶奶，我想来杯烧酒。”

“是啊，烧酒能稳神定惊。”奶奶说道。这会儿她也想来上一口。当她急急回屋拿酒的当儿，狄姆莫瑟尔先生转向卡斯佩尔和赛伯尔。

“快到施萝特贝·克夫人家去，”他交待任务道，“告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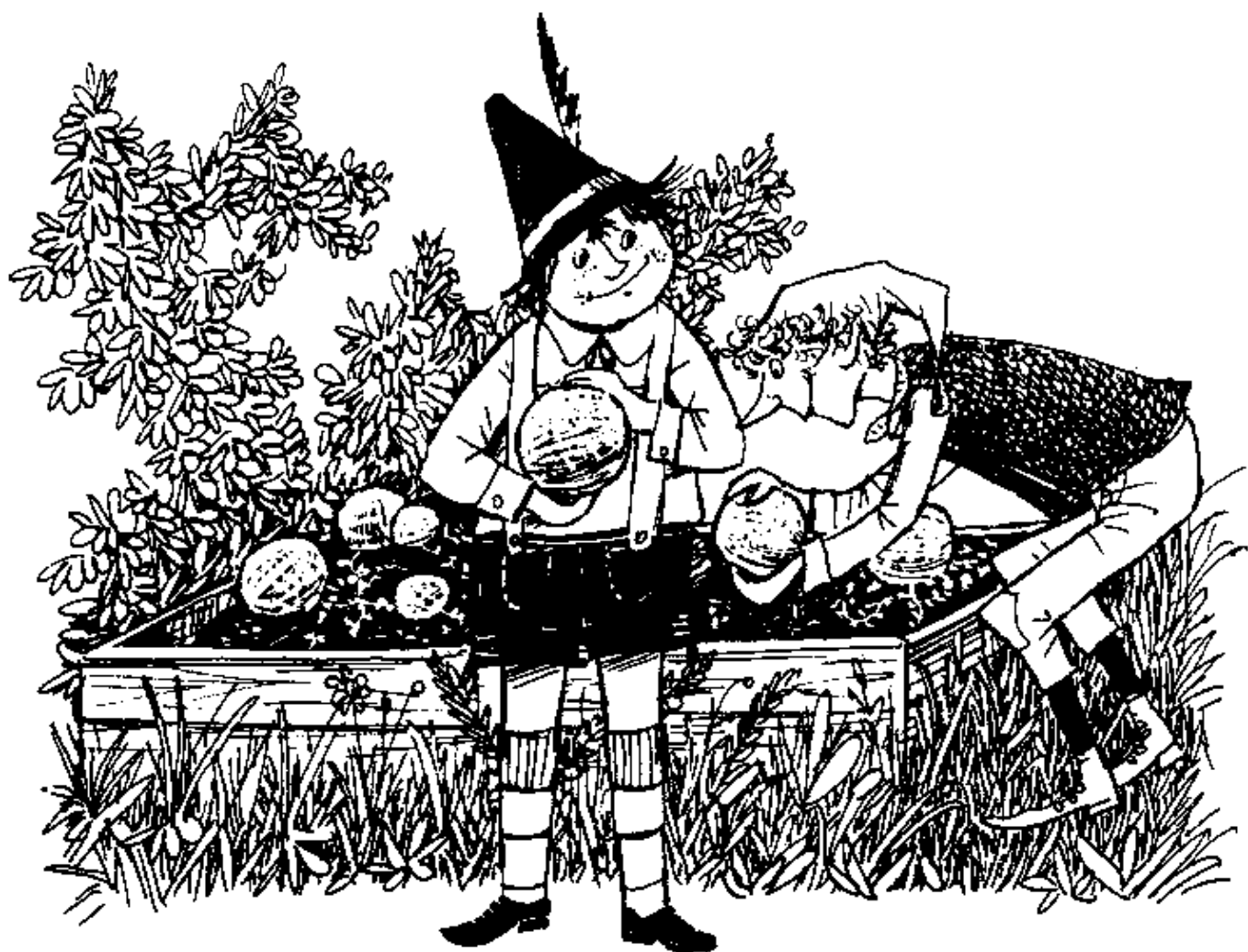
她，我随即就到。这段时间里让她从速准备好，等我一到，立即开始追踪强盗！”

他想把自行车锁上，可是摸遍上下所有的口袋也不见钥匙的踪影。他一想，干脆用根绳子把它绑在长凳上。

“打它 24 个结，总不会再被人偷跑吧。”警长嘀咕道。好不容易打完结，他才往屋内走去。

“祝你酒兴好！”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向他的背影喊道。

然后他俩走园子后门，抄近路，朝施萝特贝克夫人家撒腿飞奔。不过在经过园子角落的肥料堆旁时，卡斯佩尔一眼瞥见了南瓜。他立住了脚。





“不知瓦斯蒂爱吃不爱吃？”

“为什么不爱吃？”赛伯尔说道，“现场试验重于纸上谈兵嘛！”

他们摘了两个最小的。奶奶早已把所有的南瓜点了数，这一点他们毫不知情；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南瓜，那更是做梦也没想过。奶奶对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还真不赖。

施萝特贝克夫人仍是一如既往。两个小家伙足足拉了六七次门铃，她才懒洋洋过来开门。她脸上虽然留有痛哭过的痕迹，然而总体上说来她已经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又带来什么新的药草给瓦斯蒂吧？”

她这会儿说话鼻音很重，就好像患了枯草热病，鼻子发了炎。

“哪里，”卡斯佩尔说道，“我们受警方委托而来。狄姆莫瑟尔先生需要您的支援！请听着，以下我们传达他的指令……”

施萝特贝克听完事情的原委，双手举过头，使劲拍了一下巴掌。虽然她是一个“国家考试合格的千里眼专家”，但是她不得不承认，对于这等大事她事先毫不知晓。

“世道如此，世事难料，干我这一行也是如履薄冰啊。”她叹息道。

她毫不犹豫地表示，将尽全力支持狄姆莫瑟尔先生。动用水晶球，小事一桩，不足挂齿。说完她拖拖沓沓走回屋去，两个小朋友跟在她的身后。

在过道上，瓦斯蒂迎了上来。它快活地吠叫着扑过来，





张嘴咬他俩的手。

“你能不能懂点规矩！”施萝特贝克夫人骂道，“这不是一条乖乖狗应有的举止。”

当施萝特贝克夫人进屋开橱取水晶球的当儿，两个小家伙留在过道里，和瓦斯蒂呆在一起。

“瞧，我们给你带来了一样东西，”卡斯佩尔把一个小南瓜举到瓦斯蒂面前，“怎么样，来尝尝！”



其实，瓦斯蒂已经吃得太饱太多了。刚才它已吃了十八个土豆丸子，外加佐餐的蒸青豆荚儿和黄瓜色拉。一开始它只是在南瓜四周嗅嗅闻闻，当然，为了不让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扫兴，它还是张嘴去咬。

“怎么样，味道如何？”

瓦斯蒂发出一阵惊喜的“汪汪”声，那意思是：“唉呀呀！这真是美味哩！”然后它就大嚼起南瓜来，嚼得“咯嘣咯嘣”直响。

“瞧这儿！”赛伯尔说道，“这儿还有一个呢！”

瓦斯蒂嗅嗅第二颗南瓜。这一次它不张嘴咬了。它实在是太饱太饱无法下咽了。它只是用嘴尖轻轻地撞着它玩儿。它竟然熟练地把小南瓜玩得团团转，顶出走廊，滚出门外，蹦进园子，一直滚到离它的棚屋不远的地方。





“看哪!”赛伯尔喊道,“瓦斯蒂在耍嘴球哩!它马上就要射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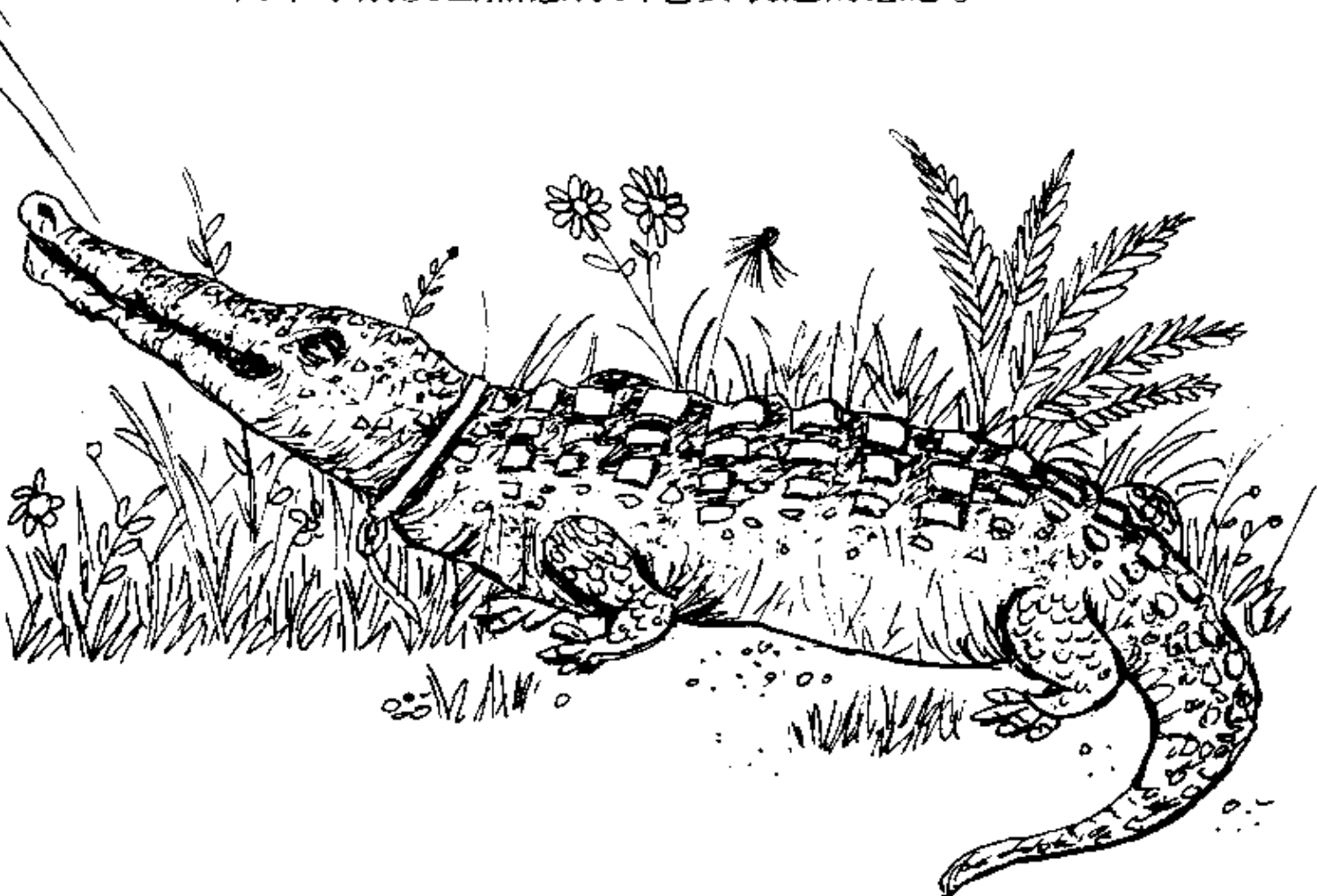
狗棚前,瓦斯蒂放慢了速度。它拱嘴瞄准着,扑地一个猛撞,小南瓜窜进了棚门。

“好球!”

尽管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拼命鼓掌叫好,可瓦斯蒂却并不因此重新来一遍它的绝活儿。它再也不理他俩,独自爬进了棚子,并发一阵呜呜声,好像在说:

“这会儿我想安静一阵子了,汪——汪!我得小睡片刻了。”

两个小朋友当然想得出它要表达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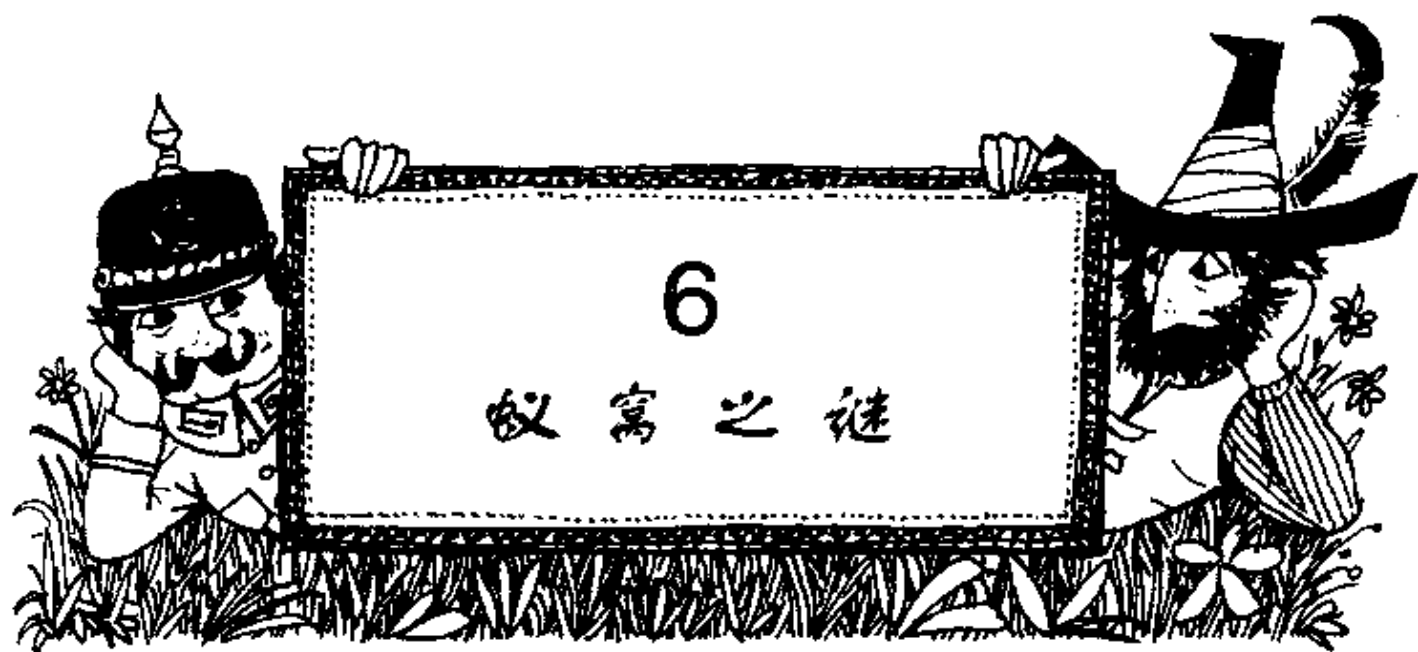
“走吧！”卡斯佩尔对赛伯尔说，“咱们到施萝特贝克夫人那里去。”

客厅里的窗帘依然低垂，照明只是靠一根点燃的蜡烛。这枝蜡烛插在那张布满罕见图案和符号的圆桌中央，旁边是那个黑色天鹅绒枕头和那颗神奇的天然水晶球。借助这颗水晶球就能够观察到方圆十三里之内露天下发生的一切事情。

直到现在为止，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还只是听说过这个宝贝，从来没有见过它呢。

“看起来，”卡斯佩尔一见之下思索道，“它和奶奶的小南瓜挺像嘛。只是水晶球是蓝色的，咱们的南瓜是绿色的而已。”

确实如此，奶奶种的特种南瓜和施萝特贝克夫人的魔球还真是容易混淆呢。



狄姆莫瑟尔先生让人等了好一阵子仍不见人影。两个小朋友真是弄不明白，他怎么还不露面。是不是半路上他遭到大盗霍琛布鲁茨袭击了呢？

“让我们来瞧瞧到底是怎么回事。”施萝特贝克夫人说道。

她坐到圆桌旁，开始转动放着水晶球的黑色天鹅绒枕头。就在这时门铃响了，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冲出去开门，门外站着手扶自行车的狄姆莫瑟尔先生哩。只见他面色红如蒸虾，吁吁直喘粗气，就像一台老旧的蒸汽机。

“那 24 个结，实在是太难解开了，”他喘息道，“往后，我想——打上 3 个结也就可以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绳子，四处看看。

“这儿哪里可以绑车子？”

您把车子停靠在瓦斯蒂的棚子旁不行吗？”卡斯佩尔



建议道。

“说得对，”狄姆莫瑟尔先生说道，“放那儿最保险，连霍琛布鲁茨都不用担心——而且用不着绑绳子。”

在客厅门口，他受到施萝特贝克夫人的欢迎。她叫道：“您终于大驾光临了！”然后她给他沏上一杯茶。

“多谢！”狄姆莫瑟尔说道，“先不忙喝茶，最好立即开始追踪盗贼。现在每分钟都是珍贵的！”

他坐到天然水晶球旁。施萝特贝克夫人在圆桌对面坐下。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站在狄姆莫瑟尔先生背后，越过他的肩膀往下看。

“那就开始吧！”

施萝特贝克夫人用她的尖尖的手指拉住枕角，先是向左转了转，接着略略向右转了转，动作轻缓，小心翼翼。魔球开始变亮，里面泛出点点乳白色微光——就像一阵轻烟薄雾飘散开来。“您打算从哪里追踪起，警长先生？”

狄姆莫瑟尔先生挠挠后脑勺。

“从穿过强盗林的小路开始吧，那条小道直通他的老巢。”

施萝特贝克夫人将枕头向右大偏转。轻烟消失了，球里出现了森林的图像。开始时有些模模糊糊，不过很快就变清晰了。

“强盗林！”赛伯尔惊异至极，“那儿是小道……看那儿，那儿有个大转弯……”

“清清楚楚！”卡斯佩尔叫道，“转过弯去有条羊肠小



FREE DISTRIBUTION, NO COMMERCIAL USE!





道，直通老石十字架——从那儿往下走，就到强盗洞！”

施萝特贝克操作魔球十分熟练。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有一种感觉，似乎亲身顺着林间小路在往前跑，穿过复盆子和黑莓丛，跳过树根、石头以及藤藤蔓蔓，越过疏疏密密的草木，前面就是藻溪桥了——再往前几步，他们就发现了霍琛布鲁茨。他正迈着大步走在欧石南草丛里呢。这下子他们可跟定他了。

“嘘——”卡斯佩尔道，“他似乎在唱什么歌呢。”

大盗贼的歌声虽然遥远，但是歌词的每一个字都听得真切。歌词只有一节，霍琛布鲁茨反来复去唱着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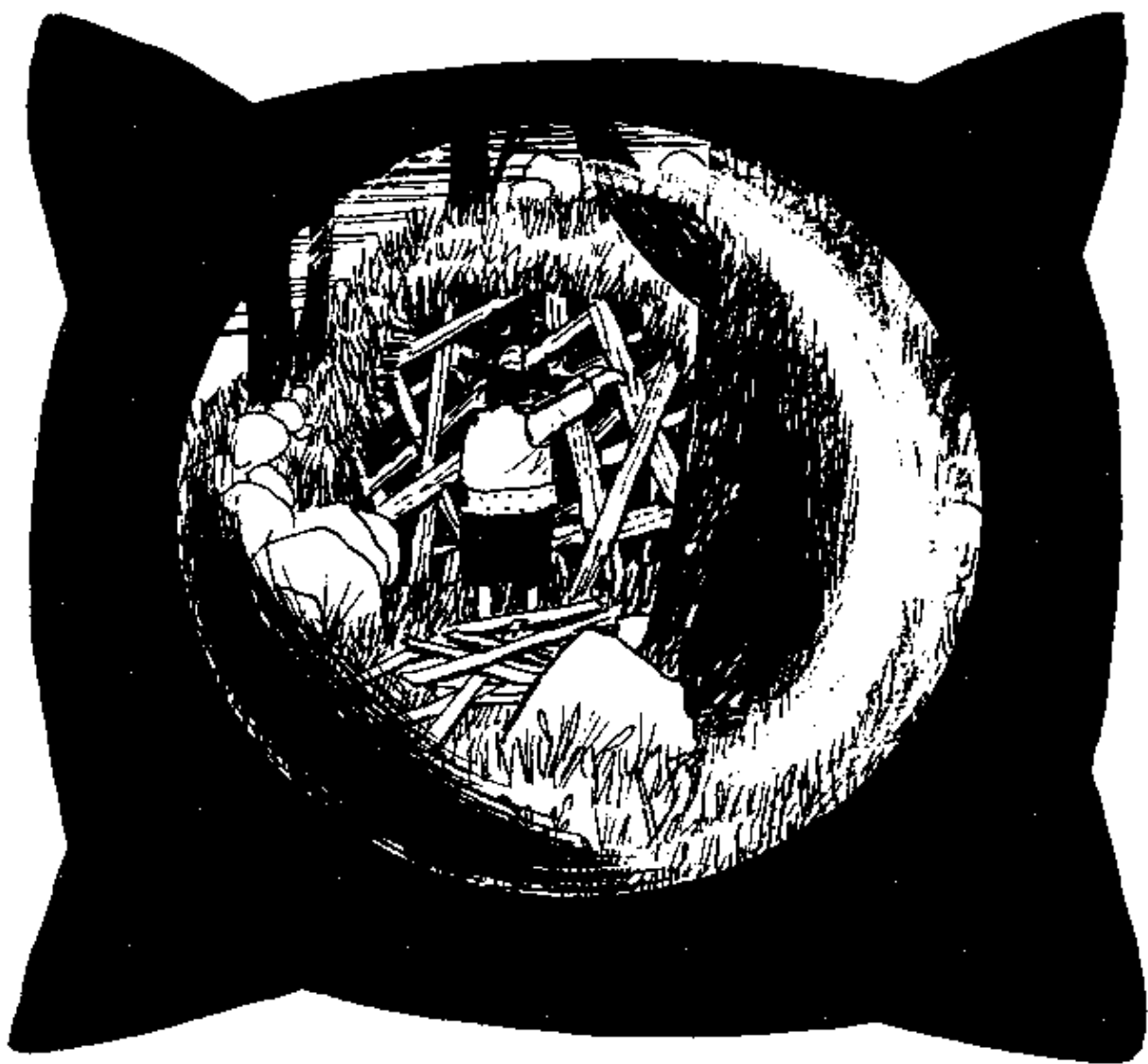
绿林当强盗，  
快活乐逍遥，  
咳哟咳，乐逍遥！  
可我下决心，  
洗手不干了，  
一二三，不干了！  
一切都成过去了！

狄姆莫瑟尔先生面色愠怒地听了一会儿，然后嘟囔道：

“一派谎言！想让我们警察相信，呸，唱破嗓子也不管用！”

大盗贼迈着大步朝他的老窝走去。他来到洞前，扯掉





狄姆莫瑟尔钉在入口处的木板条，开了门，身影消失了。

有什么可说的呢？释放证明上写得明明白白，释放后回到“原先固定住所”。

“咱们等着瞧他下一步如何动作。”狄姆莫瑟尔先生怒气冲冲地说道。

遗憾，魔球的威力无法达到洞内，无法观察到大盗贼入洞以后的行为。静了一会儿，又听到响动——似乎有人在大声打呼噜，于是大伙儿断定，那家伙倒头大睡了。

以下的好几个小时，大家又紧张又激动。施萝特贝克



夫人用茶、奶酪饼干和葱油蛋糕招待大家。等呀等，直到林子里暗下来了，才见霍琛布鲁茨走出洞来。

出洞以后，他打了一个大呵欠。又掏出一撮鼻烟，揉揉鼻孔，打了几个响喷嚏。接着，他从灌木丛里取出一把铁锹，往肩上一扛。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只见他走到一个大蚂蚁窝前站住了。

真幸运，这时候月亮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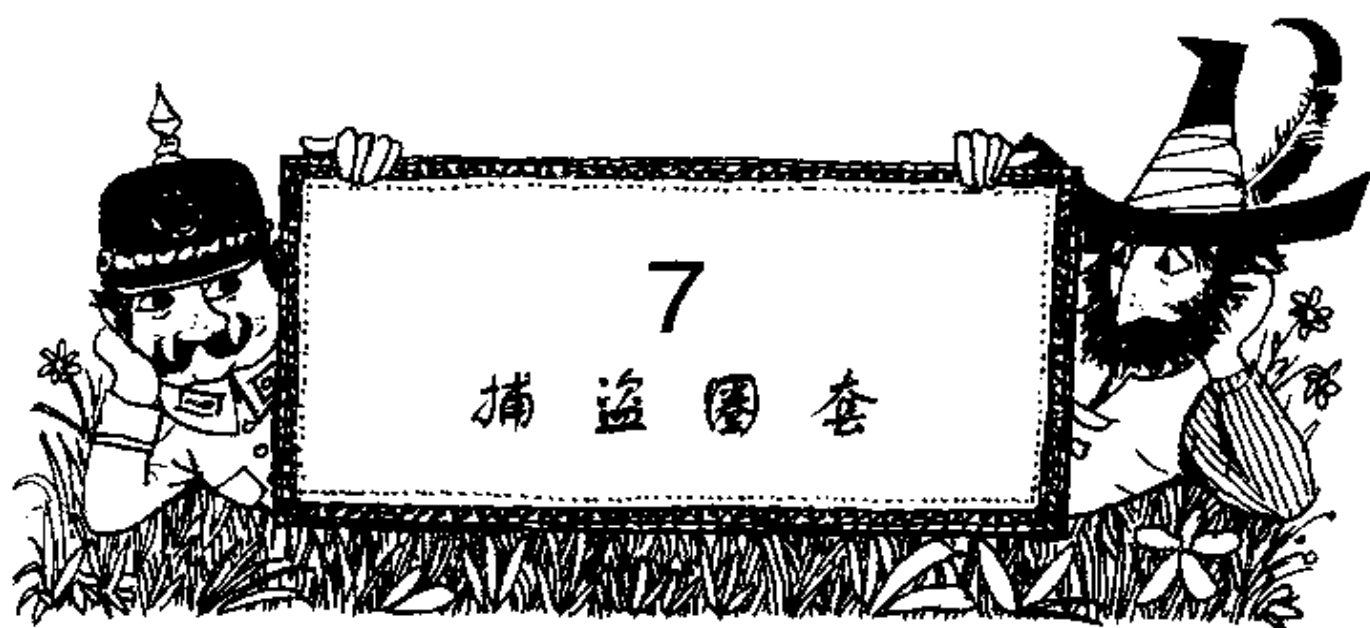
虽然天色很暗，由于有月光，还是能够清楚地看到，霍琛布鲁茨用铁锹挖掘的土堆并不真是一个蚂蚁窝，而是他营造和伪装的！

瞧，他从里面弄出两个火药桶和一只铁皮箱。

他打开铁皮箱，从里面拿出好几把手枪，至少七把刀子，然后把这些刀刀枪枪塞进一个大麻袋里。

就在这时，一阵黑云遮住了月亮，水晶球顿时暗下来了。后来，无论怎么努力，再也看不出什么名堂。





卡斯佩尔、赛伯尔、施萝特贝克夫人以及狄姆莫瑟尔先生对大盗贼的行动已经观察得够多的了。这会儿他们坚信无疑，那霍琛布鲁茨就是在梦中也未曾想过告别强盗生涯。

“和平的市民根本用不着枪械火药，”狄姆莫瑟尔先生说道，“再说他拥有那么多刀刀枪枪，想干什么；扳扳两根手指头就能算出来了！眼下的局面十分危险！明天上午，我要把所有情况书面记录在案，下午我就作出决定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个家伙定会碰个头破血流！”

他戴上头盔，然后对施萝特贝克夫人发话道：

“请您劳驾大驾，明天天一亮继续监视大盗贼！这件事很重要，这样他就无法从我们手中溜网！”

“您的话我坚决照办。”施萝特贝克夫人保证道，“我会把闹钟拨到清晨四点。”



狄姆莫瑟尔先生对霍琛布鲁茨的进一步行动最早也得明天下午才会开始，这让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不能称心如意。那大盗贼武装到牙齿，这段时间内，谁知道他又会干出什么罪恶勾当！

回家的路上，两个小家伙边走边商量，制定出了一个捕获霍琛布鲁茨的计划。

“咱们两次亲手逮住过他，”卡斯佩尔说道，“这回咱们再来第三次！”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他们就从家里溜了出来。卡斯佩尔背着一口袋的沙子，赛伯尔腋窝里挟着奶奶晾衣服的绳子。

晨曦初露时，他们已在林子里匆匆行进。他们渡过沼泽，从老石十字架附近一闪而过。直到强盗洞近旁他们才停下脚步。那里的小道两旁，一左一右长着两棵粗大的老山毛榉树。这里就是设置圈套捕捉强盗最合适的地方。

“开始行动！”卡斯佩尔说道。

在赛伯尔的协助下，他爬上了左面的一棵山毛榉树。一根树枝正好横过下面的小道。卡斯佩尔沿着这根树枝小心翼翼地爬到小道上空。这时赛伯尔把奶奶的晾衣绳的一端向卡斯佩尔抛去。

“接住了没有？”

“谢谢，接住了！”卡斯佩尔答道，“我把绳子从树枝的另一面垂下来，你把沙袋绑上，明白吗？”

“糊涂着呢。”









卡斯佩尔又从树枝上往回滑，然后从桦树干上爬下来。

“干完了吗？”

“再等一下，”赛伯尔说道，“为保险起见我多打了一个结……要是这样还吊不住沙袋，我就是小叭儿狗！”

他俩齐心协力把沙袋拉到高枝上。晾衣绳的另一头就绕在小路右面的桦树树干上，多余出的绳子就绷在地上，做成一根“绊索”。

“你认为这样准成？”赛伯尔问道，“谁告诉过我们，大盗霍琛布鲁茨准从这条路走？”

卡斯佩尔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通往强盗洞的小道仅此一条，别无他路！”

“还有这沙袋，准能从上面落下来？”

“可以试一试嘛！”

“好吧，”赛伯尔说道，“比如说吧，霍琛布鲁茨从这条路过来了，他没有发现绊索。他的脚碰上去了，很轻很轻的，就像我现在的这个动作，喏，会怎么样？”

赛伯尔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他的脚尖刚刚触到“绊索”，沙袋就猛地掉了下来，不偏不倚，正落在他的帽子上。赛伯尔两眼翻白：

“啊哟！”

“他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好半天一声不吭。”

“赛伯尔！”卡斯佩尔喊道，“你怎么了？我的天哪，你倒是站起来呀！赛伯尔！”





赛伯尔就像遭了雷击似的，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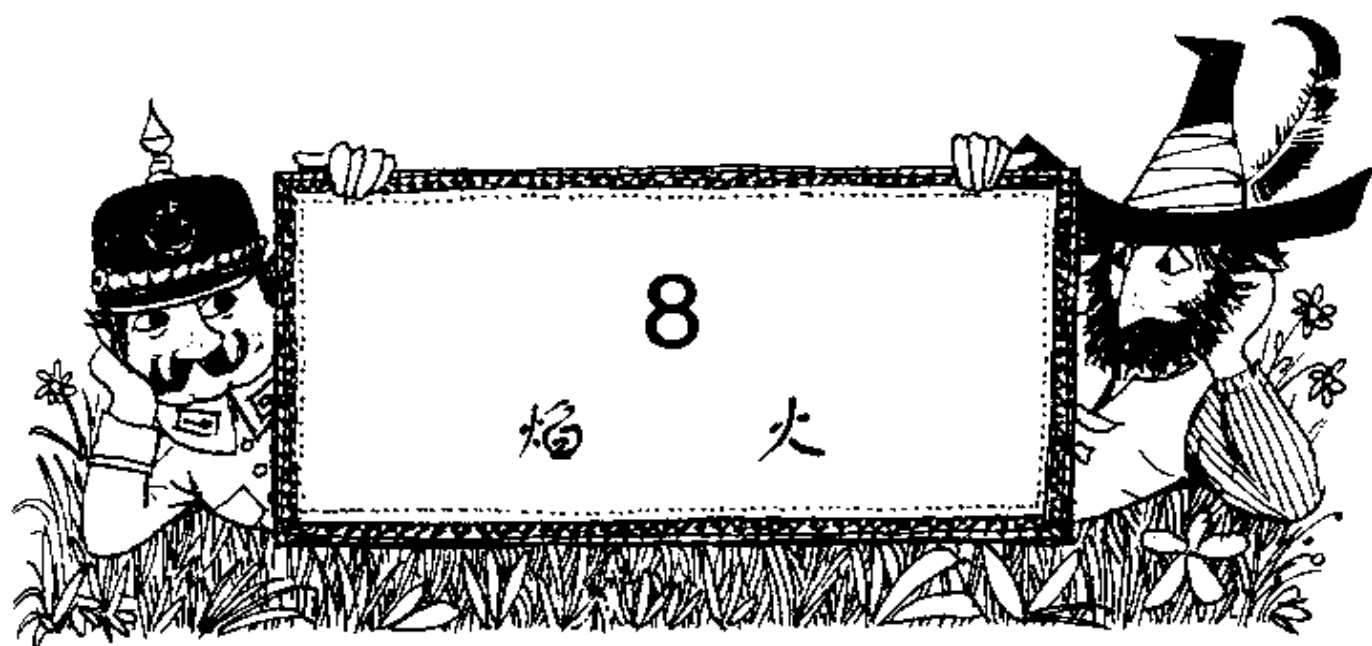
“赛伯尔！”卡斯佩尔简直在哀求了，“醒醒吧，赛伯尔！”

他扯他的头发，揪他的耳朵，夹他的鼻子，不见任何效果。

就在这时，响起了一个粗鲁的男人大嗓门：

“生擒活捉，干得漂亮！呵呵，呵呵呵呵！”

卡斯佩尔大吃一惊，抬头一看，霍琛布鲁茨出现在面前。



卡斯佩尔一惊,吓得说不出话来。能扔下赛伯尔不管,自己开溜吗?绝对不可以!永远不能!随大盗贼怎么去处置吧,豁出去了!

“你们好哇,两位捕盗专家!”

霍琛布鲁茨蹲到卡斯佩尔身旁,搭搭赛伯尔的脉搏。

“咱们试试,让他醒过来。”他从裤兜里掏出鼻烟盒,“这玩意儿,知道吧,常常有奇效。”

“是吗?”

霍琛布鲁茨在赛伯尔鼻孔里塞满鼻烟。

“注意看,它怎么起作用!”

没到两秒钟,赛伯尔打了一个极响极响的大喷嚏,紧接着喷嚏不断,仿佛要从体内把他撕成碎片似的。

卡斯佩尔抓住他的双肩拼命摇晃。

“啊——嚏!”赛伯尔艰难地吸着空气,“我肯定是得了



重伤风吧，卡斯佩尔！啊嚏！啊——嚏！”

卡斯佩尔把自己的手帕递给他。赛伯尔揩揩鼻涕揉揉眼睛，这才发现了身旁的霍琛布鲁茨。

“怎么是您！”

“如果你不反对，正是本人！那么现在跟我好好说说，这倒底是怎么回事？”

“噫！”卡斯佩尔绕开话题道，“我们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意外，您懂吗？一个愚蠢的意外，霍琛布鲁茨先生……”

“那么这个沙袋，还有这绊脚索怎么解释？”大盗用一阵不屑的冷笑打断了卡斯佩尔的话，“我已经在附近观察你们好一会儿了，我想这种事你们今后还是别干的好。”





“什么事？”卡斯佩尔尽量装着没事人似地问道。

“给我设圈套啊！第一，这样做定会落入别人的眼……”

“落入眼睛还算好的，”赛伯尔抢着说道，“它会落到头顶上——那么第二呢？”

“第二，以魔鬼和它姥姥的名义起誓，我再说一遍，从昨天起，我就是个和平市民了。你们为什么还想让沙袋砸在我的头上，砸在我这个不坏的，上年纪的，早先的大盗贼的脑瓜上呢？”

到了这种时候，霍琛布鲁茨还在拿他俩寻开心！

“您不要装疯卖傻了！”卡斯佩尔叫道，“赛伯尔和我对您的所作所为知道得分毫不差，霍琛布鲁茨先生！”

“天幸的是，警方对情况也一清二楚！”赛伯尔说道。

霍琛布鲁茨一脸茫然：“我真不知道你们指的是什么。”

“那就想想昨天晚上吧！”卡斯佩尔提醒道，“我只消说：蚂蚁窝！”

霍琛布鲁茨以惊异的目光打量着他。

“你是说那六把手枪的事？”

“至少还有七把刀子！此外还有两桶火药，难道您忘记了吗，霍琛布鲁茨先生？”

霍琛布鲁茨一拍自己的大腿。

“如果指的是这些事，你们可以放心！呵呵呵……”

“您还笑！”卡斯佩尔发火道，“这事我们认为一点也不





好笑!”

霍琛布鲁茨依然大笑，直笑得泪珠从面颊上滚滚而下：发自内心的、名符其实的当年的强盗泪。

“我把所有的火药挖出来的目的，是把它们彻底销毁，我再说上一遍！”

“销毁？”赛伯尔问道。

“做一个诚实守法的人不再需要枪、刀、火药了，这些都没用了，懂吗？”

大盗贼的这番话能信吗？

“您把那些火药处理掉了？”

“眼下还没有，”霍琛布鲁茨道，“昨天晚上天太黑了。”

“这会儿呢？”卡斯佩尔问。

“现在我们就来收拾它，”霍琛布鲁茨答道，“起来，跟我走！”他用肘部碰碰他俩的背，“起来，开步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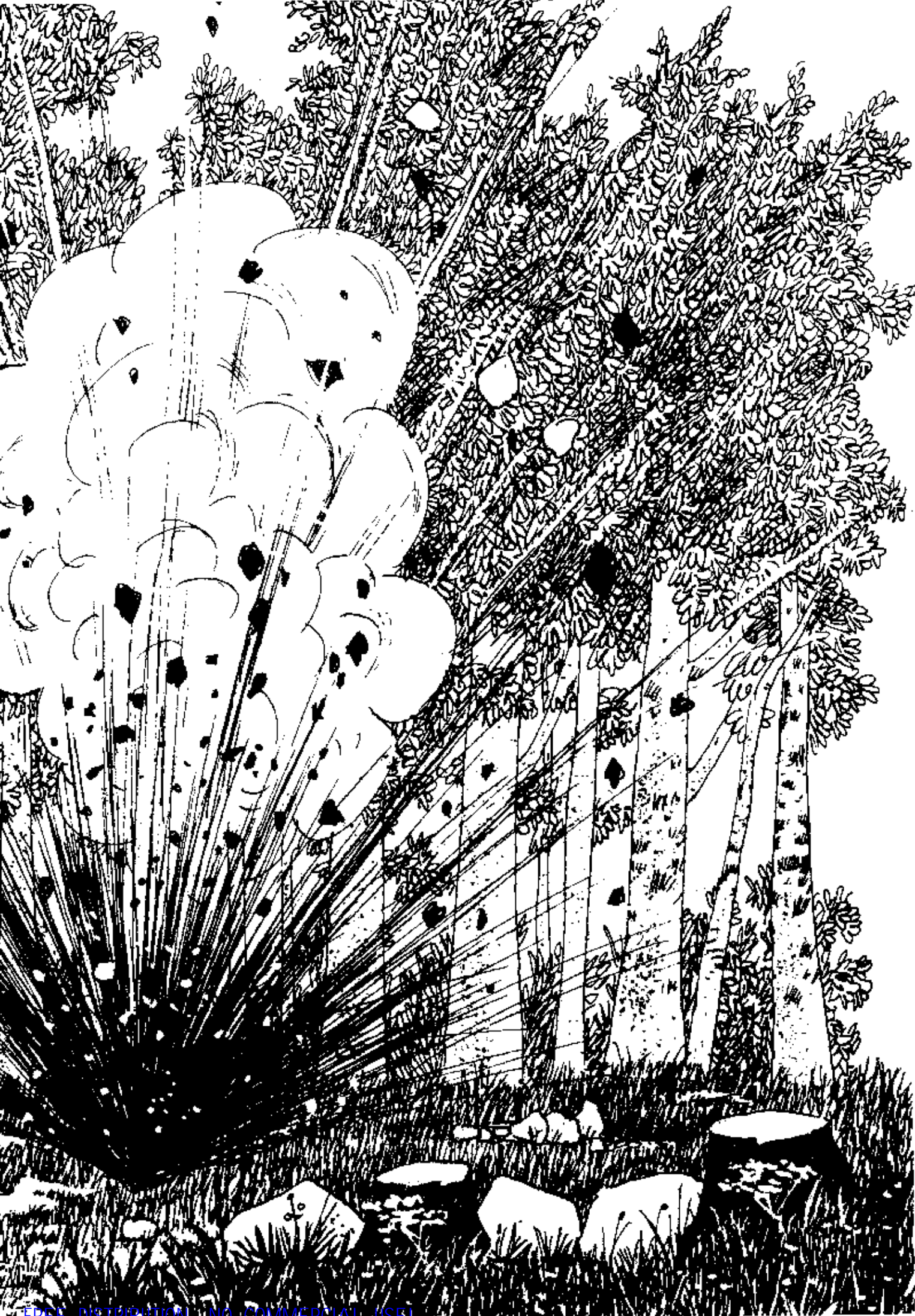
一行人无须走很远。走不了多少步他们就来到一处林间空地上，低洼处就放着那两桶火药。

“就在这儿，”霍琛布鲁茨说道，一切准备就绪，咱们来个一了百了！”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这时脑袋低垂，心里直打鼓。就是落到霍屯督人（见《大盗霍琛布鲁茨·2·》第94页注）的手里，也不见得比这更恐怖。大盗贼究竟会拿他们怎么样呢？反正不会有好果子吃。

“你们看到那条灰色的索子了吗，那边林子的地上？”

“看到了。”卡斯佩尔目光搜索一阵子说道。





“这是导火索，直通火药桶。我正想让它们飞上天呢，赶巧你们两位伟大的捕盗人插了进来。真是好运气。”

卡斯佩尔一听，脸都吓白了。

“怎么，您想把我们炸上天？”

“胡说！”霍琛布鲁茨叫道，“只是让你们一起看我放焰火，别无它意！”

两个小朋友听从指挥，在他的身边趴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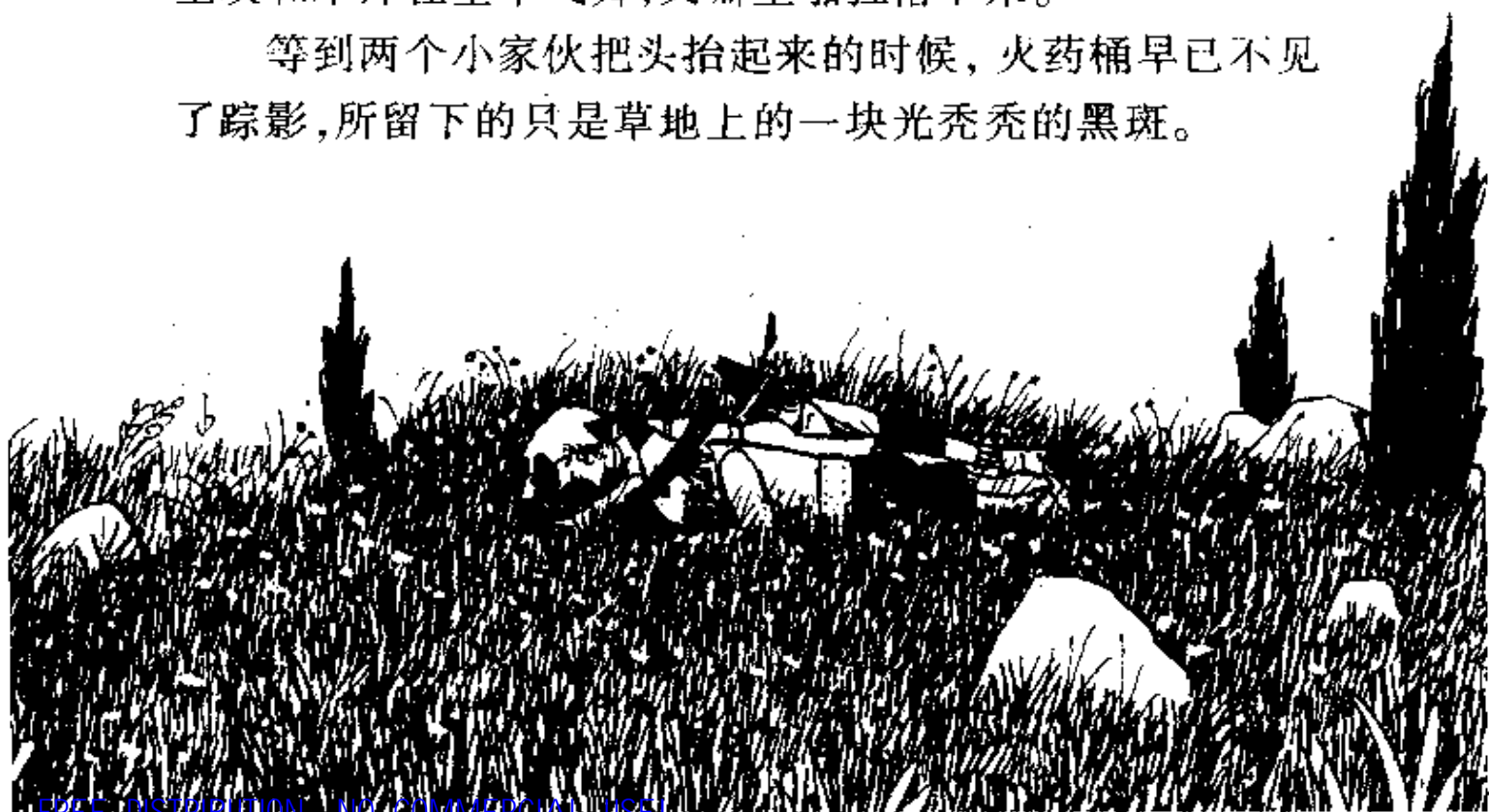
“卧倒，肚皮贴地！”在用火柴点着导火索的另一端前，他又再三叮嘱道。伴随着嗤嗤的响声，一股蓝色的火苗飞快地从草丛和欧石南丛中向火药桶窜去。

“埋下头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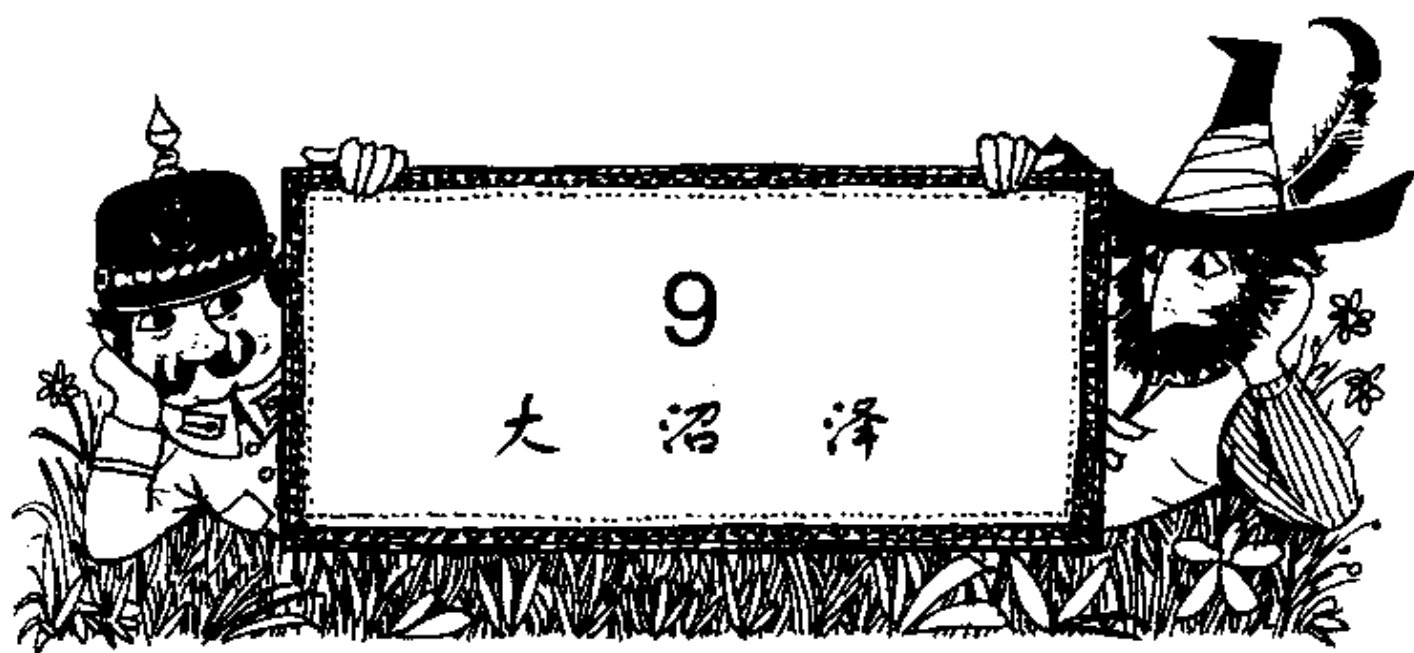
霍琛布鲁茨按住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的后脑勺，直按得他俩的鼻子贴着苔藓。

一声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如同十二门臼炮同时发射。土块和木片在空中飞舞，又噼里啪啦落下来。

等到两个小家伙把头抬起来的时候，火药桶早已不见了踪影，所留下的只是草地上的一块光秃秃的黑斑。







“所有的火药都被销毁了吗？”卡斯佩尔问。

“一丁点儿都不剩了，”霍琛布鲁茨保证道，“你们俩现在总该相信，我已下定决心告别强盗生涯了吧！”

“现在信了。”赛伯尔说道。

“那么你呢，卡斯佩尔？”

“毫无疑问了，霍琛布鲁茨先生！”

到此为止，一切都清楚了。然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有待这个当年的强盗去解决。

“不知道狄姆莫瑟尔先生肯不肯相信我？”

“肯定会！”卡斯佩尔说道，“施萝特贝克夫人会向他报告有关火药的事情——假如他没有亲眼观察到您销毁火药的经过的话。”

“这是怎么回事？”霍琛布鲁茨问道。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向他透露了施萝特贝克夫人那个

奇妙的魔球的功能。

“这倒是一个有趣的宝贝，我得说，”为了让施萝特贝  
克夫人客厅里的人能够听清他的说话声，霍琛布鲁茨挠挠  
左耳根，清清嗓门，大声地喊叫道：

“正如你们所观察的，尊敬的朋友们！我已经把我所有  
剩余的火药彻底销毁了！下面请各位注意，卡斯佩尔、赛伯  
尔和我将如何处理刀子和手枪！如果你们仍然把我看成是  
一个强盗，那就是你们的不是了！说到底，我再说一遍，人  
嘛总是有羞耻心的，不是吗？特别是您，狄姆莫瑟尔先生，  
您不可忘记这一点——哪怕您当一千次的警察！”





然后他向两个小朋友招招手,说道:

“咱们走!让他们瞧瞧!”

他们一起前往强盗洞。装着刀枪的麻袋就放在橡木门背后伸手可及的地方。霍琛布鲁茨把麻袋往肩上一扛,带着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穿过森林与灌木丛,朝沼泽边缘走去。

“紧紧跟在我身后,”他告诫他俩,“这儿的小路和独木桥都很窄很窄,有些人踩一个空,结果就陷入泥淖,遭了灭顶之灾,就好像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这个人似的。如果说有人能在这里出入自如的话,那就是咱,霍琛布鲁茨!”

“但愿平安无事!”赛伯尔心想。赛伯尔连吐三口唾沫,以求上苍保佑平安。

他们紧跟霍琛布鲁茨走进沼泽地带忽闪忽闪的小道。有的地方地面咔嚓乱响。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把他们陷住。有时,水会漫进他们的鞋子里。不过,每次都化险为夷,重新踏上结实的土地。

在一个水深发黑的孤零零的池沼旁,三人停住了脚步。

“从这里开始吧!”

霍琛布鲁茨从他的麻袋里掏出一把刀子递给卡斯佩尔。

“扔掉它!”

“扔三回才解气!”

卡斯佩尔伸直手臂,手一松,刀子落下。沼沼里咕噜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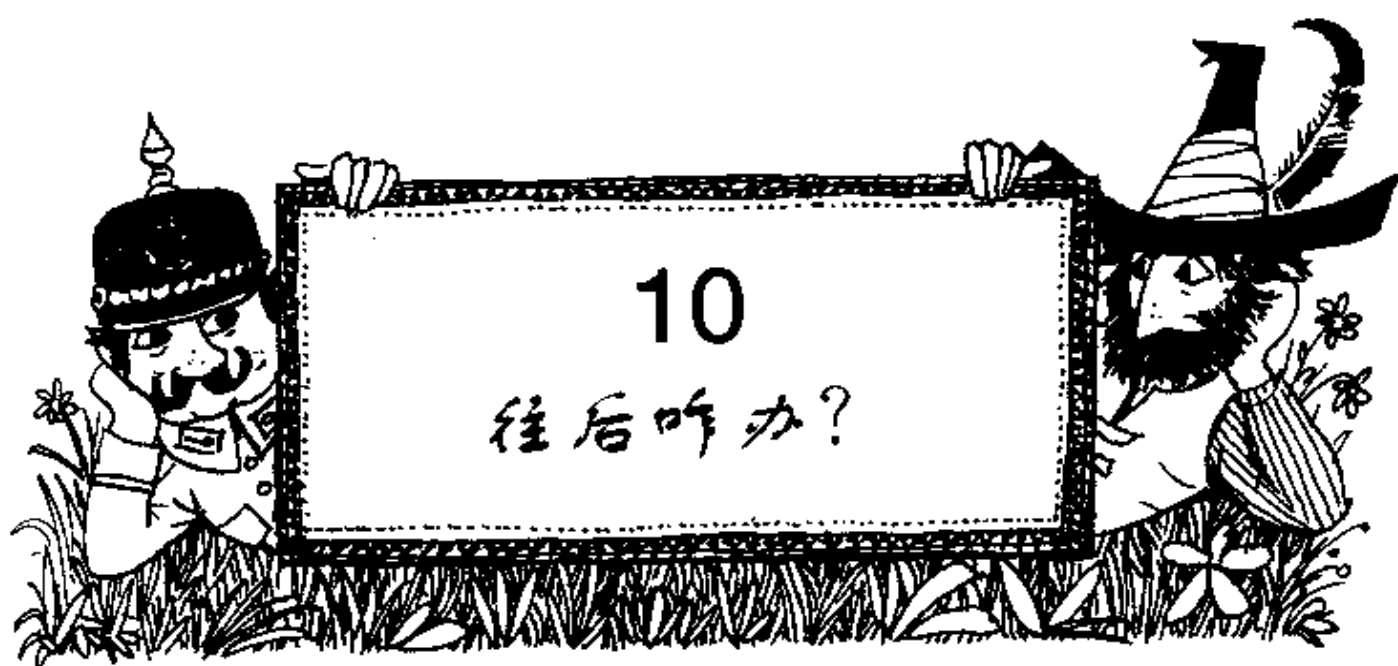


噜直泛水泡,那把刀子永远永远不见了踪影。

“谁想要,有本事就来捞。现在换一个地方!”

在霍琛布鲁茨的带领下,他们在沼泽地四处穿行。从这个池沼到那个池沼,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轮流扔刀枪。每一个池沼都是外人无法到达的地方。

“扔啊!”他俩喊道,“扔啊,至少扔三次!”随着他俩的喊声,黑色酱油似的泥淖咕咚咕咚地冒着泡泡。



把袋子里的武器扔完还真花了不少时间。然后，大伙儿一起回到森林里的强盗洞。

“知道吗？”霍琛布鲁茨说道，“这会儿咱们得生个火，把袜子和鞋子烤烤干，再说我的肚子饿得不行！”

“我们也是。”卡斯佩尔说道。

“好极了！”霍琛布鲁茨拍拍肚子，“我相信，就会有东西来填满它了。”

离强盗洞不远的地方长着好多棵老橡树，其中一棵老得盘根错节。

“想让我给你们看几样东西吗？”

霍琛布鲁茨按按树干上一个特别的地方，一处树皮就像橱门一样自动打开了。里面简直是一个储备日常食品的小仓库：装满猪油的沙锅、熏板肉、一些罐头腌猪肉、好几袋面包干、六圈意大利式“萨拉米”香肠、七大块干奶酪，还



有八、九条熏鲱鱼。

“那些瓶子里装的是什么?”

“那是李子烧酒,”霍琛布鲁茨说道,“瞧,洋葱和大蒜有的是,还有胡椒粉和大辣椒,想拿多少尽管拿!”

接着他又从附近的一个灌木丛里扒拉出一个煎锅来,然后升起篝火,挂起鞋袜以便烘烤。

“现在我来给大家做一份地道的强盗餐。”

霍琛布鲁茨摸摸腰带,一下子愣住了。

“怎么回事?”卡斯佩尔问道。

“我连一把刀子都没有了……”

“拿我的去用吧,很乐意借给您!”

霍琛布鲁茨用卡斯佩尔的小刀把配料切成小块,放入煎锅。一通翻炒,很快,林子里就弥漫起令人垂涎的香气。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他们几乎等不及霍琛布鲁茨把煎锅从火堆上移开。煎锅终于移开了,霍琛布鲁茨又把一瓶李子烧酒放到野餐的地方。

“祝你们胃口好!”

吃这份强盗大餐就得用手指去抓。那味道特别特别美。奶奶是一个烹调的能手,这一点大伙一致公认。可是哪怕是顶顶重要的节日里,她也不曾给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做过如此的美味佳肴啊。有这么多的洋葱,这么多的熏板肉,尤其是这么多的大蒜!

“这真使我惊讶,”卡斯佩尔在大啃大嚼的间歇抽空说道,“您竟然愿意放弃绿林生涯,霍琛布鲁茨先生!”







“这事很好解释!”

霍琛布鲁茨啜一口李子烧酒。

“当然啰,强盗生涯嘛也有惬意的一面。林子里空气清新,能使人年轻健康,日子也不单调。只要不蹲大牢就能过着野性十足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可是……”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又喝上一口李子烧酒。

“说白了吧!长时间干这活紧张得让人受不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桩事比总是扮演一个坏蛋的角色更让人生厌的了。总是干一些罪恶勾当,哪怕你不是刻意去做也罢。去袭击老奶奶们啰,偷自行车啰,在警察面前东躲西藏啰,实在是消耗体力折磨神经!这是实话,你们得相信我……再说……”

霍琛布鲁茨一扬脖,又灌了第三口酒。

“我对强盗生涯已经厌烦透顶!我很庆幸,这一切终于结束了!再说一遍,对此我由衷地高兴!”

“那么往后咋办呢,”卡斯佩尔问道,“对于您的前途您作何打算呢?”

“那还没有呢,”霍琛布鲁茨说道,“总会想到什么主意的吧。”

他们把锅里的东西吃个精光,然后热烈地讨论起什么样的职业今后对霍琛布鲁茨最为合适。可想有个结果还真不容易,这是因为,第一,除了强盗营生外,他从来没有学过别的。“再说,”霍琛布鲁茨道,“最好能在林子里找个活儿干,这个活儿不要太重,而且还能带来点儿乐趣。”





当伐木工?想都不要去想;挖泥炭?免谈;采石场干活?不干不干。

“可供选择的职业不多,”卡斯佩尔说道,“一种迄今为止还没有发明出来的职业也许对您最合适,霍琛布鲁茨先生!比如在苗圃里当图画教员<sup>(1)</sup>之类……”

“或者您来种植能食用的剧毒食蝇菇?”赛伯尔建议道,“要么来培植罐装鸡油菇?”

“这个主意倒不赖,”霍琛布鲁茨嘿嘿地笑着,“我还能制造莨菪毒酱呢。”

“做熏山鹑粪供应市场……”

“做鹅卵石奶油……”

“做臭羊肚菌粉去卖……”

“制造蚂蚁卵烧酒……”

“要是你们问我的意见嘛,有个工作又轻松又有趣,”卡斯佩尔说道,“霍琛布鲁茨先生,您在野兽出没的小径上担任扳道工最好,您来扳道,野猪麋鹿,各行其道!这个工作有前途,顶多干上一年半,就能提拔到兽径扳道工工长的重要岗位上!”

三个人在那里胡扯乱谈,直到想不出什么新的花样为止。然后一起放声高唱强盗歌。唱累了,霍琛布鲁茨就给他俩讲述他的冒险行径,以及他怎么怎么有运道,常年累月地牵着警察的鼻子转等等。

他讲得又紧张又好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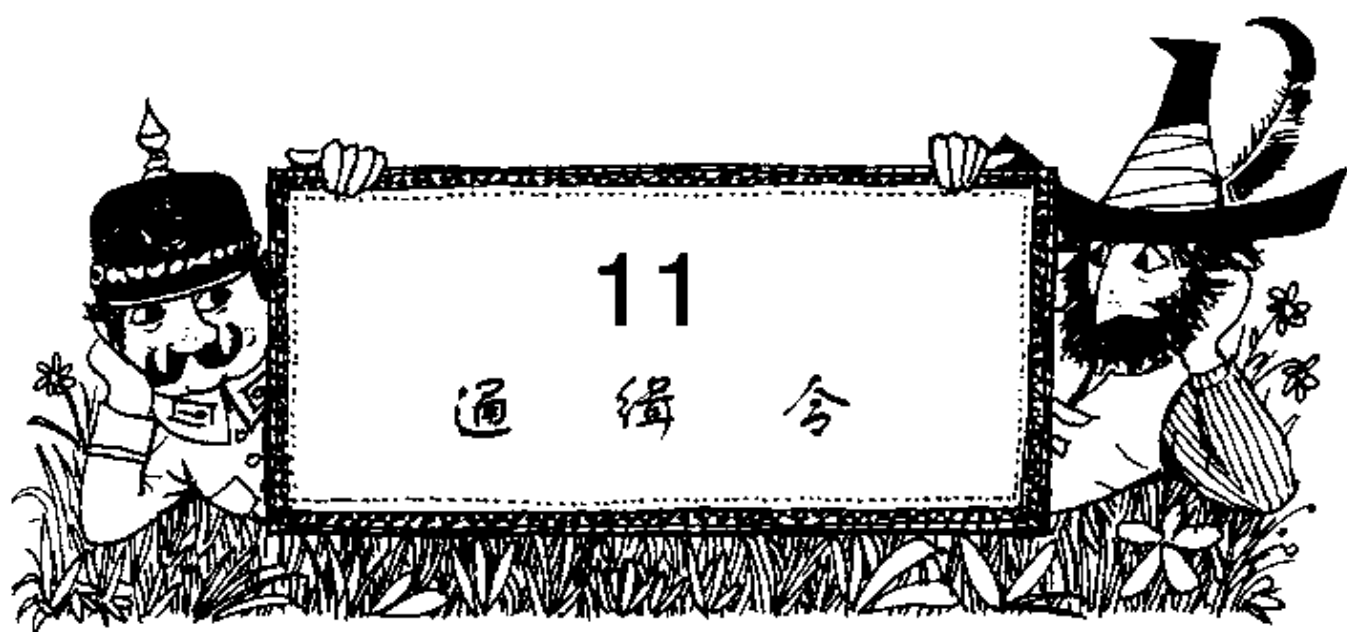
(1)以下的有关职业的谈话都是笑谈。



讲得眉飞色舞，听得津津有味，谁也没有发现时间过得飞快。

一下子就到了傍晚，林间暮色沉沉。

霍琛布鲁茨说道：“我想，你俩该回家了！否则又会生风波！我们把鞋子袜子穿起来吧，把篝火彻底灭掉。我送你俩回城，这样你们就不会在半路上落入强盗之手了。呵呵，呵呵呵呵！”



他们离开森林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在镇边的第一盏路灯下，霍琛布鲁茨正要与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告别，突然他发现在附近的一处建筑工地篱笆上，挂着一块老大的布告牌。

“见鬼啦！”他叫道，“要么是我李子烧酒喝多了。要么就是我的眼睛花了，那上面不是我的像吗？”他指着那块布告牌，“或者那是别人的像？”

“怎么不是？”卡斯佩尔说道，“就是瞎子站在它的背面也能看得出，那就是您哪！”

“那么，”霍琛布鲁茨问道，“这是什么意思？活见鬼！”

“没什么，”赛伯尔说，“那肯定是早先悬挂的通缉令呗！”

“狗屁通缉令！”霍琛布鲁茨恼怒至极，“警察为什么还不把它拿掉，都是些臭气熏天的混饭吃的家伙！”



他们走到近处再看看布告牌，卡斯佩尔惊吓得几乎要闭过气去。

“普——普鲁琛霍茨先生，”他结结巴巴地说，“这——这东西是今天新贴上去的！”

“你说什么？什么时候贴的？”

卡斯佩尔指指右上角的日期，说道：

“真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昨天刚刚释放，今天就又公开通缉，这简直是在开愚蠢的玩笑嘛！”

一行人凑过去仔细阅读布告上的内容。这通缉令是由狄姆莫瑟尔先生用黑色粗笔写在一张白的包装纸上的：

霍琛布鲁茨双手抱住脑袋。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把那画像下面的黑色文字足足念了三遍，他才相信当局真的在通缉他。这下子他暴跳如雷了：

“狄姆莫瑟尔搞什么鬼，写这么一通狗屁胡说的东西！我如果踏进过施萝特贝克夫人家一步，让我遭天打雷劈！别人不清楚，警方应该清楚嘛！他妈的，否则要警察干什么！”

卡斯佩尔试图给他打打气：

“如果不是您偷的水晶球，那肯定就是别人干的了。赛伯尔和我尽一切努力，帮您弄清事情的真相！”

霍琛布鲁茨激动地拉着两个小朋友的手，不停地千恩万谢。

就在这当儿传来一阵自行车铃铛声，警察分队长狄姆莫瑟尔先生骑着自行车正拐弯过来。



为及时通缉、火速捉拿

## 大盗霍琛布鲁茨

特发此令：

该犯全付武装，累犯前科。

其特征：戴黑色强盗帽，帽插一根  
上端三分之一弯曲之野鸡翎。长络腮胡。

该犯系臭名昭著之危害公共安全罪  
犯，现涉嫌犯有下列罪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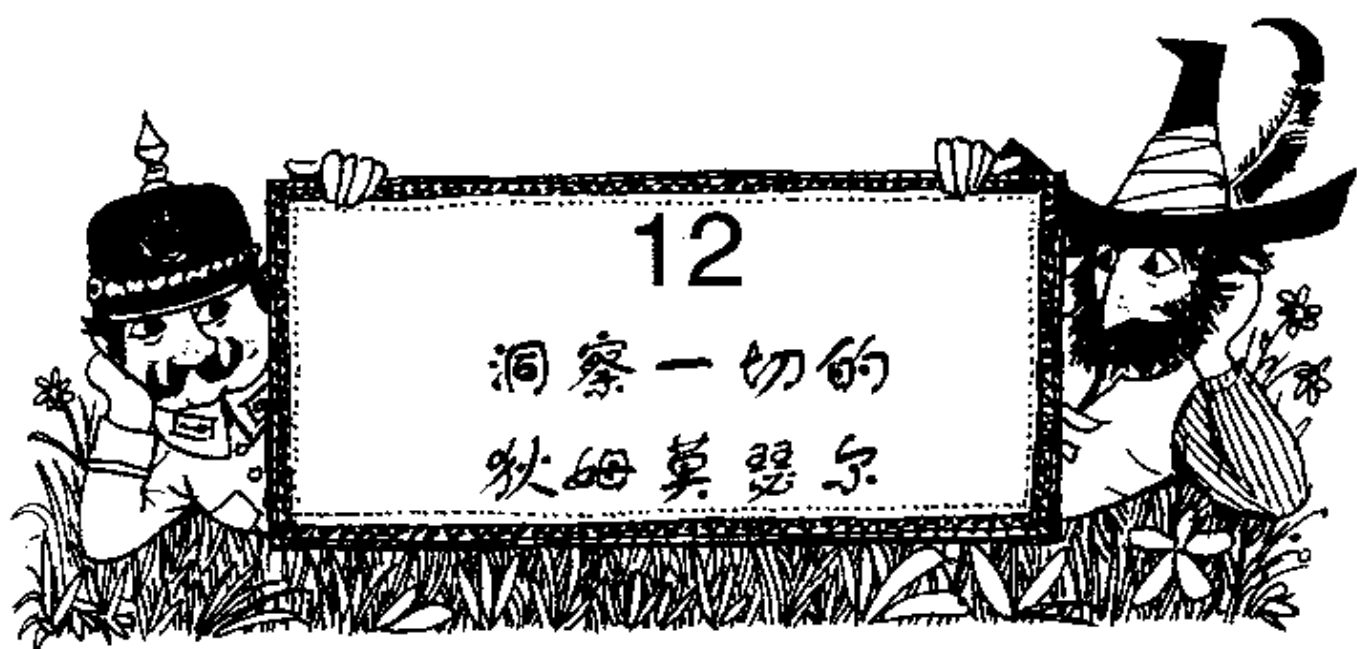
1. 昨夜至今晨之间潜入寡妇鲍尔蒂恩  
库娜·施蒙特贝克夫人家中行窃。
2. 盗走该寡妇私有无价之宝（椰子般  
大小之天然水晶球一个）。
3. 号召全县市民协助捉拿此贼，相关  
事宜将按协助者愿望秘密处理。





“快!”卡斯佩尔对霍琛布鲁茨说道,“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看见您!我们还没有跟他说清您的问题!——否则,他会就地逮捕您!”





霍琛布鲁茨趴下身来，两肘着地，脊梁拱起。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如同坐板登似地坐在他的背上，他们背靠着工地的篱笆。狄姆莫瑟尔先生发现了他俩，从车上下来，打开电筒朝他俩照去。

“是你吗，卡斯佩尔？”

“没错，是我。”

“赛伯尔也在吗？”

“为什么要问呢？”赛伯尔说道，“哪里有卡斯佩尔，哪里就有我。”

“那就好。”狄姆莫瑟尔先生关掉电筒，“奶奶正为你俩担心得要命呢。”

“为什么？”卡斯佩尔问。

“因为从今天早晨起就不见了你俩的踪影呗。”

“不见了谁？卡斯佩尔和我？”



狄姆莫瑟尔先生一下子失去了耐心。

“你们没有看到通缉令吗？看一看就会知道，大盗霍琛布鲁茨又潜入施萝特贝克夫人家偷窃！如果那家伙再把你们弄走，后果真不堪设想——你俩就要吃大苦头！”

“您不是看见我俩好好的嘛！”卡斯佩尔答道，“再说您怎么就一口咬定是霍琛布鲁茨干的呢？有人亲眼见到他偷走了施萝特贝克夫人的水晶球了吗？”

“看没看到无关紧要，案情是明摆着的，对于我来说，他就是惟一的作案人。水晶球不见了，警方问也甭问，偷者就是他。谁会有作案动机进入施萝特贝克家？就只有他！”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试图驳斥狄姆莫瑟尔先生：

“偏偏这事我们知道得更清楚！我们向您保证，霍琛布鲁茨与偷窃水晶球事件毫无关联，他是清白的！”

“瞎说一气。”

狄姆莫瑟尔先生不让他们说下去，打断他们道：

“赶快回家！回到奶奶身边去！是时间了，我也该上床睡觉去了！明天一早我就带上瓦斯蒂出发，那霍琛布鲁茨不管藏在哪里，我们也会找到他，给他以应有的惩罚！这个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否则，上级怎么会破格提拔我为警察分队长？！”

他把身上的佩刀弄得豁琅琅一阵响。

“你们愿意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向我保证，现在就回家吗？”

“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保证！分队长先生！”



狄姆莫瑟尔先生骑上自行车，猛踩脚蹬骑走了。一直等到尾灯消失了，两上小家伙才从霍琛布鲁茨背上下来。

“这会儿没事了，霍琛布鲁茨先生！”

这个当年的强盗唉声叹气地直起身来，揉着背说：

“你俩也够重的了。那狄姆莫瑟尔至少也该听一听你们的话呀！如果他带着施萝特贝克家的瓦斯蒂来追踪我，要不了多久我又得进大牢！这是毫无疑问的！”

“等一等，”卡斯佩尔说道，“不管怎么说，您也不能再回到林子里去了！”

“不回林子去哪里呀？”霍琛布鲁茨问道。

“跟我们一起走，”卡斯佩尔出点子道，“躲到奶奶家里，谁也找不到您。躲在那里，您有一段时间平安无事，赛伯尔和我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去弄清，施萝特贝克家的水晶球到底是怎么回事。”



奶奶坐在窗龕前织毛活儿。她心里正担心着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呢。但愿两个小家伙不要出什么不幸的事。

奶奶不时瞥瞥墙上的挂钟。“已经八点半了，到这会儿连一点消息也没有，这事儿越捉摸越让人心里打鼓儿。”

她不停地编结着，两针正，两针反；两针正，两针反。就在这时候有人敲窗户。奶奶心里一紧，赶忙丢下手里的毛活儿。

“是谁呀？”

“是我，奶奶！”卡斯佩尔在外面应声道，“今天又回来晚了，您可别生气呀！”

奶奶把门打开。

“你们可回来啦，真要把人担心死！”

卡斯佩尔扑过去，搂住奶奶的脖子连连亲吻，吻得她几乎透不过气。与此同时赛伯尔和霍琛布鲁茨悄悄儿地溜

上台阶，进了屋子。

“快停下，卡斯佩尔，停下！”

奶奶耸耸鼻子，从卡斯佩尔的手臂里挣脱出来。

“让人等你们到半夜还不够，这会儿还得闻你的满嘴大蒜臭！你们又到哪儿逛去啦？”

“说来话长，奶奶！明天有的是时间嘛！”

卡斯佩尔张开嘴巴打了一个长而又长的呵欠，奶奶还以为他的嘴巴再也合不上了呢。







“你们俩总得吃几口晚饭吧！肚子该饿了吧！”

“饿？我们只是困，只想赶快上床，没别的。”

“那好，祝你们晚安！”奶奶说道，“临睡别忘了刷牙！我还有几针结一结也就完了。”

赛伯尔和霍琛布鲁茨正在卧室里盼着卡斯佩尔呢。

“奶奶起疑心了没有？”

“奶奶？”卡斯佩尔从里面拴上门，“奶奶只是发现我吃了大蒜，其它一切正常。”

霍琛布鲁茨把他的强盗帽子往门边的衣帽钩上一挂，然后松开腰带，解开马甲的扣子。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

两个小家伙还没来得及阻止，他已经掏出鼻烟盒，往鼻孔里抹了不少鼻烟。

该发生的事儿总会发生。

霍琛布鲁茨用足全身力气打了一个大喷嚏。窗玻璃震得刷拉拉直响，电灯也摇来晃去。又听得奶奶脚步咚咚气喘吁吁跑上楼来。

“卡斯佩尔！”她喊道，“刚刚是你打那么可怕的喷嚏吗？”

卡斯佩尔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鼻子。

“请原谅，奶奶！”听起来真像重伤风患者，“看样子我受寒感冒了。”

霍琛布鲁茨仍不罢休，接着打了第二个喷嚏。

“让我给你发发汗吧？”奶奶在外面问道，“来点甘菊茶



怎么样?”

“不用不用,”卡斯佩尔连连拒绝,“我感觉到已经好多了。”

霍琛布鲁茨又打第三个喷嚏。这回,赛伯尔及时地用卡斯佩尔的被子蒙住了他的头。

“奶奶你听,不是好多了嘛!”

“唔,是好些,卡斯佩尔。”

奶奶祝卡斯佩尔快快痊愈。两个小家伙等呀等,一直听到她走下楼梯,关上起居室的门,这才把他们的客人从被子下解放出来。

“从现在起您可不能再嗅鼻烟了,霍琛布鲁茨先生!”卡斯佩尔说道,“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您躲在这里——连奶奶也不能知道!”

霍琛布鲁茨一脸丧气。

“从现在起,”他对两个小家伙发誓道,“你们可以听到我是多么轻手轻脚!他妈的!”

为了加重语气,他握紧拳头。若不是赛伯尔及时拉住他的胳膊,他就一拳擂在桌子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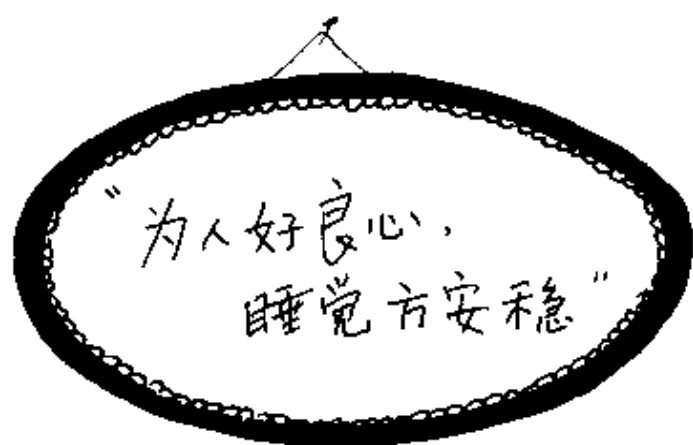
“我看还是睡觉为妙!”卡斯佩尔提议道。

赛伯尔和他同睡一床,霍琛布鲁茨就在沙发上过夜。

“但愿这沙发不会太短!”

“正相反。沙发不短,就是腿长了些。不过这没关系。明早见!”

“明早见!霍琛布鲁茨先生!”





卡斯佩尔熄了灯。他肚皮朝天躺在床上，双臂交叉枕在脑后，想着他的心事。要想让狄姆莫瑟尔先生相信霍琛布鲁茨在这件事上是清白的，就必须尽快弄清水晶球事件的真相这是毫无疑问的。

“早饭一吃完我们就去施萝特贝克夫人家，”他计划着，“如果我们运气好，也许能在她家找到什么能帮助我们排忧解难的东西……”

想着想着卡斯佩尔就入了梦乡。他梦见自己在施萝特贝克夫人的园子里行走。那寡妇在瓦斯蒂陪伴下拖拖沓沓地向他迎面走来，穿着花晨服，趿着毡拖鞋，头上打满发卷，嘴角叼着一枝粗大的雪茄。

她在那里不停地吞云吐雾，烟越来越浓，连她和瓦斯蒂都被浓烟遮没了。忽然一阵风刮走了烟雾，呀！奇迹出现了，施萝特贝克夫人变成了仙女阿玛丽丝！她是那样金碧



辉煌光彩耀人，就站在卡斯佩尔面前，向他招着手呢。

瓦斯蒂却四处不见踪影。

一条喷火的小龙盘旋在仙女脚下的草丛中。它鼓着鼻孔、圆睁两眼，时不时地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和尖啸声。

卡斯佩尔没有那么多时间顾得上惊奇。

“这个机遇实在是太难得了！”他叫道，“请问您是否知道，是谁偷走了施萝特贝克夫人的水晶球？”

遗憾的是那仙女并不回答他这个问题。

“我倒知道另一桩事。”她说道。

“什么事？”

“我知道你们得怎么做才能把瓦斯蒂从丑陋中解脱出来。”

“真的吗？”

仙女阿玛丽丝和善地向他点点头。

“喂它一种特殊的药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什么样的一种草呢？”卡斯佩尔急于知道。

“你知道，我亲爱的，我只消给你说一个字，注意听了——”

仙女的这句话还没有讲完，喷火的龙咆哮起来，声震耳鼓，把卡斯佩尔吵醒了。原来是霍琛布鲁茨在沙发上打呼噜，那响声似乎要把整整一座橡树林全部锯倒劈光一般。

奶奶年高，夜里睡觉容易惊醒，这时跑上楼来敲门：

“醒醒，卡斯佩尔！你想用呼噜把我吵死不成？”









“我？”卡斯佩尔问。

“不是你就是赛伯尔！是不是你把伤风传染给他了？”

“很可能，奶奶，你感到意外吗？”

“这个家，很快就再也不会有什么事会让我感到意外的了，”奶奶说道，“你能不能帮我想想主意，怎么才能在鼾声震天中睡得着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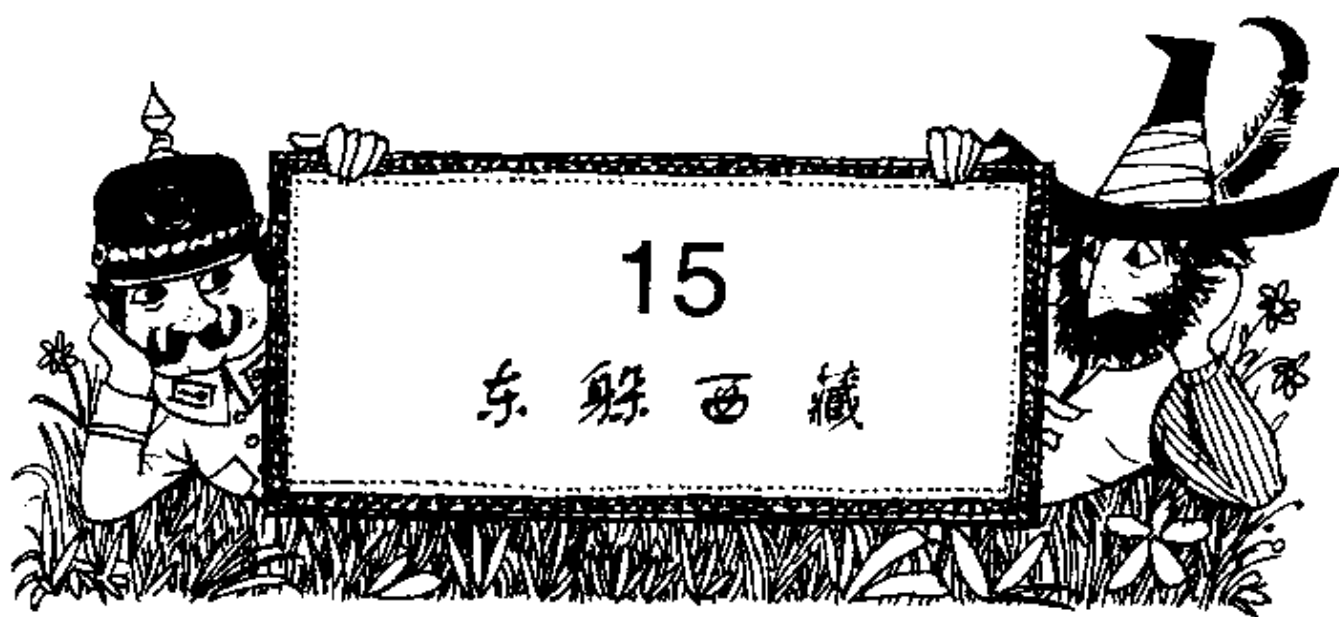
“你可以用棉花球把耳朵堵上，”卡斯佩尔说道，“或者服用安眠药。碗橱里不是有缬草滴剂吗？”

“缬草滴剂？好主意，我来试试。要是到明天早晨赛伯尔还不好，那就得看医生。”

卡斯佩尔听到奶奶远去的脚步声，心中感到高兴。其实他自个儿也需要缬草滴剂，因为霍琛布鲁茨的呼噜正打得有劲呢。

他和赛伯尔请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客人啊。

卡斯佩尔双手捂住耳朵，所幸的是费了许多时间还是睡着了——遗憾的是仙女阿玛丽丝再也没有出现。他是多么想听一听她说的到底是一种什么草药啊。



肯定是用了解草滴剂的缘故，第二天早晨，无论是闹钟的闹铃，还是送报女工的门铃都无法把奶奶吵醒。这一下两个小家伙可以比往日多睡一阵子。吃早饭时，他们给大肚汉霍琛布鲁茨端上了十二只煎鸡蛋，然后，卡斯佩尔又给他准备了一只大面包，一块熏腿肉，一块奶酪和一条熏兰芹香肠。

“这样您就不会饿死在我们家里了，霍琛布鲁茨先生！现在请您跟我们来，您得换一个藏身处了。我和赛伯尔一离家，您在这儿就很有可能被奶奶发现。”

“为什么？”

“每天早晨奶奶都要上楼来，晾晾被褥，收拾打扫房间。”

“她上楼，我就躲到衣橱里。”霍琛布鲁茨想了个点子。



“那您就不了解奶奶了，她每回都要开橱门瞧瞧。”

“那我就爬到沙发下面。”

“奶奶每回打扫房间，扫帚都会伸到沙发下面……”

霍琛布鲁茨不由唉声叹气。

“奶奶，奶奶！这个奶奶真是越来越让人受不了。你们家中就没有一个角落是安全的？”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带着他来到储藏马铃薯的地下室。

“今天是星期五，”卡斯佩尔解释道，“今天中午奶奶会做肉桂白糖苹果卷吃。”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哩，霍琛布鲁茨先生！”

卡斯佩尔考虑问题还真周到。

“做苹果卷嘛就用不着土豆，用不着土豆嘛，奶奶就不会想着下地下室来。这事不是明摆着的吗？”

霍琛布鲁茨对这个新的藏身之处不太感兴趣。这里头又暗又冷，透着一股地洞的霉味。

“假如不时能嗅嗅鼻烟什么的，那还……”

“千万千万不能，霍琛布鲁茨先生！”卡斯佩尔吓得两手乱摆。

“要是无聊得难受，您就时不时地啃几口面包，咬一截火腿，或者嚼几口香肠。您最多熬到今晚，就可以出头了！”

“可是，万一奶奶下到地窖里来呢？”

“那，您就钻到装土豆的空麻袋里去，一声都别吭——





谁也不会到那里去找您的。”

“那好吧，”霍琛布鲁茨道，“你们认为我的事能够顺利解决吗？”

“肯定会解决的。”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离开地下室，从外面把门锁上。又到工具棚搬来水龙带，把奶奶家周围的道路统统用水冲刷一遍。这样，就算瓦斯蒂的狗鼻子再灵，也发现不了霍琛布鲁茨就在附近藏身。

然后，两个小家伙又在厨房的窗户上贴上了一张纸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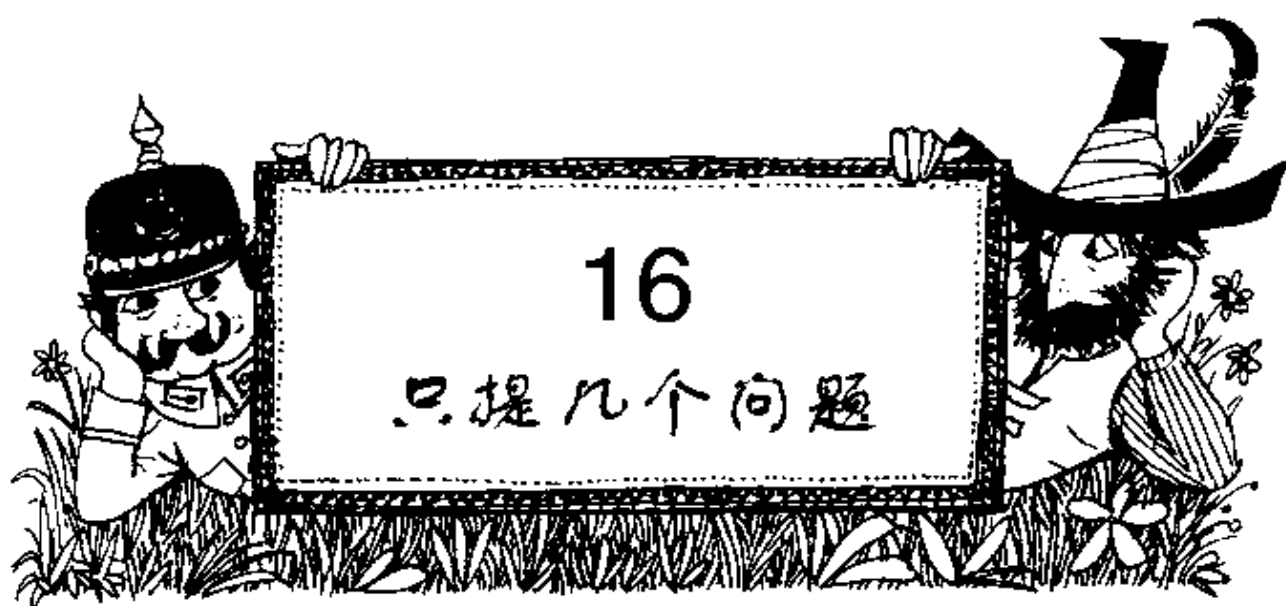
我俩在施萝特贝克家！

特想吃苹果卷儿。

中午见，奶奶！

又及：万一晚回来一会儿，别着急，奶奶！





卡斯佩尔本打算把仙女阿玛丽丝在梦中出现的事情告诉赛伯尔。可是这会儿他的脑海里尽是一些别的事儿，而这些事儿显然要重要得多。

在施萝特贝克夫人的院子门口，他俩碰上了牵着瓦斯蒂的狄姆莫瑟尔先生，他正急急匆匆忙着上路呢。

“现在抓捕大盗霍琛布鲁茨是头等大事！我和瓦斯蒂去抓他！他该知道，大祸就要临头了！他逃不了！”

“祝您福星高照！”卡斯佩尔说道，“你们打算从哪里开始追捕行动呢？”

“林子里，强盗洞附近。一找到踪迹，马上穷追不舍，最迟到今晚，那家伙就会重回大牢。”

“汪——汪！”瓦斯蒂暴躁地扯着绳索，似乎在说：捉个把强盗，对于我和警察来说，还不是小事一桩！

施萝特贝克夫人坐在窗前的靠椅上，周围烟气腾腾，





对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的问候几乎没有反应。

“施萝特贝克夫人！打扰了，赛伯尔和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几个问题？”

“我们想弄清，究竟是谁偷走了您的水晶球。”

施萝特贝克夫人把雪茄移到另一个嘴角。

“霍琛布鲁茨呗——还能有谁？”

“这是谁说的？”

“警方这么说，我也这么认为。强盗终归是强盗。”

“赛伯尔和我不这么看，”卡斯佩尔说道，“狄姆莫瑟尔先生不是万能博士。您何不摊牌算它一卦呢？”

“摊牌算卦？”施萝特贝克夫人沮丧地摆摆手，“算命从来都是替别人算的，不能为自己算，扑克牌算命也好，咖啡渣预言祸福也好，只要是为自个儿的事，就统统不灵验了。”

“真遗憾！”卡斯佩尔叫道，“那我们得瞧瞧，您是否可以用其它方式帮助我们。请问，您是怎么向狄姆莫瑟尔先生提供案情，让他作笔录的呢？”

施萝特贝克夫人弹弹烟灰。

“难道我还得把经过从头至尾向你们汇报一遍不成？”

“无论如何得麻烦您！”卡斯佩尔说道。

“那好吧，请听着！”

施萝特贝克夫人闭上双眼，集中注意力回忆了一会儿。



“前天晚上，”她开始叙述道，“我把水晶球就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为的是图省事。你们是知道的，我已经答应了狄姆莫瑟尔先生，第二天一早继续监视大盗贼。”

“您不是想把闹钟调到清晨四点吗？”卡斯佩尔问道。

“这可是一个大错误。”

“这怎么理解，施萝特贝克夫人？”

“现在是秋天，这个时间天远没亮呢。这一点我疏忽了。”





她猛吸几口雪茄，叹一声气，这才继续说道：

“既然已经醒了嘛，我就给瓦斯蒂送去了我为它做的早餐：胡萝卜、洋葱片儿外加石芹，满满一大盘。然后我把客厅的门开着，以备它进出，每天早晨都是这样的。再后来我就坐在这靠椅上等天亮。”

“再后来呢？”卡斯佩尔问道。

施萝特贝 克夫人目光低垂。

“后来嘛，我又睡着了，”她对两个小朋友老老实实说道，“等我醒来的时候，差不多已是九点钟了，桌上的水晶球也不见了。霍琛布鲁茨肯定是在这段时间内偷走了它。”

“那么瓦斯蒂呢？它为什么不吠叫呢？”卡斯佩尔反问道，“瓦斯蒂必然不会放走强盗的。”

施萝特贝 克夫人拿来烟灰缸，掐灭烟蒂。

“我想睡觉，我就闭上眼睛。那么瓦斯蒂呢？吃完早饭，它也想睡它一觉，难道不可能吗？我的乖乖狗这样做，谁能有什么非议呢？”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与施萝特贝克夫人商量，他俩想把整个住宅彻底搜寻一遍。这本是警方的事情，兴许狄姆莫瑟尔忘了作出这个指示。

这位寡妇对什么都没意见。“关键是找到水晶球! 没有水晶球，就好比卖煎香肠的小贩没了香肠。”施萝特贝克夫人打比方道，“我是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俩明白我的意思吗？”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在宅子里仔细搜寻，从阁楼到地下室都找了个遍：橱柜里，壁炉缝隙里，靠椅底下，衣物箱里，针线篓子里一直到雪茄烟盒和放餐具的壁柜里……

已经到上午十一点钟了，还是一无所获。这时，奶奶从外面跑了进来。

“警察!”她高喊，“警察! 狄姆莫瑟尔先生在这里吗? 我要报案! 有人偷了我的东西! 我家遭窃了! 警察! 警察!”



奶奶简直是气急败坏地说。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忙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

“先坐下,奶奶!好好歇口气再说。”

奶奶用手理了理额上的乱发。

“这个霍琛布鲁茨!这个家伙跑进我的园子,把我……”

她上气不接下气。

“……把我的两个南瓜从肥料堆上给偷跑了!”

“两个……南瓜?”

“前天还是二十个呢,现在缺了俩,少了两个小的!”

“你点过数啦?”卡斯佩尔问道。

“我隔一天就点一次数!”奶奶说道,“这不是一桩丑闻





嘛，霍琛布鲁茨逍遥法外四处乱窜，竟然偷南瓜！狄姆莫瑟尔先生应该立即把他抓起来！”

“您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施萝特贝克夫人颇有同感，“发生了这种事，我们总不能只是气得发抖吧。”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笑得发抖。

“你们俩倒是说说，”奶奶叫道，“你们的傻笑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好，”卡斯佩尔说道，“霍琛布鲁茨先生与南瓜毫无关系。这事是我和赛伯尔干的。”

奶奶被弄得稀里糊涂：“你说什么？你俩摘的？”

“我们把它喂瓦斯蒂了。谁晓得你会把这些玩艺儿点数呢。”

“我自有道理，”奶奶答道，“无论如何，我辛辛苦苦种南瓜，不是给瓦斯蒂吃的，你们要明白这个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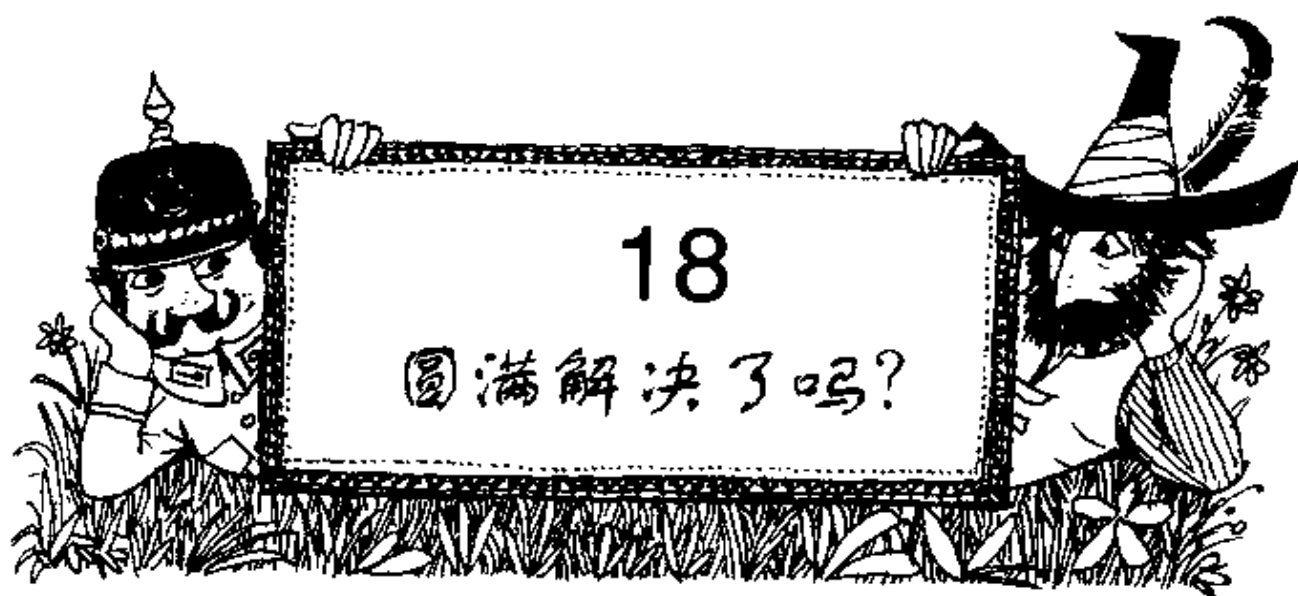
“瓦斯蒂对南瓜并不怎么感兴趣。”赛伯尔回答奶奶道，“其中的一个，它转眼就把它吃了，另一个呢，奶奶你当时在旁边看着就好了——另一个被它用来玩起了嘴球，我告诉你奶奶，可有趣了……”

“耍嘴球！”卡斯佩尔在一旁如同被马蜂蛰了一口似地大叫起来，“耍嘴球！！”

赛伯尔的讲述使他茅塞顿开。

“施萝特贝克夫人您想知道，是谁从桌上拿走了水晶球吗？您准会大吃一惊！”





卡斯佩尔飞奔出门，朝园子跑去。施萝特贝克夫人、赛伯尔和奶奶紧随其后也赶到园子里。

“他在干什么？为什么爬进瓦斯蒂的狗棚？赛伯尔？”

卡斯佩尔已经钻进狗窝不见了人影。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施萝特贝克夫人！”赛伯尔说。

这时，大伙儿听到狗棚里传出干草被翻得“刷啦刷啦”的声音，又听得卡斯佩尔大叫：

“找到了！我找到它了！”

他脚朝外，头向里，倒爬出了狗棚。他双手捧着施萝特贝克夫人的宝贝疙瘩——魔法水晶球。

“就是它吧？”

“没错，就是它！”

施萝特贝克夫人热泪夺眶而出。

“想不到生活中竟有这样的奇事，呜，呜呜，想不到瓦斯蒂，我的乖乖狗瓦斯蒂……”

“瓦斯蒂肯定把它当做南瓜了，”卡斯佩尔解释道，“您可不能生它的气，责怪它呀！”

“我怎么会呢！”施萝特贝克夫人抽抽噎噎地说道，“它没有试着把它吃掉，那已是万幸了。那样，它会把满嘴的狗牙都蹦掉，我的可怜的小狗狗呀。”





她把球儿举起，对着阳光端详道：“没有裂痕，也没有划迹……只不过它里头彻底浑浊了，这是瓦斯蒂把它从客厅里滚出来的缘故。要用它得等上好几天——这对于我来说，小事一件。”

施萝特贝用晨服的花边擦干睫毛上的泪珠。

“现在水落石出了。”卡斯佩尔说道，“霍琛布鲁茨既没有偷施萝特贝夫人的水晶球，也没有偷奶奶的南瓜，那警察也就不能无端怀疑他了！”

“所以！”赛伯尔叫道，“我们得赶快把霍琛布鲁茨从藏身处接出来！他在马铃薯地窖里蹲得太久了！”

“在哪里？”奶奶没听清。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把两天来与霍琛布鲁茨一起经历的事情——道来：霍琛布鲁茨怎样痛下决心改邪归正，以及他俩如何试图护住他，不让狄姆莫瑟尔先生把他抓走。

“那还在这里磨蹭什么呀！奶奶叫道，“设身处地想一想，从早晨起就蹲在马铃薯地窖里——这不跟蹲在消防队停车房里滋味差不多吗？”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转身向家中猛跑。

家中园子的后门敞开着，匆忙中他俩也没多加留意。

他俩冲进家门高喊着：“霍琛布鲁茨先生！全部圆满解决了！您可以出来了！”

在马铃薯地窖的门前他俩愣住了——门锁被撞开了，看样子是从里往外使劲猛撞造成的。

“糟糕！”卡斯佩尔说道，“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他俩

踉踉跄跄沿着阶梯跑下去，在地窖里四处张望。

“您听见我们的声音了吗？霍琛布鲁茨先生！”

没有回答。

“您用不着害怕，是我们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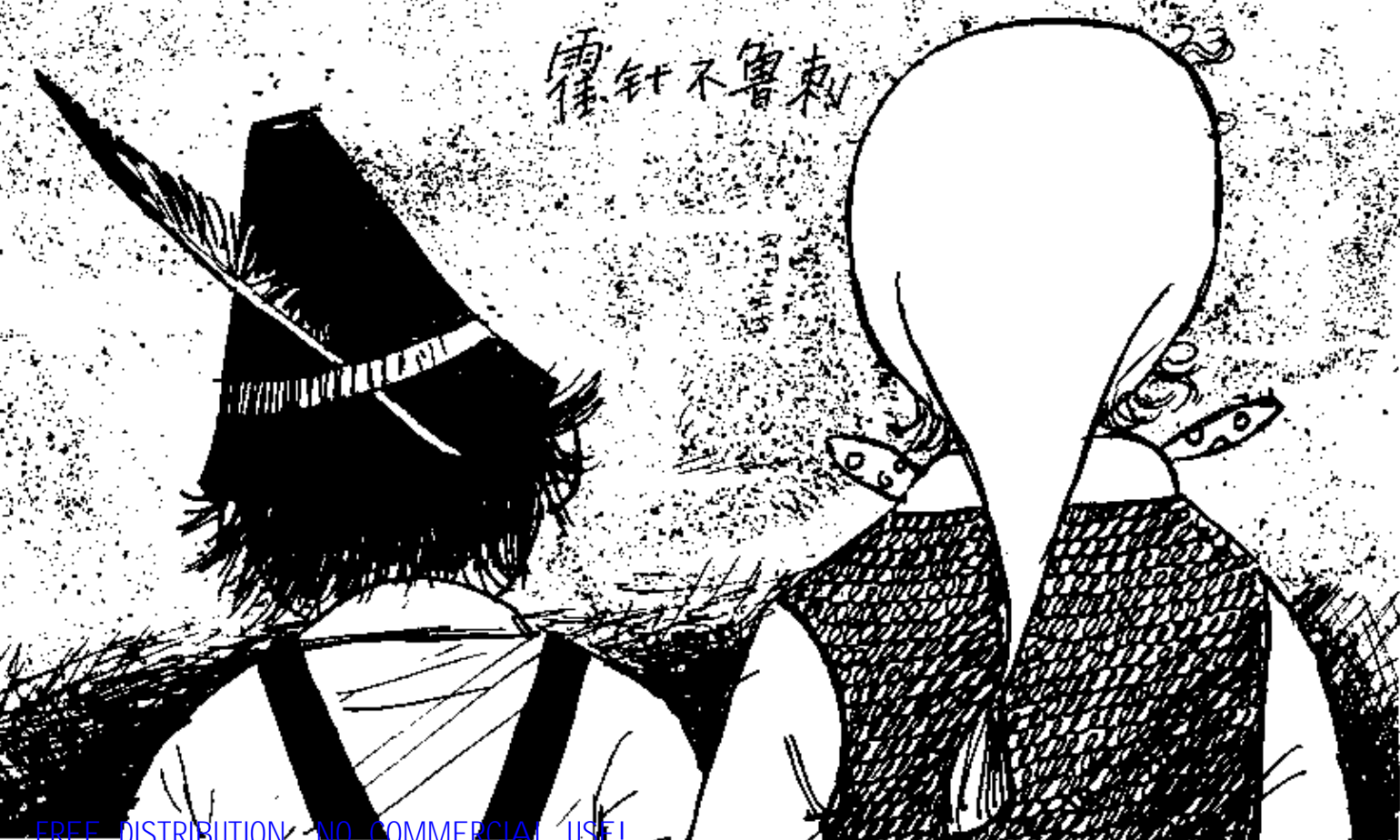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把装马铃薯的空麻袋统统扔到一旁。他俩找遍了每个角落，每个缝隙——地窖里没人。

忽然他们发现墙上写着几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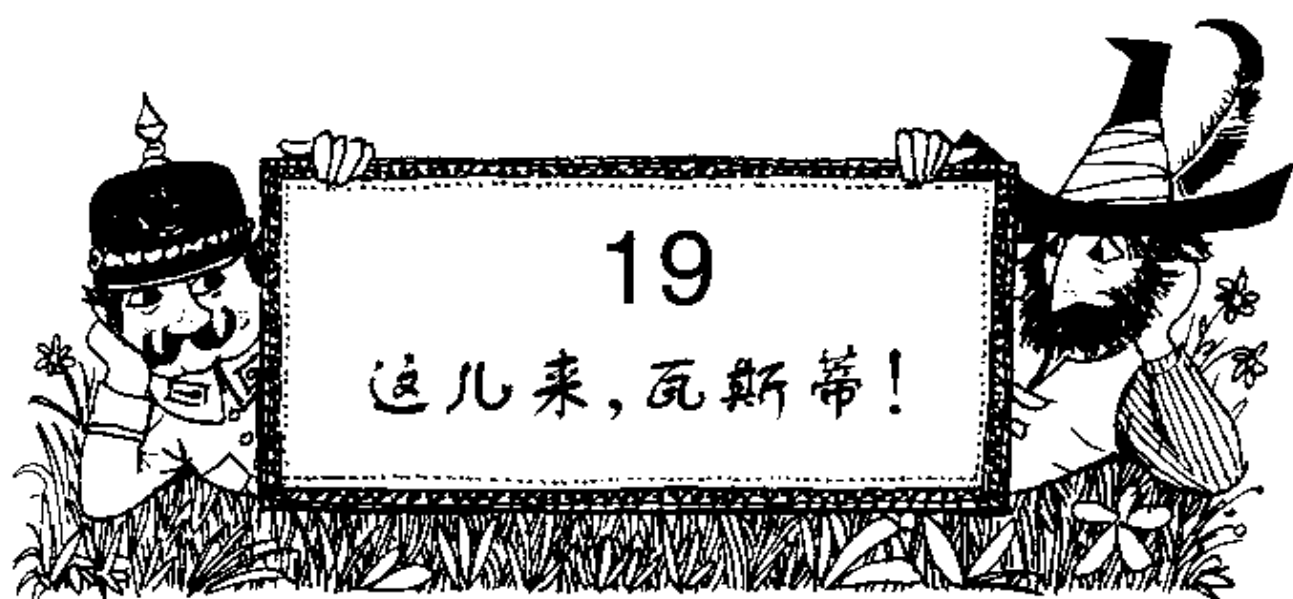
那是用一块煤炭划拉出来的，字体粗大笨拙，难以辨认。

我经仔细考虑，决定上美洲去找金矿  
别生我的气，我以没有别的路可走！

霍琛布鲁茨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把墙上的文字读了一遍，又读第二遍，读过三遍以后，他们确信，那是霍琛布鲁茨亲手划拉上去的。

真是好心没得到好报！

“这人是怎么想的？”赛伯尔问道，“我们不是向他许下诺言，要帮他解决问题的吗？”

“他不可能走远。”卡斯佩尔说道，“我们得把他找回来，让他恢复理智！现在一分钟也不能耽搁！”

他们从阶梯上飞跑上去，在家门口差点把正要进屋的奶奶和施萝特贝克夫人撞翻。

“又是这样风风火火的，你们能不能小心点儿！”

卡斯佩尔没有时间停下来给她们细细解释。

“霍琛布鲁茨！”他喊道，“他想去美洲找金矿！”

奶奶和施萝特贝克夫人摇着头，目送他俩的背影。



“什么时候才能聪明懂事呢，这两个孩子！真被他们磨死了，您说呢，施萝特贝克夫人？”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该去何方呢？从城里到城外共有三条大道，向南、向北，向东各一条！乡间小道起码有十来条！

“让我们数钮扣单双来决定走哪条路吧。”赛伯尔说道，“反正又不能靠鼻子嗅出他的去向。”

“鼻子嗅？这才是好主意！”卡斯佩尔说，“我们应该先到森林里去找狄姆莫瑟尔和瓦斯蒂！有了瓦斯蒂，你再瞧瞧，它会多快帮我们找到霍琛布鲁茨的踪迹！”

要到林子里去，必先经过半个城镇。在他们经过警察分所时，发现狄姆莫瑟尔先生的自行车停在入口处。

“好家伙！”卡斯佩尔说道，“这车子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从天而降，有了它我们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可是车子是被绑在停车架上的。

一不做二不休！身上带着小刀子是用来干什么用的？

咔嚓咔嚓，卡斯佩尔三两下就割断了绑车的绳子。

这会儿，他们就像狩猎人策马驰骋一般，骑着自行车飞快行进。卡斯佩尔蹬车，后架上坐着赛伯尔。

“小心，别从后架上掉下来！”

他们在林间小路上来回穿行。卡斯佩尔大拇指不停地按车铃，手指都按痛了。两个人扯着喉咙大喊：

“狄姆莫瑟尔先生！狄姆莫瑟尔先生！请过来！请过来！”

可是，狄姆莫瑟尔先生能够听见他们的呼喊吗？







叫喊过度，他们的嗓子渐渐嘶哑了。就在这时，他们听见有一条狗在叫，“汪、汪汪”的吠声正从林间传来。

“肯定是瓦斯蒂！”

卡斯佩尔撮起两个手指吹起了口哨，赛伯尔奋力大叫：“这儿来！瓦斯蒂！到我们身边来！”

狗吠声很快越来越近。不久又听到林间树枝的折断声和路旁灌木丛的簌簌声——瓦斯蒂从树丛里窜了出来。

它喘着粗气，朝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扑来——奔到面前它发出一阵悲鸣。

“你怎么啦？”卡斯佩尔问。

“汪、汪汪汪！”瓦斯蒂呜咽着，“汪汪、汪！”

它夹着尾巴，朝来的方向爬几步，然后又转身爬回来，重新发出悲鸣声。

如此重复了好几次。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一开始弄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发现了一桩险些被忽略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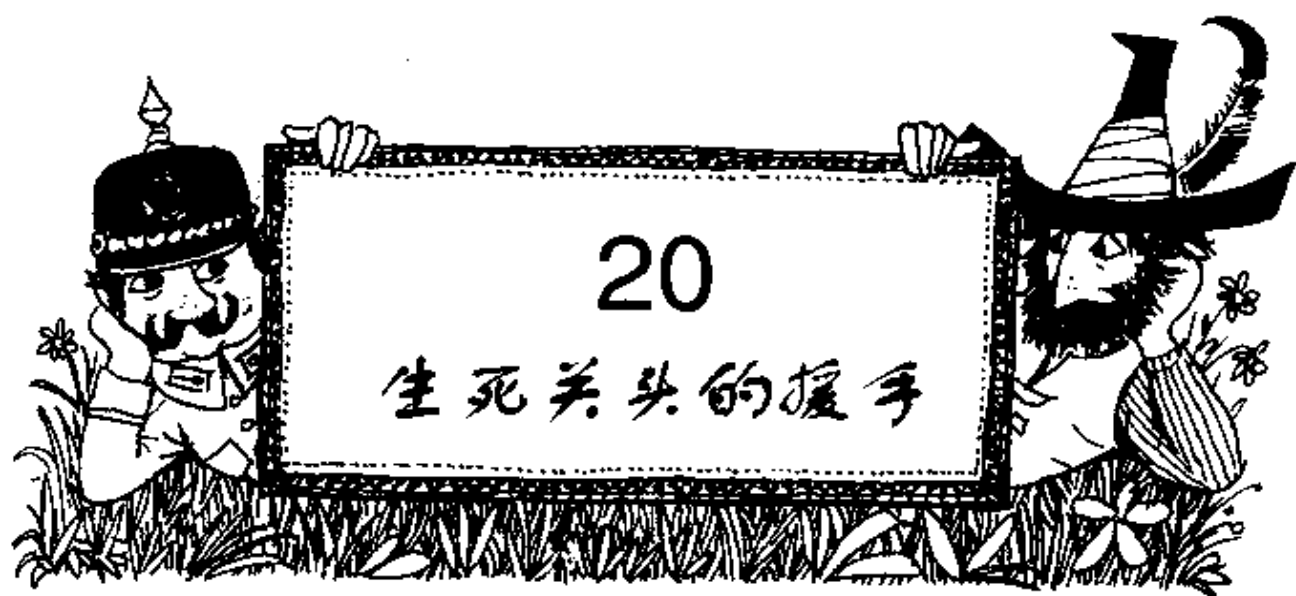
那条牵狗索！

瓦斯蒂是拖着狗索在林间爬行的。

卡斯佩尔心中有数了。

“你把狄姆莫瑟尔先生丢哪儿啦？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幸啦？”

“汪、汪汪”瓦斯蒂似乎在用吠声回答他的问题，“汪汪、汪！”



两个小家伙把自行车推到附近的榛树丛后面放好。卡斯佩尔牵着狗索，由瓦斯蒂拉着他向林子里飞奔。他们从强盗洞旁跑过，越过树桩和岩石，一直跑向大沼泽边缘。

果然，那狄姆莫瑟尔正站在泥淖里大喊救命呢。

他凭空挥舞着双臂，帽盔滑落到耳后，由于极度恐惧，脸涨得血红。

“喂！”卡斯佩尔大喊，“您怎么了？”

“你们没有看到我陷进臭泥坑了吗？快帮我上来，否则我就会全部陷下去！”

看来，在追踪霍琛布鲁茨的过程中，瓦斯蒂跟上了他们昨天留下的踪迹。

对这个，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心里明白得很。

可是这位狄姆莫瑟尔先生呢？

也许，在狂热中他走错了路。其实只消迈错半步，就足



以使他身陷泥潭。

“请您稍等——我们尽快赶来!”

两个小家伙小心翼翼地进入沼泽地带。这时可不能瞎忙乎,每走一步,心都得提到嗓子眼。

“快点呀!快点!”狄姆莫瑟尔先生叫道,“你们的动作不快一点,我就要遭灭顶之灾了!那样的话,谁来捉强盗,还有,施萝特贝克夫人怎么才能找回被偷走的水晶球呢?”

“那您就不必操心了!”卡斯佩尔说道,“施萝特贝克夫人的水晶球,我们早就找到了!根本不是霍琛布鲁茨偷的,而是瓦斯蒂弄走的。”

狄姆莫瑟尔先生揪心的根本不是这些。他的小腿肚已经没人泥沼——他感到,每一秒钟他都在往下沉。

“你们是不是想看着泥潭把我吞没?帮我上岸!你们两个快帮帮我!”

可卡斯佩尔仿佛没听见。

“一桩一桩来,首先说清霍琛布鲁茨的事儿!”

“没有时间说啦?我求求你们啦!”

“偏不忙!”卡斯佩尔答道,“霍琛布鲁茨根本就没有偷窃那个水晶球。这事现已清楚了。您给我一句话:是否能从现在起,让他得到安宁?”

“我以庄严的、官方的、本地警察当局的名义作出保证!如果你们现在把我拖出泥潭的话。”

“一言为定!”卡斯佩尔说。

他抓住狄姆莫瑟尔的两只手腕。赛伯尔的两手手指勾









牢卡斯佩尔的腰带。瓦斯蒂也不闲着，用嘴咬着赛伯尔的背带。

“一二三，往后拉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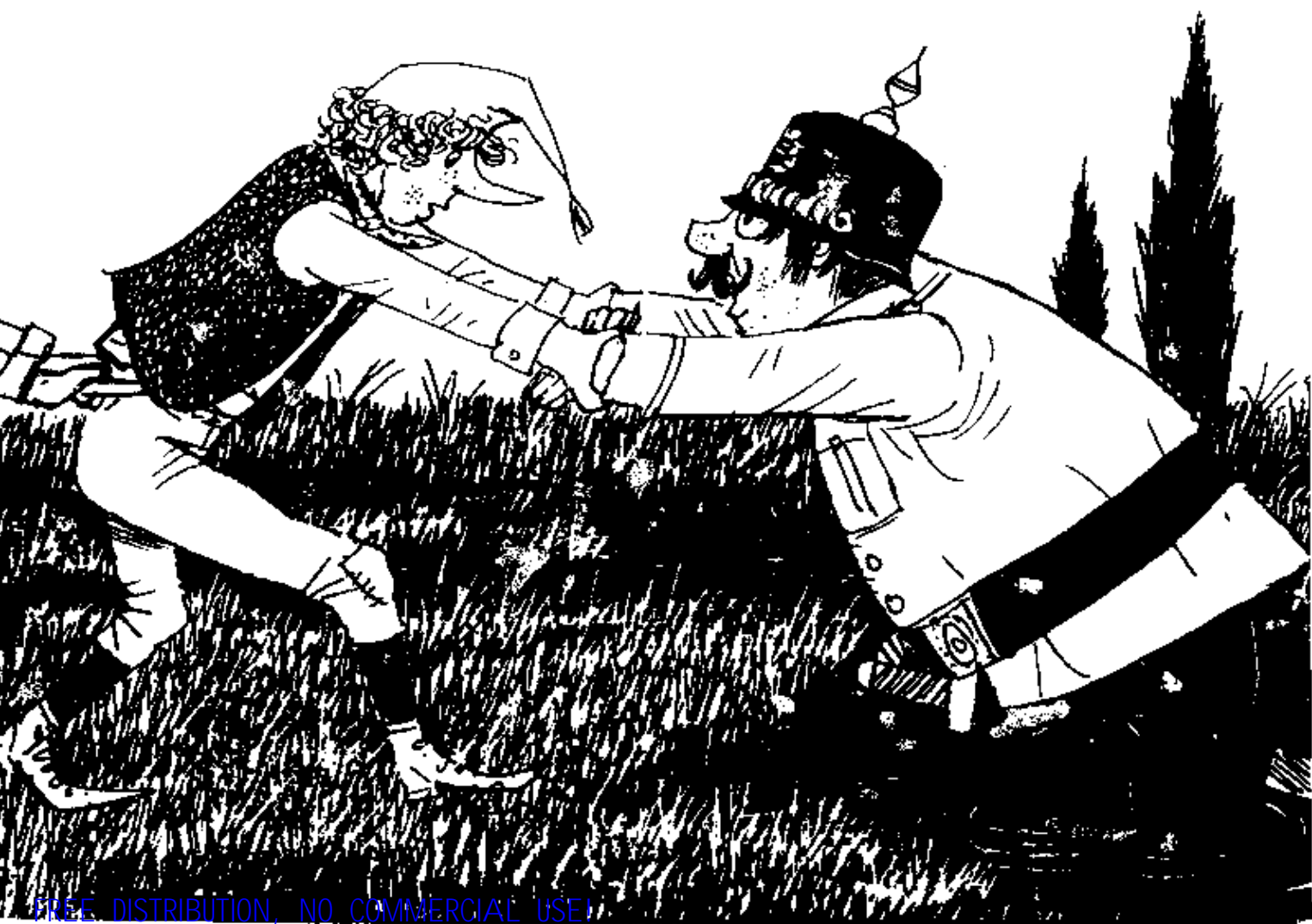
把狄姆莫瑟尔从泥淖里拉上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经过努力，最终还是大功告成，只是分队长的高统靴长袜子统统留在沼泽里了。

“光着脚丫活着比穿着鞋袜去死要强。”卡斯佩尔道。

狄姆莫瑟尔先生用衣袖擦去额上的冷汗。

“我感谢你们——这是生死关头的援手！下一步如何行动？”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把他拉到沼泽边上安全地带。





“您这会儿先回家，狄姆莫瑟尔先生！去弄点热水泡泡脚——可别着凉感冒了。”

“你俩呢？”

“我俩和瓦斯蒂来解决其它问题。运气好的话，相信再不会出什么岔子！”

“汪！汪！”瓦斯蒂应声道。

这在狗语里的意思就是“放一百个心吧，警察分队长先生！”



他俩把狄姆莫瑟尔先生留在林子里，往回跑到放自行车的小道边，骑上车就走。赛伯尔仍然坐在后架上，怀里抱着瓦斯蒂。一上路，就以最快的速度蹬车前进。

在奶奶的园子后门旁，他们把瓦斯蒂放到地上。卡斯佩尔把牵狗索的另一端紧绕在自己的左手腕上。

“寻找霍琛布鲁茨，瓦斯蒂，寻找霍琛布鲁茨！”

这鳄鱼狗用不着别人多说，它东嗅嗅，西闻闻，马上就发出了短促而尖锐的吠声。“汪，汪！”边叫边往前窜，卡斯佩尔得使劲蹬车，才能跟上它的脚步。

一开始，他们是顺着往北的公路前进。虽然他们知道，美洲是在西方。不过瓦斯蒂很快转上了一条乡间小路。

卡斯佩尔累得精疲力竭，差点儿从车上摔下来。

“换我骑吧！”赛伯尔请求道。

打这时候起，每骑一段小路，两个人就互换一次。

而瓦斯蒂却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它的四条短腿如同穿上了七哩靴<sup>(1)</sup>似的，迈得飞快。

他们穿过森林，越过田野，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坡，一会儿又行进在平地。忽然，他们发现来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

“你瞧！”卡斯佩尔叫道。

他指的是围绕着一堆断垣残壁、碎砖烂瓦的荆棘。这是大魔法师彼特罗西乌斯·茨瓦克曼的魔堡废墟<sup>(2)</sup>。看到眼前情景仍然使他们不寒而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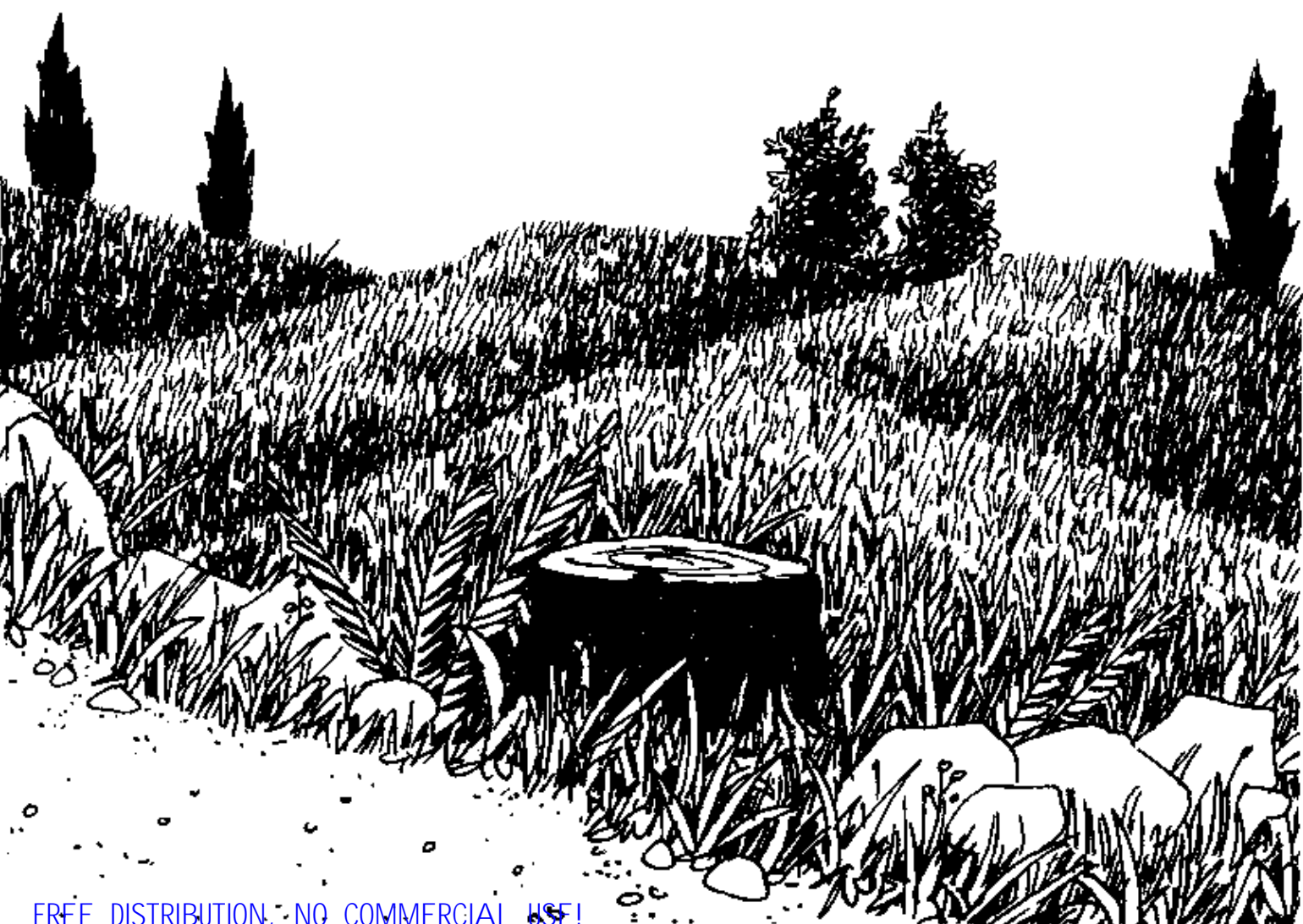
“还记得吗，当初咱们得为他削多少马铃薯？”赛伯尔说道，“如今他寿终正寝了，凶恶的大魔法师茨瓦克曼！”

瓦斯蒂又转上了前往高原的路。

对于卡斯佩尔来说这是多么意外啊。

不知道那棵老云杉如今还孤零零地长在黑水湖畔否？想当初，他曾在树下坐待月亮的升起。

“你简直想像不出，赛伯尔，当仙女草在云杉树下闪闪发光的时候，我是多么兴奋！那银光闪闪的嫩茎，那银光闪闪的柔软的叶子……”







卡斯佩尔迷醉了。

“只要一小束这样的草，就足以让仙女阿玛丽丝从魔法下解脱出来，摆脱了七年的水牢之灾。忘记告诉你了赛伯尔！昨天她还在我梦中出现来着，你知道她怎么对我说？”

“小心！”赛伯尔惊叫道，“快撞到树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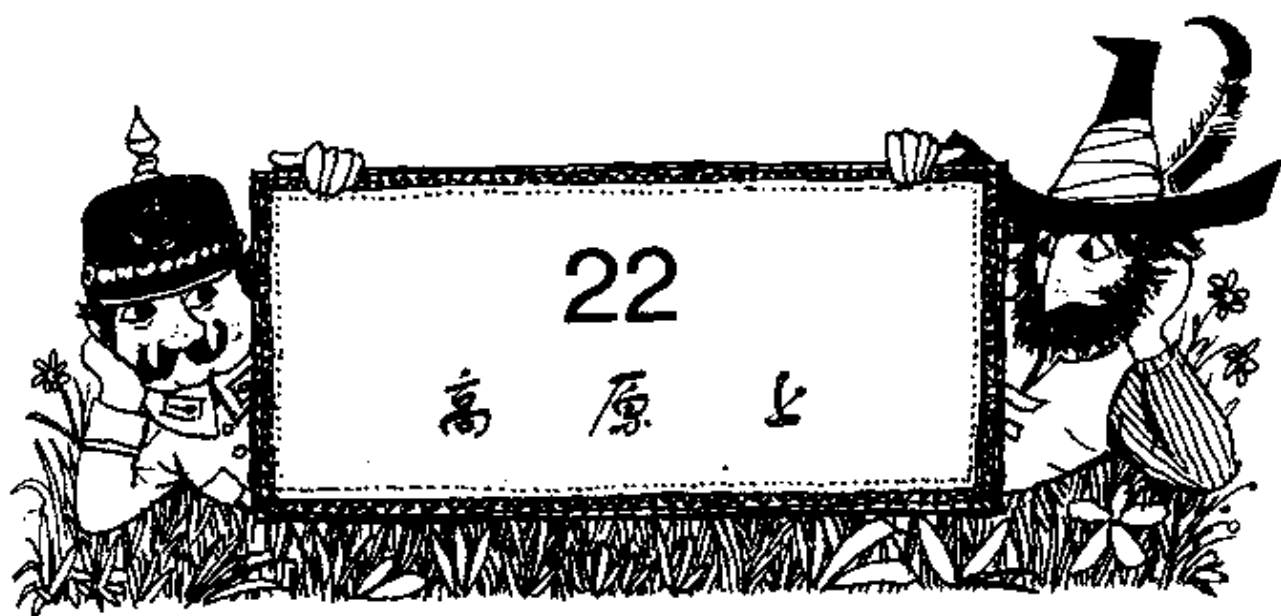
卡斯佩尔急忙转过方向。

“差点儿吧！”赛伯尔说道，“别老去想昨夜的梦，还是注意点儿眼前的路！”

---

(1) 德国民间传说中的一种靴子，穿上它一步能迈七哩。

(2) 参看《大盗贼·卷一》第18节。



当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汗流浹背、精疲力竭地来到高原上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远远地看到有一个人坐在欧石南草丛中，背靠着一块大石头。夕阳的余辉映衬着他的剪影：头戴一顶阔边强盗帽，帽上一根长长的野鸡翎。

“霍琛布鲁茨先生！”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从自行车上跳下来，不顾一切地朝他跑去。

“您为什么要走呢，霍琛布鲁茨先生！现在事情都水落石出了，您不打算回去吗？”

霍琛布鲁茨揉揉下巴，胡子渣儿一阵沙沙响。

“难道你们没有见到我在马铃薯地窖的墙上写的那段话吗？”

“您在说什么呀！”卡斯佩尔道，“水晶球事件已经澄清了，您现在用不着担惊受怕了，连警察也不用怕！”



“汪、汪汪!”瓦斯蒂在一旁发言了,它似乎想证实卡斯佩尔的话。

霍琛布鲁茨把帽子推到后脑勺。

“我知道你俩对我好。可是其他的人呢?在这个地区发生的一切污糟事儿,他们全都往我身上推!事情远不到此为止——你们能为我设想一下我的前景吗?我说的可是实话。人总得有个职业才能谋生,不是吗?”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承诺,他俩将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总会想到办法的,霍琛布鲁茨先生!”

霍琛布鲁茨苦笑了一下。

“你俩也曾许诺过施萝特贝克夫人,可是瓦斯蒂直到现在仍然是条鳄鱼。”

两个小朋友一下子无以回答。

“一切都需要时间。”卡斯佩尔说道,“药草治疗有可能取得成功。”

这时田野幽暗,月亮升了起来,一轮金黄色的,胖胖乎乎的、圆滚滚的九月的大月亮!

卡斯佩尔回想起梦中见到仙女阿玛丽丝的事,并讲给大家听。霍琛布鲁茨、赛伯尔和瓦斯蒂一声不响地听着。当梦境快要叙述完的时候,赛伯尔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我倒弄不明白了,”他叫道,“那仙女阿玛丽丝不是指仙草又是指什么?!”

“天哪?”卡斯佩尔说,“我怎么会一时蠢到这个地步,连这个都没想到!不想碰碰运气吗,瓦斯蒂!”



FREE DISTRIBUTION, NO COMMERCIAL USE!



那鳄鱼狗一下挣脱绳索，大声吠叫着冲向黑水湖旁的老云杉。

云杉树下的仙女草正在向它闪烁着银光呢。它一头扎向仙女草丛中——这一瞬间老云杉树从下到上通明透亮，光焰熠熠。

“你们看吧！你们看哪！”

只不过是眨眼之间，仙女草显灵了。光焰消失，四周重新幽暗。

施萝特贝克家的瓦斯蒂长期来一直是鳄鱼模样，如今又变回为一条小小的、快活的长毛猎獾犬！它摇着尾巴，晃着大耳朵跑了回来！

“汪汪汪汪！汪！”

大伙儿惊奇地发现，它的口鼻部在黑夜中泛出银白色，就像抹了银粉似的。这也许是碰仙女草的时间稍长的缘故。

“现在您有何话说，霍琛布鲁茨先生？”卡斯佩尔问。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霍琛布鲁茨抚摸着瓦斯蒂的背，然后他从草丛中站起来，紧紧腰带。

“你们知道吗，”他一手搂着卡斯佩尔的肩，另一手搂着赛伯尔的肩说道，“如果你们认定我不要去美洲，留在这里为好，那我就决定不去美洲了！不过，请你们无论如何给我考虑一个职业，以免我有一天被逼无奈又重回绿林。”

瓦斯蒂代替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作了回答。它挠挠霍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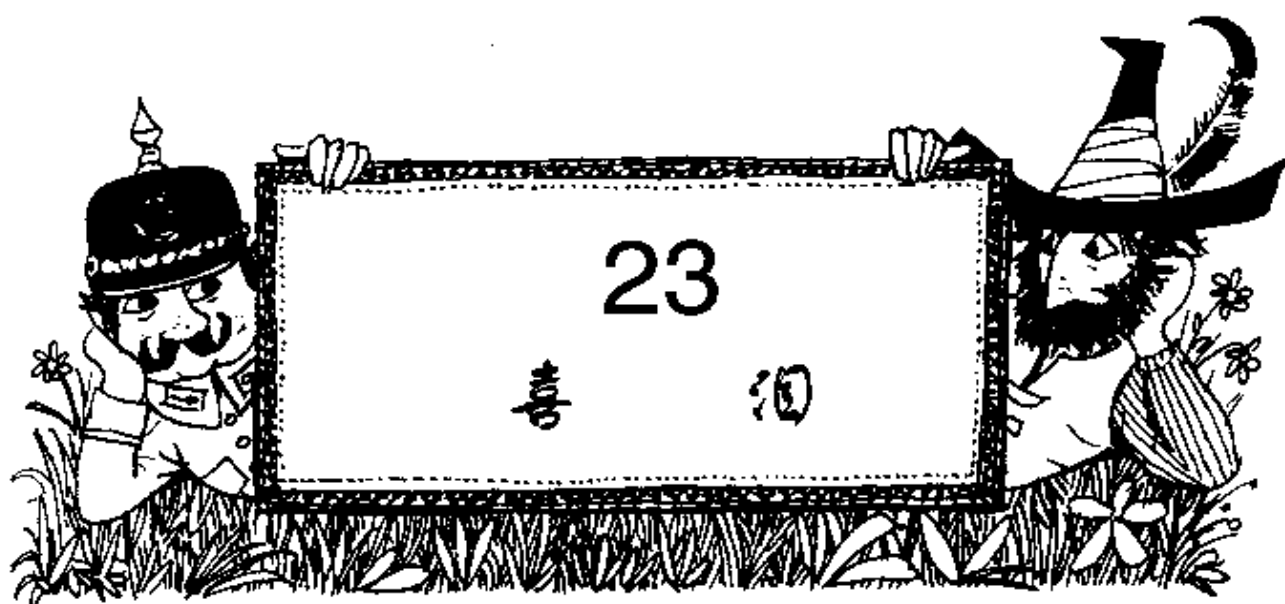


布鲁茨的小腿肚，吠叫着：

“汪！汪！”

在猎獾犬的语言中，这就是它与小主人们一条心，愿意为他们赴汤蹈火的意思。





将近午夜，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带瓦斯蒂回到家。霍琛布鲁茨还是喜欢回强盗洞去睡大觉。在洞里他可以打呼噜，爱打多响打多响，不会让奶奶半夜起来使用缬草滴剂。

自行车也让霍琛布鲁茨骑走了。他打算在经过警察分所时，把车子放到那儿。

奶奶坐在窗龕旁织毛袜子，织着织着竟睡着了。卡斯佩尔和赛伯尔一敲窗子，把她惊得跳了起来。

“你们想搞什么名堂？”她叫道，“从中午起，我做好了苹果卷等你们，一直就不见你们的影子！”

她用手帕擦擦额头和太阳穴。

“还有，那是什么？从哪儿弄来的一条陌生的猎獾犬？”

“嗨！奶奶！”卡斯佩尔说道，“你不知道，这是施萝特贝克家的瓦斯蒂呀！”



“谁?瓦斯蒂?”奶奶惊异地问。

“没错!你感到奇怪吧。”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把高原上的一幕叙述给奶奶听,听着听着,奶奶脸上的严厉表情明显缓和了。她端来了苹果卷。

“可惜冷了,不过我可以断定、味道还是不错的。”

两个小家伙埋头大嚼苹果卷的当儿,奶奶轻轻地抓挠着瓦斯蒂的头和大耳朵。

这时挂钟当当地敲响了。

“天哪!”奶奶叫道,“午夜了!了不得!赶快收拾上床睡觉!”

瓦斯蒂就在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的卧室里过夜。一条叠了四层的羽绒被做它的软床。它像一条旱獭一样,呼呼熟睡。它的银白色的吻部在卧室里闪着柔和的光。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在天亮之前偶然醒来,还以为是月光照亮了房间哩。

他们一直睡到上午近十时才起床。

用完早餐,两个小家伙准备去施萝特贝克夫人家。

“好生照顾瓦斯蒂,把它毫发无损地带给她!”奶奶叮嘱道。所以,他俩特地把瓦斯蒂装在奶奶的旅行袋里。

施萝特贝克夫人为他们打开园子的门。

“是你俩呀!”她说道,“我正在等狄姆莫瑟尔先生呢。我把瓦斯蒂借给他,说好最迟今天中午还给我。来吧,请进客厅吧!”



两个小家伙跟施萝特贝克夫人聊起了天气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题。然后，卡斯佩尔不经意地问她，倘若有一天她发现瓦斯蒂真的变回来，成了猎獾犬，她会怎么做。

“那我会随即举办一个盛大的庆祝宴会。”施萝特贝克夫人说道。

“那好哇，”赛伯尔说，“说话得算数。现在请您朝别处看，只消一会儿。”

“干嘛？”

“因为我们给您带来一样东西。毫发无损，您知道吗？”

施萝特贝克夫人将脸转向墙壁，卡斯佩尔和赛伯尔打开了奶奶的旅行袋。

“汪！”瓦斯蒂吠了一声，从袋里跳了出来。

“现在，您可以转过脸来看了！”

施萝特贝克夫人两腿直晃，不得不撑着靠背椅。由于喜悦和意外，她哭了起来。

“瓦斯蒂！”她抽抽噎噎道，“我的乖乖狗！过来，到女主人身边来呀！我的小小猎獾犬，过来让我看看你。”

施萝特贝克夫人把瓦斯蒂搂在怀里，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接着又抱着它跳起舞来。从客厅跳到厨房，从厨房转到过道，跳遍了整个屋子。卡斯佩尔和赛伯尔由她跳了一阵子，然后问道：

“宴会的事儿呢？”

“今天下午！”施萝特贝克夫人叫道，“所有的人都邀请：奶奶，你俩，还有狄姆莫瑟尔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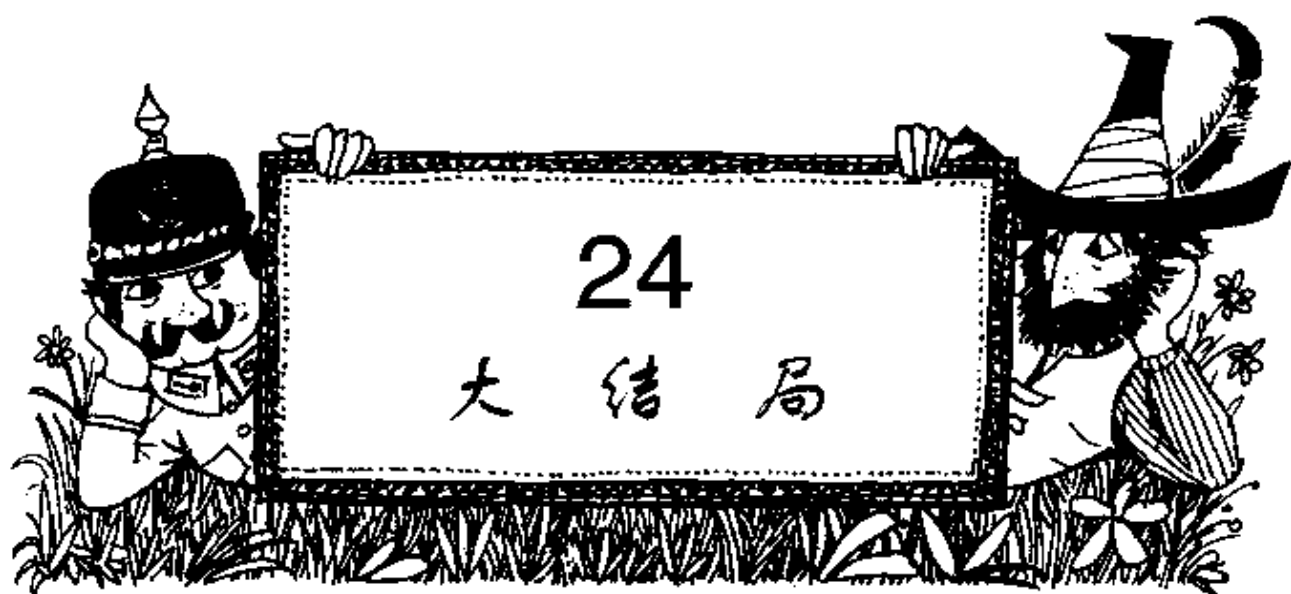
“也请霍琛布鲁茨先生吗？”赛伯尔问道。

施萝特贝克夫人就像晃襁褓里的婴儿那样，晃着瓦斯蒂。

“既然你们说了，好吧，也请霍琛布鲁茨先生！”







对于所有参加者来说，这都是一个盛大的、难以忘怀的宴会。施萝特贝克夫人为了这个喜庆的日子特地脱掉晨服，换上一条丝绸连衣裙。狄姆莫瑟尔先生为表敬意送她一束鲜花。霍琛布鲁茨的礼品是一瓶李子烧酒。奶奶把带来的三个中等大小的南瓜往桌上一放，说：

“这个用来做正餐后的甜点。”

施萝特贝克夫人特地煮了土耳其“莫卡”高级咖啡。桌上的奶油面饼和巧克力点心堆积如山。

特地为瓦斯蒂设置了荣誉席。它的左耳后面戴了一个天蓝色的蝴蝶结。施萝特贝克夫人在它面前放了满满一盘腌黄瓜——尽管变回来了，它还是一条吃素的猎獾犬。

大伙儿吃呀喝呀，都来祝贺瓦斯蒂的新生。它不时地“汪汪”两声，快活地答谢诸位的庆贺。

奶奶切开一个南瓜。



“依我看这是一道很不错的餐后甜点！谁想尝尝？”

卡斯佩尔和赛伯尔凑趣儿，马上伸手各拿一块。

“这些南瓜，”奶奶说道，“是我亲手栽培的，栽培的秘诀，得自我姨母的真传。”

两个小家伙啃了几口南瓜，怔住了。

“说说，”奶奶道，它们的味道像什么？”

“外层嘛，像瑞士奶酪，”卡斯佩尔说道，“里面嘛，像洋葱鲱鱼卷儿。”

奶奶深感意外地叫道：“不像搅奶油？也不像草莓？”

“不像。”赛伯尔说。

“看来是用错了肥料。”奶奶说。

“这有什么关系？”卡斯佩尔道，“鲱鱼卷和奶酪都是好东西嘛，特别是在吃了这么多甜食之后！”

施萝特贝克夫人在桌上放上杯子，每个杯子都倒上满满的潘趣酒<sup>(1)</sup>。

“尽情地喝吧！我亲爱的朋友们！祝大家健康欢乐！”

她的目光落在霍琛布鲁茨身上：“您怎么愁眉不展，像条醋渍鲱鱼似的？您是不是有心事？”

这位昔日的大盗贼端起潘趣酒，咕咚一声倒下肚。

“这有什么奇怪的，施萝特贝克夫人？只要一想到明天，我就开心不起来。如何以正当的方式赚得面包，这我可没学过啊，真该死！”

“别那么悲观！”施萝特贝克夫人叫道，“怎么样，您想

---

(1) 一种用葡萄酒、果汁、糖水等混合兑成的甜酒。







不想算一回命？”

“如果不麻烦的话，请您……”

她从箱子里掏出一付纸牌，把桌上的杯盘推到一旁，





边摊牌边解释说：

“瞧这个，这是黑桃 7，这是梅花 Q，斜对面的那张是红方块 K。现在，唔……没错……谁这么说来着……现在又来了一张红桃 K！好嘞，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不知道。”

“这就是说，”施萝特贝克夫人叫道，“您将开饭店！”

“什么？开饭店？”

“对！开一座‘大森林强盗洞饭店’！或者您能想出一个更好的名字？”

霍琛布鲁茨连人带椅向后仰去，差点跌翻在地，接着他鼓掌大笑道：“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名字真不赖，大森林强盗洞饭店！您的这个命算得无与伦比！在座的女士们，先生们，本店开张之日，将邀请各位光临盛典！我为诸位备好‘强盗大餐’，少不了有大蒜肉汤炖蘑菇！还有李子烧酒！当然，如果警方不反对的话。”

狄姆莫瑟尔先生捋捋髭须，高高举起潘趣酒杯。


“您要是问起我这个，霍琛布鲁茨先生，我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为您成功，干杯！强盗洞主先生！”

“干杯！”卡斯佩尔喊道。

“干杯！”赛伯尔也大叫。

然后两人大吃奶油点心、鲱鱼卷和南瓜，直吃到肚子发胀为止。那种幸福感哟，谁拿什么最好的东西来也不换！连跟他们自己也不换！





本书为大盗贼故事的大结局

本书已被译成英语、法语、俄语、芬兰语、丹麦语、瑞典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朝鲜语、日语、挪威语等四十余种语言。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戏剧、广播剧在许多国家上演，曾获国际安徒生文学大奖等多种奖励。

中文版由蒂奈曼出版社独家授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大森林强盗洞饭店

店主：霍琛布鲁茨

(昔日大盗贼)

◎ 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之作  
◎ 荣获『国际安徒生文学大奖』



ISBN 7-5391-1858-X



9 787539 118581 >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拥有独家中文版权

FREE DISTRIBUTION, NO COMMERCIAL USE!

①本书已被译成英语、法语、俄语、芬兰语、丹麦语、瑞典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日语、挪威语、朝鲜语等四十多种语言，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戏剧、广播剧在许多国家演，并荣获“国际安徒生文学大奖”等多项奖励。本书中文版由德国蒂奈曼出版社独家授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封面设计 / 梅家强

ISBN 7 - 5391 - 1858 - X/1·463 定价:18.00 元